

淨空法師 講述
劉承符居士 輯

淨空法師法語

（初編 續編 合刊）

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一切佛經，及闡揚佛法諸書，無不令人趨吉避凶，改過遷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識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想。淨手潔案，主敬存誠。如面佛天，如臨師保。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若肆無忌憚，任意褻瀆。及固執管見，妄生毀謗，則罪過彌天，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，當遠罪求益，離苦得樂也。

【目次】

自序

〇〇三

原序

〇〇五

淨空法師法語

（初編）

〇〇七

淨空法師法語

（續編）

二四五

自序

禪宗祖師慈悲心重，不許研究經教，恐學人執著文字，向名言中覓般若，徒增所知障，乃用遣蕩工夫，破其情執，使心中不留一個字腳，一旦破了黑漆桶，則大有成就。須知義蘊淵涵之般若智慧乃是佛智，我們須先問問自己有無一聞千悟之根性，能否將狂心說息就息。如其不能，最好先從教理入手。經教如地圖，是指導我們趨向於成佛之路。然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，欲學佛必須常常參加講經法會，以精誠篤敬之心，聽法師講解經論中高深義理，在八識田中融會而熏習之，天長日久，心中覺得明亮些，腦筋也清楚些，名聞利養更看得淡些。如此學佛在無形中已經先得到莫大利益，這是在下的親身體驗，謹奉獻於諸位讀者參考。若再能以念佛之淨念驅除世俗之妄念，持之以恆，把久遠以來埋在心中之微細俱生我執慢慢的消掉，乃是直指向上工夫，一念真心，頓超十地，切莫小看了也。

淨空法師對於佛學造詣極深，講經說法，辯才無礙，乃不辭辛勞，弘法三十餘年，信眾徧海隅。我參加他的講席，先後幾達二十年，曾聽過他的《華嚴經》、《楞嚴經》、

《彌陀經疏鈔》、江著《金剛經講義》、《百法明門論》等等。尤其在我退休後大約有七八年之久，幾乎天天與會，從未缺席。擇其精要，隨時筆錄，按期寄交菩提樹雜誌發表，於一九七七年印有單行本，名為《聽經札記》，其後陸續刊出者復有十數萬字，均影印保存。

茲有趙佛重居士提議補充再版，並易名為《淨空法師法語》，實深契下懷。若復有人，讀此法語，起殷重心，依其中三五條為立身進修之本，也是其多生來之福德善根，必能脫離娑婆之苦，這是我們的心願。又《法語》中如有錯誤，是我作記錄的過失，願承擔一切罪罰。但是我也不能怕負責任而不弘法，所以甚盼海內外大德慈悲，如發現《法語》中有任何不妥，務請來函指正並開示修改之詞，以便於將來三版時予以更正，免得我長期墮在野狐之身。是為序。

承恩弟子劉承符一九九〇年三月一日草
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時年八十四

原序

法師講經，甚為希有難得，學人躬逢盛會，自六十年五月退休後，幾乎日日參加。自知天資遲鈍，聽後即忘，得益有限，故於參加講筵時，隨聽隨記，日久成集，以一部份用《聽經札記》為題，送各佛教雜誌發表，使讀者咸能同霑法益。

聆師開示，摘其精華，記錄片段，點點滴滴，均依師言，與錄音等。蓋學人煩惱未斷，我執未除，不敢摻揉己見，恐斷人慧命。

聞法以後，對教理之精微，與實踐之功效，已略有知解，進而對世間事物之看法以及為人處世，多有改觀。念及凡我同胞，假如均能接觸佛法，於淨化人心必有莫大幫助。佛法難聞，參加聽經者，以台北市人口論，不及萬分之一，向隅者多，其緣慳者乃生活環境不許可，倘閱及此篇，亦同樣能得到法喜。

法會所講之經典有《八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、《楞嚴經》、《彌陀經疏鈔》、《圓覺經》、《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》、《大乘起信論》、江味農《金剛經講義》等，名目雖多，而法乳一味，中邊皆甜。此篇之每一條均各具獨立之義趣，果能任揀三五條

契機之言，奉行不渝，一生受用不盡。

教內大德徐槐生居士，主持每月印經放生諸善舉，已有十餘年之歷史，承其垂青倡印拙作《聽經札記》，普施結緣，甚合學人本意。願此冊之印行，能有一二人讀後生信，因而悟解妙理，斷惑證真，當生成就者，我此一生亦算並未空過。願以此功德迴向七世父母，迴向眾生，迴向實際。是為序。

民國六十六年丁巳仲秋學人劉承符序時年七十一

淨空法師法語（初編）

淨空法師 講

劉承符居士輯

◎佛滅度後，佛的弟子將佛所說的法記錄下來，即是經典。吾人欲看經典，須先要把心定下來，然後再恭恭敬敬的讀，方能得到實益。

◎佛開示我們依法不依人，無論何人名氣多大，學問多大，如其所講的話，不合乎佛法的道理，即視同魔說，不必聽他。

◎經典最重流通，依教奉行方可稱為護持佛法；不能依教奉行，與佛菩薩不相應，得不到受用。

◎我們凡夫肉眼看不見的事與物太多了，不能因為沒有看見即否定其存在。佛菩薩訓誡我們不妄語，不妄語為學佛起碼的五戒之一，佛菩薩還能打妄語嗎？所以我們要依聖言量相信佛所說的經典。我們只能看到六道中的人道與畜生道，其餘天、修羅、地獄、鬼道均看不見，看不到不能說沒有，依聖言量，我們知道尚有四道。

◎一切經典，是佛證得的諸法實相，用言語流露出來的。眾生的言語，是由情識內生出來的，是由分別心生出來的；世間一切典籍均是由情識中生出來的，如以治學方法研究佛經，永遠得不到利益。故研究佛法要以無分別智去研究。

◎法身無相，法身徧一切處，如如不動，沒有形相；佛隨類現身，為度眾生。佛的化身無量無邊，佛的真身無在無不在。

◎修道是修通大涅槃之路，修成佛之道。成佛之道是大定，心中有定就是在道。修淨土，念念之中有阿彌陀佛；若心中一時無阿彌陀佛，即離了道。阿彌陀佛即是信號，心中無即失了航線。

◎今生富貴人是前生修來的；若今生不樂善好施，福報享盡，來生就要受苦。窮人造業機會少，富人造業機會多，富人天天吃館子、圖享受，殺生必多，故富人死後墮落三惡道的機會亦多。修福的時候，如存心貪圖福報，就不清淨，結果只能得人天福報，這種修福謂之三世怨。例如前生修人天福報，今生享受人天福報，福報享盡，到第三世必受苦報。所以修福報要迴向作為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資糧，不要求人天福報。

◎菩提是所求的佛果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。小乘人有分別心，菩薩是無揀別的，有求必應。

◎摩訶薩謂之大，大須具備四個條件：第一願大，求成佛。第二行大，要修持，以行填願，自利利他，破迷開悟，利他是幫助他人破迷開悟。第三時大，三大阿僧祇劫不退轉。第四德大，道德高尚，具足一切功德。

◎諸波羅密悉已圓滿，係就修行上讚歎。有高尚的道德才能有廣大的事業，佛的事業是盡虛空徧法界，凡夫能力作不到，而心要發大願。度一切眾生，下手處先要虛心，勿自滿，滿招損，謙受益，能接受一切法，一切為了別人，才能救度苦難眾生，此是佛法的基本精神。

◎修行人世間事儘量少管，佛門中事也少管，不要有是非人我，一心念佛，有空時間就看經，與佛菩薩交往談天，豈不甚好？

◎定成就，一切都成就。其他定有出入，幾天或幾十天均可能，出定後仍散漫；念佛行住坐臥皆在定，是楞嚴大定，沒有出入，可得到清淨，故曰具足清淨。

◎念佛就是止觀。止一切境界，都要放下，息一切妄念，就是定。觀是幫助止，觀一

個法門。持六字洪名，清清楚楚就是止觀，就是靜慮，就是參禪。初學要有一個清淨地方，不被外界環境所牽走。

◎一切萬法皆是因緣所生，所謂因緣生萬法。因緣所生之法即非真實法，要離開妄，才能得到真實；在任何環境之內要不動心，不動心是智慧。

◎翻譯佛經有五失三不易：

(甲) 五失：

(1) 梵文文法倒置。

(2) 梵文重質不重文，注重道理，翻譯後須潤文。

(3) 梵文經典太繁，反覆說，重疊說，中國人喜簡單。

(4) 梵文經典用相對說，看似同一問題而答不同，當時為利當機者，乃應機說法。

(5) 經文後所附之附文，均已刪去。

(乙) 三不易：

(1) 佛的智慧功德究竟圓滿，對一切萬法無不清楚，非凡夫所了解。

(2) 佛說法有時節因緣，古人利根多，有的一聞即悟；今人鈍根多，聞而不悟。尤其

末法時期，現在人的智慧更不如從前，佛所說法，由於今人業重，難於接受。

(3)阿難尊者集經時，有五百大阿羅漢參加作證明，聽其所言，咸加認可。可見經典是佛說，真實不虛。

◎佛的身口意與眾生不同：佛已證法身，可以隨時隨地現色身，隨一切眾生之緣現百千萬億身，在九法界度眾生，神通亦不可思議。至於口業，佛的音聲非近非遠，盡虛空徧法界，音聲同時在一句話中能說一切法門，一切眾生都能聽得懂。佛的意業，等覺菩薩亦不懂得，佛有感必應，一切不著，絕無私心，此之謂廣大秘密之境。

◎三昧即是定，三昧稱之為門，門有通達之意，此門通達真如本性，如要明心見性必須修定，一心不亂就是楞嚴大定。

◎同事為四攝法之一，欲度眾生必須同其所好，他好打麻將，要同他一道打麻將，借機說法，謂之同事。

◎欲求福報，必修供養。對上說是供養，平等說是布施。若不接受供養亦不可，即眾生要結緣，接受之後再轉供十方或布施眾生便可。

◎道場神從其所依所守而得名。道場並非僅指護持佛的道場，如家庭的佛堂亦是道場，

只要是修菩提道的人在那裏都是道場。如真信佛，在一切處所均吉利，因有道場神為其外護。

◎ 修行人一切都要捨，修菩提道的人如果集聚財寶，到臨終時即有牽罣，為往生之障礙。

◎ 學佛沒有密訣，印祖說「惟誠與敬」。誠是不欺，心中不著一物，心中有一點東西即不能謂之誠。心中空空洞洞，一切放下，一切不執著，逆來順受，未來的事情也不攀緣。

◎ 寂靜是大定之前方便。無論修那一門，心地清淨是最要緊的，若六根攀緣六塵，絕得不到清淨，必須以至誠心修才行，至誠才能與佛菩薩感應。學佛多年，煩惱不斷，功夫不見增長，是對於佛法恭敬心不夠。恭敬者非燒香叩頭而已，心地一塵不染才是恭敬，心裏有雜念即不恭敬。古德求什麼得什麼，即是恭敬；恭敬能起感應道交。

◎ 凡夫修行要先修人乘，先要作一個好人，人修好了才能保持人身。只憑有口無心的念幾聲佛號生不到極樂世界，必須修定，還需要修四無量心。

◎ 凡夫與聖人不同，聖人觀性，凡夫觀相，凡夫處處見，處處著。

◎攀緣是一切苦的根本。人到無求品自高，求人苦惱就來了。學佛的人有一份道糧就夠了，要想成就必須捨棄一切。

◎修行不要怕時間長，不可怕受苦。法門須廣修，為四弘誓願之一，不廣修法門塵沙惑不能破。

◎眾生習氣重，貪愛染著，六道輪轉，唯有佛才是真正皈依處，離貪愛染著則為淨功德。

◎善惡種子不失壞，有惡種子應儘量持戒，不令其增長。若求人天福報，惡的種子遇緣就起現行；要到轉識成智時善惡種子才能消滅。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之後，善惡種子就不起現行。佛開示淨土法門，對於眾生的恩德可謂至高至大、無量無邊。

◎「佛不度無緣之人」，不可曲解，以為佛有分別心；是說緣尚未成熟之意，俟將來法緣成熟時再來度他。

◎諸法義為一切法之義，佛法與世法之區別為一智一迷，或一執著一不執著。

◎一念不生為正智正見，如念佛，在二六時中念念有阿彌陀佛在心中，謂之正見。如念妄想則為邪念，一動念即非正見。

◎求財要積德，生活享受從布施而來，前生不布施，今生即無福。如僅修布施來生可享人天福報；現在多少富貴人，今生只圖享受不修福，來生一定墮惡道。不懂福報，修人天福報亦不容易，不修五戒十善可能來生到鬼道或畜生道中；六度中之前五度均為修福。

◎不聞佛名是最苦之事；聞佛名號，將來不幸墮地獄受苦，亦可因此一聲佛的名號而起現行，尚有解脫之望。

◎煩惱愈想離離不開，必須心地清淨。凡夫若心清淨即感覺寂寞，如何能滅除煩惱？佛智無等倫，佛之大智大圓鏡內現出十法界眾生心，佛看到的最清楚。

◎福田一定要由三寶方面去種。末法時期種福田較為困難，魔子魔孫現出家人相，混在三寶中來，眾生以魔當作佛子，常走入邪道。故在末法時代，要多讀大乘經典，開智慧，才能分別邪正。

◎一切放下，一聲佛號念到一心不亂，即可往生極樂世界，在此亂世更應速求出離；一切放下即是大徹大悟，執著決定出不了三界，捨的利益太大了。

◎不動心，如如不動，心不動就像大海一樣，萬德總歸，一切魔王均不敢動。

◎入法界三昧門即入法界定，一心念佛即入法界定，行住坐臥均在定，有出入的不叫定，如得定即與佛心相同，一切經典均能了解。

◎恐怖之心不安之心佛常見之，流轉生死為大苦，必大恐怖，要皈依三寶，三寶可開解脫之道，可無恐怖。

◎讀經時，要想我們的行為是否與經中所說的一樣，如不相合，快改，此之謂入佛知見。

◎佛所說八萬四千法門等於種種藥方，法不應機，斷人慧命，等於吃錯了藥，故一定要拜有道德學問的好老師；若找不到，只有念佛法門，死心蹋地的念去，一定有成就。

◎一切如來道，修行要一門深入，否則一生有多少時光，結果一事無成。

◎一毛所集諸功德，能放無量光明，故一毛之功德亦大。

◎護法行者不惜生命護持佛法，對於教理有研究是對於教理的護法，必須通達佛法的人才能維護佛法永住世間，依法修行使眾生信仰之心，方能使其信佛。

◎學佛人若貪欲多必然妨礙道心，錢多會使道心不堅，因有牽罣必發生障礙。

◎對一切眾生生恭敬心，即是對未來諸佛的供養。

◎跏趺坐是雙盤腿，穩如泰山，身心不動是道業基礎，打坐時還打妄想，魔王在旁邊看笑話。

◎諸有是指三界六道，要成佛必在五欲六塵三界六道裏修；自己修成之後才能度化眾生，令眾生依教奉行，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◎眾生最大的毛病就是執著，佛說種種法無非破眾生的執著。破執著必須放下，只要有堅定心，最多三年即可到華藏世界，真要想去就一心念佛。《高僧傳》中念三年往生者甚多，利根一天即能成就，鈍根七天亦可成就，但須一心不亂，經上不會騙我們，我們不能去就是心放不下。生西方極樂世界即可到華藏世界，西方極樂世界在華藏世界的第十三層，我們的娑婆世界也在第十三層。我們的世界是眾生業力所現，眾苦充滿；佛的世界是佛的功德所成，佛的世界是我們的老家，家中如此好尚不肯回去，流浪在外，真是愚癡。

◎波羅密多是到彼岸義，必須具備七個條件：(1)安住在大慈大悲平等菩薩心。(2)依止大菩提心，上求佛道下化眾生。(3)慈悲一切眾生，有悲憫之心。(4)盡心盡力去行善

薩道，無絲毫慳貪之心。(5)善巧方便布施，三輪體空，不著相，若著相而施即非度。(6)回向菩提，希望成佛道以化度眾生。(7)清淨心布施，施後無悔。以上是以布施為例，其餘各度均如此。

◎布施之義即是不貪，百法中為十一善法之一。布施之相甚多，約言之，即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三種。

◎一切冤家對頭不可恨他，他是來成就我們忍辱度的。對於天然災害要忍受，對於自己的清苦生活要忍耐，切不可怨天尤人，要知萬法皆空，對事理因果都能了解，謂之無生法忍。

◎般若對治人我法我，人我法我俱空，空亦不能執著，一切法門均須以般若作觀照，有般若才能成就無漏法門，前五度如盲人，般若如眼睛，可令我們到彼岸。

◎大地震動是佛以神力使之震動，我們不能覺察。佛的一舉一動均有原因，大地震動之用意有五：(1)使魔王折服。(2)說法之前要震動，使聽眾意志集中，使放逸者能聚精會神的去聽。(3)使菩薩來聽法。(4)使快要解脫者得成就。(5)希望眾生有所祈請。

◎佛的名號略釋：(1)正徧知。正確見解謂之正知，無不知曉謂之徧知，以根本智了解

眾生。(2)世間解。世出世間一切諸法均能了解，世間解是後得智。(3)善逝。好去也，不到三界亦不到小乘，直往菩提。(4)無上士。從前稱之為士大夫，又稱為智識分子，在智識分子中稱為無上，沒有超過他的。(5)調御丈夫。調理駕御之意。(6)天人師。一切諸力悉已成，人天均須聽佛的教化。(7)應供。應該接受人天廣大的供養。(8)兩足尊。福足慧足，為人天所尊重者。

◎在佛法中言，魔並非青眼獠牙，是折磨意，原為磨字，梁武帝改為魔字。降魔用定。

◎一切行門，布施列為第一。眾生慳貪是大煩惱，那有貪名貪利的阿羅漢，那有貪名貪利的菩薩？

◎能見到佛是大福報，現雖未遇佛，而在末法時期尚能見到佛像，亦屬不幸中之大幸，靠一聲佛號即可成就。

◎凡夫的知見是愛見，有愛見不能出三界，不能了生死。你同他好，來生就與他成眷屬；所以學佛最要緊的是開智慧，有了智慧才可以斷愛。學佛數十年以為自己不錯，一讀大經大論覺得自己非常可憐，大經大論是學佛的根基。拾得放牛到國清寺門前，被寺中僧眾干預，拾得即指牛說：這些牛都是從前寺中的法師。於是一一呼名，牛

隻即一一應聲而出。

◎ 凡夫的毛病即名與利，發心時很好，稍有名氣，為四眾所供養，即生貢高我慢之心。

◎ 往生極樂世界，除本師阿彌陀佛外，並可親近諸佛如來，此係四地菩薩的境界。如肯老實念佛生到極樂世界，等於四地菩薩的地位。我們修淨土法門已經是如此佔了便宜，卻不肯死心蹋地的念佛，還要取巧還要再貪便宜，實在是自暴自棄。

◎ 境界現前，千萬不要隨他轉，要不著相，反妄歸真。

◎ 小部經論說得太簡單，並且不完全；大經經文長，說得透徹，必須在大經大論上下功夫。

◎ 不論世出世間，願為最要。願是志願，《華嚴經》當機上首普賢菩薩有大行大願，是十大願王。「已入普賢廣大願」，是已經如同普賢的大願。

◎ 對於佛菩薩的教誨至誠深信、依教奉行謂之信。唯有敬信才能發菩提心，唯有發菩提心才能成無上道，發菩提心之後要學菩薩行，以菩薩行作為我們的榜樣。

◎ 六度，後後勝前前。布施必須要捨得、放得下，這個世界沒有一樣是自己的，也沒有一樣可以留戀的，自然而生的才是無住生心，若住一切法即不住般若波羅密。

◎魔有內魔外魔，內魔最害人，自己的煩惱就是內魔，就怕內魔與外魔勾結，名聞利養都是魔。

◎「一切言詞海」，佛所說法具是一切眾生所有言詞，語言沒有隔閡。一切十方諸佛說法，是使眾生離煩惱、得菩提。

◎佛之神通自在，亦是眾生之本能，我們不能現前，因佛無執著，我們有執著。如何打破執著？一切境界不動心即可。佛不隨境界轉。

◎三昧即大定，定才是真心，心定下來才與佛相應；妄心是動的，不能與佛相應。諸佛冥冥中對我們加被，加被的條件是至誠恭敬。常存敬畏之心才能得到利益。

◎十大願王是把無量無邊的願歸納為十條，若擴充之無有限量。

◎觀照是功夫，分別是情識。既然是分別，經中所說的境界我們不能了解。日常行住坐臥，處處要起覺照，心不要隨境界轉。照是真明了，境界現前不動心。

◎「普入一切佛平等性」。大定的定體即平等性，心不平想入定無有是處，心不平修定絕不會成功。後後勝前前，忍辱度不能修，禪定絕不會成功，有分別就不平等。

◎不念佛還好，愈念念頭愈多。不要怕！繼續念，慢慢的念頭就會息滅了，千萬不要

不念。

◎章嘉大師說，求佛菩薩求不到的時候是業障所障礙。業障可以消除，如不退轉必能如願。若修三年五載無感應，以為佛菩薩不靈，即退了道心，必致失誤；不要因一點小小挫折即退道心。佛菩薩念念之中均在加被眾生，若發大心，佛菩薩不加被，天龍八部也會來維護。

◎眾生業力不等，所現國土就有淨穢不同。直心、深心、菩提心是菩薩淨土，所以經云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。佛菩薩無非利益一切眾生，在三寶面前供一朵花，供一盞燈，即為生佛國之因；但並非今生今世即生佛國，不過有此種子而已。寫經、造佛像、造塔、至誠恭敬生歡喜心，均為生佛國之因。

◎皈依三寶，守清淨戒，發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精進不退，這都是淨業，有淨業方與阿彌陀佛相應。

◎對佛所說法依教奉行是真皈依，真皈依有三十六位天神保護。若不依教奉行，稱之為冒牌佛弟子。

◎修十波羅密主要是對治煩惱，如六度中之布施治慳貪。貪是一切煩惱中之根本煩惱，

一切壞事均由貪字而來；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才能得到自在。佛說不虛，必依佛說，佛菩薩要是靠不住，人更靠不住。（淨法師出家六年，將自己所有，布施得乾乾淨淨，後來真有感應。）

◎冤家惡人加害於我，不能起怨恨之心。我現在學菩薩，還能有報復心嗎？

◎法如是即「法爾如是」，有如是因即有如是果。

◎勸一人念佛比自己念佛功德大，勸百人念佛就是菩薩，勸萬人念佛就是阿彌陀佛的化身。

◎果報是從修行來的。果就是證，修學佛法的步驟是信解行證。修行人多，證果者少，就是進進退退，不能精進。八地菩薩是不動地，才無退轉，七地以下都是進進退退。

◎學佛人有的欲消除罪障，有的欲修定功，有的欲念佛求往生，無非均為自己求解脫而未有救度一切眾生之心。如真能如四弘誓願的發心，才可以與毘盧遮那佛相應，要有廣大心量才與一乘圓教相應。《華嚴》是主經，其餘均是眷屬經，所以有五乘的說法，有八萬四千法門的修法，真實法是一乘圓教，歷代祖師認定《華嚴經》是圓教大法。

◎常樂我淨真實善略釋：(1)常，不變義，永遠是這個樣子。(2)樂，安穩也，身心皆得安穩。(3)我，自在義。(4)淨，一切不染，不但煩惱不染，連聲聞緣覺都不染。(5)真，離妄也，離一切相。(6)實，不假也，不是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。(7)善，恆順一切眾生，成就一切眾生。十方一切諸佛均如此。

◎從前不管學大小乘均由四念處修起，即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四念處也有藏、通、別、圓。修淨土法門果然能老實念佛，四聖諦均在一句佛號之中。心與善惡業均不相應，才可以往生。

◎念佛求往生不要說再等幾年，再等幾年就來不及了。果能對四諦法（苦、集、滅、道）有深切的了解，一定可以放下了。如果說已經看破而仍然放不下，實在未看破，所謂知難行易，真實不虛。

◎人生有八苦；遭遇最悲慘的環境，果能一生受盡就解脫了，也不算苦；地獄之苦更甚。果真下了地獄，經過很長的時間把它受完，就得到了解脫，也還算有期限，並不太可怕；最可怕的是輪迴之苦，沒有完，永無止境，起惑造業受報，六道輪迴頭出頭沒，才是真正可怕的苦呢！

◎十二因緣中之愛、取、有三個東西最壞，其餘九個有的是果，有的是過去的因，只有接受，無法變更，真正能下手轉變的只有這三個東西：(1)愛，貪染五欲等事。(2)取，於諸境生取著心。(3)有，作有漏因，招未來之果。

◎近有某法師得中風，昏迷不省七日，終告不治。他生前心地良善，未出家時即喜作一切功德，出家後更是眾善奉行；但有一點放不下，即擬多儲蓄一點錢，自己蓋個茅蓬，安心修行。不料所願未達，即行辭世。臨終未能一心不亂，往生當無把握，來生富貴可以逆料，惜哉！佛說人命呼吸間，我們絕不可等待事業有所成就再修行，時間已不許可，必須現在立刻一切放下，專心念佛。此位法師是對我們現身說法。

◎經云：「眾生無有生」，是見眾生與真如理體無二，無生法忍是初住菩薩破無明見法身，忍是認可之意，忍亦作定解，有安住之意。初住菩薩位子不簡單，是多生多劫修的，修淨土的人當生即可帶業往生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與初住菩薩地位相等，比阿羅漢高的太多了，修淨土能得到這樣的便宜，使人難以相信，所以《彌陀經》上說：「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。」

◎人生短暫，一晃就過，如真能念佛往生極樂世界是最有福報之人，若欲往生必須求

解，除非二六時中只有一句阿彌陀佛名號可以不要求解，否則必須聽經，以免盲修瞎練，一定要懂理，否則不能成就。

◎七聖財：(1)信：指真如本性，相信自己能成佛，真心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。(2)戒：戒是防非止惡。(3)聞：博學多聞，能開智慧，有智慧才能斷煩惱、破無明。(4)捨：看破還要放下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身心自在，無牽無掛。(5)慧：佛的知見，不會有錯。(6)慚：自己善根的力量，不敢作錯事。(7)愧：怕輿論責備，作事對得起父母，對得起他人。

◎「施無傲心」，即布施時無傲慢心，把對象看作佛菩薩，則心與佛同，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。布施有因因果不同者，即是心不同，一個是傲慢心，一個是恭敬心。

◎往生是彈指間事，一剎那間，如有貪戀，則不能往生變為中陰身，作了中陰身即無往生之望，密宗雖有中陰身救度法，但太無把握。

◎以深心智心念佛必有成就，以散亂心念佛得福報而已，必須有恆心；一曝十寒，無濟於事。

◎ 念念相繼，風吹不動，雨打不透，六度都不要，那有惡業可作。

◎ 有道就有魔，內魔比外魔厲害，財色名食睡貪瞋痴慢疑是內魔。

◎ 永明延壽大師是彌陀化身，指示禪淨雙修是對禪人說的，並非對修淨土人說的。當唐宋時代參禪人多，念佛人少，如對禪家說，勸其改修淨土，恐怕他們誤會認為看不起他們，他們未必能接受，故勸其禪淨雙修，實不得已也。

◎ 生活環境發現種種不順心的時候，才能發勇猛精進心，希望離開這個娑婆世界，往生淨土，這對修行人而言，也是一種增上緣；而如果環境好，有財力，則可以作功德，行布施，救濟人，護持佛法。故無論環境好與壞，都是學佛的增上緣。

◎ 欲報父母恩亦得先往生極樂世界，到那時就有天眼通，可以看到過去父母現在在那一道中，再去救度他們，不生極樂世界沒有辦法。往生極樂世界之後，其地位可與大菩薩相比，一剎那頃遊行無量世界。所以現在要死心蹋地的老實念佛，不但世緣要放下，佛法的緣也要放下，其他的經典不要念了，要專修淨土，歷代祖師均如此說，實主要分清，念佛是主行。

◎ 財色名食睡謂之五蓋，蓋覆我們的智慧，但食睡二者不能或缺。《虛雲年譜》中載

師有一次入定二十餘日，不吃不喝，可見禪定中的滋味非凡夫所能了解，入定非睡覺，禪定能滋養精神。凡夫為什麼離不開食睡？是身為形役，心被身轉。修行人身體隨著心轉，身體聽心的話。心的營養須要禪定。身體像一部機器，心要靜，身要動；用功時求一心不亂，是要心靜；坐久了，起來經行，拜佛若干拜，是要身動。世人顛倒，心動身不動；日常生活需要人侍候，自己身子不動，但是心一天到晚打妄想。

◎佛所說法都是藥方，病好了，藥方也不要了，所以世間法要捨，出世間法也要捨。

◎可作世間事，莫存世間意。要想成就，就要一切放下。世間事還是要作，並且要認真去作，但心不要落印象。佛法是活的，本無定法，原理原則不變，度化眾生的技術方法隨時變化。

◎殺生為十惡之首，其果報有三類：(1)異熟果，此為最重，謂果報異時成熟。昔作殺生之因，其種子藏在阿賴耶識中，待異時因緣成熟，即感受三惡道之果報。(2)等流果，此較輕。謂從善因生善果，從惡因生惡果，果性似因性而流出。雖種殺生之因，而幸未墮三途，轉世為人，必感多病短命之報。(3)增上果，此最輕，依增上緣而生

者。謂前生種有殺生之因，今生精神萎靡，面無光彩，由於殺害生命之所感招。

◎煩惱重的人障礙多。煩惱中以瞋恚最重，所謂「火燒功德林」。火指瞋毒而言；凡夫由散亂心，經過常久的修持才養成的定心，很不容易，但是一念瞋心起，一切功夫都完了，定力也就跟著失去了。所以在六度中，禪定之前是忍辱，修忍辱度遇到再大的侮辱也不能發脾氣。

◎若就六道輪迴上說，無明最重，有無明即起惑，起惑便生我執，有我執便生愛取有，此是生死根本。要學佛，這兩個冤家——無明及愛——必須克服。斷無明，斷愛取，否則不能出三界，不能生西方。慈悲不含有愛在內，慈悲是由本性生出來的，換言之，即由純理智生出來的，而愛是由感情裏發出來的，佛是無緣大慈，是沒有任何條件的大慈，情愛不斷，生死不了。

◎學佛可以使人了生死、出六道輪迴，此是最大利益之事。而一般人尚有不願學佛者，其故安在？有很多道德高尚、學問造詣甚深之人，就是不肯學佛，此種人自以為見解比佛還高明，對佛所說之法尚有欲批評檢討之處，此之謂世智辯聰，為人生八難之一，實為最可憐憫者。

◎ 已入佛門之修行人，有的很快即有成就，有的久無成就，其不能成就之原因即是我見、我慢、我愛之煩惱有以致之。我愛慢是第七識，即人我執、法我執。例如修禪定已修到三果，自以為已證三果頗有自滿之意，此即犯了我愛慢之病。如羅漢有此念頭，認為我已經證到羅漢，頗為自得，其實他還未證到羅漢。

◎ 行善事得福報。福報如人身影，寸步不離；惡報亦如是。《地藏經》中說罪福之因果報應至為詳盡，必須深信不疑。不信因果者是福薄之人，殊為可憫。行善事身心安穩，快樂自在。心若不安，縱然有財富，亦是坐臥不寧，痛苦萬端。

◎ 修行人遇到任何境界現前要不執著，執著即遇魔障。例如打佛七，有人很精進，見到佛像發光，聞到異香，此係極粗的境界，若真遇到實在沒有說的必要。念佛念得好，三聖全來，不必動心；西方極樂世界現前，也不必歡喜。心中一動歡喜心，就不清淨。什麼境界現前，不理他，你的功夫又進了一步；一沾染，就是魔。

◎ 欲開智慧須先捨，捨分別心、捨妄念，捨得乾乾淨淨才自在，有一絲毫障礙即不得清淨。清淨是福報，清淨生智慧，否則無論如何修均屬人天有漏福報。

◎ 天人享福快樂，歌舞昇平，不樂於修道；三惡道太苦，無暇修行。人間苦多樂少，

最易起修，容易解脫，今生如不能成就，實在辜負了自己。佛說末法時期淨土成就，我們修淨土法門是照佛之遺訓，修其他法不易成就。

◎多欲是修道人的大障礙，生活方式愈簡單愈好。佛說修道之人只接受四事供養，即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醫藥，除此之外，其他均不要。眾生為了培福，要供養法師金錢財物亦不能拒絕，接受之後應作為莊嚴道場、救濟貧苦、賑災、以及其他利益有情之舉。人要知足，知足者富，少欲知足是修道的前方便，修行人遇到魔障即因有貪心。少欲知足，心才能定下來，心要不淨如何能得定。

◎世間人前世行善乃聞得阿彌陀佛名號，是多生多劫來的善根。目前人類有四十億，有幾人能聞到佛法；聞法之中，又有幾人聞到淨土法門；其有能聞而起修者，更是少之又少。我們今日能有機緣聞到淨土法門，聞而起修，應當為自己深自慶幸。人身難得已得，佛法難聞已聞，若不於今生度脫此身，更待何時？

◎毛髮悚然淚即出者，表示感動之深，須達多長者第一次聞到佛名即毛髮悚然。修淨土者都是過去世曾經修過淨土法門，否則不會一聞即信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寧在諸惡趣，恒得聞佛名，不欲生善道，暫時不聞佛。」

◎善男子善女人是指發菩提心之人而言，聞佛名號之後即能一心念佛，執持名號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即是善男子善女人。聞到佛名，對於淨土法門有清淨信心，信願行三資糧具足，現在即是西方極樂世界的諸上善人。

◎修淨土者以阿彌陀佛為所緣的名號。古德開示念佛要念「阿彌陀佛」四字；有稱六字名號者，加「南無」二字，即恭敬歸依禮拜之意。昔蓮池大師說：教他人念應念六字，而大師自己則念四字。何以故？大師說：念四字者是一心一意的求生淨土，表示決心。四字比六字方便簡單，容易念到一心。教人念可念六字，因其未必有決心，先令其種植善根，此祖師教人之苦心也。

◎我們發菩提心應當選擇一位大菩薩作為我們的導師，文殊、普賢、觀音、勢至、地藏，任何一位均好，即以他作模範，念念中向他學習，把自己的心與行照菩薩的心與行一樣。他在等覺，我們在初發心，舉心動念都要向他學。經典即是學習的教科書。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，法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一門修成，其餘門門皆通；如不選擇一位作榜樣，則茫茫大海，無所適從。

◎無量無邊佛法歸納之不外四攝六度，六度萬行皆是助道法，助道很重要，無助道，

正道無從下手。發菩提心之後須有事修，六度屬事修。理可頓悟，事須漸修，凡夫自無始來習氣熏習的太深了，如不下對治的功夫，如何能斷除習氣？以慳貪為例，三界六道中找不出一個沒有貪心的，用布施治貪，本性中並無慳貪，慳貪是習氣，六度均為對治習氣的。

◎《金剛經》只說一個布施，布施即捨，把得的心捨掉，捨掉之後才能恢復本來面目。布施是一切佛法的總綱，一切佛菩薩的正行。古德說五欲六塵捨不掉就離不開欲界，當然不能生色界天，因為色界天沒有五欲六塵；不捨掉世間法就不能得到佛法，到最高的境界連佛也要捨掉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。行與解相輔相成，必須行解相應。捨之一字萬不可看輕，八萬四千法門就是教人放下，若能看得破放得下，佛也無話可說了。

◎殺業最重，凡是動物均愛惜其生命，沒有不貪生怕死的。一隻羊把牠殺了，牠的力量不足以抵抗人的機巧，只有接受被殺之苦，但是這一怨毒始終未了，遲早一定要報復，所以殺生必得短命多病的報應。佛經說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，豈可害其命食其肉。

◎ 出家人必須把心放在道上，心不在道，必在煩惱之中。從前出家人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，可以專心辦道，現在要靠信徒供養，拉攏信徒，道業難成。應向古人學習，不與信徒往來，莫愁道糧。受苦是消業障的，凡夫多生多劫的業障太深了，果能吃十年八年的苦頭就吃完了，還算是業障輕的。

◎ 二六時中念念均有佛號謂之執持，斷掉即為失念。失念時雖無妄想，但墮在無記性中，亦屬煩惱；若再起煩惱，則問題更多。故在行住坐臥中，心裏要存有佛號。使用念珠原為記數，手中持著念珠可隨時提高警覺以防失念。

◎ 念佛人要研究教理，以求開悟。不可完全等著生西後再求開悟。如能在娑婆世界儘量的精進求開悟，則生西的品位亦高，而且見佛的時間也可以提早。

◎ 每一道中均具有十法界，修六度萬行是人中之菩薩，受持五戒是人中之人，修十善是人中之天人，造十惡是人中之惡道眾生。自己是那一界的人，自己心裏應當有數。貪瞋痴慢心重的人，今生雖享受榮華富貴，而死後之悲慘，是在意料之中。

◎ 捨諸世間法，才能生到如來家。對五欲六塵尚貪戀不捨，即是尚未發菩提心；大乘佛法是對世間一塵不染。迷的時候就是世間法，悟了之後就是佛法，「離世覓菩提，

猶如覓兔角」，佛法即是對於一切世間萬法不起分別心，一舉一動樣樣如法而不起分別。

◎修諸善業而不願求世間果報，因世間果報容易使人墮落。大修行人一念錯誤轉世為大富貴人，因而又造業，必招致三世怨，故古德有大成就者對世間福報均無貪戀之心。行菩薩道不遠離五欲六塵，如何能入道？

◎學佛之人對於聖教應當了解，而且還要記得。境界現前必須依佛教教義的方法以對治之，記不得焉能對治。

◎經云：「住於深定，不沉不舉。」沉是昏沉、打瞌睡；舉是掉舉，愈想靜，妄念愈多，心不寧靜。所以必須定慧等持。定多於慧易昏沉，慧多於定易掉舉，均非所宜；欲求等持，惟有不放逸才能作到。

◎世人拜佛，其目的不過求名利、求福慧。但行之數年毫無效果，反而境遇愈蹇，便以為佛菩薩不靈，乃灰心放棄學佛之願。——此實最可憐憫之人。要知佛氏門中有求必應，了生死是世間最大的事，尚可求而得之，何況其他！果能發大心，與佛菩薩之心願相合，自然蒙佛加被，有願必成。

◎修行不易成就，均由於過份愛惜自己的身命，對於精進就要打很大的折扣。法門無量無邊，修任何法門都要受相當的苦才行，如不肯吃苦，道業難以成就。不惜身命並非故意糟蹋身體，人生就像演戲一般，必須認真去演，應做的事要做得好做得像，放棄責任也不成。

◎行菩薩道的人應常常發願無有間斷，地藏菩薩生生世世常發大願，應觀法界性、一切唯心造，如常發大願即不會懈怠，願為行之先導，所以大願必須常常發。

◎「法印」，法指萬法，印是印證、證明。官府中均有印信，佛亦有法印，大乘一法印即實相，小乘三法印即無常、無我、涅槃。凡符合這三個意思的是小乘經典，佛又說五法印即無常、無我、苦、空、寂滅。無論修行發願均不能違背法印，凡是與法印相合的即是佛法，不合的是魔說。

◎「承事善友，恒不捨離」。善友包括老師、同學、道友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即承事善友，無善友不能成就。求學太重要了，活到老學到老，行菩薩道生生世世都要求學，成了佛才算畢業。

◎參禪完全靠自力，不開悟沒有成就，一生不開悟者甚多。悟是理上悟，悟了之後還

要修，理可頓悟，事須漸修，修是修無始以來的煩惱與習氣。念佛則不同，念佛可以帶業往生，乃方便中之方便。佛說正法時期戒律成就，像法時期禪定成就，末法時期念佛成就。現值末法，以念佛法門最為契機，若違反佛之訓示，恐勞而無功。

◎ 凡夫對於身體太重視，唯恐委屈了它，恐怕累著它，不能精進之原因在此。古大德念佛念到筋疲力盡還要念下去，身體毀滅都可以，佛號決不間斷，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。若稍為顧惜自己的身體，還要多活幾年，佛號就念不下去了，稍存此種思想，就去不了極樂世界。

◎ 大小乘經論中，講聞思修三慧學之處甚多。佛法在行，而行先要求解，聞慧尤為重要。一歷耳根，永為道種。有人說聽經聽過就忘，記不著，故不願聽；須知聞慧重熏習，博學多聞才能一門深入。以世間法說，古文佳作若熟讀之，百讀不厭，趣味無窮；古文尚且如此，何況佛經！古大德講一部經，有一生講一二百遍者，愈講愈能發揮其精義，此古德留下之典型值得學習。

◎ 有謂：佛法如此好，有何方便法門速得成就？祖師開示說：「看得破、放得下」六字而已。必須先從布施下手。要捨，不捨娑婆世界之苦，如何能生極樂世界？研究

教理開智慧很有限，必須由行持上開智慧。小乘由戒定開智慧，戒是捨惡業，定是捨散亂。佛法無一而非捨，布施捨貪，忍辱捨瞋，般若捨愚痴。六度布施列為第一，十度（六度加方便、願、力、智）布施復為第一，四攝法布施亦為第一。真正有道之人都很清貧，居住山洞，心中自在。古人云「道不遠人，人自遠之」，求功名富貴，用多少心機，人家給不給還有問題；而修道是自己的事，操之在我，不必外求，比求功名富貴更容易，何樂而不為？

◎經云：「柔和忍辱，無有窮盡。」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，能忍一分，便有一分成就。遇到一切苦難侮辱，正是消滅自己業障的好機緣，天下沒有不能忍的事情。中國人講氣節，所謂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古人譯經用辱字有深意：辱都可以忍，何況其他！古德教學，常用種種方法測驗學人有無忍耐之心。六祖到五祖門庭求教，乃令隨眾作務，在碓坊舂米，經過八個多月。設六祖無忍耐心，豈不老早離去？

◎有念即不正，無念方為正念；無念不易做到，以一念止萬念。修淨土法門以心安住在佛號上，久而久之即得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即是定。事一心與理一心各有千差萬別，定力之差別很多。六度中將禪定放在第五亦有深意，不到此時心放不下。精進

在前，精進是把各種法門都學過了，然後才可放下心。

◎念佛就是修止觀，念佛放下萬緣即是止，放下萬緣再提起一聲佛號，清清楚楚即是觀。

◎小乘國家之三藏是四阿含、比丘戒、只供釋迦牟尼佛，但修小乘佛法亦並不容易，要斷見惑才能修到須陀洹初果。念佛能帶業往生，比修小乘容易太多了。諸同修應深自慶幸，生於大乘佛教國家，幸聞佛法，復遇講大乘經論道場，應各自努力，莫失機緣。

◎菩薩道非常遙遠，如有一念厭倦之心即不能滿菩提願；菩薩永遠沒有休息，身體如同機器一樣，用壞了再換一部。

◎「大莊嚴」指清淨莊嚴，非物質上的莊嚴，是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。例如佛堂不在建築得富麗堂皇，在乎同修們的心地清淨，如佛堂內每個同修均入念佛三昧，則佛堂建築雖簡陋，亦是一個大莊嚴的道場。

◎佛經不是一律都講成佛之道，佛是應機說法。有一類眾生不想成佛，不願行菩薩道，因為太長遠太艱苦，只求自己了生脫死，所以佛對他說小乘法；又有一類眾生只求

人天享受，佛即說人天道。故佛經中有了義經與不了義經，其原因在此。

◎菩薩修六度萬行，利益一切有情，心中沒有自己。事事要做但不著相，看似很難，其實比世間法之求名求利還容易，世間名利用盡心思未必能求到，行菩薩道心中一塵不染，五欲絲毫不貪沾，連功德都不著，是行之在我，說到做到，自己能夠控制。

◎離五欲六塵不能行菩薩道；此身是利益眾生的工具，隨緣而不攀緣。取而不捨是凡夫，捨而不取是小乘。修行要善巧方便，有一絲毫貪著，道就入不進去。菩薩道易行，十方諸佛菩薩都來護持，難的是私心放不下。若真心在道，福德自然，故俗云：「只怕沒有道，不怕沒有廟。」

◎持名念佛，不必觀想，如要觀想亦未嘗不可，須知色相已包括在一句名號之中，名必有相，先有相而後有名，名相皆不離一心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相與心有密切之關係，一句名號功德無量無邊。

◎即心是佛，何必持名念佛？此乃學佛人之邪知邪見。所謂「自性彌陀，唯心淨土」是理，不可執理廢事。眾生迷惑顛倒，不攀緣佛即攀緣六道，念頭是剎那不停的，與其攀緣俗念，不如攀緣淨念。煩惱未斷，生死未了，很想成佛，念佛即成佛的增

上緣，豈可輕視持名念佛法門？

◎修行人首先須具備生活上必具的條件，約有五事：(1)衣食具足，(2)持戒清淨，(3)清淨處所，(4)息一切外緣，(5)親近善知識。

◎上求下化、成就眾生是佛菩薩的宏願，我們若發與佛菩薩同樣的願，佛菩薩必加被；若行為再與佛菩薩一樣，我們就是現在住在世間的佛菩薩。經中所講的廣大行願是教我們照作的，並不是佛菩薩自抬身價，希望大家恭維的。

◎煩惱皆由貪瞋痴而來，不離貪瞋痴，聖道上無分。貪分為五類：(1)內貪。對於自己身體起種種欲望，希望身體健康長壽，精神飽滿，對身體過分愛惜。不知身是一部機器，如捨不得用，養尊處優，過若干年仍然壞掉；必須使其發揮最高的效能作為我修道的工具，方有成就。(2)淫欲。經中列為根本戒之一。想了生死、成無上道，必須斷淫欲；如不斷，修得再好只能生六欲天之他化自在天，仍在輪迴。(3)境界欲，追求精神物質上的享受。(4)對五欲六塵的貪愛，六根貪六塵，吃講究色香味等等。(5)身見、我執。以上五種，那一種都不容易斷。不斷即不能離開欲界；若能少欲知足，身心即能自在。人到無求品自高。

◎「於一念中，入諸三昧。」心若不定，身語均談不上莊嚴。行住坐臥均在定中。禪家之定有出有入，出定心即亂；念佛看似淺近，與最高一著的楞嚴大定相應，只要心裏有佛號，即在楞嚴大定中。

◎佛在世時只有眾會，即講經說法之所在，聽經之後各自修行。中國自佛法東來以後並無叢林制度，唐以後古德鑑於修行人疏懶成性，必須共修，於是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，以防止個人修行之放逸。

◎往生極樂世界是活著的時候去的，不是死了之後去的，死後就作不了主。現前不能開智慧，爾後即不能往生，學佛是白學了，未免冤枉。過去人能往生，主要是世俗之事放得下，一切不操心，事情來了就辦，辦完就了，過去不想，未來亦不想。修淨土用此種心情去修，一句有一句的用處；以此方法勸化他人，送他成佛，將來他要度多少眾生！

◎一個人能接受佛的教訓，是多生多劫的福德善根所致。印光祖師說能夠死心塌地的念阿彌陀佛，求生極樂世界，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，是第一等聰明人。佛說末法時期淨土成就，所以今世修行人應以修淨土為正行。

◎「一心不亂」言執持之極也，是《阿彌陀經》全經之旨。一心不亂是功夫話，念佛法人所求者在此，雖不易而必須有此目標，只要誠心誠意求，仍可求到。

◎學佛之目的，即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念佛人要有信心，品位高下在乎功夫之深淺。家鄉原來是在極樂國土，此娑婆世界實無可留連。

◎修行要常想六字洪名，口念不關重要，心中要常念，一個字一個字清清楚楚，相續不斷。初學通常要用念珠，每晨念三串珠，念三聲佛號撥一珠，一直念下去，絕不中斷；以後再五句撥一珠，或十句撥一珠。在念佛時任何閑事都不要管，行也念，坐也念，句句分明，不清淨場所及睡時不必出聲，心中仍念，久而久之，即得念佛三昧。

◎六道皆惡道，諸難指三途八難，最主要的聞不到佛法，佛法是眾生得度的機緣，可以了生死出三界，不出三界就免不了仍墮落在三途八難之中，欲離此難先求生淨土，能生淨土即可遠離惡道。

◎佛法太難了，學小乘也要先做到無我，談何容易！若想成佛，就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，設佛不說淨土法門，吾人對於佛法只有徒生仰慕之心，不過種種善根而已，很

難達到究竟的目的。佛大慈悲開示淨土法門，可以帶業往生，當生就能成就。但不可誤解，以為造業之人念佛均可往生。祖師說「隨緣消舊業，切莫造新殃」，是指學佛之後要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不可再造新業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平常只以阿彌陀佛一句名號念在心中，無論遇到什麼境界現前，即以一句聖號對付之，過去現在未來一切不要思量，老老實實守著一句阿彌陀佛名號，此一句聖號與一切法均不相應，自與六道均不相應，故可脫離六道，超出輪迴。

◎學佛要正助雙修，助修包括的範圍非常廣泛，學者往往將之看輕。凡夫迷惑造業，無始以來所造惡業無量無邊，雖有正修，而多生多劫來所造的惡業會來障道，助修是先要把這些障礙去掉。助修以六度為主，六度以布施為主，只要修布施波羅密即有無量的利益。

◎大乘菩薩亦修四諦法。佛說世間人是苦，有三苦、八苦、無量苦，離苦之後才能得到安穩。欲想得受用，必須捨棄世間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、是非人我。不攀緣，放下一切，老實依教奉行，自然得到安穩。

◎修行人為圖清淨好用功，常有閉關之舉，其實古來大德閉關是已有修證，宗門教下

均有成就，不需再有明師指導，為自己加行，才有資格閉關。

◎講經弘法之人，不作營生事業，須由大眾信徒供養，儘量安定其生活，使其不必顧慮到生活問題，專心說法；故集大眾的力量建立道場。供養法師功德甚大，若能回向法界，其福不可為喻。

◎每一眾生從無始以來，住於生死，受盡苦惱，輪迴世間，是可恥的事。修行固然是苦事，而苦盡甜來，並不是做不到的；若做不到，佛就不說了。有信有解必可往生，上根利智之人一天就能往生，最鈍者七天亦能往生，千萬不可看輕自己。無量劫來在生死輪迴受苦，比菩薩修六度萬行之苦大的多，修行之苦有限度，六道輪迴無限度，學佛吃苦，吃了有好處，生死輪迴之苦是白受的。

◎能忍是一切事業成功之根本，能忍才能精進。念佛精進，參禪精進，世間事業同樣要精進，不過結果不同。有人對打麻將精進，將來只有往三途方面去，殊為可惜。古來大德沒有一個不是拿一天當十天用的，人生光陰有限，若不精進，習氣很難斷。

◎講經說法不但佛法要通，世間法也要通。佛法略分十宗，每宗均有其淵博的內容；世間法包羅萬象，最大的圖書館亦不過收藏一部份書籍。何年何月才能將內外典籍

搞通？所以古來大德欲求通達世出世法，惟有以至誠感通為要訣，求佛菩薩神力加被，如此修法才能成就；若靠自己研究，絕無成功之望。

◎正念即是禪定，亦稱三昧，亦稱正定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。靜是寂，慮是照，心無散亂即得正定，心不隨境界轉即是禪定。此非易事；學佛欲有成就，捨此無他法。淨土法門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方便之方便，但離開禪定還是不成，一心不亂為淨土法門之要件，不得一心即不能成就。

◎光陰太可貴了，不要以為我現在年歲還不算太大，將來環境許可再好好念佛，須知世間事與我了生死毫不相干。自己要認真去作，一天當十天用，一年當十年用，時間不多。世間名聞利養只有害處，沒有好處。修淨業念佛、誦經、拜佛都是必需的；讀經求解，拜佛求懺悔消業障，念佛求一心，只要正念成就，智慧就開了。

◎心外求法謂之外道，摧伏外道先由本身作起，二六時中隨時覺察。四魔中之前三魔均屬自己份上，只有天魔是外邊的。

◎六道有情眾生對自己看法不同，對環境看法亦不同，隨心的境界而轉。所以人必須要求學，求開智慧。佛的境界是一真法界，佛是大智大覺，我們接受佛的教育之後，

對於宇宙人生比較清楚深入，使我們的觀念與佛的觀念漸漸相近，才能得益。

◎ 如想證入佛的境界，心不散亂是為第一。證入必須有定功，往生極樂世界就要心不動。八萬四千法門那一門都離不開禪定，離定即不得其門而入，所以經云：「修菩薩行心不散動，於大乘門皆得圓滿。」

◎ 佛法說因果報應絲毫不爽，世間人認為以一個人的聰明智慧可以得到一點小便宜，此純係愚痴錯誤的觀念。假如前生沒有種這一點善根，今生無論如何求都求不到的。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用盡了心思所得來的還是命中註定的，聰明智慧高強而潦倒一生者所在多有，不從因地上修行而想得果報，無有是處。大富貴大福德是由布施而來，依正莊嚴是由修六度而來。

◎ 持戒之人必須少欲知足。貪欲少，修般若才不會出毛病；若貪欲多，便易曲解佛法，以為作壞事若不著相亦不落因果，生大邪見，自己受害無窮。故修福之人必深信因果，方不致偏於斷滅相。學般若應行布施，布施即捨，持戒能捨世間之欲，修福能捨自己財產與精神，正合般若道理。

◎ 學佛者無論行住坐臥均須求三寶加被，修任何法門均應如此。講經時須將平日知見

拋開，求三寶加被；念佛時須心中一無所有，拋卻平日知見，專心一句佛號，求阿彌陀佛加被。經中常說承佛威神力故如何如何，此並非有所依賴，倘不如此，有一我見存在，將自己靈性障住，無有是處。

◎ 凡夫對於境界未能了達深悉，以致放不下，迷在裏面，被境界牽著走；一落在分別上即造業，隨業流轉，不能出苦。了達境界，對事事物物樣樣清楚，看得真切，如在夢中自己知是夢境，苦樂不覺，心中清淨不染，自然不受境界的感受。人生數十年光陰，所遭遇的事事物物那一樣是真的，何嘗不能當作夢想？

◎ 交善友有七事應作：(1)友遭逆境不棄，(2)貧賤不輕視，(3)密事相告，(4)友有過不宜，有善表揚，(5)難作能作，(6)難與能與，(7)難忍能忍。

◎ 佛於一切法均通達是「解自在」，於一切法不染是「行自在」，行解均自在。佛為何示現菩薩相？其用意是大慈大悲。菩薩有示範作用，在世間同學道友中間就有佛菩薩應化，倘發菩提心，佛菩薩均會為他示現，其示現的方法非常巧妙。佛菩薩入定出定不可思議，無論依報正報一切無礙，存心求佛感應處處均可遇到。凡是令你覺悟的，或者遇到一句話，一種暗示，一種靈感，因而恍然大悟的都是佛菩薩的神

力示現。不但有情，無情亦可示現，翠竹黃花無非般若，故曰：「佛力不思議，一切皆能現。」美國恒由法師由舊金山金山寺至西雅圖一千里的長途，學虛雲和尚用三步一拜的虔誠方式，自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開始。行至中途，發現親手縫補的長褲就一點一點的裂開，無法收拾，且並未帶一條備用褲。他對同行禮拜的恒具法師說：「我該怎麼辦？如果再頂禮幾次，就要露體站在這裏了。」繼續拜不是被警察拘捕，就是被路人嘲笑，二者均屬難堪。他決定不折返金山寺，繼續緩緩前進，默求佛陀慈悲加被。他向恒具說完這些話後，剛走了幾步，忽然注意到前面大路當中有樣東西在微風吹動下輕拍著。當進前拾起來一看，竟是一條長褲，除了舊一點外，大小正合適。經此感應，恒具、恒由兩位法師誓願一生從事堅苦卓絕的佛學修持。

◎六趣眾生無量無邊，佛以神力常隨不捨。佛的智慧神通不可思議，但佛不度無緣之人；無緣之人不接受佛的教誨，在其本身方面有障礙。有人不欲生天，以為高不可攀，來生仍欲作人，佛即教其持五戒；其實五戒亦是無上菩提的基礎。佛度化眾生均用善法，善法均是為了成就眾生。若用嚴厲手段對待眾生而使其改過遷善者亦屬

善法，父母教誡子女，態度雖惡劣而仍屬善法，誠如經中所說：「悉以善法方便攝取，令其修習清淨之業。」

◎世間的善人是一個地方的福田，他可以感化一個地區的民眾，使其棄惡向善，故善人是國家之寶。羅漢、辟支佛均是人間的福田，而佛則是最上的福田。種因必得果報，布施是種福田，財、法、無畏無論那種布施，只要清淨均可得無量福。布施是破慳貪的，佛教我們修布施之用意是在破煩惱，因為慳貪是主要的煩惱。古德說：「佛法無他，只有一布施。」通常說修六度，修一個布施即可圓攝六度。

◎佛的相好光明莊嚴，「凝光如滿月，曩劫因修忍。」「滿月」言其絲毫無欠缺。佛在過去世中修忍辱波羅密，相好是修忍辱的果報，正報莊嚴以忍為主，依報莊嚴以布施為主。如在忍辱上用功，入道不難，忍辱能感動人、教化人。無緣無故的受冤枉之事甚多，能忍實對自己有益。

◎念佛功夫雖未至念而無念，但能行願真切，仗彌陀悲願力，亦蒙佛接引，往生極樂。到了極樂世界即不退轉；不退是初住地位，念佛一生即可辦到，若修他法須經久遠劫數。此方便之方便，今幸聞此法，豈可交臂失之？

◎經云：「智身無所著，遠離於身相。」智身指佛而言，佛絕無執著，一切不染著。我們對過去的事不要回憶，對未來的事亦不要想像，現在的事事物物也不要染著，則三世均斷了，三世斷則無輪迴。讀經一二句，若能體會實行，一生受用不盡。

◎極樂世界是淨業修成的，生到極樂世界即相好光明，一到極樂世界即開端，有進無退，當生成就。西方極樂世界可以帶業往生，唯佛與佛方能了知其真相，所以《阿彌陀經》中說：「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舍利弗！當知我於五濁惡世，行此難事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為甚難。」普通人讀了《阿彌陀經》即能相信真實有一個極樂世界，乃是他多生的福德善根因緣所致，也是有來歷的人。

◎學佛之人決不能離開佛菩薩，離開就要退轉。現在佛已不在世間，經中開示，如能每日讀誦大乘經典，即能常常啟發清淨信心，故學佛之人每日誦經實有必要。世間上的事，生活過得去就算了，不必費太多的精神消耗在五欲六塵上。

◎修供養是明心見性的方法，證菩提的適當法門。但一有所求，即與供養布施之義相違，即變為人天有漏的福報。

◎佛的大涅槃謂之無住涅槃，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。行於生死中是大悲心，佛菩薩住在六道之中，與凡夫一樣。大乘學人接受佛的開示要作菩薩，其願力心力超過業力，即可轉變境界，由現在起就是乘願再來的菩薩。來去清清楚楚的人是大菩薩，大菩薩照顧小菩薩，小菩薩有隔陰之迷，經大菩薩一點破，恍然大悟，其願力再超過業力，又是一個再來的人。轉凡入聖就在此時，不要等來生。

◎不著有為即不執著，不著無為是什麼都要做，如此才能入菩薩道。有為法包括甚廣，《百法明門論》中前九十四條均屬有為法。世間五欲六塵之樂決定是虛妄的，凡夫迷在其中，不覺知，有大智慧才能照破。一切有為法均無自性，有用無體，徹底虛妄。

◎恭敬者，虔誠也，即一心皈命之意。蓋三業以意業為主，攝心歸一，不向外馳，謂之恭敬。若但理髮洗澡，華服盛裝，而妄想紛飛，不能謂之恭敬。合掌頂禮，表身業虔誠。稱念聖號，讚揚功德，表口業清淨。心中一塵不染，表意業恭敬。

◎百千萬劫難遇到佛，聞到佛名字都很難。佛在世時在舍衛國弘法，還有三分之一的民眾不聞佛名。佛的法運有一萬二千年，現值末法時期，等法運完了要再等五十六

億七千萬年之後彌勒佛降生才有佛法，在這個期間眾生如何能得度？我們能有機緣遇到大乘佛法，務自珍惜，多多勸人念佛，親近佛法。口頭勸，文字勸，以此因緣，自己也得莫大的利益。

◎佛出興於世，對於眾生的恩德太大了。經典中至高無上的真理以及修行的方法，得度的因緣，佛若不說，我們再聰明想一輩子也想不出來。人身本來是為受報而來，是為酬業而來，被業力牽著走，太苦了，我們必須發菩提心，使我們的願力超過業力。我活著是為了度一切眾生，不為我自己，心量展開，即得自在。

◎娑婆世界眾苦充滿，極樂世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。如僅以欣厭心求往生，恐難達到願望，必須發菩提心，蓮池大師在《彌陀經疏鈔》中說下品下生也要發菩提心。到極樂世界是留學，等學成之後再回來度眾生，再來是願力不是業力，所以求生西方不是逃避，不是圖享受，而是為度生。經云：「寧代諸眾生，永受輪迴苦，終不捨如來，而求於少樂。寧惡道多劫，受苦聞佛名，不願生善道，暫時不聞佛。寧地獄多劫，受苦常見佛，不願離三塗，生無佛法處。」

◎回向太妙了，小小一點善事如用回向，可以發展到盡虛空徧法界。凡夫心量太小了，

常常修而心量仍是拓不開。粗心大意，聽經時融會貫通，出了講堂全忘了，實在說經本下課時才用得上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不管作何事均要回向，雖以一文布施，其功德亦無量。相隨心轉，六塵均是相，如燒一炷香，回向法界，則徧法界均香，莫小看呀！

◎十大願王中的稱讚如來，一切佛之名號以及一切善法無一不是稱讚如來。《華嚴經》境界實在廣大，心中有佛即是在道場。心、願、行與佛相應即真是菩薩應世，與佛相應即是與法相應。名聞利養真害死人，稍一沾染即與法性背道而馳。

◎學佛必須有清淨信心才算入門。清淨信是對於三寶全誠懇信，絕不為境界所動搖。信而不能深解，無法得益，不解其義則不能行，對於大乘經典要深入體會。在歷史上，頓悟的人只有六祖一人。修大乘法應在五欲六塵中修，在根塵相接時用寂照的功夫。寂是心如如不動，照是境界歷歷分明，心若不能寂照，住在深山中也是枉然。走小乘路對不起佛菩薩，研究經教隨文入觀，能入進去即是佛的境界，入要修行，《般若經》中所教的修學方法是不執著。

◎有出家人不肯講經，他以為自己沒有修證、沒有福德接引信徒，無資格講經。其實

我們只要根據古人註疏解釋，知多少講多少，既可弘法利生，復可使自己速得成就。

◎《華嚴經》是經中之王，其餘經均是眷屬經。十大願王又是《華嚴經》的樞紐，其第一條即是禮敬諸佛，可見其重要性。世間人不依十大願王立身行事，而日日營求名聞利養，被其奴役指使而不自覺，誠屬迷惑顛倒。須知能捨盡一切即能得到一切，凡夫不敢如此作，因其疑關打不破。菩提心是清淨心，一點妄念都沒有。如想這一生成就，就得把自己身心生死得失利害一齊拋開，有如此清淨心，自己本有的福與智才無有邊際。善人被人欺是一時的，惡人作惡得便宜亦是一時的，自己無始劫以來的業障因為被人輕賤毀謗，亦可重報輕受。世間事那一件值得重視，那一件事能夠了生死？如此一想就容易放下了。

◎學佛之人，看到無量無邊法門，不知從何處學起；殊不知法門雖多，如想一時通達也無困難，學東西不要在枝葉上尋求。經云：「譬如良沃田，所種必滋長，如是淨心地，出生諸佛法。」一切佛法全是由淨心地生出來的，心地不清淨如何能有成就？佛法與世間法不同，世間法一切通達很難，尤其現在的人被煩惱所蓋，只能學一門；學佛若有成就，真能通達如來真實義。

◎隨便修一法，就賅一切法，此是一多無礙的境界。如布施攝六度，六度攝萬法，用一布施即可總持，布施攝一切法門。唯有捨，智慧才能現前，肯捨就成了。經中處處開示，祖師也時常勸勉，有幾人肯做？捨不是捨財一種，六種根本煩惱要捨，二十種隨煩惱要捨；最要緊的是捨脾氣，不要有個性，莫同俗見。

◎世間萬事皆是相對而有，虛幻不實。修行人不在世間一切對待事理名相上認真，心中存有漸漸擺脫之意，勿令間斷。復於此際提起一句阿彌陀佛名號，一心專念，亦不分別誰是念、誰是佛，但會念即是佛，佛外無念，上與十方如來心心相印，下與法界眾生息息相通，念到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此種念法與實相相應，與一真法界相應，與心淨土淨之義相應。果能如此，何愁不往生？

◎住的地方認作是自己的家，就被圈住了，應當作旅館，住一天算一天，就自在了。在家人如此，出家人更要作此想，如以為那個廟是我的就糟了！自己如果有一個住處就不能徧法界現身，現有住所只能作自行化他的處所。一切相重在受用，不在所有權，有主權就受主權的約束。買一輛小包車要有存車的地方，保養修理，還要洗車、擦車、上油、繳各種稅捐，辦理保險，種種手續麻煩極了；若要雇司機開車，

還要替他安排宿舍，問題更多，等於替車服務，被它拖累。不如坐計程車，招手即來，付錢即去，不必煩心，我用它，不讓它用我，豈不自在？（在臺灣是如此，但在美國又不同，美國計程車少且貴，如無自備車寸步難行。）住公家配的房子，住一天算一天，既不要付房租及修理費，也不要納房租，我活著的時候用它，死後誰住都行，豈不自在，何必買房子為兒女置產業？須知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他如果有福報，他還能看得上這所公寓嗎？

◎一般人混混沌沌，不知不覺，迷惑顛倒，醉生夢死。父母未生前在何處，將來到那裏去，沒有想過，也不去想，想到的是如何賺錢，升官發財，爭名奪利，成家立業。為此短短數十年的生命，勞碌奔波，造諸眾惡。此種種作為，皆是趨向於煩惱的道路。唯有一條安樂的道路，即是菩提之路，此是正路。正路是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不著相，此康莊大道，無盡的智慧、無盡的福德均在其中。可惜世人愚昧無知，不聞佛法，無得救之機緣，實在是冤枉極了。

◎二乘人雖亦修六度萬行，但未忘記自己，還有一個我在，我要度眾生，有能有所。權教菩薩以前皆是以意識心修的；大乘菩薩是用真心修的，用真如本性修的，不要

為自己設想，生為一切眾生而生，死為一切眾生而死。有大智慧才能捨己為人，一動念頭障礙就來了。

◎戒是修行基礎，以其作用能捨舊染之污。持戒即是心能於戒忍可安住，忍可安住即心定不動，就是定。必其一心忍可於所觀之法而後慧生，故曰定生慧。然亦必具有遣執破我之慧乃能得安住不動之定。

◎發菩提心應離一切相。菩提者，覺、平等、慈悲義。若著相則其心非覺、非平等、非無緣慈、非同體悲，雖曰發心，其所發者不能稱為菩提心。故離一切相才能發菩提心。

◎學佛先要守五戒，把人道修好，起碼要能維持人身；人道修不好，小乘佛法無資格。切莫輕視外道，有的外道對於經論甚為通達。佛門中亦有對於教理研究甚深，十分通達，而中間差了一點，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。修行從根本上求，要走成佛的道路。《華嚴經》是佛與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境界，要想入佛境界，第一步先從因緣果報上說起，不然教理再通達，恐流於狂慧，反而不如老太婆深信因果，一心念佛來得踏實。

◎四禪八定定功有時間性，時間到，定功即失去了，失去以後必墮落，四空天均墮三塗。不修真實定，用了苦功夫最後還是墮落，又何必當初？真實定是行住坐臥均在定中，如不理解即近於盲修瞎練。信解行證決不可缺少。念佛法門之淨念相繼即是修楞嚴大定，六根不攀緣六塵即是都攝六根；依天臺家言，都攝六根即止，淨念相繼即觀。人我是非未離，妄想不斷，修不成功。

◎「無礙法光明」，指放任的辯才，如現在所說的稱性發揮，對教理圓融才有此能力。講經時發揮透徹，聽的人自然心開意解。但初學講經的人即求儘量發揮必致失敗，應按部就班學規矩，先求依文解義，不要說錯，至少講過二十部三十部經以後再自己發揮經義。

◎五種怖畏：(1)三惡道的怖畏，不讀佛經不知三惡道之苦；(2)惡名，如受他人之毀謗、污辱、諷刺令生煩惱；(3)大眾威德，如初上講臺之人見聽眾不敢講話；(4)死的怖畏；(5)不活，如遇大災難或生大病。

◎起念即妄，真如本性中並無念故。凡夫染念不停，不得不借用念佛之念，治其住塵之念。蓋念佛之念，無非真如之本體，卻是趨向真如之妙用。真如是清淨心，佛念

是清淨念，同是清淨，得以相應，所以念佛之念，綿綿密密，能至念而無念，故曰勝方便。

◎在娑婆世界修行，比在極樂世界修行效果大；有這樣優良的環境，我們還是每天悠悠蕩蕩，不知精進修持，殊覺慚愧。《無量壽經》云：「正心正意，齋戒清淨，一日一夜，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。」《思益經》云：「若人於淨國，持戒滿一劫，此土須臾間，行慈為最勝。淨土多億劫，受持法解說，於此娑婆界，從旦至食勝。我見喜樂國，及見安樂土，此中無苦惱，亦無苦惱名，於彼作功德，未足以為奇；於此煩惱處，能忍不可事，亦教他此法，其福為最勝。」《寶積經·文殊師利授記會》云：「北方常莊嚴世界娑羅起王佛言，東北方有世界名妙莊嚴忍，彼現有佛號大自在王，其土眾生，皆悉具足，一向安樂。乃至若有眾生，於彼國土，億百千歲修諸梵行，不如於此娑婆世界一彈指頃，於諸眾生起慈悲心，所獲功德，尚多於彼，何況能於一日一夜住清淨心。」佛無妄語，我們果然能夠在此五欲六塵眾苦充滿的娑婆世界，放下一切，以清淨心念佛求生淨土，因而超出三界，不再六道輪迴，豈不是太幸運了嗎？

◎古德云：「執性廢修，如貧士拾豪家之卷；著事迷理，類童蒙讀古聖之書。」蓋童蒙讀書，雖不明理，果能熟讀，天長日久，自能融會貫通，仍有悟解之望；如愚夫愚婦只知念佛，不研經教，但能至誠懇切，老實念佛，念至一心不亂，必能往生。聰明人談玄說理，自以為深通經教，高談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，以致佛亦不念，三寶亦不拜，不誠不敬而欲求解脫，實無可能。所以著事迷理遠勝於執性廢修。蓋愚人但重事相，發乎至誠，能有成就，比之聰明人只尚空談者，大有天淵之別。

◎念佛法門本為至圓至頓之無上妙法，若僅為自了，以欣厭心情希求，則最上乘大法竟變為小乘，只能下品往生，多劫不能花開見佛，因與佛之悲願相違；若不稱性起修，甚至往生下品亦不夠資格，只能生到疑城，經長時間方能生安養，豈不可惜？所以學佛先要開智慧，多讀大經大論，體會經論中之真實義理，並非研究佛經文學及其詞藻，必須屏除外緣，收攝身心，令心攝在一處而不馳散，乃能起觀。

◎菩薩對眾生，如日普照一切，不求恩報，完全是施捨，決不要權利；眾生有惡惡能容受，終不以此而捨誓願。修忍辱是學菩薩的容量，地獄眾生亦要以平等心慈悲心看待他們。

◎學佛是自己學佛，不必看人家學佛的精進程度如何，人家學與不學與自己毫不相干。以修十善言，天天根據經典批評人家，只有自己造口業，對於自己毫無好處。如果機緣成熟，一說即能改過遷善，不妨倒予以規勸，否則還是不要管人家的閑事比較好。

◎我們如果有慧眼，在在處處皆是佛菩薩。現在佛已經不在世間，但是佛的經典仍留在世間，如能親近供養，心無疲厭，如見佛一樣。看經典如遠遊學子獲讀父母家書，字字均是金玉良言，依之而行，此之謂親近供養。

◎現在學佛的人，多數不願意離開這個娑婆世界。總要想先買一所公寓，有個安定的住處，生活求其舒適，飲食要求營養，收入總嫌不夠；生活過得富裕快樂，有空閒的時候，研究佛法，念佛念經拜佛，聽聽經，跑跑道場，吃吃素齋。此不過表面上冒充佛子，論其心只希望在娑婆世界多活幾年，享享清福，並不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一有此種懈怠的心情即不可能往生，永在六道輪迴。要知學佛要下決心，一心求生，不必顧慮自己的生活，只要心在道上，自有護法龍天護持，不虞生活無著。如果心不在道上，每天為自己生活打算，則護法神也就樂得的休息一番便了。

還有同修，總想找一個清淨地方去修行；須知掩關潛修固然有功效，但也是修行人的險著。古人說：「不悟道不住山，不破參不閉關。」若是修行程度不夠，而妄想入山清修，恐怕修不好還會招魔，出大毛病。

◎每一部佛經均分為三分：一為序分，二為正宗分，三為流通分。序分中多舉出幾位上首菩薩，其名字每部經不同，但用意至深。上首多半是佛的大弟子。《金剛經》以須菩提為上首，因須菩提解空第一，《金剛經》講般若智慧，以須菩提為當機者。《彌陀經》以舍利弗為上首，舍利弗智慧第一，《彌陀經》所說的西方極樂世界種種莊嚴，乃釋迦佛能為甚難希有之事，說此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非有大智慧不能領悟。《楞嚴經》序分中舉出六位上首：舍利弗智慧第一；目犍連神通第一，神通表大用，又表大悲；拘絺羅辯才無礙，答問第一；富樓那說法第一；須菩提、優波尼沙陀均為解空第一，優波尼對於分析空頗有深解。明白此六位上首之修學造詣，即可知《楞嚴經》全部之內容。《華嚴經》所說的是佛的境界，《楞嚴經》所說的是入佛境界的方法。古人說開慧的《楞嚴》，信不誣也。

◎三輪體空平常多舉布施為例，無能施所施之境界。能施即能施之心與能施的我，所

施即所施之物與所施對方接受的人。其實作任何佛事救護一切眾生，均應三輪體空，否則與本性不相應。離相非常難，離相即見性。世間好人甚多，所作好事亦甚多，但均屬有漏的福德，不能了生死出三界。懂得離相，不著相，即有般若智慧在內。

◎成佛之事不難，難在自己不發心去作。斷煩惱、了生死、證菩提與外面人不相干，外面人只有增上緣。幫助我們成佛的因緣，有順逆二種，如不肯發心，縱遇順增上緣也是枉然。果真依教奉行，二三年即能見效。學佛是但求諸己，佛學是內學。能真正帶業往生還算不錯，但是我們的目標不能訂得太低，取法乎上，僅得乎中。學佛的障礙就是多生多劫來的業障，能夠時時懺悔業障，掃除成佛道路上的妨礙，自然速得成就。我們的業障還不算重，重的人遇不到佛法，更遇不到《華嚴經》講座。有此機緣，我們即應如經中所說：長養一切善根，捨離一切生死流轉。

◎佛法千言萬語，總歸一句是「看破、放下」。此四字作起來不容易，但有一方便法，即是布施，布施即捨離生死流轉。每人均願了生死，而每人均抓得牢牢的，此是執著不肯放下，與佛法背道而馳；不但身外之物要布施光光的，連身體也要布施給眾生。大乘佛法是即世間而離世間，正放下的時候也是正提起的時候。把身體留在世

間為一切眾生服務的，以五欲六塵作佛事，「我見」沒有了，那裏還有疲厭？那個受苦？身都放下了，何況身外之物！佛法說「法喜充滿」，即是自在之意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，今生即能作到。

◎一發心即是初發心的菩薩，不能謙虛，直下承當；如說不敢當，佛即大失望。但菩薩不住菩薩相，若著相即不清淨，不清淨即不能見性。菩薩行無量無邊，《華嚴》將六度開為十度，十度是同時修的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。《華嚴》具行布、圓融二門，皆能通入法界：(1)行布門。行者行列，布者分布。經中廣說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之四十一個法門，由淺至深，行列次第分布，故曰行布門。(2)圓融門。經中又說法界之理，圓融無礙，於前之四十一位隨舉一位，而賅攝諸位，謂之圓融門，如說「初發心時，便成正覺」是也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可以修的，我們都可以修。

◎學佛應將佛所說義趣徹底明瞭，使心中了了，然後修行，遇一切境界時乃能歷事練心。在行住坐臥、穿衣吃飯等日常生活當中，時時將所領悟之義趣存養心中，使經義與我心融成一片，如此便是觀照便是薰習，不一定要打坐參禪。

◎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佛法不壞世間相，如世間講倫常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佛法所說的更徹底、更圓滿。佛法是即世間而離世間，若壞世間相，性也沒有了。所謂「善超諸有」，是在生死中即超越生死。

◎世間有很多人發心以財、法、身布施，可惜未聞正法，更未聞到大乘了義經，乃與本性不相應，實在可惜。有的人煩惱障重、所知障輕，尚有聞法的機緣。有的人煩惱障輕，而所知障重，即無聞法的機緣；縱有機緣而聽經也坐不住，雖有善心作大慈善家，而所得的是有漏的福報。

◎純而不雜謂之精。精進是沒有條件的，有條件即不能與本性相應，有條件容易退轉。例如學佛為求財富、求平安、求兒女上進，希望達不到就要退心了。必須發菩提心，發菩薩願，沒有任何要求及附帶條件，只是為了饒益眾生，為了度眾生，求諸功德法。

◎禮敬諸佛是滅我慢的方法，我慢是俱生的煩惱，若不除之，修行即有障礙。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心淨則土淨，心中有慢即不清淨。考察自己的傲慢心有無減少，並不太困難，以前總覺得自己比旁人高一等，學佛之後覺得自己樣樣不如人，即是有進

步。

◎ 供養十方三世諸佛，指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。未來佛包括一切眾生，因為眾生將來皆得成佛。有人在廟中供養法師非常虔誠恭敬，而回家後對於父母視若路人；佛門中焉有不忠不孝之人？父母有生育之恩，師長有教誨之恩，父母師長之恩不肯報答，而對於佛菩薩、法師恭敬供養，也是虛偽的，恐另有目的，是要不得的。學佛以家庭為起點，以供養父母、家庭和睦孝順為基礎，然後推而廣之，供養社會大眾，以及戒殺放生。放生是供養畜生，畜生迷得最深、墮得最重，我們對於畜生要有憐憫心。

◎ 「法供養」：法有世間法與出世間法。世間法包羅萬象；不可吝法，吝法得愚痴報，願一切眾生個個都比我好，文化水準提高，人人都有智慧，把娑婆世界變成淨土，否則眾生迷惑顛倒，社會不安，天下大亂，我自己也要連帶受苦。談到出世法，供養是使眾生離苦得樂，遇到人即勸其念佛，給他種一個念佛種子，將來他總會遇緣而起現行的。

◎ 業障是與生俱來的，人人皆有；如無業障，是佛菩薩再來。業障重可以懺悔，懺分

事懺與理懺：事懺要發露懺悔。業造作之後一定有果報，發露的意思是使惡業作增上緣，不要藏在裏面，發洩出來，使人知道，能早日了結。事懺力量薄，不能消滅惡業的種子。理懺要修定，是見性。見了性才能轉業，轉阿賴耶成根本智。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亂，即是理懺的境界。

◎佛經的用途，是為了印證自己的知見與佛的知見是否相符？五祖以前以《楞伽經》作印證，五祖以後以《金剛經》作印證。在行的階段，學人可以用之；初學之人，只能以佛經當作一面鏡子用，修正自己的毛病。三寶以法寶為中心，僧雖為人天師，但佛說「依法不依人」，依經與論修正自己的知見，依戒律修正自己的行持。佛氏門中有求必應，若求不到是有業障，必須懺悔業障。念佛一聲，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必須信真願切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才成。功夫成片定能帶業往生，至少要願力超過業力，若能超過即是乘願再來，生死自在；有一絲毫罣礙就作不到。

◎學般若若是為生實相，生實相就是明心見性。如何可生？信心清淨即生實相。可見信心清淨是非常重要的。古人說讀書變化氣質；學佛學了幾年還是老樣子，學佛有何用？所謂生實相，是圓初住的地位，我們雖然不能達到此種境界，但是不能離開此

重心。釋迦牟尼佛在世時，知道此種理論的並不多；不到此程度說了此種深奧的道理，眾生無法接受，說也白說。在日常生活中能用得上，即能轉凡入聖，即能了生死、出三界。了生死在佛法中不是講空話，而是確能做到的。有老同修念《金剛經》三十年，但知念經有功德，而貢高我慢之心不減當年，如此居心念經能說心清淨嗎？

◎佛法中最要緊的一條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其餘斷煩惱、學無量法門，以及求無上道，均是為了度眾生。作一切事必須與佛菩薩本願相應，度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與經中所說救護眾生不著眾生相的道理同。小乘人真能離三界六道，但是執空，仍有折磨，清淨心不能現前；空有兩邊都不著才清淨。大乘法是發大心，大而化之，為一切眾生服務。活著就是為了眾生，不要想到自己，我執自然而破，一有自己的念頭即是凡夫。初發心的菩薩即是圓初住的菩薩，地位雖然高，果真是大乘種性的凡夫，有救護一切眾生之悲願，犧牲自己的生命都可以。一開始就可以修學這個法門。

◎寂是如如不動，照是了了分明，如此處世即不會錯誤。六塵只是作佛事自度度他的增上緣，絕不可以任何一根認為是我所有的，在日常生活當中要學會用，用久成習

慣，即能見到諸相非相。「即」與「離」是同時的，生與死也是同時的，佛菩薩無有生滅，凡夫亦無生滅，生滅是我們的一念錯覺，此理不深入經典不明其究竟。所以經不可不讀，費三年五載的功夫研究大經亦值得，可得大自在。深入佛法之後，不取相是應該的，為了生清淨心要不取相，著相取相是清淨心的障礙。

◎世間人均想求福慧，而求不到，因為不懂得如何求法。佛家說求福慧在佛門中求，其實並不是到廟裏燒香拜佛。而破迷開悟就是入佛門；讀誦大乘經典，明達其意義，接受佛的教訓，即等於親近佛菩薩。常常聽經，親近師友善知識是外緣；善根福德是內緣。內緣若不肯修，縱遇外緣亦是枉然。修內緣者，須發四弘誓願，修六度萬行。

◎凡夫遇有災難，講求逃避；菩薩則不然，愈有災難愈是要救濟眾生。如虛雲老和尚，勝利後本來已到香港，可以安居清修，為了救度大陸同胞，又返回大陸，致遭厄難，即其一例。求福求慧均是為了度眾；自己如果福薄，想度眾生都找不到道場。培福必須布施，三種布施即是福慧雙修。

◎眾生肯接受即去弘法，菩薩所到之處一定令眾生歡喜心。如果眾生討厭菩薩，不

接受菩薩的教化，菩薩就要馬上離開；但是眾生遭遇了厄難，肯回心轉意、改過遷善，歡迎三寶，菩薩再來。菩薩對於度生事並不著急，著急即生煩惱，生煩惱，心即不清淨。

◎求生淨土要信心清淨，對於娑婆世界還牽罣不斷即去不了。世間衣食住行、名聞利養，以及一切享受，都不可攀緣。未學佛時不知道放下，以致流轉生死苦海，經無量劫，受了無數的折磨；現在學佛多年，知道了生死出三界可以脫離苦海，而今對世間事仍然放不下，這就很難埋怨旁人了。

◎千經萬論就是令人求清淨心，即無分別智，是真正的智慧；即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之「照」，一動分別心即照不了。心地染污即照不見，心放不下即是染污。念佛一心不亂即是信心清淨，一天念十萬聲而仍有煩惱，是培福報，不可能往生。

◎佛法難聞，既聞大乘了義經典，乃過去世已種莫大的善根。有此好的基礎，必須求展布一番，當生即能成就。善財童子以薄地凡夫參學精進，在文殊菩薩會下發菩提心、開根本智，努力不懈，得有成就，是我們的最好榜樣，他能做我們也能做。

◎「空如來藏」很難講。最難講的是空，佛法中之空不等於無，空不是斷滅，不是沒

有，空是有的，萬法因緣生均是空的。無始以來以虛為實，果然一聞佛說即能改變過來，即證了圓初住的果位。我們聽說，此番道理明白，而境界現前，轉不過來。聽經要銷歸自性，談何容易！轉境界即是修行，行與解相應。善財童子聽法，聽了之後立時轉變，果位即進一級；心中真是一絲毫成見都沒有，才能轉境界。

◎一切諸佛的教法要遵守護持。護持最要緊的是護持自己的法，自己的法護不住即不能護持佛法。護持自己的法是護持戒定慧，護戒是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，護定是清淨心。

◎何為自利？蓋大廟，香火盛，四事供養無缺，此是自害而非自利。斷煩惱，證菩提，不求名聞利養是自利。古來出家人自稱為貧僧，現在有大福報的出家人已經離開了正道。利他亦如是，應在道業上利他，幫助他成無上道。修行人幸勿錯會自利利他的真實義。

◎有人說：「佛經中有一部份含有甚深的哲學思想，可以作為學術研究；還有一部份帶有迷信色彩。例如所說的華藏世界，以及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，巍峨玄妙，如烏托邦，都不是實有的。因為佛是絕頂聰明的人，這是他想出來的理想國，令人嚮往，

引人入勝，亦是教化眾生的一種方法。」存有此種邪見之人，實在不懂佛法，以凡夫的知見揣測佛的知見，無有是處。佛所說的都是佛的現量境界，佛眼可以觀到無量無邊微塵世界，其所說的境界是親眼看到的。凡夫肉眼的能見度，實在太小太近了。

◎只要心在道上，諸佛菩薩之光明時時加被。常親近善知識，與諸佛菩薩同共止住。諸佛菩薩住在大悲性空，念一切智，心無暫捨。佛法以智慧為主，終極的目標是慧，欲求慧必須修定。念念與一切智相應，即無分別智。由本性中透出來的智慧光明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。大慈大悲修六度萬行，但不著相，即與智相應。

◎經云：「於無量無數不可說不可說劫，淨心尊重、恭敬供養一切諸佛，恒不退轉，無有休息。一切如來滅度之後，所有舍利悉已如是恭敬供養，為令一切眾生生淨信故。」自己生死未了沒有關係，先要度眾生成佛。恭敬供養就是廣度眾生，使人看到我們對佛如此恭敬供養，想必是佛確實有使人恭敬供養之價值；引人入道，此為接引眾生入門之善巧方便。要給眾生廣大的法緣。眾生最大的痛苦是生死輪迴，如何脫苦？不學佛決定不能脫苦。如恭敬供養諸佛，即是間接的使眾生脫離苦海。

◎經云：「無有執著，離諸心想；無有依止，永無所依。」凡夫大病是處處執著，以致一切善根福德變為有漏的福德。如此則來生福報必然有的，但是否能保持人身就不敢保險。常言道：「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。」保持人身要五戒清淨，仁義禮智信作得圓滿，如未能作到則三途有份；而三途的因緣太容易了！貪心重的必入鬼道。鬼亦有若干種，有多財鬼、少財鬼、無財鬼，總之均非善道。世間事是非不明，理路不清，必入畜生道。瞋恨心重的必入地獄道。如安世高之同學，前生為三藏法師，明經好施，只緣瞋恚心重，墮為蟒身，在郅亭湖廟中為神。掌握往來船舶行旅安危生殺之權，極有靈驗。香火鼎盛，遠近咸來供養，故其福報很大。幸遇安世高度之，了脫畜身。足見明經好施，心不清淨，仍須墮落。如以有漏功德，來世作大富貴人，富貴學道難，復有隔陰之迷，盡情享受，反而造了一身罪業，轉世必墮三途。所以學佛在事相上不能執著，心想也不能執著，誰都不依靠，依靠自己用功。遠離於我及我所，將我執破盡，妄想心不要執著，身更不能執著；唯識學中之八識均是有為法，都是假的，如夢幻泡影，學佛人須三復斯言。

◎學佛人對《高僧傳》與《居士傳》不可不讀。古來學人進德修業有了基礎再出去參

學，否則不辨是非邪正即易於招魔。參學在佛法中是必經的過程，但是不能專向一位老師學一輩子，如此也是著了魔。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假東西，我們認不出來，《楞嚴經》中五十種陰魔其所表現的道行，幾可亂真。佛法有個密訣，即一切境界現前如如不動，捨己為人，犧牲自己亦在所不惜；但是不能捨棄菩提心，沒有菩提心修一切善事均是魔業。

◎別教的初住未能證得法身，別教初地等於圓教初住，圓頓根性的人不多，《金剛經》所講的信心清淨即是圓頓根性。圓頓根性的人是老實敦厚的人，佛怎麼說他就怎麼做，以清淨心看經看古人註解，沒有支支節節的閑岔，所以他悟得很快。世間人的聰明才智是分別心生出來的，是迷惑顛倒；所以不分別是智慧。無分別不是糊裏糊塗的，是樣樣清楚。末法時期邪師說法，如恒河沙，佛早知道，所以指示幾個大綱，如說小乘三法印，大乘一法印及四依法，我們只要掌握到幾個綱領即不會走錯路。

◎佛經卷帙浩繁，義理豐富，號稱難學，但有一個綱領，即：修一切善，離一切相。自行化他是同時的，但有輕重之分，在未花開見佛時重在自行，見性以後重在化他。昔日叢林中之住持職事均係菩薩再來，我們如欲作住持，自己先問問是否所作已辦，

不受後有，否則一生時光短促，恐怕誤了自己前途。

◎正在作的時候，心地一塵不染；若不用心，又與法性不相應，實在難了。佛悟道之後說法四十九年，到處奔波，托鉢乞食，忙得不亦樂乎；而佛的行住坐臥均在定中，稱之為楞嚴大定。事實上「離」「即」同時，生死與涅槃、煩惱與菩提亦是同時的，其中一是覺、一是迷。佛以色身作為度化眾生之工具；在凡夫分上色身是五陰魔，被折磨得受苦。覺悟了轉識成智，在佛謂之四智，在凡夫謂之八識。動是向外攀緣，不動是不攀緣，心中乾乾淨淨，曉得萬法皆空；凡夫幹了一件事念念不忘，在八識田中留有痕跡，作為生死根苗。離相就是智，不離相就是識，用功由此下手，方能體會入微。

◎身是四大五蘊，無我，若執有我，死了也作守屍鬼。身心世界要一切放下；佛制定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不使住第二晚，恐怕行者貪戀這塊地方風景好，牽罣不斷。現代人講享受，自己住的起居間均是套房，裝修得豪華舒適，貪愛不捨，在生前以為很得意，死後可能變一個老鼠蟑螂貓狗之屬，守在這個房間，留戀不肯離去。學佛的人愛護佛經也不要貪著，假若持有一本古代手抄本佛經，價值連城，甚為希有

難得，把持翻閱，不忍釋手，死了之後可能變為一個蠹魚藏在書中。我們要利用此五蘊色身為一切眾生服務，對任何事物不要貪戀，把一切環境當作旅館，活一天，作一天，假戲要真做，一切不執著，故經云：「住於無量善巧回向，永出一切諸有回向，修行諸行不住於相善巧回向。」菩薩即如此修。五欲六塵能鍛鍊你的心，它就是菩薩，如被它牽著走，它就是魔。

◎經云：「在於諸有，心無動亂。」對境不顛倒，三業即清淨。有了三界的業因，必受三界的果報，證到初果的人還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因為見惑斷了思惑未斷，有此思惑之因必受果報。凡夫對三界諸有處處貪著，故不能出三界。

◎經云：「了一切法，悉隨心現。」一切萬法全是自己心裏變現出來的，若真明了，修行必上道。心地清淨即現淨土，知此道理，不怨天不尤人；好境界壞境界全是心裏變現出來的。境界與種子互相熏習，愈迷愈深，前途愈走愈黑暗；如今聽到佛法，乃不幸中之大幸，比一般社會人士為境界所轉而不自知者聊勝一籌，覺悟了即有轉境界的機緣。用功要緊，光陰切莫空過。

◎經云：「菩薩諸行，一切如影。」菩薩修行不著相，五十一個位子皆是影像，佛說

五十一個位子是隨順眾生說的，如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『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？阿羅漢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不？』須菩提言：『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，我得阿羅漢道，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。』」如果有一位等覺菩薩，他說他已證了等覺菩薩，他仍是凡夫而不是等覺菩薩。如念佛人心裏總想我何時才能得到一心不亂，這是打閑岔。所以說必須老實念佛，心裏有閑岔就不老實。

◎中國古時教學方法甚為善巧，令學生在幼年時代培植根基，幼年記憶力強，十歲左右使其先讀四書五經，不必求解，讀得滾瓜爛熟，記在心裏，一旦開解即能貫通，此之謂求根本智。學佛亦如是，讀經先不求解，一字一字的讀下去，日久功深，就可以開悟。先求根本智，然後才有後得智。

◎一切大乘經典都離不開實相，無實相即非大乘。見到如來是見性，而不是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如來相。性是空的，一執著就麻煩了。學佛必須記住大原則，佛法即是破執著，無有定法可說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。古德說無相無不相，一切法門均如此，絕無例外。世出世間一切法均如此看即能見性，見性即成佛。說無相是講的

體，性體是空寂的，但可以隨緣現相；無不相即是有相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森羅萬象即是無不相，即是幻有。凡夫把假相當作真實，謂之執著，而真如本性本來無相，凡夫迷著故有生死輪迴。體是空寂的，相是緣生的。佛說法與世人日常生活經驗完全相反，所以一般人不能接受，但其所說的確是萬古不變的真理，佛不說我們那裏曉得。凡夫聞到佛法要掬誠信受，一面求解，一面遵行，千萬不要等完全研究明白之後再來實行，恐時不我予，一生空過。

◎消業要心境都看空了，好壞均不執著，保持平靜心才能消舊業，環境好天天享受也是造業，環境壞怨天尤人也是造業，不讀大經大論焉能懂得。

◎四緣：(1)親因緣，又譯為因緣。謂六根為因，六塵為緣，如眼根對色塵時，識即隨生，餘根亦然，是名因緣，亦即阿賴耶識中之種子。每一眾生均有十法界之種子，各各具足，取什麼緣即得什麼果，若取成佛的緣，今生必定成佛，主宰命運的在我們自己手中。(2)等無間緣，又名次第緣。謂心心所法，次第無間，相繼而起，相續不斷。(3)所緣緣，又名為緣緣，是心裏攀緣之對象，不能間斷，是自己本身的力量。(4)增上緣，謂六根能照境發識，有增上力用，諸法生時，不生障礙，名增上緣。以

念佛而言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是親因緣；二六時中綿綿不斷是等無間緣；很想往生，念茲在茲是所緣緣；一切道場及善知識是增上緣。

◎「般若」是根本智，「方便」以後的四項是後得智，看經是求根本智的方法之一。整個精神全放在經上，字字分明，不要求解，忽然懂得了即是悟。此種悟不能生歡喜心，生歡喜心即有障礙。看經須用極靜的心去看，看經是修定的，後得智是用，方便成就一切事業。

◎佛法講智不是死板板的，是活活潑潑的，什麼環境均能配合。例如河流是彎彎曲曲的，隨順其彎曲可以到達目的地；心地要直，行事要委曲婉轉。禮就是彎彎曲曲的，所以稱之為曲禮；佛應化到人世間，亦是委曲。大慈大悲教化我們，而我們還不接受；眾生剛強難化亦得有忍耐心，所以說「智慧周旋常偏轉」，什麼環境都自在。

◎經中說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，念念都是想成就一切眾生；但看看佛菩薩度眾生似乎並不積極，看不到有什麼勇猛精進之相。須知機緣未成熟，佛來也無用，佛法講契機，不契機有害而無益。佛度眾生決不失去時節因緣，一個人將要成熟的時候佛即現身，《淨土聖賢錄》、《往生傳》等書籍不可不看。

◎有謂：「念佛是老太婆的修行方法，最好是學禪，智慧高的應學向上一著。」此話害人不淺，現在學佛的人有幾人有圓頓根性的？縱然有，而在臺灣遇不到破三關的大禪師，無師承，只有盲修瞎練，恐入歧途。有一居士學禪多年，對於一千七百則公案研究推敲，大部份均能領悟，而只有三四條不大明白。一日請示印光大師，大師答言：此一千七百則公案中有一條不懂，其餘全不懂；若有一條能懂，則一千七百全懂。此居士聽後，只好放棄學禪而老實念佛。

◎凡是往聽大乘經典的人，前生都是學佛的；若能歡喜信受，更是不僅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。學佛必須親近善知識，歷代出家在家大德均有師承，坐在家中靠閉門研究而學通的，尚無其例。連釋迦牟尼佛都要到外面參學，九十六種外道都學過了，而後悟證真如本性。

◎佛法是為度眾生的，要圓融不是呆板的，若是一成不變，自度還可以，不能度他，此菩薩法與二乘法有許多不相同之處。唐朝道宣律師戒律精嚴，住在山上，很有道行，每天都由天人來供飯。有一天窺基大師來看他，兩人談了很久，窺基是不拘小節的，道宣對窺基並不太重視，談後窺基即辭別下山，但這一日天人未來送供。次

日道宣問天人昨天何以不來，天人說昨天我來了，有大乘菩薩在山上，天龍八部太多了，我沒有機會上來，故沒有送，請原諒。可見大乘菩薩外表要隨順眾生，表面形跡並不太重要。心中一念不生即可以禮敬十方一切諸佛，心中無妄念即是恭敬，學佛無他，二六時中保持清淨心而已。心要平要靜，自然會生觀照作用，此是學佛的總綱，不如此就會走冤枉路。親近善知識，要找心地清淨的及清涼自在的人，向他學習。如果這位善知識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，是社會上的大忙人，熱惱逼人，千萬不要親近他。

◎本來面目即是本性，眾生無始以來迷了，流轉六道，認為是自然的、當然的，久已忘卻了本性。有人以為祖師都是再來人，我們凡夫焉能比得了，此種自暴自棄的想法，實已違佛之本懷。成就大事業均是老實人，有小聰明小智慧所謂世智辯聰的人，不會有成就的，因其心不老實。老實人妄念少，老師教做什麼，就做什麼，絕不懷疑分辯，出餽主意。看起來呆頭呆腦好像傻瓜似的，這種人是真正的法器，古來大德選弟子、傳授衣鉢就選這種人。

◎有人說老實念佛就夠了，不必讀誦經典、研究教義，或參加講經法會。須知「老實」

二字談何容易，念佛的義趣一毫不明，焉能老實？《十六觀經》上說：求生淨土應讀誦大乘，明第一義。印光法師是淨土宗祖師，主張念佛，他所列念佛人應讀的經典包括淨土三經、《金剛》、《法華》、《楞嚴》在內，有五六十種之多，並非只念佛號而不看經。還有一部份學者，專門研究佛經，手不釋卷，博學多聞，但從來不曾燒一柱香，頂一次禮，對三寶不加恭敬。其實這種人所了解的是似是而非，自誤誤人。因為他不信，所以談不上解與行，如果他真正了解的話，自然會感戴佛恩，五體投地，不惜犧牲性命，為法忘軀。如須菩提聞《金剛經》後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歎為第一希有功德，是真正了解經的真實義才會如此。

◎末法時期法弱魔強，邪師說法如恒河沙，魔已混進佛門。凡是心外求法的均是魔，五欲六塵是魔，障礙我們明心見性的是魔，修有漏果報的是魔，修四禪八定的也是魔。人人都愛魔，電影院排長龍，場場客滿；一家人圍攏來看電視，耽誤正業。而參加法會聽《華嚴經》的人，以台北市說，每十萬人中最多只有三、四人。現在學佛的人，變為魔眷屬或變為外道者甚多，自己不覺得而已。

◎一切眾生流轉六道，其原因即是第八識中之根本無明；有了無明，原有的光明失掉

了。無始以來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無明怎樣起來的，何時起來的，什麼原因起來的，這是很重要的問題，不是三言兩語能交代清楚的。無明本身沒有體，是假的，是虛妄的，而其作用則了不起，無明的根本即是真如本性，無明有生滅，而真如是不生滅的。

◎前五識依根立名，接受境界的作用，屬於了別，不是分別，第六識是分別，六根接觸六塵，現行熏習種子。阿賴耶識中之種子無形相而確實存在，凡夫無法認識，但佛菩薩看得清楚，是有跡象的。攀緣心指第六識，攀即攀緣，指能緣的心，下邊緣字是所緣的境界，能所接觸時即能分別是第六識。眾生以第六識當作真心，其實他是妄本，幫助第七識執著，以四大假合之身當作自己，六塵緣影當作真心。果能接受佛的教訓，捨妄求真，轉識成智，就成功了。

◎對於事對於理一切明達，而後觀一切法知萬法因緣生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用此種觀念修一切善業，不執著，不污染，即得「不壞意」。此不壞意是指不能加以破壞的，如名聞利養、生死以及有漏事業等等都是可以破壞的，這些東西全不要，還破壞什麼？惟有如此才能得到不壞意。故經云：「菩薩已得不壞

意，修行一切諸善業。」

◎ 供養佛應以最上最好的供品，表示至誠懇切之心。對上是供養，對眾生是布施，布施是破慳貪的。布施供養應盡心盡力，但決不勉強，沒有財力，隨喜亦是一樣有功德，何況念佛不花一文錢，念到一心不亂是真供養。故經云：「專心想念於諸佛，一切世間大明燈，十方所有諸如來，靡不現前如目覩。」

◎ 學佛必須發大心，萬萬不可有倚賴心，要有獨立的精神，靠人靠不住，英雄豪傑都是由無依無靠的環境中起來的。佛所說的歸依三寶，依靠三寶，是教眾生依照佛的教訓，自行起修，不是依賴佛菩薩賜與什麼。

◎ 古來大德有修有證者，並非每人均作大廟住持，有仍然住山清修，等待時節因緣者。作住持也要有福報，有能力領導同修，沒有福報的人無法調御大眾。如欲度生而使其輕慢毀謗，造無間業，反而不慈悲。蓋作一住持責任甚大，必須傳道授業，領眾修行，宏法利生；如作不到，即有虧職責，罪過彌天。

◎ 《瑜伽師地論》中謂善知識應俱備八個條件：(1)品德俱優，(2)多聞，(3)證有果位，(4)大慈大悲，(5)無畏，(6)堪忍，(7)不厭不疲，(8)具足辯才。若不具備以上八條，謂

之似善知識。

◎用下列十種方法教導眾生者，謂之善知識：(1)勸發菩提心，(2)增長善根，凡能聞到佛法者均係夙有善根，令其增長，(3)勤修六度萬行，(4)一切境界能得解脫自在，(5)成就一切眾生，(6)能得辯才無礙，(7)不著世間法，(8)於一切劫修行無厭，(9)安住在普賢行上，(10)令入一切佛智，入佛知見。

◎真善知識是(1)能辨別善惡因果；(2)厭棄世間五欲六塵的享受，而勤求涅槃；(3)有大悲心，修六度萬行；(4)修一切善，離一切相；(5)無障礙修學普賢行門。

◎世間成就與出世間的成就，實質上不相同。世間法考取大專聯考，有的可以在學校混四年，拿到一張文憑；學佛不能混，破一分無明才能見一分本性、證一分法身。去無明是自己的功夫，並不簡單。心清淨即是離相，能執所執全是空的；對此理相信，而境界現前自己仍無把握。古來祖師大德深解義趣，自然可以轉境界，我們作不到，唯有常常讀誦大乘經典。念一遍即提高一次警覺，常常熏習，天天念即天天覺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；在行的方面，再加以持戒修福念佛。以此為入門，轉凡成聖並非今生作不到的事，要看行人之志願如何耳！

◎ 涅槃梵語譯為圓寂，圓是圓滿，寂是寂滅。圓滿對真本而說，寂滅對妄本而說。所謂妄本即無始生死根本，凡夫迷而不覺，吃了大虧。涅槃亦有三種說法：(1)有餘涅槃。證得涅槃之後還有身體在，如佛在世時，有已證阿羅漢而身體尚存在者屬之。涅槃不生不滅義，證得之後，身仍在人間。(2)無餘涅槃。身體不要了，不要再到人間來了。可見是在活著的時候證得的；不但涅槃如此，往生亦如此。(3)性淨涅槃，即本來自性清淨之本體。

◎ 依文字起觀照。佛的一切經典，全是由真性理體中流露出來的，全屬般若，不懂般若即無法學大乘。觀照就是般若現前，真性菩提可能透露出來少分。

◎ 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是為自了，原為度眾生，方與彌陀本願相合。修淨土法門正為滿此大願，若僅僅念佛求生，恐品位不高，不能滿願。

◎ 眾生心淨則見佛，佛無時無處不現身；聞法亦如是，如以清淨心看經，其義如泉湧。見解行持不同於世俗，一動感情即起障礙，如想得自在，無其他路可走，只有時時刻刻保持清淨心，此是過來人的經驗談。

◎ 人生在世，短短幾十年，有何意義？如僅為了衣食利祿，則人生毫無價值可言。爭

名奪利必須心毒手辣，造諸眾罪，來生更受苦報，人無智慧必走此路。貪心斷了即了生死，依《金剛經》說身命尚可布施，還貪什麼？自殺的人太可惜，既然自己生命都不要，為何不犧牲一切，為眾生做點事，把這一生的精神體力供獻給社會國家，服務人群。先從身見上轉，轉為妙觀察智。一切萬法如夢幻泡影，得無歡喜心，失無惋惜心，無得失之心即了生死，無得失之心即大自在，現在就幹，即與佛菩薩一樣。

◎菩薩自度度他，自他平等，不如此修，與本性不相應。正覺是覺悟覺察絕對正確，凡夫迷而不覺，小乘羅漢及辟支佛均為正覺，以正法自覺謂之正覺。小乘人不平等，自度而不發心度人，是被動的度生，不求他，他不度；菩薩為不請之友。度生本來不易，眾生不肯接受還要找麻煩。大乘佛法開頭難，從初發心到初住難走，初住以上的境界，愈走愈容易；小乘則反是。以念佛法門而言，得到理一心不亂，可以到圓初住以上境界。平常把人我是非利害丟得乾乾淨淨，即能得一心；如仍然有人我是非，不但理一心得不到，事一心也得不到。

◎功是修行的功夫，德是本性的德能；功是戒定，德是智慧，三世諸佛的教法即是戒

定慧三無漏學。梁武帝以國家財力蓋四百八十所寺廟，度數十萬出家人，達摩祖師說並無功德。修功是斷煩惱塵沙無明，德是本性中之智慧現前，能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證菩提的是功德。功德內包括福德，福德內無功德，福中無慧，慧中有福；修福如不著相即是功德，有為是福德，無為是功德。

◎ 一門深入，有三四年功夫即可成就。每部經論均有其深奧的道理，趣味無窮，其他法門亦應了解，不博不能深入，但用力須專，這一生道業如有成就，這一生才不空過。佛法重學，學以求解，解後能行。佛法與世間學問不同是在行，必須行解相應，才算是功夫。行有行的綱領；有的學佛數十年，性格習氣絲毫未變，每天也念佛也拜佛，而貪瞋痴絲毫沒有放下，遇到煩惱即發脾氣，佛法的利益得不到。學佛要掌握「信心清淨」為綱領，世間事樣樣清楚，魔法不染，正法亦不染，才是真正佛弟子，信心清淨則生實相，見實相即是見性，見性即見佛。所以學佛不在外表，亦不在形式。

◎ 四悉檀：(1)世界悉檀。眾生心裏喜歡什麼就給他什麼，令眾生歡喜心，怨家對頭也要令其生歡喜心。(2)為人悉檀。隨時隨地令一切眾生起善心，令其斷惡修善。

(3)對治悉檀。對治眾生之煩惱，此須自己先有根底，故四弘誓願中之一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應先做到。(4)第一義悉檀。用種種善巧方便，教導眾生修了義法。

◎三寶分大小乘：(1)小乘三寶：丈六金身是佛寶，《阿含經》是法寶，四果羅漢是僧寶。(2)大乘三寶：圓滿報身毘盧遮那是佛寶，方等般若是法寶，三賢十聖是僧寶。

◎學佛最好的條件是：(1)生在有佛法的地方，(2)家庭富足，(3)父母信佛，(4)端正相好，(5)有宿慧根，(6)一聞千悟，(7)志願堅固，(8)不染世法，(9)記憶力強。

◎禪定，梵語禪那，譯為靜慮。禪定含有三義：(1)安住，眾生在三界六道受流轉之苦，有定才有安身立命之處。(2)引發，引發智慧神通。得定者有智慧與神通，佛菩薩之神通無量無邊，一切眾生也個個具足，但沒有定功表現不出來。菩薩有五十二個等級，是以定功為區別，禪定是修學佛法的總樞紐。

◎念僧：僧是出家人，沒有證到果位的是凡夫僧，證到果位的是聖賢僧。念僧是想念他們，想他們就要學他們。修行要有榜樣，常念諸大菩薩就要學諸菩薩的行為，以菩薩作模範。

◎大乘佛法是處在五欲六塵之中而不染，與眾生同事（四攝法之一）而隨時隨地提高

警覺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不厭三界六道。

◎ 大智慧人得無分別智，了達世間的真相，如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。五蘊是色受想行識，色是物質，受想行識是心，世界上萬事萬法不外色與心，即物質與精神，物質是空的，精神更是空的。

◎ 怎樣成就真見？必須將有見無見均去掉。有見是凡夫，無見是二乘，有所取都是錯的，不著不取是解脫。事事清清楚楚，事事不分別，阿賴耶識就不落印象，無印象就沒有三世果報。我們學菩薩學不到家，學少分亦好，看不破，看淡一點也好。

◎ 現在人心散亂不易成就，應以性之所近，研究一部經典，幸勿貪多。研經的標準最低限度要講十遍，講一遍比看十遍還有用。利根者一經通，一切經通。

◎ 離所知障、離煩惱障，才能自利利他，得到真正的解脫。凡夫二障絲毫未離，自己度不了，焉能度人？自度尚比較容易，言及度他，對剛強難化眾生要有極端忍耐心，絕無休息，不疲不厭；所以大乘經典對小乘人不契機，若無菩薩種性，決不能接受大乘教義與聽大乘佛法。

◎ 出世間法亦不能執著，佛無定法。醫生治病沒有一定的藥方，看病下藥；佛是醫治

眾生病的，病好了即不必再吃藥了。凡夫著有，二乘著空；凡夫著生死，二乘著涅槃，均非究竟。

- ◎ 不論修何種法門，戒定慧是基礎，不能得定，縱得慧亦是狂慧，定中無慧亦是邪定。
- ◎ 修行需有境界，託境起修，才有下手處。《金剛經》說不住六塵，而《彌陀經》全說極樂世界之六塵，看似相反，其實不然。凡夫起心動念不離六塵，念佛法門在改變眾生之心，脫離五濁惡世之六塵即不著有，觀想極樂世界之六塵即不著空。佛法治心重在轉變心理狀態，使眾生轉向佛境之六塵，即可脫離世間之六塵，二邊不著之下手方法在此。

- ◎ 學佛的因緣若未成熟，先勸他研究經典，俟其道理了解，自然能發心，實際上未必能得到受用，歸依才能得到受用，歸依是起碼的修行。歸是回頭義，未歸依前心向外面，六根趣向於六塵，六塵屬邪外，要反邪歸正。依是依靠，一切法中佛法是正，歸正之後，身口意一切造作念頭，都要依靠佛的教訓。今日作一件事想想佛會許可否？此係修行的起點，是永離生死、超凡入聖的菩提大道。

- ◎ 六道中以地獄眾生最苦，地藏菩薩尚在地獄中度脫眾生，何況其餘道！欲想成佛必

先度眾生；要了解眾生的心理與行為，應先修自己的心與行。如捨棄自己的心行不修，而專在經教研究，無有是處。

◎經云：「寧受地獄苦，得聞諸佛名，不受無量樂，而不聞佛名。」讀此文後即知聞佛名號甚為希有難得。地獄是最苦的，情願在地獄受苦，為了聞佛名號；如不聞佛名，即受無量樂也不接受。可見佛的名號比無量樂還要寶貴，因為聞佛名號可以了生死出輪迴。

◎經中常有「受持」二字：受是領納，是能領會經義而得受用，比解更進一層；持是拳拳服膺，一刻不放鬆之意，比受字又進一層。

◎度眾生，只要使其聞一聲佛號，即已令其種下一個種子，將來因緣成熟會進入佛門。

◎一合相是一個假相，身體為四大五蘊集合而成的一個一合相，不是真相，眾緣和合而無自性；離諸和合相，是名無上覺。

◎圓者，圓滿周備，無欠無餘。覺者，虛明靈照，絕思絕慮，無有分別。圓覺者，即吾人現前一念之心性。此心為眾生所本具，但以妄想煩惱蓋覆，迷而不覺，故曰眾生；眾生若能一心清淨，一塵不染，覺照本性，則與佛無異。蓋佛者覺也，一念覺

一念是佛，念念覺念念是佛。

◎念就是妄想，時刻不停，眾生從無始以來就是如此，只能將他轉換過來歸到淨念上，久久自然歸於無念。用功必須修至無念才能證性，方為究竟。

◎止是禪定，觀是般若，修止必須同時修觀。若是一心專修禪定，修久了，不會馬上得到智慧，行者心理漸漸的消沉下去，容易打瞌睡，起了懈怠心，什麼都不肯作，消極而不行善法，如此則失自利。其次，修止修得好，亦限於獨善其身的地步，因而遠離大悲，不度眾生，亦失利他。故馬鳴菩薩說：「若人唯修於止，則心沉沒，或起懈怠，不樂眾善，遠離大悲，是故修觀。」

◎佛的心不動，佛在九法界中隨類化身，變化一切眾生而心得自在。以世間法說，作大事的人肚量大、有涵養；若是性情暴躁，遇到一點小的不如意即發脾氣，是福薄之相，亦是短命之相，遇到這種人應當原諒他。

◎佛所說各種法門均為成佛之道，法法平等無有高下，看那一種對我們的根機，合乎根性者良。同時多學幾種法門是可以的，但修行必須一門深入，不能改變，不能動搖。如同時修兩個法門，等於腳踏兩隻船，危險殊甚，無法到達彼岸。

◎念根者，念茲在茲，念念現前之謂。修淨土人，對淨土三經所述境界念念不忘，心對於淨土非常熟悉，放下萬緣，六字洪名念茲在茲，才能得到一心不亂。

◎佛法的綱領是：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前兩句是世間法，後兩句是出世間法。心裏沒有壞的念頭只能說是善，心中沒有念頭，意才淨。淨是一切無著，心中不動念頭就生智慧。佛開示我們不要著言語文字相，聽而無聽，無聽而聽，說而無說，無說而說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佛經傳入中國的尚不及梵文佛典之一半，卷帙浩繁，佛自己說沒有說了一個字。經云：「意淨光明者，所行無染著。」即此意也。

◎要想度一切眾生，還會對眾生生瞋恚心嗎？學佛不僅僅是在講堂上聽講經說法，在佛堂裏念佛禮拜而已，學佛是入世的，要在三界六道度眾生，在五欲六塵之中，隨緣不變，一塵不染，這種地方才是我們修學的道場。

◎經云：「不動離二邊。」不動是正念，正念即無念，是大菩薩的境界，凡夫應當把標準降低。把念頭安住在佛法上，總比安住在世法上強的多。空有二邊均非中道：凡夫著有，出不了三界六道；小乘著涅槃偏於空，過猶不及。念一聲阿彌陀佛，既

不著三界六道，亦不著涅槃，是大乘的境界。

◎ 九法界眾生謂之眾生，世間或稱有情世間。世間有為之法，其含義有四：

- (1) 生——無而忽有。——如父母之生育子女，本來無有，忽而生育。
- (2) 住——有而暫住。——人生下來活在世上數十年，是暫時的住在世間。
- (3) 異——前後變易。——由初生到衰老，歷數十年，隨時變易，無有停頓。
- (4) 滅——有後歸無。——最後歸於死亡消滅。

所以《起信論》上說：「當觀一切世間有為之法，無得久停，須臾變壞。」

◎ 每人都有有一個過去，東奔西走，過了數十年，回想一下，恍然如夢；現在的事事物物似乎是真的，但這些事事物物終久會變壞也是無常的，而且剎那發生變化，迅如電光，一閃即滅；未來的境界，想像是錦繡前程，似乎能得到實際的東西，然而猶如煙雲，捉摸不定。所以《起信論》上說：「應觀過去所念諸法，恍惚如夢；應觀現在所念諸法，猶如電光；應觀未來所念諸法，猶如浮雲，忽爾而起。」

◎ 凡是血肉之身均不乾淨，小乘佛教有九不淨觀之說。即以選世界小姐而言，各國佳麗均係代表人物，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然而除去一張表皮外，身內只有血肉筋骨，

污穢充滿，死後不到三天即惡臭充鼻。所以《起信論》說：「應觀世間一切有身，悉皆不淨，種種穢污，無一可樂。」

◎ 正念是無念，有念就不正，念佛念到無念而念是實相念佛，《楞嚴經》上大勢至菩薩之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此淨念即正念，才是入於如來的大涅槃道。

◎ 經云：「一切眾生有生滅。」生滅有二義：(1)剎那生滅：隨時都在變化，現在講經一小時半，聽經前的我與聽經後的我就不一樣。(2)一期生滅：如人之一生，由出生經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至衰老而死。

◎ 佛在經中常常說，貪愛是根本煩惱，形容愛欲如人落海，不易逃出，有五種障礙：(1)水深：形容貪愛無厭，沒有止境。(2)波浪大：形容流轉生死，六道輪迴。(3)一片漆黑：形容無明煩惱，遮障光明。(4)有大魚吃人：形容陷入網罟，無法掙脫。(5)心中著急：形容患得患失，憂悲苦惱。

◎ 五欲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地獄五條根，為什麼要貪著五欲？就是放逸，放逸是隨便、馬虎、無所謂、不認真、不在乎。不放逸必然精進，守身如執玉，全部精神貫注。不明五欲之真相而貪著，將受無窮的痛苦。故必須奉行佛教，常常攝心，即

能自淨其意。故經云：「世間放逸著五欲，不實分別受眾苦，奉行佛教常攝心，誓度於斯是其行。」

◎佛對凡夫宣揚佛法，便只能嚐到一點法味而已。因凡夫煩惱太重，業障太深；尤其一生的壽命太短，縱然能活到一百歲，也斷不了多生習氣，何況塵沙惑。佛到娑婆世界不過是來招生的，極樂世界才是正式的學校。《華嚴經》到最後普賢十大願王還是導歸極樂，所以學佛不能不重視修淨土法門。

◎把布施放在六度的第一位頗有深義，想入佛的境界、想了生死，必須行布施。六度圓滿就成佛，沒有一點貪心，布施度就圓滿了。經云：「歇即菩提。」難在歇字，內心裏沒有一點妄念，於世無求，與人無爭，人家要佔便宜，我們就認吃虧，只要有人同我爭，我就趕快讓，在世界上無所求，活一天就為佛作一天工作，對外不攀緣，對於生死都沒有留戀，能作到這樣，身心就得到大自在。

◎信根發生力量，深信諦理，轉更增長。(1)疑惑不能動搖。例如現在禪與密都很流行，我們能夠不三心二意，還是老實念佛。(2)信心堅固。一切邪魔外道不能擾亂，一切障礙病苦均能遠離，換言之，如受魔外之侵害，還是信心不夠堅強。(3)信心能破煩

惱。一切見、思、無明、塵沙均能破之，內不為煩惱所動，外不為魔外所侵，以這種精神修淨土法門必能往生。

◎言信根者，五根中以信為主，佛所說世出世法、一真法界、西方極樂世界、因果報應、六道輪迴、種種法門，我們要深信不疑。例如因果報應一項，如不相信，不但往生無望，且將墮於三惡道。

◎禪定不是很容易修的，必須要有很高的智慧。有人在初學佛時對禪宗很有興趣，老修行人開示說，你若有惠能的智慧才可以學禪，必須一聞千悟才有資格。世間禪可以修到非想非非想天，但八萬大劫之後還要墮落下來，爬得高，摔得重，一下子到了阿鼻地獄。何以故？他自己以為證入涅槃，入佛境界。未得謂得，未證謂證，犯大妄語，其罪還小；而以自己的錯誤知見教化眾生，誤人子弟，引人入於不究竟的地位，出不了三界，其罪甚大！

◎修淨土法門欲求一心不亂必須修定，行住坐臥均在定中是楞嚴大定，沒有出定入定，比一般禪定又高一層。

◎精進與苦行不同。世間外道重視修苦行者甚多，有的佛弟子見了也很羨慕。出家人

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；外道比此更苦。僅修苦行並非究竟之道，成不了正果，用第六意識修，要修到羅漢也很不容易，大多數都修到魔王外道。故必須要正精進，不修無益的苦行。

◎邪命有五種：(1)無道作有道。(2)誇耀自己的功德，貪求名聞利養。(3)迎合信徒心理，違背經教，占卜吉凶。(4)高聲顯威，希求人之恭敬。(5)述說某某供養若干，希求他人仿效。此五種均謂之邪命。果能斷盡希求名聞利養之心，則此五種均不存在。蓮池大師與同修拜山，參訪某一大德，叩請開示。大德曰：「你弘法利生，不要為了名聞利養。」大眾聽了下山回去之後，都在暗笑說：這一兩句普通開示誰不會講，何勞我們千里拜山？咸表失望。而蓮池聞後，至誠接受，終身信守不渝，後來成為一代祖師。

◎我們為什麼要生到這個世界來？佛說我們來是受果報的，因為多生來所造的業必須要受果報，因業而來，不得不來。還有一種人到這個世界，是為了教化眾生而來。所以這個世界如同一個大監獄，裏面只有兩種人，一種是犯人，一種是管監獄的教導師。

◎因緣所生法是因緣和合而成，如房子是鋼筋、水泥、磚頭、瓦塊堆砌而成，除去這些材料那有一所房子？一切法均如此，我們身體是四大五陰和合而有，除去四大五陰沒有一個我存在，諸法從緣生，均無自性，當體即空。

◎發大心是發菩提心，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，《華嚴經·光明覺品》就是教人發大心。不發菩提心不但道業不能成就，聽經也不易了解；若發菩提心當下就是菩薩，菩薩心與經中意旨相合，自然大經大論都容易懂了，學地藏菩薩就是地藏菩薩，學普賢菩薩就是普賢菩薩。

◎《地藏經》是佛門的孝經，佛說在家能孝養父母，比供養三賢十聖的功德還要大。佛在涅槃之前，上忉利天為母說法，是盡孝道且示不忘本之意。所以學佛的人沒有不孝順父母的，真能行孝的人，佛菩薩以及梵天帝釋、天龍八部均降臨到他家裏呵護保佑；若拜佛而不孝父母，佛菩薩必定遠離，拜佛也得不到絲毫利益。

◎內息妄念，外息攀緣，一切放下，淨心念佛，三五天內即可往生。佛出現於世，即為此一大事因緣而來。尤其在末法時期，五濁惡世，必須作此功夫。此一功夫有成就，願走就走，要多住上幾年亦可，不是留戀這個世界，而是要多勸幾個人往生。所

以念佛求生淨土，必須認真，不可放逸。

◎佛法與世間法不同，佛法要有定功才能深入了解。讀佛經心要靜下來，一心一意的看下去，與佛心心相印，不要起分別。看古德著述應一看就懂，如不懂，研究還是不懂，在此種情況之下，須求佛菩薩加被。第一、要發菩提心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參訪知識，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我自己已經發菩提心。第二、至誠懇切，誠心誠意，一念不生，有了感應，自然通達。心中要一點雜念妄想都沒有，以至誠之心恭敬禮拜華嚴三聖，兩三百拜之後必有感應道交。

◎四念處通大小乘，通一切法門，是學佛的基礎。佛將欲涅槃時，阿難問佛：佛圓寂後依誰而住？佛答：依四念處住。所以，若不依四念處，所修行的一切法門，均不是佛法。

◎觀身不淨。不淨有五種：(1)種子不淨，父精母血作為自己根身的種子。(2)住處不淨，住母胎時多有不淨。(3)自體不淨，身體為四大假合所成。(4)外相不淨，九孔流溢。(5)究竟不淨，死後數小時即變壞。知自身種種不淨，實無可留戀，即不會執著。或謂有此身可作修行的工具，所謂借假修真；請不要誤會，此「假」字非指身體而言，

係指佛法而言，差之毫厘，謬以千里。其實身體用不著擔心，有一定之業報，只有多作善事，在修持上用功夫，才能保持身心康泰。

◎觀受是苦，受是領納、領受之意。一切受，歸納之有五：身的苦、樂，心的憂、喜，以及身心無苦樂之捨受。苦、憂屬苦苦；喜、樂屬壞苦；捨是暫時的，屬行苦。三界均苦，若欲離苦得樂，除轉識成智外，別無辦法；如辦不到，只有念佛求往生。

◎觀心無常，第六意識心念念不停，不用功時不覺得，初念佛的人愈覺妄念多，停不住。一念不生是真心，動即是妄心，首先要把心栓住，若栓不住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更不能往生淨土。

◎「觀法無我」，法指一切萬法，我是四大五陰的假合，四大五陰就是法，一切法空無自性，要常常作如是觀，才能一心一意的念阿彌陀佛。

◎眾生有四種顛倒，認為身體是乾淨的，享受是快樂的，心是常住的，我是實有的，既有此顛倒思想，所以處處放不下。對治之法，即用四念處幫助，將身心放下。

◎「靜裏乾坤大」，寂寞的境界比熱鬧的場合要快樂得多。動就有範圍、有大小。若是在定中，即與十方諸佛感應道交。人命呼吸間，必須愛惜光陰，努力精進，內無

妄念，外不攀緣，絕不想明年如何如何，計畫一個好的遠景。福報是前生修的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果能以妄想而得到什麼，那也就不叫妄想了。

◎四正勤：善有兩條，惡有兩條：(1)已生善法，令其增長。(2)未生善法，令其速生。(3)已生惡法，令其斷滅。(4)未生惡法，令其勿生。

◎在五濁惡世中種種障礙太多，確實不易修行，但自己若有主宰，有清淨信心，有大決心，求佛菩薩加被，就有成就之可能，一切魔王外道威脅利誘，均無所施其技。

◎修行不管修什麼法門，不外止觀二字。一切放下謂之止。僅僅修止，將來只能生無想天，天福享盡，還要墮落。想自己所想的念頭謂之觀，心要很細。宋朝以後眾生根機淺薄，祖師們才教行者參話頭。參話頭若不能大徹大悟，不能了生死；而念佛可以帶業往生，此是淨優於禪之處。

◎小乘人也度眾生，但是要度有緣的，與他有特殊關係的，或者求他他才度，他的心量窄；菩薩不同，菩薩有度一切眾生的大願，所以四弘誓願中有一項是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

◎我們每天至少有十一、二小時都在動腦筋，貪著世事，這就是業。過去生生世世都

在造業；要勤勞不息的進修，不取不著，即可遠離多生多劫的業障。

◎ 所謂「外道所有三昧，皆不離見、愛、我慢之心」，是指外道的修行方法亦可以得到三昧，但是這種三昧謂之外道三昧，非真三昧。見屬於心想，心理上的見解，是個名詞。愛，對世間的事物有貪愛之心，不能離開。慢，是恃我高舉。宋仁宗時有大覺禪師，頗有道行，有一天，皇帝派內侍，持最名貴的龍腦鉢一具，賜予禪師，師當著內侍即把龍腦鉢燒掉，並對內侍說：請你回去報告皇帝，我們出家人重在修道，不貪愛世間事物。這樣修道才可得真三昧。

◎ 八識田中有十法界的種子，但種子大小不一樣，種子多寡也不一樣，習慣念佛的，喜歡念佛的，是念佛的種子力量大。我們今生既有機緣親近大乘佛法，即應把握時機，不使空過，要認為西方極樂世界是我們的家鄉，現在在娑婆世界不過是客居而已。心理轉變，環境也就跟著轉變，我們如果真有這樣的心願，雖然處在五濁惡世，也就感覺非常自在。

◎ 凡夫的五陰是業報，人身就是為酬業而來，前生造的業，這一生要受果報。既知是受報，對現前環境應泰然處之，逆來順受，要心甘情願的承受，且不能再造新業。

所以佛給我們開示念佛法門，念佛與六道均不相應，僅與極樂世界相應。

◎內不受六根的控制，外不為六塵境界所轉，才能得到自在。

◎寂是放下萬緣，照是對萬緣清清楚楚，《金剛經》上教我們一個很淺顯的修行方法，即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如果能常常依照此法觀察，對於一切法即不執著。世界上沒有一樁事情值得我們留戀的。

◎經云：「發起大悲心，救護諸眾生，永出人天眾，如是業應作。」大悲心是大菩提的根本因行。眾生有苦難，去救度他，不過救其一時之急，是善心與善行而非菩提心；度其出六道輪迴，了生死，才算是發大悲心。

◎學佛不能自暴自棄。我們發菩提心，時時刻刻存心度化眾生，那麼當下就是菩薩，護法龍天都會在四周保護。菩提心增長了，煩惱自然就會減少；煩惱減少，自然得到清涼自在。我們可以試驗一下，只要有七天的功夫，必會得到清涼自在，時間再長當然更好。

◎如來可以隨類現身，到那一道即與那一道的眾生一樣。這是如來境界，凡夫無法測知，但佛無妄語，我們要相信，要誠懇的相信才能得到信的成就。再如善財童子五

十三參，有比丘、有女人、有國王，種類繁多，均是法身大士所變現，這種境界也是凡夫測不透的；在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種種神，以及天龍八部，說得最多也最清楚，這都是如來境界。我們的境界是穿衣吃飯、拉屎撒尿，與如來境界截然不同。認為經上所說也許是神話，那就錯了；我們若不相信，學佛就有障礙。

◎發菩提心之後，其心柔和，捨於傲慢，不為他人所惱。傲慢二字真害人不淺，自己覺得了不起，我的學問比你們高，我的地位也比你們高，我的智慧更比你們高，你們要恭維我、要服侍我、要捧著我；結果人人見了又厭又嫌又怕，最好遠遠的離開這位先生。捨於傲慢是說先變化氣質，先離我相，能不傲慢才不為人所惱。

◎吾人多生多劫以來，所造眾罪無量無邊。即如現在，為人處世不走正道，為人鉤心鬥角，人我是非，都是罪過；又如為官有權有勢時，為了私人利益而損害國家與民眾，亦是罪過；平日大魚大肉殺害眾生，更是罪過。現在學佛，知道已往所作均是過錯，深自憂悔，但憂悔亦不能消滅罪愆，因果報應絲毫不爽，只有等著受報。必須發菩提心，發四弘誓願，不論將來上天堂、下地獄、墮惡鬼，均不在乎，只要抱定發菩提心永不退轉，還有挽回的餘地，還有出苦的日子。

◎馬鳴菩薩說：「若得三昧，不為外緣一切音聲之所驚動。」「外緣」指四面的環境，「一切音聲」如車聲、飛機聲等，皆足以破壞我們的定功，所以小乘人要住在山林水邊才容易修道。古語云：「大隱在市，小隱在山。」十字街頭都可以打坐參禪，這是有深一層功夫的人說的。

◎「能」即能力或謂本能，經中常說萬德萬能，佛有、我們也有，有能力才能擔當一切事業。例如弘法，不要認為是難事，不要害怕，只要發菩提心，目的在利益眾生，與十方諸佛之心相同，必能感應道交，蒙佛加被，不可思議。古來大德法師講經，往往於登講座說法之時，不知那裏來的力量，盡情發揮，有如泉湧。事後聽者呈獻筆記，法師自己都覺得說了這麼許多論議，實在不可思議。

◎修觀時要：(1)觀無常苦，(2)觀三世如幻，(3)觀身不淨，(4)觀眾生苦。有了這種種基本觀念，然後再觀我們由無始以來無明作祟，令心生滅，過去塵沙劫已受了身心大苦，眼前仍有無量諸苦，尤以目前大環境種種逼迫，離此一步，即死無葬身之地，應即時發心修行，了生脫死，不可懈怠。故《起信論》上說：「如是當念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世來，皆因無明所熏習故，令心生滅，已受一切身心大苦，現在即有無量逼

迫，未來所苦亦無分齊，難捨難離，而不覺知，眾生如是，甚為可愍。」

◎《華嚴經》所說的是一真法界，沒有過去現在未來，三世屬有為法，有生有滅。我們所了解的佛法只是皮毛，沒有甚深的功夫不能了解佛法的真實義，只能隨分研究，隨分演說。最要緊的還是念佛，除此之外沒有辦法入佛境界。如佛念好了，把身心世界都放下了，到了極樂世界，所讀的不是《八十華嚴》，而是大本《華嚴》。

◎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是登地菩薩的前方便。十信是對大乘佛法深信不疑。十住是求解，修般若慧，大智慧開了再修行。十行是修定，佛法與其他宗教不同地方在此，念佛一心不亂就是大定，有定自己才能作得了主。十回向是修大慈大悲，把所有功德都回向眾生。真正登地，才算是有了家、有了業。

◎解脫：解是解開義，解開繫縛；脫是超脫義。起惑造業即受繫縛，受三界之苦，不得自在，解除我們惑業之繫縛，脫三界之生死苦果。《華嚴經》論解脫有五種含義：
(1)生死不能縛。眾生六道輪迴，或講五蘊生滅；菩薩則不為生死所轉，來去自在。凡夫受善惡業所支配而受報，菩薩是乘願力再來，故生死不能縛。
(2)境相不能縛。菩薩雖亦稱有情，但對五欲六塵覺而不迷，遠離凡情，在一切境相當中無染著、無

貪愛。(3)現惑不能縛。凡夫的見解是分別，依佛法說是虛妄不實；菩薩既對一切境界不染，故不會起心動念，祖師大德對萬事萬法照得清清楚楚而不落印象。(4)有不能縛。指一切有為法而言，有為法是所見的一切現象，一切相當體即空，均為虛妄不實的。(5)惑不能縛。塵沙見思是煩惱惑，菩薩對真與妄無著無不著，一切妄相即真如本性，故煩惱亦不能束縛。

◎有漏，煩惱之代名詞，漏泄之義。貪瞋等煩惱，日夜由眼耳等六根漏泄流注而不止，謂之漏。又漏為漏落之義，煩惱能令人漏落於三惡道，故謂之漏。有煩惱之法云有漏，離煩惱之法云無漏。

◎菩薩與凡夫在事相上無區別，其唯一的區別即凡夫染著，菩薩不染著。

◎菩薩大願無量無邊，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所舉一百四十一大願不過舉例而已，一百表十信圓融，四十一表菩薩位，果真能行此一百四十一大願，則普賢行願可以圓滿。

◎如能照《淨行品》修行，即是初發心的普賢菩薩，學佛同修決不可自暴自棄，應當直下承當。學佛幾十年一無所成，還是煩惱重重，其原因是沒有把凡夫心轉變過來，這樣學佛毫無利益可言。

◎ 你要是念念祝願一切眾生健康快樂，你自己一定健康快樂；你要是祝願他人深入經藏、智慧如海，佛菩薩的大法與事業一定會傳給你。

◎ 在修道過程中必須具備種種因緣，方能有所成就，而障礙亦所難免。要祝願一切眾生均不遇障礙，如有他人給你障礙，你千萬不可存報復之心，應視其如佛菩薩來試驗你的堅忍心與長遠心。

◎ 家是貪愛繫縛的根本，一般人都免不了。無家，孤苦零丁，是苦；有家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，仰事俯畜，苦上加苦。就修行之成就來說，出家在家沒有區別。菩薩知家是空的，家庭的集合也是因緣的湊合，故不會受家庭的繫縛。不明此理，家庭只有情愛與煩惱；明此理，要教導一家人深信佛法，淨化家庭。

◎ 晏居之時，菩薩與凡夫不同：一則貪染，一則離欲。佛將五欲比作毒箭，對財色名食睡有貪愛之心，即不能行菩薩道。初發心的菩薩，明其理謂之解悟；在日常生活當中朝此方向走，等到了行與證的悟境時，即不在六道輪迴，脫出生死。

◎ 佛法的法樂，與世間歌舞伎樂之樂，大不相同。伎樂之樂是外來的，在生活苦悶當中調劑身心而已；佛法之樂是最高級的享受，入了佛的境界是真快樂，所謂法喜充

滿，確屬不凡，可以增長信心，增長道業。

◎修與學，在家出家都是一樣，且各有方便；但目前出家不如在家，出家道場與昔日大陸情況不同，欲求修學道場實不容易。大陸叢林分內外兩院，內院是出家人的修行場所，外院可供居士在寺修行，二六時中不離正念。現在在家居士應學普賢菩薩行，一切時一切處均是道場，念念提高警覺，淨念相繼，方有成就。

◎五蓋：(1)貪欲蓋施戒。有了貪欲，行布施持戒均得不到清淨。(2)瞋恚蓋慈忍。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，一有瞋恚即無慈悲。(3)睡眠蓋精進。貪睡即昏沉不能精進。(4)掉悔蓋禪定。掉是掉舉，心靜不下來；悔是後悔，好事悔未作，壞事悔已作，修行人均不宜有，已經作了，不必想他。(5)疑惑蓋智慧。對於人生宇宙真理猶疑，未能生信，障礙智慧。

◎說法合乎十方諸佛所證之真理，謂之契理；說法合乎眾生之智識與根性，謂之契機。契理契機是說法的大原則。

◎經云：「若入堂宇，當願眾生，昇無上堂，安住不動。」此是坐禪觀時之願。堂宇，修禪即禪堂，研教即講堂，修淨即佛堂。無上堂指非有形狀之明心見性而言，念佛

亦如是，念念有阿彌陀佛，念念有西方淨土，把心安住在六字洪名上即無上堂。

◎戒律在三藏中佔很重要的地位，佛的生活記錄就是戒律。在行為上以戒律為標準，在思想上以經論為標準。戒律的基本精神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」

◎八萬四千法門，就理論上歸納之，可分為二大類：一曰定，一曰觀。定即止，放下萬緣之意。修定是心不起念，比較單純，修行人大致沒有什麼諍論，至於修觀，各人所修的境界不同。修觀是入佛的境界，各有獨到之處。修觀要用智而不用識，用觀照而不用分別，無論對性體或法相，唯有用觀照才能見到如實理，見到真理才無乖諍。故經云：「若修於觀，當願眾生，見如實理，永無乖諍。」

◎佛家修行，打坐是重要功課之一，雙盤打坐最宜，可以坐久。左腿在外，右腿在內，謂之跏趺坐；右腿在外，左腿在內，謂之降魔坐。

◎常言道：「學要博，修要專。」學佛是生生世世的事，有人經典一看就懂，看得很快，這是前世修過讀過的。修行要選擇自己程度與興趣最合適的法門，進步就比較快。學禪必須把五欲六塵、名聞利養一齊放下，一般人很難辦到。歷代淨土祖師，多是禪師破三關、破本參之後轉而修淨土的，因為修淨土可以帶業往生。古德說選

淨土法門是最聰明的人，經上說利根的一二日即成就，最笨的也只要七天，何以我們學佛若干年還無成就？是了生死之心不切，對世間事放不下之故。

◎ 眾生病苦的原因，就佛法的觀點說，可分為三大類：(1)生理上的病痛。飲食失調，感受寒熱，應請醫師診治。(2)冤業。冤家債主找上門來，非醫藥所能治療，要請有道高僧化解，誦經禮懺，冤家若肯接受調解，即可無事。如悟達國師生人面瘡，經迦諾迦尊者洗以三昧法水，遂解積世之冤。律航法師未出家時任軍界要職，曾誤殺無辜二人，來臺後此二人之鬼魂常在律航面前現形，律航知是冤魂伺機索命，即請教慈航法師（律航經慈航薙度），慈航教以拜懺百日以解冤仇，晝夜不息，睏倦就在拜墊上睡一會兒。當拜至兩月，此二鬼現形時面帶笑容，再請示慈航，慈航指示既許以拜懺百日即應拜滿，其後鬼魂竟不現。(3)業報。過去多生多劫來所造種種惡業，遇緣即起現行，病苦隨之，亦非醫藥所能治療，必須發大菩提心，懺悔宿業，同時切行戒殺茹素放生，以培康寧長壽之因，方能有濟。

◎ 末法時期在家人的責任重，因為身心均出家者難找到，心出家而身不出家者，在居士中則所在多有。出家人何以不能成就？其主要原因是不能行苦行。肯吃苦定有成

就，無益的苦行不必修，但保持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，無貪無求，心才會定下來，所以頭陀行是值得讚歎的。

◎佛恩有十：(1)發心普被。佛對一切眾生普徧加被，一視同仁，怨親平等，小而至於蚊蟲螞蟻亦不例外。(2)難行苦行。千苦萬苦都不在乎，整個心血都放在眾生身上。(3)一向為他。絕不為自己，以其無比的大慈悲心，為了救度眾生。(4)垂行六道。佛已出三界，可以不要再來，但是偏入三塗六道，無有疲厭。(5)隨逐眾生。隨眾生入六道，永不捨棄，想盡方法使眾生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(6)大悲心重。譬如有人只有一獨生子，忽被人毆傷，其父母心中痛苦為如何，佛對眾生亦如是，想盡辦法不令眾生造惡。(7)隱勝彰劣。佛的殊勝身隱藏起來，度人即現人相，不現同類身無法度眾，此之謂同事。(8)隱實施權。實是一真法界，境界太高，是佛的究竟法，以此法度生，眾生不能接受，必須由最低級的作起，先講五戒十善，五乘佛法，是權非實。(9)示滅令慕。示現滅度，給眾生一個警覺，若久住世間，不足為奇，使眾生有難遭想。(10)悲念無盡。佛在世時，人壽百歲，而佛提前二十年，在八十歲時入滅，其用意是要留二十年福報給日後的出家人。末法時期出家人如專心辦道，衣食不虞

缺乏，不必憂慮。我們既知佛恩之浩蕩，如何報答？有偈云：「假使頂戴經塵劫，身為床座徧三千，若不傳法利眾生，畢竟無能報恩者。」只有盡形壽依教奉行，弘法利生，續佛慧命，才是真報佛恩。

◎眾生的階級，愈往下愈迷。人身難保，佛法難聞。懂得佛教的理論，平時有甚深的熏習，在臨命終時，偶因一念之差墮入惡道，因有宿根，尚容易往生淨土。縱然是三惡道的眾生，既生佛國，即失去本惡道的原形，成為上善相好，沒有地獄鬼畜舊日之形體。女人亦如是，在極樂世界找不到女人及根缺者，女人亦轉男身，與佛一樣。

◎餓鬼道之因是貪，地獄道之因是瞋，畜生道之因是愚痴，若把貪瞋痴去掉即不會墮入三惡道。

◎貧窮人有時也有快樂，但比不上帝王宮室的快樂，帝王宮室的快樂比不上天宮的快樂，三禪天天人的快樂比不上極樂世界的快樂。極樂世界的快樂，我們如果沒份，是求不到的，佛豈不是吊我們的胃口嗎？佛也就不必說了！說淨土法門，就是教我們離苦得樂的。

◎ 甲冑表示精進之義，學佛的甲冑即是精進。如能忍，一切事均可成就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。」人與人相處，人與環境相處，必須忍耐，唯一目標：若能使道業上有所成就，則任何環境都要忍耐。

◎ 佛經浩如煙海，如何能深入經藏，一般人均有畏懼之心。但若得到無師智，則一通一切通。如何得到無師智？要與佛菩薩感應道交。如何才能與佛菩薩感應道交？要以誠敬二字學佛。印光大師曰：「入道多門，唯人志趣，了無一定之法。其一定者，曰誠曰恭敬，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，皆不能易也。」

◎ 出家若修到阿羅漢的地位，永出三界，脫離六道輪迴，了卻分段生死，才算是出家；然而變易生死還是未了，必須要破根本無明（成佛），才算是真出家。故出家是大丈夫事，需要大智慧。

◎ 佛制托鉢回來後須沐浴，沐浴後換上淨衣再作功課。從前祖師所訂規矩，拜佛禮懺一定先要沐浴，尤其是禮懺，唯有如此才能起感應。

◎ 果能照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普賢菩薩二百四十一願的用心，即能獲得一切勝妙功德，內德圓滿，外面任何境界、人事環境都不能動搖。常言道：「人到無求品自高。」

托鉢托不到，「若見空鉢，當願眾生，其心清淨，空無煩惱」。托鉢托到了，「若見滿鉢，當願眾生，具足成滿，一切善法」。無論遇到什麼境界，都把它轉變為菩薩境界；一切無煩惱，豈不就是普賢菩薩嗎？

◎佛法常說禪定，禪悅為食，禪中之快樂是真快樂，而沒有功夫的人得不到這種滋味。禪定境界內的享受，也只能對有相當功夫的人說才能懂。

◎修行一定先要聞法，聞法是認識路，修行是走路。信解行證，有一定的步驟，不解而修謂之盲修瞎練。在娑婆世界聞法甚難，障礙重重；生到極樂世界之後，聞法的機緣就多了，風吹行樹都在說法，是一個最好的修行環境。

◎初發心是成佛的基礎，佛在《瓔珞經》上說，初發心菩薩應具有十種功德：(1)能忍受一切苦難。不受苦不能成就道業。古人講道德、講禮讓、講節儉樸實，行苦行受人稱讚，認為是美德，故修道的環境好；現在若修苦行，被人諷刺誹謗，故今不如昔。(2)有深厚的慈悲心。具足大慈大悲的行願，否則難堅定持久的行菩薩道。(3)培養善根，莊嚴佛土。利益一切眾生即是培養善根，《彌陀經》上說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。(4)供養諸佛。(5)立定志願求殊勝佛法。求法甚難，良師尤未

易得，故培養佛教人才為切要之圖。建廟印經均有功德，但若無學法之人，亦無濟於事。護法求法之人尤為重要。(6)求佛智慧。求法是求無上甚深微妙之法，是求佛的大智大覺，不至於求到一點小法就心滿意足。(7)身心平等。一切經論均講平等，凡夫我執法執難除，不易作到，但不能不往此路走。時時提起此一「眾生平等」的念頭。(8)親近善知識。對於自己的品德學問均有饒益。(9)心常柔和。(10)對大乘佛法特別歡喜。

◎ 嬌慢是根本煩惱，證到阿羅漢雖無嬌慢而仍有習氣。若信佛所說的道理，確信不疑，對一切眾生皆認定是過去父母、未來諸佛，自然生起恭敬心而滅除嬌慢之心。故經云：「信無垢濁心清淨，滅除嬌慢恭敬本。」

◎ 一切萬法均是因緣和合，經云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。真正信佛的道理，對一切境界自不染著。煩惱是因染著而生的。

◎ 八難：(1)地獄，(2)餓鬼，(3)畜生，(4)北鬱單越（四大洲之一，在須彌山之北方，比餘三洲最上、最妙、最勝故），(5)長壽天，(6)盲聾瘡啞，(7)世智辯聰，(8)佛前佛後。對佛法具足淨信，即不會生於八難，因信佛即不會造八難之因。八難是聞不到佛法，

聞不到佛法即無解脫出苦之日，故謂之八難。

◎學佛應先學戒，戒律是基礎。出家後最初五年應天天念戒，俟有成就再研究經典，凡夫與聖人的分界線即在戒律。

◎念佛心不動是得一心，得一心即可見佛。得理一心生實報莊嚴土，得事一心生方便有餘土；二六時中心中常有阿彌陀佛，即能帶業往生，生凡聖同居土。現在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，是打妄想的時間多，念佛的時間少。故經云：「若能念佛心不動，則常覩見無量佛。」

◎講經說法並不簡單，世出世間萬法都要通。故學佛須由信解行證的程序進修，做真實功夫，若僅多看經及古人著述，恐怕錯解經義，問題很大。如未到通達的程度，只有照古人註解而述，切勿講錯，幸勿以自己意思解經，那是危險的事。

◎凡夫對佛法有甚深的愛樂，一定對世間的種種娛樂厭棄。世人以歌舞為樂，學佛人以寂靜為樂，三五個人在一齊修行，各修各的，安寂肅靜，其樂無窮。

◎三乘教是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。聞佛所說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法，斷煩惱，了分段生死者為聲聞乘。聞佛所說十二因緣而悟道者，有師承的為緣覺乘，無師自修

的為獨覺乘。修六度萬行、圓滿二利而到佛果者為菩薩乘。凡夫修行應加人、天乘，要講五乘。人乘修五戒，天乘修十善、四禪八定、慈悲喜捨。人道若無成就，以上各乘更不必談。

◎長者十德：(1)姓貴，出生於貴族。(2)位高，官爵高貴。(3)大富，有大財富。(4)威猛，威德望重。(5)智深，有大智慧。(6)年耆，年齡較長。(7)行淨，品德高尚。(8)禮備，不失禮、有禮貌。(9)上歎，為長官國王所讚歎。(10)下歸，百姓擁護。

◎一闍提為不信佛法之人，其性格約為：(1)說話粗野，(2)毀謗正法善法，(3)絕不承認三寶，(4)不信因果，(5)不親近善知識，(6)絕不接受佛法。有一闍提之性格即要造無間業，將來必墮地獄。

◎墮無間地獄之因：(1)殺父。(2)殺母。《佛說父母恩難報經》中開示，父母恩德最大，難以報答，若殺害之，罪惡極重。(3)殺阿羅漢。(4)破和合僧。即破壞僧團，毀滅佛法，此條不信佛之人較容易犯。(5)出佛身血。現在佛已滅度，不會犯，但毀壞佛像亦等於出佛身血。

◎四種世人：(1)從冥入冥。前生未曾培福或從惡道而來者，今生福薄，不知修善，反

而怨天尤人，多造眾惡，來生又墮入三惡道。(2)從冥入明。過去生中未曾培福，今生貧窮下賤，尚知因果報應，努力修善，來生自有好報。(3)從明入冥。前生宿有善根且知修福，今生富貴但不信佛法，多造眾惡，命終必墮惡道。(4)從明入明。宿有善根福德，今生又知供養三寶，眾善奉行，生生積福，永遠享受不盡。

◎墮入無間地獄受報情況：(1)惡人命終之後，不經過中陰身之階段，直下地獄。(2)受苦無間。不間斷，無一剎那時間停止受苦。(3)時無間。期限甚長，以劫計，連續不斷。(4)命無間。在地獄時受刑而死，但被業風一吹又活，再受苦。(5)刑無間。各種刑罰同時受之。地獄是化生，各受各苦，各不相礙。

◎四攝法中之「同事」，是教化眾生之善巧方法。此法必須有相當程度的菩薩，到八風吹不動時才能運用。菩薩與眾生作同樣事，他們才歡喜；漸漸的再把他們帶到佛門來。所謂八風者是：(1)利、(2)衰、(3)毀、(4)譽、(5)稱、(6)譏、(7)苦、(8)樂。

◎苦的種類甚多，有環境之苦，有自然之苦，有眾生惱害之苦。凡夫遇到小的苦尚可忍受，至於大的苦、長時間的苦很難承當，而且容易退失道心，認為佛菩薩不靈。佛教我們以苦為師，知苦才想厭離塵世。比苦更可怕的是樂，生活優裕，一切自在，

修行便感覺是苦事；富貴修道難，有財富者更無暇修道。所以學佛人遇到樂也不要動搖自己的志願，不攀緣，不動心，心作得了主，才能得到佛法的實益。

◎家庭眷屬之相聚均係因緣，有恩有怨，有討債有還債，若看清此點，要以全力盡到責任，一切看淡，不為境界所轉。家庭為煩惱之根本，菩薩大願為使眾生免除苦難，離開三界六道，特示出家身以求解脫。出家若僅出妻子兒女田宅之家，無法了生死；要出煩惱之家（三界六道），及無明之家，才算真正出家。出家要把一切世間之樂（五欲六塵）放下，出世間的涅槃也要放下，大乘佛法是不住生死、不住涅槃。

◎護法，護持佛法也。護法可分為三類：①護僧，獎掖緇流。佛法之能延續到現在，全靠出家佛弟子代代相傳，故所重者在僧。昔日欲求出家，須經過嚴格考試，名額有限，及格後由皇帝頒賜度牒，才有和尚資格，得來不易，故受大家之敬重。迄至清初，順治皇帝將出家考試制度取消後，任何人均可出家，龍魚混雜，程度降低，早已今非昔比。僧人中有真亦有假，佛說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恒河沙，若能護持一位真佛弟子功德很大。所謂真佛弟子，當為持戒研教品學兼優者，要獎勵他，要幫助他，護持其道心，使其有足夠的生活，專心辦道。若護持假佛弟子，庸劣下流，

邪知邪見，不但無功，反而有罪。(2)護法，流通大教。對於佛教經典，消極的要保管守護，積極的要弘揚光大，更重要的是依教奉行。(3)護寺，興崇梵剎。修道、弘道、傳道需要一個場所，寺院是吉祥地，今為弘揚佛法之所在，三世諸佛菩薩金剛均守護之；如寺院不作弘法利生之事，則寺院變為是非場、冤業藪。佛說假如有人建一所寺廟，只要有一位真正出家人在此廟住過一晚，此建廟人功不唐捐。

◎佛前的燈，表光明，又表智慧，燃燈供佛有甚深之意義。佛前之燈，最好用麻油、花生油；酥油是由牛奶提煉出來的，亦可用。不可用動物油或石油。

◎培福報通常都講布施，財施得福，法施得慧，無畏施得健康長壽。經中說：「令行種種無量施，以此願求無上道。」何以行布施能得無上菩提大道？蓋布施可以斷貪愛。貪愛是煩惱之本，貪心斷盡，煩惱亦斷盡。

◎凡是因緣所生法，均無自性，所以經云「一切諸法無所有」。有智慧的人聽到說房子是各種材料集合而成，只有房子之名，並無實有其體，原是空的，他立刻就覺悟；但愚痴之人聽了不會相信，等房子真正毀滅了，他才曉得房子是空的、是無常的。我們的身體是四大假合之身，也是空的，明乎此，自然就不執著，身心就快樂了。

形容一切萬法如幻、如焰、如水中月，常作如是觀，境界現前即不為境界所轉。

◎如環境許可，公私事務一概不作，放下萬緣專門修行，這是一種福報。而為了家庭生活必須工作，亦未嘗不可修行。作事與修行並無妨礙，事情照作，但不要著相，作完就了。照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，離一切相、修一切善，了知一切事均屬夢幻泡影，二十四小時都作如是觀，就容易成就。

◎現在我們所用的心，是念念逐外籌量，一切煩惱由此而生。佛法教人破執著，此與外道處處執著恰好相反。心念念向外執著，則迷惑顛倒，沉淪三界六道無法出離。修淨土法門放下一切萬緣，不但五欲六塵不攀緣，弘法利生也不攀緣，把心拴在阿彌陀佛聖號上，綿綿密密，功夫純熟自然得到一心不亂，生死可得自在。

◎一般學者把佛教經典作世間學問研究，謂之佛學，說食數寶，得不到真實利益。學佛則不同，是要學佛的學問、道德、行為以及佛的大慈大悲大行大願，要同佛一樣。例如在二六時中，舉心動念學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之行為，即是普賢菩薩；身口意與佛菩薩相應，即蒙佛加被。凡是經典上所說的行門與果證，凡夫都能作得到；佛經如與我們無益，佛也不會對我們說的。

◎研究教理而開的智慧，是由求解的路子走，比較快，但有危險，用之不當即遭罪過；由修定而得到的智慧比較穩當。智慧人人本具，但被煩惱所蓋而不能表現，把煩惱去掉，智慧即現前；去執著即可以斷煩惱，不起分別心即可以不執著，其功效不可思議。分別心是用第六意識心，是情識作主；執著斷掉，般若智慧即當家。

◎世間人的財物為五家所共有：(1)水、(2)火、(3)官府或國王、(4)盜賊、(5)敗家子。原本是無常的，沒有時不可強求，有了要會培福，明乎此，方肯布施。貪慳是俱生的煩惱，布施對治貪慳。欲求脫離三界苦海，必須廣行六度而心無著。佛經千言萬語，無非令人將世間一切放下。讀經是求解，屬理，日常行施而不著相屬事，理事圓融，方得受用。

◎身心世界如夢幻泡影，何況是身外之財！此理懂得而仍放不下，實並未真正了解。佛法說修行的方法是聞思修，道理參透自然會行，知而不能行是沒有真知。

◎勸人學佛則可，勸人受戒則不可，要由其自己發心受戒才有效，否則礙於情面，勉強受戒，受而不能持，反而害他。同一理由，有人不能吃素，亦不要勸其吃素，否則因怕吃素而佛也不學了；可先勸其不殺生而吃三淨肉。對於已經受戒之人，可以

勸其戒持清淨。

◎修行即是修心，現在我們存的是什麼心，將來即與那一界（十法界）相應，往那一界去，自己可以作得了主。平日若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二六時中保持清淨，一塵不染，常在定中，不時看看經典，與聖賢往來，這種樂趣實非局外人所能體會。

◎忍包括範圍很廣，瞋恚是根本煩惱之一，所謂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。佛法八萬四千法門都離不了定，不能忍辱無法修定。在六度中，禪定是在忍辱之後，一步一步修的，世間法亦說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。

◎懶惰為大隨煩惱之一，凡夫十有九均有此病，修道功夫不能成就，原因在此，需要勇猛精進對治懶惰。精進在修行上頗為重要，恭敬供養三寶無有疲厭，常行精進，則能超出四魔境。所謂四魔境是：(1)五陰魔。色受想行識，有五陰即不能明心見性，出離三界，身為四大五陰，覺悟可以利用其修道，不覺反而受其累。(2)煩惱魔。煩惱有二十六種，天天被其所轉，被魔控制，自己不覺得。(3)天魔。凡夫修道沒有相當功夫，魔王不會來找麻煩；三界是魔王的領土，凡夫欲出三界，脫離他的魔掌，他自然會來阻撓。(4)死魔。死了之後，神智不清，迷惑顛倒。夢中的意識，就沒有

清醒時清楚，何況死後！

◎ 我們供養父母，甘旨無缺是事相上的供養，如能成聖成賢，符合父母的希望，是真供養。供養佛，香花燈燭是事相上的供養，依教奉行乃是真供養。

◎ 菩薩的功德無量無邊，心量非常廣大，不可思議，以六度二利心自行化他，以修六度萬行破無明、破塵沙。對宇宙人生一切法之迷惑，謂之塵沙惑，教化眾生有利他之心與行業，才能斷塵沙惑。

◎ 讚佛之功德不可思議，佛是有大威德者，非三乘聖人所能知見。然能於萬德中僅讚其一二，可以自利利他，功德不可思議。常常讚歎即常常得到熏習，熏習愈久，功效愈大，故普賢菩薩十大願王之第二項即是稱讚如來。

◎ 經云：「說佛自在無有量。」佛對於世出世間一切事理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如明鏡一樣。佛雖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但佛自己說：「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須菩提！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」佛對一切萬法不染著，不動感情，無憎無愛，故在一切法中能得到大自在。

◎ 念佛人到臨終時絕不可怕死，怕死，心就亂，能否往生亦在最後一念，臨終時心不

顛倒是大福報。凡夫平日修行難免放逸，到臨終時心裏清楚，懂得教理，求生心切，念佛力量最大。室內應供一尊阿彌陀佛接引佛像，並立一幡，使臨終人以手持幡帶。助念之人句句佛號念得清清楚楚，臨終人聽得清清楚楚，必蒙佛接引。助念之人如能使二人往生，到臨終時此二人必來接引。慧遠大師一生當中有三次見到極樂世界，到臨終時才對弟子言說，可見淨土法門真實不虛。

◎有為法是生滅法，凡屬有生有滅均非究竟；放下有為法，然後再進一步修寂滅法。寂是清淨，滅是滅除煩惱之義，常言道，修行人要喜歡寂寞才能成就，非必要的事不可攀緣，心常住在定中，方知寂滅之樂。

◎戒定慧三無漏學，包括一切法門。學戒是學佛菩薩的行為，修定是學佛的心。佛的心是定的，凡夫的心是動的。慧是從定來的，心定了如一面鏡子，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，橫徧十方，豎窮三際。三世諸佛求無上道，都離不了戒定慧。

◎行布施，並不以所施數字多寡，作為功德之大小，要看施者是否已盡到最大的能力。例如某甲有財產一千萬布施一萬，等於布施千分之一，某乙有財產一萬布施一百，等於布施百分之一，乙之功德大於甲之功德十倍。此外發心之誠意如何，亦足以影

響功德之大小，窮人布施多半含有恭敬心，富人布施難免雜有傲慢心。

◎ 見人布施，隨喜功德之果報是有用無果，即有享受而無所有權。例如公務員在政府機關服務年滿六十五歲退休，住在公家配給的宿舍，退休之後仍可繼續住，但並無所有權，只能居住不能轉讓。此人前生未曾親行布施，不過見他人布施，從旁贊助，生歡喜心而已。

◎ 佛光有三種人見不到：(1)凡夫見不到。清涼大師特別加以註釋，謂此指愚痴之凡夫見不到。(2)知見不正的人，即相信邪魔外道的人，與佛無緣故見不到。(3)佛門內，學佛而無深解者見不到。

◎ 學佛之人幸勿自卑，以為佛是聖人，高不可攀；我們是凡夫，無法學到。須知佛示現人間，講說三藏十二分教，均為此世界人人能作之事，所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。初發心的人就俱備十地菩薩的功德；《華嚴經·淨行品》是華藏世界的國民須知，如能做到就是普賢菩薩。

◎ 菩薩行住坐臥均在定中，出定入定，動靜一如，寂用自在；面壁九年是初學修定的方法。菩薩在定中對一切眾生作廣大的開示，在十方世界中普現無量無邊的應身；

菩薩心之動是定中之動，實際上還在定。凡夫求感應求不到的時候，切莫懷疑，要自己反省改過，懺悔業障；業障消除，感應即現前。

◎人死之後尚未投胎，謂之中有身或中陰身，俗稱之曰靈魂，通常存在期間為四十九天。佛教之逢七念經超度，亡人能受其益。

◎從前人受戒有一定之步驟：一出家先受三皈，三皈是戒的根本；受沙彌十戒，持戒清淨再受比丘戒，進一步再受菩薩戒。出家人前五年學戒律，戒律有了基礎（當然細微過失是難免的），然後再開始研究教理。可見從前人學佛，無論出家在家，均有深厚基礎，故道業容易成就。目前出家一個月即受三壇大戒，離開戒壇之後，對戒律尚不了了，故今非昔比。

◎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其整個關鍵即在改變心與控制心。心要正了，一切行為自然就正，心在道上，一切行為即無過失。佛說心如狂象，儒家說心猿意馬，都形容心很難控制，修道人若不把心控制住，道業無法成就。制心一處，就能生慧。◎禪家最初的修行方法是觀心，找念頭由那裏起來的，這要用很細的功夫，否則難有成就。後來祖師們教人改參話頭，參一句沒有意義的話，把妄心栓住在話頭上。此

方法與念佛比起來，事上雖一樣，但功用有差別。參話頭不開悟，一生空過；縱然悟了，不迴歸淨土求往生，來世仍須輪轉。蘇東坡之前身是五祖戒禪師，開悟以後未了生死，又入輪迴，殊為可惜。

◎念佛有止有觀，一切雜念萬緣統統放下是止，一心專念六字洪名清清楚楚是觀。念佛就是修定，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，得不到受用。經論上教我們要誠敬，誠在內心，敬在外表，內外徹底誠敬，自然與佛菩薩感應道交。

◎出家人先要戒律清淨，有一件事放不下心，就定不下來。出家人一無所有，有錢即無定，所謂積財喪道。果能拋去一切，一心在道，一句洪名放在心上，二六時中念茲在茲，雖無人供養，十方諸佛菩薩定來維護，此話真實不虛。

◎所謂放下不是不幹，不幹是小乘，幹而心不染，無憎無愛是謂自在三昧。

◎在萬事萬法上，不論正報依報，菩薩都能入定出定，一切萬法皆是菩薩身：(1)普遍十方一切剎土諸佛世界。(2)徧十方塵剎中之一切事物，(3)徧一切塵毛極微細之處，不但出入自在而且圓滿周徧。菩薩已證法身，法身是盡虛空徧法界。觀世音菩薩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同時亦在娑婆世界，十方剎土，依正莊嚴，無在而無不在。

◎眾生之身是業力所感，因緣相會而成，一是自己的業力，二是與父母有共業之關係，方能受身。身為諸惡之源，眾苦之本，僅有神識如不受身不會造業，神識利用身為工具，身口意三業是身造的，而受苦報也是此身。老子曰：「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」，事實上三界六道中之高級凡夫——如無色界之天人——就沒有身體了。明此意義，則知學佛是超凡入聖的大道，而非一般無知之人所謂佛法是消極的。至菩薩之身，是集無量功德而得者，由於願力之實現而非業力之支配。

◎既聞佛法，得其實益，當以續佛慧命為己任；有此心願，即等同菩薩。

◎吾人在睡眠中，有時感覺在似夢非夢之間，有一物體壓在胸口上，俗謂之壓虎子，四肢不能動彈，口不能言，而心中了了。如即時默念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聖號，則此壓虎子立時消失。何況平時日常生活當中，時時稱念佛號則一切魔障均將遠離，冥冥中得到吉神擁護。

◎供養類別：(1)事供養，飲食衣服臥具醫藥。(2)敬心供養，香花供具。(3)修行供養，供佛不燒香不獻花均可，依教奉行乃是真供養。

◎經云極樂世界人民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其因緣有二：(1)佛本願力。《無量壽佛

經》法藏願云：「我作佛時，我剎中人，壽命皆無央數劫，無有能計其數者。」是承佛願力故有此壽。(2)自功德力。一心念佛，心清淨故，蓮華化生，清虛之身，不同質礙肉身有老病死。是自精進力，故有此壽。

◎自在天，外道之主神也，梵語摩醯首羅天，譯言大自在；在色界之頂，其智慧自在，一念間能知降雨點數。何況菩薩於無量劫勤修學，得無上菩提智，故於一念中能知一切眾生心。

◎阿僧祇是印度人計算數字之單位，其最大的數字單位有十個名詞，十個名詞中之最小的是阿僧祇，排列如下：(1)阿僧祇、(2)無量、(3)無邊、(4)無等、(5)不可數、(6)不可稱、(7)不可思、(8)不可量、(9)不可說、(10)不可說不可說。茲將上述名詞分別解說：(1)萬萬為億，(2)萬億為兆，(3)一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為一阿僧祇（注意：上面係八個萬字），(4)阿僧祇乘阿僧祇為一個無量，(5)無量乘無量為一個無邊，(6)無邊乘無邊為一個無等，依此類推。

◎佛經中有一部份係屬於哲理方面的，細細研究，尚可明曉其義；有一部份係屬不可了解，與人生現實生活脫節，難以相信，似為神話，係屬不可思議部份。我們是凡

夫，未到佛菩薩的境界，當然不能瞭解佛菩薩境界的真相，若冒然予以否定，誠屬大誤。在凡夫中，有地位有道德的正派人士，尚不肯說騙人的話，何況佛豈肯打妄語？佛經中如果有一項所說與事實不符，則全部佛經均可認定是虛妄不實之謊言；妄語為起碼五戒之一，凡夫持五戒只能保持人身，如佛打妄語，豈不是連凡夫都不如？

◎阿彌陀佛在因地曾發四十八願，我們的願力若與四十八願相同，可說是與阿彌陀佛志同道合。以阿彌陀佛之四十八願，作為我們自己的四十八願，就容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。

◎佛度脫眾生之總原則，即教眾生不執著，一切不著，連「一切不著」也不著。千經萬論，樞紐即在此。

◎彌勒菩薩成佛以後，於華林園中龍華樹下開三番法會，名曰龍華三會。第一會度九十六億人（佛經中以十萬為億），第二會度九十四億人，第三會度九十二億人，均證阿羅漢果。第一會是在釋迦牟尼佛教下受五戒者，第二會是受三皈依者，第三會是未受戒未皈依而僅念過一聲佛號者。

◎讀誦任何一部經典，在我們日常思想行動中，要能表達出來才有功德。讀世間書尚須變化氣質，若不能變化氣質，讀書有何用？天天念經而心性絲毫不改，只不過念給人家聽聽，毫無用處。

◎欲學地藏菩薩，即應學其接受佛之付囑，承擔在彌勒出世以前，度脫罪苦眾生之重大責任。現佛已不在世間，我們亦有責任。度自己，不能怕修行之苦；度眾生，要有極大的忍耐性。

◎經云：「法性本空寂，無取亦無見。」法性本來是空的，既無所取，那裏有什麼能見？性空即是佛，把一切念頭放下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真實是理體、無相，佛現相是啟發眾生的信心。我們所見到的佛相，是真佛相還是魔變現出來的，自己應當知道。佛心所感的是真佛相；若心中不離名聞利養，所見的佛是魔的變現，時時想見佛相也易招魔。念佛的人若見到佛相，大概是佛來接引，往生之時有此現象。

◎世間大學問家沒有辦法了解佛教的真實義，他們的學問道德比一般世間人高明。想入佛教真實義沒有第二條路，即是依照經作，舉心動念都根據佛經，心行到了經的境界與經合而為一。每一部經後面都有「信受奉行」四字，若不行，如數他人寶。

◎修淨土念六字洪名，字字分明，能念所念俱遣，能念的心是空的，所念的佛是空的，才能開智慧、斷煩惱。

◎《華嚴經》十方諸佛與法慧菩薩十種智：

(1)無礙智 指四無礙辯才。無辯才不能說法，故無礙智是根本，言通達自在之義。
(2)無著智 不著辯才，於所說法不執著。經中說有七種辯才，無須思考，反應非常之快。

(3)無斷智 無斷辯才，相續連環，滔滔不絕。

(4)無痴智 智慧充足，心無疑惑，對一切事理非常了解，口若懸河。

(5)無異智 其所說法，恰對某一類眾生根機，契理契機，一說就明了。

(6)無失智 其所說法，一絲毫錯誤都沒有。

(7)無量智 所辯之義理名言無量無邊。

(8)無勝智 一切世間最上妙辯，包括五事：(1)非常深的程度，甚深之理，(2)清澈遠聞，(3)音聲悅耳，(4)使眾生聽後生歡喜心，(5)眾生聽後無厭倦之心。

(9)無懈怠 說法不疲不厭，永無懈怠。

◎無奪智 具足上述所列九項，不屈不撓，莊敬自強。

法慧菩薩得到此無量方便三昧，諸佛即以上述十種智加被於法慧，法爾如是。

◎佛以手摩菩薩頂是身口意同時加被，佛在《楞伽經》上說，假如沒有佛力加被，說法是一件困難的事，佛在世時亦如此。叢林中大法師說法均先入定，然後起定說法。

◎菩提心包括三心：(1)直心。正念真如法，與真如本體相應，不與外界相應。反聞聞自性謂之直心，是菩提心的根本。(2)深心。歡喜修行一切善行，戒律是善行之一，屬自利的善行，切實修學，自生歡喜。(3)大悲心。是利益一切眾生之心，自利利他。

◎佛出現於世很難遇到，能聞到佛法亦不容易。佛出世帶給眾生最圓滿的佛法，凡夫雖未遇佛，幸能生在末法時期，亦不幸中之大幸。經中說佛法難聞，意義深遠，真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乃是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緣，遇到佛法要依教奉行，信解行證。修行匪易，不退轉方能得益，在菩薩位上證到初住，才算是得到一點小小的結果。修淨土如不能往生，同時今生五戒力重，來生可有大福報，現在世上大富大貴之人均係前生修行人，可惜今生被五欲福報所迷而不自覺，只落得一個三世怨而已。

◎凡人造業，無論善惡，皆是熟者先牽，何種業果先熟，即先被其牽引受報。前生造

惡，今生未墮，或少年時代造惡，晚年環境仍然甚好，乃因其前生造有善業，其果先熟，或多生善果之餘福未盡，而惡業受報之時猶未到。所以今生或者晚年尚未墮落，其原因在此，並非他有什麼特殊本領，造了惡業仍能逍遙自在。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有因必有果，若非別造殊勝之因，速證殊勝之果，定業之報，決不可免。

◎佛令人降伏其心，是令不起妄念。一切眾生從來不覺，今雖發無上覺心，亦不過發覺初心，其夙來不覺的妄習，絲毫未除；若以為初發覺心時便見真心，即此一念依然妄想。故初發心人其下手處只在降伏，古德說「但求息妄，莫更覓真」，即是此意，只要妄心分分除，真心即分分顯。

◎菩薩了知一切眾生業緣非由外來，實由自己執著與顛倒錯亂，隨業受報。有智慧之人觀察自己身心，了解身由心作主宰，由於顛倒惡業愚痴纏縛，致在三界六道輪迴，明其根源然後方可對症下藥，拔苦與樂。

◎學佛最要明白事理。事理不清謂之迷惑顛倒，明白事理即不造惡業；不造惡業，身口意三業清淨，當下即能得到利益。如得不到，學佛作什麼？

◎ 眾生不明白一真法界，只認識一切法之相，相有千差萬別，因迷於相，遂起分別執著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虛妄言其是假相，是幻有、非真實，並非絕對沒有。眾生不知其是假相，念念在虛妄之相上起分別，故稱之為妄念。

◎ 信、解、行三事不能說無有次序，但說同時並進亦可。學人須先有信心而後研求佛法，亦必先明佛法真實義而後方能真實修行。但若行得不夠，障深慧淺，即不能了解真實義；有解有行，信心才能堅固。三事互有牽連，並無先後次第之分。真實依教作到謂之行，真實見到佛理謂之解，真實了達三寶之益謂之信，故其中皆已含有證的意義在內，若論實際，無往而非證。

◎ 欲見真如本性，必須離名絕相，破除我見；我見不除，便生分別心，起念即著相。我見是無始來的病根，不易破除；不過為人處世應知萬事皆空，與我無涉，人情世態隨緣應付，事來即應，不為所動，應完便了，心不著相，條理井然，毫無廢事，時時均在修行，處處皆是佛法。

◎ 佛不出世，世間人無論如何聰明不能了生死。眾生以識作主宰，而非用智，用識不能了生死。般若智慧是無分別智，有分別是情見。凡夫接受佛的教誨，即應提高警

覺，常常讀誦經典，講解熏習，漸漸離染入淨，非可一蹴即至。聽一遍經即證得果位的，只有釋迦牟尼佛在世時有之；凡夫從無始劫以來養成的劣根性，必須要間斷的熏習，以長期的警覺心，在五欲六塵現前時知道警覺。世間有佛出世，眾生即有得度的機緣。三界之內沒有一處是安全的、永久的、可靠的，幸勿貪圖目前一點小便宜，將來定要吃大虧。聞佛法後方知何為福、何為禍，舉心動念，善惡標準，均應以佛經為依據。

◎一尊木雕的佛像，把他毀壞，比殺死千百人的罪過還要重。此是何故？因為佛像的存在，有其重要的意義，眾生一看見佛像，在阿賴耶識就種下一個種子，將來因緣成熟，總有一天會脫離生死輪迴，成佛作祖。故毀滅佛像要斷送若干人的慧命，使眾生永陷三界火宅，無出頭之日，其罪甚大。

◎毀謗出家人罪很重。出家人不管其持戒或破戒，只要對他恭敬，就如同恭敬三世諸佛，若毀謗他則罪孽深重。至於破戒僧，因行為不檢而招致眾生毀謗三寶之因緣，他自己將來作墮落之因，是他自己的事，與眾生不發生關係。故古詩有云：「其人戒定雖羸弱，善能說法度眾生；若能供養此人者，勝於供養十方佛。」

◎初發心住菩薩，應勤學十法：

(1)勤供養佛：供養佛是總目標，各種供養中以修學供養為最重要。講到真正供養，須具足下列九項供養，方稱完備。

(2)樂住生死：喜歡住在世間救度眾生，是大悲心。凡夫生死輪迴是業力支配，不得自在；菩薩不住三界無法救度眾生，菩薩知三界一切法空，對一切法不執著，故無所畏懼。

(3)主導世間，令除惡業：菩薩住在世間教化眾生，令除惡業，免受沉淪惡道，俾能離苦得樂，永免輪迴。

(4)以勝妙法，常行教誨：以殊勝微妙之法，令眾生證入真理，上求下化。

(5)歎無上法：無上法是佛果。眾生要成佛，其時間相當長遠，菩薩常常讚歎諸佛，對佛有仰慕之心，作學人榜樣，知最後目標是成佛。

(6)學佛功德：欲成佛必學佛之功德，修佛之德，學佛之行，才能得到佛之智慧。

(7)生諸佛前，恆蒙攝受：佛是最好的老師，親自向佛求學，當生即能成就。佛之一代時教，無非勸眾生生在佛前，生在佛前並非太難之事，《彌陀經》中說，若一

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，即得往生極樂世界，若有此心，即能滿願。

(8)方便演說寂靜三昧：「方便演說」是度化眾生，自己能有把握，如如不動；若無定力教化眾生，即被眾生所纏縛。古德說：「有悲無智墮愛見，有智無悲墮小乘。」教化眾生要如如不動。

(9)讚歎遠離生死輪迴：眾生被煩惱所迷，起惑造業受報，生死輪轉不息；遠離生死，至涅槃樂，是諸聖眾之所讚歎。

(10)為苦眾生作歸依處：三界猶如火宅，眾苦充滿，只有佛法能救度眾生，出離苦海，故佛菩薩是眾生歸依處。

◎凡夫為宿業所牽，奔走衣食，誰都不免，為了生活而忘卻自己的真如本性固不可，若為不能隨意擺脫塵勞而生厭世之心亦不可。在善於利用環境，隨處都是道場，於對境隨緣時歷事練心，將經中要旨融會到實際生活方面體驗，測驗自己是否能切實依教奉行，此是修行最要一著。

◎凡夫終日忙碌，應酬既多，回家又不攝心靜慮。雖然每日早晚兩課，而心中未曾一

刻安寧；儘管念誦，妄念依然壓倒正念；亦從不體會到離一切相、修一切善等道理。因之修身多年仍然隨境而轉，自己作不了主，得不到佛法的益處。此皆由於從來未曾攝念觀心，從未於不著相及二邊不著的道理體會了解，以致如此，實為可憐！至於現在工業社會，一般人民一天忙到晚，只顧如何賺錢，在功名事業方面或有一番成就，世俗人羨其能幹，稱譽備至，其實此種人最可憐憫。因其一心向外馳求，實與佛法根本教義背道而馳，縱能在今世富貴雙全，豈能保持永久？輾轉下劣乃必然之結果，可悲也矣！

◎菩薩在二住，應勤學十法：

(1)誦習多聞 十法表無盡之義，十住菩薩所學以多聞為主，故第一項「誦習多聞」是總，其餘九項是別，必須具足下列九種方為圓滿。欲破迷開悟，須勤學才有成就。清涼大師判《華嚴經》分為四大科，為信解行證，不解難免盲修瞎練。學習經教必須熟悉，常常讀誦熏習，依教奉行，舉心動念使三業與教理相應。

(2)虛閑寂靜 聞後必有思與修。心能安靜，修行自能得益。心中寂靜是主要因素，環境清淨是增上緣；無好環境亦須修，不能藉口放棄，環境亦是福報之一。福報

是培來的，必須由聞思修方面下手，若真心在道上，自然有龍天維護，使環境障礙漸漸消除。

(3) 近善知識 聞思修均不能離開善知識。善知識可遇而不可求，真正發心在道上，善知識一定前來成就，冥冥中佛菩薩會來加被。善知識包括老師、同學，甚至於學生均可稱為善知識。——旁人樣樣均不如我，但有一樣比我強，即是我的善知識。

(4) 發言和悅 親近善知識必然要言語和悅。心在定中自然言語和悅，古德說自己存有歡喜心，即呈喜悅之相，表現於外者必是和言愛語。

(5) 語必知時 所問的問題正適合自己修學的程度，不會太高亦不會太淺。

(6) 心無怯怖 認為教理太深不敢修學，如有此念頭即犯錯誤。佛經並不深奧，世間書有的艱深難懂。因眾生心與佛菩薩心不同，假如是一個心一個思想，則所發出的言語自然沒有兩樣。佛法最重要的是改變心，苟發菩提心，對菩薩的行持不生懼怕之心，雖不能頓超亦可漸修。

(7) 了達於義 佛說「依了義不依不了義」，以智慧力解達經之義理。寧可少學，了達義理；經文如不通達，天天念誦難得受用。不解其義理，心中境界如何能轉變

過來？自己覺得能力不夠，不如從一部經入手，參考很多資料，一部真正搞通，再研究第二部。

(8)如法修行 以前七項是屬於聞思，聞思深入而不修行，亦無濟於事。若不靠佛菩薩的教訓，我們一切言行都不是走正道的。佛的行為即是戒律，佛講宇宙人生的道理即是佛的知見，讀佛經是要修正我們的知見；希望知見與佛同，行持與佛同。學佛的步驟是信解行證，證是證明自己的知見、行持與佛同否。

(9)遠離愚迷 斷見思、破無明不是聞思能作到的，必須修才能斷。「遠離愚迷」就是開悟，悟了以後問題即解決。

(10)安住不動 煩惱障滅除之後，真智慧即透出，真智慧照著理體，如如不動。二住菩薩所修的以上十種法，凡夫也可以照樣修。

◎ 一生到極樂世界即不退轉，未免使人發生疑問。因極樂世界多為諸上善人、久修大士，自不退轉；而新生到極樂世界之人，煩惱未斷，帶業往生，未必不退。此種疑慮，在所難免。須知不論凡聖，只要生到極樂世界決定不退，因其環境使然，沒有退道心的因緣。八萬四千法門那一門均無此便宜事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修淨業

行人可以放心。

◎ 凡夫修行，何以進進退退？是外緣太壞，引誘我們退道心之機會太多。極樂世界沒有引誘的因緣，所遇者均係有道有學的人，三業清淨，終無淫怒之心、愚痴之態。因無外緣引誘，故不退轉。

◎ 古德傳記中載南山律師遇天人，天人說南閻浮提洲犯罪的人太多，但有一樣好處，即勸其為善尚能聽得進去，故佛在涅槃時特別囑咐守護修道人。凡夫修道，內有煩惱魔，外有境界引誘，欲求持戒清淨，殊非易事；但只要能覺悟、能懺悔，不破根本大戒，不斷精進，六根清淨，即不為外緣所染。故曰：破戒有救，破見無救。

◎ 偷竊屬盜戒，不予取謂之盜，佛法中之偷盜比世間法之偷盜嚴格得多，其罪亦至重。在世法說，偷國家的東西比偷私人的東西罪重；而佛教中的財產，是屬於十方僧所共有的，若偷十方常住要墮無間地獄的。在世法說，偷私人東西，其過失是欠人一份債務，欠債的還錢，欠命的還命；冤家債主是修行人的大障礙，如欠債欠得多，到臨命終時，他先來討債。所以佛制定此條戒律，對凡夫修道有大大的幫助。此世界無非是討債還債、報恩報怨的，想穿了，一切事都應放下。故修道人遇有被竊情

事，無須報案，認為他是來討債的，還他就好。他為什麼不到隔壁去偷，其中必有緣故。

◎佛法大道，在原則上都離不開定，念佛一心不亂即是定，離開定即不是佛法。定是主，戒是助，正助雙修，方有成就。

◎阿鞞跋致是不退義，有五因緣故得不退：

(1) 彌陀大悲願力攝持 佛力加被，四十八願中之最後一願是：「設我得佛，他方國土諸菩薩眾，聞我名字，不即得至第一忍、第二、第三法忍；於諸佛法，不能即得不退轉者，不取正覺。」忍即不退，有認可、同意、忍受之意。到極樂世界，佛力加被，使人有能力得不退轉。

(2) 佛光常照 佛的光明中，智慧德能不可思議，見佛光明生慈悲心；佛放光明攝受此人，如日月照著暗途，不墮坑塹。凡是念佛的人都有佛光照著，有佛號時即有光明。往生極樂世界，依正莊嚴，六塵說法，無有間斷，故佛光常照。

(3) 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苦空 世間人念佛，有佛號的時間少，無佛號的時間謂之失念，正念少妄念多，修行不易成就；在極樂世界六塵均能說法，皆說苦空，常

常熏習，迄無間斷。

(4) 純諸菩薩以為勝友 在極樂世界，往來之人均為菩薩，人事環境簡單，外無邪魔，內無煩惱，諸上善人同會一處。「置子莊嶽，不復楚語」，此環境所造成。

(5) 壽命永劫與佛齊等 娑婆世界人類壽命太短，一生修行未必能證果，命終轉世幸得人身，尚有隔陰之迷。死魔殊可畏，一番生死就有一次大進退。極樂世界無死魔，與佛同壽，可長期修，譬如行遠路，壽命長即無顧慮，終有到達目的之一日。

◎ 學習方法是好好遵守佛的教誨，依法不依人，如其所說與佛所說的道理同，即應遵照，否則無論其人學問道德如何高尚，都不要聽他，視同魔外。佛佛道同，如再有一尊佛降世，其所說法不會有兩樣。

◎ 凡夫自無始以來，在三界六道熏習的都是感情，立時斷掉，談何容易！必須聽經研教，慢慢熏習。感情是假的，不通教理的人臨命終時，對親眷恩情不斷，無法放下，難望超生善處。學道要少攀緣，斷情不斷慈悲心，增長菩提心，將世間意識斷除，沒有人情的牽累，沒有物質的掛念，才有成就。

◎ 煩惱一來，道就沒有了。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、財色名食睡五欲都是煩惱，以佛法

來熏修，熏修成自然，養成習慣，使道業日增，煩惱日減。定修比散修有效用，每天有定課，甚至每日早晚十念，養成習慣亦有用處。

◎眾生到極樂國土即不退轉，有三義：

(1) 大乘不退 佛說閻浮眾生剛強難化，大乘佛法非常難行，難行就難免有退心，故在娑婆世界，內有煩惱，外有魔障，修行不易成就。生到極樂世界，內無煩惱，外無魔障，趨入大乘，更不會退轉復作二乘。

(2) 已得不退 在修行時已經得到的智慧德能，例如修淨土的人修得的一心不亂，在娑婆世界如不好好保持，即容易失去。什麼境界來了都不動心，要八風吹不動才行；如修得神通智慧辯才，心中一有名聞利養，馬上即退失。若生到極樂世界，凡所已得，更不退轉或喪失本有。

(3) 未得不退 此係指修證機緣上說，沒有障礙。在娑婆世界，想精進非常困難；生到極樂世界，凡所未得，更不退轉阻其前進。

◎果報有苦有樂，苦樂二字是相對的。講到真正的離苦得樂，見思煩惱斷了才行，如果只是生天，天福享盡還是要受苦報。斷見思惑不簡單，要以聖教熏習。幸虧佛還

告訴我們一個淨土法門，只要有決心一定可以離開這個苦惱世界，往生淨土；其他種種法門，都要斷除見思惑才能修成。眼前世間上種種享受均不是真正的福報，大福報是臨命終時心不顛倒；聰明人現在的財色名食睡都不要，只求臨命終時不害病，預知時至，佛菩薩來迎，端坐而化，這樣今生才不白活。

◎《金剛經》有「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」之句，「色聲香味觸」包括世間一切可見可聞之境界，「法」之一字包括世間一切不可見、不可聞而為心思所能及者之境界，舉此六字攝盡一切境界相，亦即一切境界皆不可著，不但可見可聞者不應著，即不可見不可聞者亦不可著。此是教誡學人，世間一切均不應著。

◎瞋恨為修行人之大忌，無論在何時、遇何境、修何法皆斷斷不可生瞋。忍辱極易生瞋，瞋心一生，忍辱的修行即被破壞。例如有人罵我，我忍耐住一時不還嘴，但心中氣得不得了，這種強壓制的辦法並不是忍辱的真實義。佛在《金剛經》中所說，被歌利王割截身體一段經文時，有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」瞋恨正與菩提相反。菩提，覺也、平等也、慈悲也。而瞋恨之生，由於事之不如己意，便有我相，尚何平等之有？世事莫非夢幻，如意不如意何必認真！違反慈悲，

更不待言。

◎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造業決定受報。與其造惡業，不如造善業；與其造善業，不如修淨業。一切惡念不令生，處處忍讓，處處學吃虧，當作還債想。人生本為酬業而來，三世因果，輪轉不息，古籍記載，斑斑可考。唐吏部尚書唐臨著《冥報記》中，載一文曰：「隋開皇中，魏州刺史博陵崔彥武，因行部至一邑，愕然驚喜，謂從者曰：『吾昔嘗在此邑中為人婦，今知家處。』回馬入修巷，屈曲至一家，命扣門。主人公年老，走出拜謁。彥武入家，先升其堂，視其壁上去地六尺有高隆，謂主人曰：『吾昔所讀《法華經》並金釵五隻，藏此壁中高處是也。經第七卷尾後紙，火燒失文字，吾至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，恆忘失不能記。』因令左右鑿壁，果得經函，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。主人涕泣曰：『亡妻存日常讀此經，釵亦是亡妻之物，妻因產而死，遂失所在，不意使君乃示其處。』彥武亦云：『庭前槐樹，吾欲產時，自解頭髮，置此樹穴中。』試令人探，果得髮，於是主人悲喜，彥武留衣物，厚給主人而去。（崔尚書敦禮說云然。往年見盧文勵，說亦大同，但言齊刺史，不得姓名，不如崔具。仍依崔錄。唐臨註。）」

讀了此一記載，可以領悟：(1)人死不算了，仍有輪迴，普通無大善惡之人，死後可能仍為人。(2)崔刺史前生作婦女時，常讀《法華經》，以讀經功德轉世為富貴人，且作了刺史。(此話不假，宋曹翰多生前曾聽過一次經，供一次僧，以後世世作小官，到宋時為大將。)因其讀經並未發菩提心，只種了些善根，仍轉世為人，未能了生死。(3)崔刺史今生得到富貴，曾否想到是前生讀經所種的善根，曾否了悟人生如幻，精進修行，文內未曾提及；如其不然，則前生的讀經功德，只不過換了一個刺史而已。

◎念佛人常稱道一心不亂，心不顛倒，二者均非易行。一心不亂是三昧成就，心不顛倒等於童真住菩薩，菩薩到此地位不會再起邪念，念念均在菩薩道上。

◎現在世界上善人少、惡人多，依照佛法即可鑑別。佛法中善惡有一定的標準。以十善業道為例，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、不綺語、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就是十善，能作到的就是善人。世界上能做到的人究竟是少數，可見這個世界是五濁惡世，猶如火宅。

◎初學佛之人，外有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，內有無始以來的煩惱，若求功夫精進，談

何容易，故佛教我們返還自性，依靠三寶。

◎無畏施是給眾生精神上的安慰，例如晚上有人走黑路怕鬼，送他回家，即是無畏施，其果報是健康長壽。不殺生亦屬於無畏施。

◎一聞到佛法即至誠懇信，依教奉行，境界現前不為境界所轉，此乃是多生多劫來所種之深厚善根所致。凡夫學佛以泛泛心情聽經，亦念誦、亦禮拜、亦隨喜，不過種種善根而已，其實得不到什麼受用。

◎富貴學道難，生活環境困苦者比較踏實。老太婆念佛多有成就，因其無依無靠，處境艱困，乃死心蹋地的求出離，三五年間就能有成就。佛教出家人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生活降至最低限度，旨在教人放下，一切不著。《金剛經》全經要旨即「無著」二字。

◎受苦沒有苦的觀念，受樂沒有樂的感覺，把自己忘了。四弘誓願是十方三世諸佛菩薩所發的總願，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是四願中之主願。眾生必須先斷煩惱，故又有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，歡喜心也是煩惱，動念頭即是煩惱，不起念不動心即無煩惱，本來是為度眾生，如此不知不覺之間自己也度了。願為先導，以行踐願，此是大

乘佛法之善巧處。

◎三世諸佛是靠山，菩薩一言一行均應根據三世諸佛之教訓；三世諸佛攝受菩薩，菩薩再攝受眾生。凡夫要把意識心去掉，依靠經典，依教奉行，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再證實相般若。如此修學，大經大論，讀誦受持，轉識成智，大開圓解。所以說欲有成就，必須依靠三寶。

◎眾生皆著於二，二指空有二邊，不著有即著空，著有者不能離欲界色界，著空者在四空天，住無想定，皆是錯誤；兩邊不著，方證菩提。

◎法門本來沒有高下，佛法亦無深淺，是眾生分別心上加以區別。法運有正法時期、像法時期、末法時期、滅法時期，亦如人之有生老病死，則佛法豈非亦是生滅法？其實佛法本身並無生滅盛衰，佛說法運之次第，不過隨順眾生而言。正法中亦有末法，如佛在舍衛國說法時，有三分之一的人親自見到佛陀，有三分之一的人只聞佛名而未見佛，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既未見佛亦未聞佛名，是在正法之中亦有末法。今日是末法時期，如能至誠懇切，依教奉行，超凡入聖，同證菩提，則今日仍在正法時期。

◎ 凡夫一切作為與性違背，所以不能斷煩惱，了生死；而佛法橫說豎說都是教我們見性。佛常常開示此理，但我們不得受用。若自己依此理檢討身心，曾否作到與佛菩薩一樣，佛菩薩無我見、不執著，果真能入佛菩薩之境界，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◎ 佛所證得佛果上的功德，眾生一發菩提心即與之一樣。眾生與佛是平等的，只是佛的性完全顯露出來，而凡夫的智慧德能被無明障礙著。從初發心即能攝佛果地上的德能。

◎ 六根接觸六塵，只要能令人引發悟道的靈感，樣樣事情都能覺悟，如能善自體會，均是佛法，均是經典。例如每天看見報紙上登載的訃聞，有的年歲不大，就已經作古，想想將來總會輪到自己，為何不趕快精進修持，在有生之年，即儲備好往生資糧，免得臘月三十晚上到來，手忙腳亂。

◎ 看看《淨土聖賢錄》上所載往生實例，其中有的苦修數年即能往生，而我們不成，學佛幾十年，無進步，無成就，道理在不明其體。佛經中所舉的用砂煮飯之例最為恰當，說用砂煮飯，煮一萬年也不會變成飯，因飯之體是米而不是砂。佛之體是菩提心，發菩提心念佛是把握著根本，修行才能得力，日用平常之中少用分別心，二

六時中佛號不斷，打一分鐘妄想不如念一分鐘佛號。菩提心包括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，直心就是無分別心。

◎說法時對於某種辭彙一再提及，似嫌重複，其實聞法之人常常得到熏習，使八識田中落有印象，能得莫大的利益。如果我們還沒有成就，現在再聽一千遍一萬遍也不算多。

◎法界指空間與時間所包括之一切。第一義是佛所證得的，亦即般若、真如、本性、究極清淨；有此智慧才能斷煩惱，念念與第一義相應，與真如本性相應。本性中一法不立、一塵不染，若常常正念真如，是破無明的妙法，由真如本性透出來的智慧，才能明了法界。故經云：「法界所有皆明了，於第一義最清淨，永破瞋慢及愚痴，彼功德者行斯道。」

◎達摩祖師教法是觀心，心要極靜才行。後來人心漸鈍，難於成就，祖師們乃教人改參話頭。其實參話頭與念佛法門相類似，而參話頭如不破本參，不易成就；念佛果然功夫打成一片，亦能帶業往生，謂之二力法門，此功德之殊勝又非其他法門所可比擬。我們如不能直心正念真如，即應老實念佛，專心念佛亦接近第一義。

◎經云：「於諸眾生善分別。」此善字最為吃緊，善分別是了別，用的是無分別心。古人常說的比喻為水與波，水無波浪的時候是無分別，一起波浪，外面照進來的景象就不清楚。凡夫的心剎那生滅如波浪，果然靜若止水，一切森羅萬象即了然於心。人人都想開悟，入法界性才能開悟，佛教我們見性不著相，不著相是不著空亦不著有，空有二邊均不著，才能得中道第一義的智慧。

◎菩薩是表法門的，文殊大智、普賢大行、觀音大悲、地藏大願，合四大菩薩之大願即是佛之大願，所以學佛無論那一種願都要發，否則不能圓滿。

◎經中常常開示，一切煩惱歸納之即是一個貪字，貪欲為一切禍患之根本。對治貪欲要用布施，貧窮布施難，其實布施功德大小與所布施之金錢數字並無關係，要看有無菩提心。若以清淨心布施，其功德無量無邊；一著相即變為人天福報，是世間痴福，成為三世怨。

◎放生一事，財、法、無畏三種布施全賅。購買生物花錢，是財布施；放生時念大悲咒說法，使其歸依三寶，為法布施；當生物正在被殺之前，或正在被拘押待決之時，解除其牢獄之苦，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安慰，是無畏施。故語云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

七級浮屠。」救任何生命亦復如是。

◎修道之人目的在續佛慧命，自己專心苦修，不拉攏信徒、沾染世法，不必怕沒道糧，果真心在道上卻沒飯吃，韋陀菩薩要負責任。要相信佛語，最可靠的是佛而不是人。

◎經云：「遠離於我無惱害。」離開我才清淨，沒有我焉有我所，大乘佛法一發心就無我。大小乘之差別，即在發菩提心上。昔有一羅漢，帶一小沙彌，替他背著包袱隨行。忽然小沙彌發了菩提心，羅漢是有他心通的，發覺後，立時忙把包袱接過來，請小沙彌先行，他背著包袱隨後走；因為小沙彌一發菩提心就是菩薩，羅漢是小乘，自應為菩薩服務。過了一時，小沙彌又退了菩提心，羅漢馬上又令小沙彌背包袱隨行。如此幾次，小沙彌以為羅漢發神經，詢問究竟，經羅漢說明原委，小沙彌始悟發菩提心之重要。

◎受戒容易，守戒難。持戒必須有智慧，如無智慧無法持戒，亦守不住；又戒生定、定生慧，相資相成。內有煩惱，外有誘惑，降伏煩惱需要智慧，俗語說：沒有理智，控制不了感情。戒有二種，一為止持，一為作持。如五戒之規定均為不應作，為止持，屬自利；作持是必須要作，屬利他。例如受菩薩戒之後，路遇病人必須為其安

置照顧，不管即犯戒，謂之作持。

◎律儀戒是三藏中之律藏，律藏中未包括之事項太多，但持戒者須了解戒律之精神。戒律之精神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戒律條文內未規定者，凡屬於善事均應照作，屬於不利者，無論於已於人均不應作。如吸香煙，律未規定，但於已有害即不應吸。

◎正助雙修，正修是定，助修是六度，正修不著有，助修不著空。無論修那一法門，戒律是共同科目，戒律幫助成就。八萬四千法門均修定，淨土得一心不亂，是念佛三昧，離開戒不成，戒幫助得定。止持是斷絕作惡的增上緣，作持是歷事練心。佛對於眾生習氣了解得太深刻，教導我們的修身方法也太善巧，心常在定中保持清淨心，失去清淨心所修的均為痴福。除非為了度眾生，否則以不接觸繁華世界為上策，出家人更應明瞭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無事。龐居士將金銀財寶沈入江底，有人問他何不救濟世人，他說好事不如無事。心寂靜了即如明鏡一樣，萬事萬物了了分明。

◎由初學佛到等覺菩薩都要守戒，等成佛之後就不要持戒了，因為佛的行為就是戒律。

◎今人耐力不及古人，凡事都想在最短期間內完成，因為工業社會時間就是金錢。從

前人跟老師學道，一二十年是很普遍的。佛知眾生無耐性，所以對小乘人說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說多了恐怕學人退了道心；其實大乘經典說成佛要修無量劫。

◎清淨心中一絲毫不能沾染，親愛之人要放下，冤家對頭也要放下。度一切眾生，冤家對頭也在內；菩薩沒有一個冤家，冤親平等是大無畏精神。

◎十方世界無量無邊，通通是諸佛菩薩的教化地區，菩薩悉往受生，為數無量。佛在此世示現已是第八千次，未曾一念生疲厭。人與人相處乃是前生的緣，可能起變化，從前是好友忽然變為冤家，凡夫類多如此；而菩薩則不然，如如不動，順境不動歡喜心，逆境不動瞋恚心，才能看到諸法實相。

◎成佛之後仍繼續行菩薩道，利益一切有情眾生，比修學的菩薩作得更徹底更積極。菩薩的光明照耀每一個眾生，令其入法性，見性成佛，菩薩願才算圓滿。地藏菩薩的願是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，須等待每一個眾生均成佛，他才成佛。換言之，即是永遠行菩薩道，利益眾生。

◎禪定屬功德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屬福德邊。福德可以給人，功德不能給人，亦如財物可以贈送他人，聰明智慧無法贈送他人，功德是自己專有的。寶誌公為觀

音化身，主持梁皇懺亦只能將郗氏夫人超度到忉利天，再上去要靠定力。舍利弗智慧第一，有人問佛：舍利弗何以有如此智慧？佛答：舍利弗心內如鼓，空空如也。一念不生，這是大定。隨問隨答，一經過考慮即落在意識心上，必須要用無分別智，無分別智與佛心，心心相應。教下的止觀也是定，方法不一樣，目的則同。

◎ 無漏的是功德，有漏的是福德，可以斷煩惱、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證大菩提果的是無漏的，功德從般若智慧中來。佛法所詮釋的是人生宇宙萬事萬法，拈任何一法皆能證大菩提，《楞嚴經》二十五圓通不過是宇宙人生一切法門中之代表，森羅萬象無量無邊，那一法門均能入道。

◎ 自己成就之後，要緊的是教化眾生，此是依智起悲；必須有大慈悲，才能度世。如不化他，自己的性德不能圓滿，十方諸佛成佛之後無不度眾生；度眾生是有作有為，而在二六時中保持清淨心。故經云：「普使群生到彼岸，此淨心者所行道。」

◎ 佛菩薩為度眾生，常常示現種種身相，並不祇是示現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的身相。有時現眾生相，多分對於根熟的眾生示現；如將要證果的人，以及作錯事尚肯懺悔之人，也有在自然界顯現的，作為眾生一切成就的增上緣。眾生對於一件偶發事件，

機觸靈感，恍然大悟，或因他人之一舉一動、一言一行而扭轉危局，終身受用不盡者，皆為佛菩薩在冥冥中示現化導，凡夫無天眼通，不知不覺而已。

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吾人現正在夢中，醒覺過來，方知世事如幻。空華佛事，水月道場，連佛法都是假的，何況世間一切有為法。經論中說得清清楚楚，我們天天研究，但還是造罪業、起煩惱，其原因是沒有進入佛菩薩的境界，所以得不到受用。佛法是斷煩惱的，如學佛而仍有煩惱，是與佛法背道而馳。

◎時間是就眾生分上說的，實際上並沒有時間，是眾生的錯覺。時間屬於心不相應行法，長短沒有一定，念劫圓融，可見時間是眾生的知見。所以經云：「無量無邊無數劫，於一念中悉明見。」

◎一切眾生見到菩薩，菩薩絕不令其空過，一切菩薩均是如此。我們應當學菩薩，對於眾生，如能接受佛法教誨，我們應盡其所知予以教導，縱不能接受佛法亦要說因果報應，使其深信得益。不捨一切眾生界而不著一切眾生界，度眾生而不著眾生之相，說法不著說法相。

◎見佛無疲厭，念念之中都能見佛。佛是覺，六根接觸六塵，念念覺悟，便念念見佛，

不疲不厭，法喜充滿。學佛人真能達此境界，心地常常保持六根清淨，不為六塵所轉，自然法喜充滿。凡夫的境界，唯一的辦法是二六時中常有阿彌陀佛的念頭。深入經藏，沒有清淨心入不進去，要靠佛菩薩感應；感應全憑至誠心，至誠心也是清淨心。

◎佛氏門中不捨一眾生，心量要大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存心捨棄一個眾生都不能成佛。心裏有取有捨即著了相，著相即是凡夫而不是菩薩，四相有一個則四相俱全。雖說帶業可以往生，也要理智能克制感情，平時須多練習，否則到臨命終時就來不及了。

◎菩薩修行宗旨在轉識成智，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

◎法門無量，三昧無量。功德林菩薩說修三昧是一種手段，目的在見性，三昧的本性即真如本性，三昧的相無量無邊，見了性一切三昧皆通達。每讀誦一部經皆能見性，無論大乘經小乘經皆能見性，小乘是大乘的基礎，比方小學與大學，若看輕小乘，不立基礎，大乘佛法即入不進去。

◎忍辱是定的前方便，「能忍最勝寂滅法」，忍清淨寂滅，把心安住在清淨寂滅就成

功了。學佛要受得了寂寞，心忍得下來是初步功夫。修定下手之處即是忍，忍之相是平等。成佛的道路魔多，魔現前不能說好與不好，如被魔降伏即歸失敗，如能降魔即是好境界。遭魔是必然現象，功夫愈高，魔王的力量愈大；《楞嚴》五十一種陰魔，唯一的剋伏辦法是平等心，保持自己的清淨心。

◎ 天人有報得的神通，比人高明，但只有五通。由欲界天到無色界天，每上一層，其神通力要高一層，惟無「漏盡通」，若得漏盡通即超出三界。神通並不是一件奇怪事，是自性體中本具的功能，有修得的，有報得的，報得的神通，不僅天人具有，連鬼道亦能具有。菩薩的神通是修得的，比天人高得多多，無法比擬。如坐在講堂中不動，而同時能普遍在一切處現身，此種境界凡夫無法體會，到了第九行菩薩才能達到此種神通力量。須知佛菩薩並無身相，故能現一切相，佛菩薩相好莊嚴，是為凡夫有分別心而說的，為眾生感應道交而示現的。所謂相無定相，人求感應，佛菩薩所現的是人相，天人求感應，佛菩薩所現的是天人相，若不顯同類身即無法教化。

◎ 經云：「善守身語及意業，恆令依法而修行，離諸取著降眾魔，此智心者所行道。」

以最淺顯的說法即是：身必須離殺盜淫，語必須離四種口過，意必須離貪瞋痴。依此修行，所修的仍然是福報而不是菩薩道。十善業是有漏的福報，修十善業而離十善之相，不可取相，不可執著，不取法相，不取非法相，能如此則可降伏眾魔。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即是離諸取著，「離諸取著」即可降魔。

◎讀書同吃藥一樣，吃藥是為了治病，以藥力把病化解，使病人恢復元氣；讀書是要變化氣質，如不能變化，讀書何用？佛經讀得滾瓜爛熟而仍然貪瞋痴慢，與不讀何異？讀經聽經之後即要作菩薩作佛。居士們在家則家庭即是道場，對父母孝順，對一切事理明達不迷即是佛寶，事相上作得一切圓滿即是法寶，化導全家人一團和氣即是僧寶。公務員事事本著佛法作，忠於國，忠於事，認真負責，則機關就是道場。學佛人所在之處即是道場，並不限定寺院內之大雄寶殿及經堂才是道場。

◎世間事均是假的，人到老年患得患失之心更重，其實人生一切遭遇都是前世善惡業因所結的果，現在遇到了只有忍受；如自己想如何便能如何，佛就不把「求不得」列為八苦之一了。人生一切境遇皆受因果律之支配，今生之財富是由前生財布施得來的，今生的智慧是由前生法布施得來的。有許多人發了意外之財，不但病魔纏綿，

損失殆盡，且把老本花掉，此種事例世上所在多有。所以人不必貪求，要放下一切，把一句阿彌陀佛名號守住了，心地才清淨；心地清淨，決定往生。「看破」是真學問，「放下」是真功夫。

◎《四十華嚴》第一品之經題是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」。思是動念頭，議是討論，不思議即是菩提心中之直心。直心正念真如，離念而無念頭，所說言語皆是由本性中生出來的，不是在心中動念頭思忖出來的，所以叫不思議。「入」字最吃緊，讀誦《四十華嚴》，照經中行即可入其境界，入其境界即與菩薩一樣。我們現在行菩薩道，把自己看成菩薩，而看眾生依舊是冤親不等，善惡分明，則自己仍是凡夫。菩薩對五欲六塵一絲不染，而我們對於名譽、財產、恩愛牽累太多，放不下，就是還沒有入到菩薩的境界。

◎「藏」，倉庫義，寶藏義，出生義，本性之功能無有窮盡，故稱之為無盡藏。

◎一個人要有成就，靠博學多聞，多聞之後要深思，義理通達後要實行。聞之不解或昏沈掉舉，皆為缺少福德及宿慧；一聞即解即信，是過去世有福德善根。

◎一切法空，不但理空，事上亦空。既然一切法空，所以無願無求。一心想成佛即有

我相，有我相則四相具足，即非菩薩，仍是凡夫。要保持清淨心，不可執著。

◎ 離相並非不要相，祇是教人不著相。古德以金作器為喻，金是性，器是相，如不要器，也就顯不出了金品的功能了。

◎ 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，信是道源功德母，清淨信心能生一切功德。受了三壇大戒未必有信。佛法是清涼法、離煩惱法，學佛之後如仍有煩惱，即是尚未生信。

◎ 佛成道後最初說法是講《華嚴經》，說二七日（十四天），當機眾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我們聞《華嚴經》後可得大乘道種，對凡夫同樣有益；對於不信佛法的人，縱墮地獄，如聞到《華嚴經》一句一偈，承此功德亦可得度。我們往生極樂世界是當生成就的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遇到第一位菩薩即令其念佛，最後一位令其到極樂世界，可見《華嚴》是大本的《彌陀經》。

◎ 「信藏」。菩薩明達佛智，入佛智慧即見性，由本性中生出的信才與性體相應。凡夫的境界處處染，故心不能清淨。大乘與小乘不同：小乘目的在斷見思煩惱；大乘是以度生為先決條件，必須在塵世間和光同塵，才能利益眾生。但眾生習氣很重，自己無始以來的習氣也很重，一念不覺即反為所轉。若信藏成就即可不染塵勞，八

風吹不動，可不為環境所轉。

◎戒律是清涼自在的，如法持戒必得法喜。持戒目的在遠離塵勞，然後才可得心。對於佛法無深入者，認為佛法理論雖然高超，而戒律對於人的生活拘束太甚了。這是邪見。持戒不清淨而見解能清淨者，無有是處。

◎「護持一切諸佛種性。」所謂諸佛種性即是自己的真如本性，能護持自己的真如本性，即是護持諸佛種性。《楞嚴經》說，用根不用識，識是虛妄分別心，護持六根的根性，與佛性相應。

◎貪圖名聞利養，為求當道禮敬或巴結信徒而修苦行，名為貪求戒。經云：「何為無貪求戒？此菩薩不現異相，彰已有德，但為滿足出離法故而持於戒。」

◎體性周徧曰普，隨緣成德曰賢，真如本性，從十法界之緣現十法界依正莊嚴之相。從性德上說，黃金是性體，如以黃金塑造一尊佛像，便受若干人之禮拜供養；若以黃金塑造一美女，則是隨地獄法界。同樣是黃金，相不同，功德亦異。

◎通無量法門才能度無量眾生。無量法門太多，要修一個法門，一門通一切皆通，一門深入是方便，見了性才通一切法門，性德是周徧的。六祖慧能並不識字，而能講

解各種經典，是已見性。博學多聞與一門深入並不衝突，博學是幫助一門深入。

◎慚愧的相在唯識中屬於善法，無慚是隨煩惱。《涅槃經》中說自己作惡事受良心的責備謂之慚，自覺羞於對人謂之愧，有慚愧心不會作壞人，中國人謂之知恥。

◎四念處之觀身不淨，是令對於身體不要過份愛惜。打破身見即能破我執，才能離開世間，往生極樂世界。

◎經云：「彼菩薩心自念言：我無始世來，與諸眾生，皆悉互作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男女；具貪瞋痴憍慢諂誑，及餘一切諸煩惱故，更相惱害，遞相陵奪，姦淫傷殺，無惡不造。一切眾生悉亦如是，以諸煩惱，備造眾惡，是故各各不相恭敬，不相尊重，不相承順，不相謙下，不相啟導，不相護惜，更相殺害，互為怨讎。自惟我身及諸眾生，去來現在行無慚法，三世諸佛無不知見，今若不斷此無慚行，三世諸佛亦當見我，我當云何猶行不止，甚為不可。是故我應專心斷除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廣為眾生說真實法。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三慚藏。」這一段經文非常重要，應常常讀誦。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、未來諸佛，凡夫一番生死即有隔陰之迷，只知眼前眷屬而不知過去眷屬。今生凡與我有來往者，在過去世中均有關係，有恩的，

有怨的，有還帳的，有討債的。過去生中與你最親密的，恩怨厚的，債務重的都要到你家裏來作最親密的直屬親屬，還債的人可與你興家立業，討債的人可使你家敗人亡。所以懂得佛法的人一切看淡，處處學吃虧，有債務早早還清；債務了掉，可以減少自己修道的障礙。

◎對五欲六塵起貪求心，無有厭足，道業難以成就，往生淨土必有障礙。只要對於世間一絲毫貪求心都沒有，即可隨時往生，感應道交亦從此處來。佛法就是一個「捨」字，能捨得一分，道業即增進一分，捨得多道業高；若貪求無有厭足，必定入三惡道，一入惡道再想出頭就難了。

◎學佛要緊的是離相，離相並非逃避現實，不過是不取相、不執著而已。佛法一絲毫的假都摻不得，如摻一點，德性即不能圓滿。眼睛裏不能容塵沙，但亦不能有金剛鑽，所以說平常心是道。心是動的，等於水起了波浪，使其永遠保持水平的狀態即可放光明。對世間法不可貪求，對佛法亦不可貪求，一有此心即如眼睛裏放入一粒金剛鑽；但須除妄，切莫覓真，如求真則是又加了一層妄想。

◎蓮花出污泥而不染，污泥代表五欲六塵，清水代表佛法，蓮花超越水面，不染污泥

亦不沾水；世出世間均超越，若超出世間而逗留在出世間，仍是有著。

◎清淨無染著即金剛智慧。六根接觸六塵要時時刻刻覺悟，眼根對色塵，發覺要被色塵牽跑，趕緊回頭，一絲毫歡喜心或瞋恚心都不能有；耳根對聲塵亦如是，無論何聲均不動心，不動心即是菩薩的境界。清淨心不現前永遠不能出頭，這是生死關頭，六根還要為六塵所染，轉眼之間又到輪迴中去了。

◎見到一切佛，即知自己能分身，否則見不到。神通是本性中本具的德能，只要自己本能恢復，即知自己去掉了五蓋及二障。

◎六根接觸六塵，世人以為是樂，其實是苦。五欲六塵乃是生死冤家，生活苦才能激發道心，佛訓示以苦為師，太苦了必然想辦法脫離這個娑婆世界，所以生活環境不好的人未必不是幸福。

◎信解行證是四個步驟，信是開端，信而求解，解後能行，行之圓滿，方能證入。

◎過年時到寺院大雄寶殿中燒香拜佛，希望一年之內人財兩旺，事事順遂；然而一年下來，不如意事仍十常八九。蓋世人僅知供奉大雄寶殿中的金佛，而不知供奉活佛，果然能時時刻刻把一切眾生當作佛供養，必有好的境界，所求如意。

◎能依教奉行，即能入佛的境界。入佛境界，根本智才能現前，一般說法是要見性，即本性中之般若智慧，此慧得到之後是現量境界。初住菩薩才有根本智現前，破一分無明、見一分法身。有根本智才有後得智，根本智是從理體上講的，後得智是從境界上講的。一登菩薩位即得根本智，因直心即是本性。

◎「專求如來一切智智」，此係學佛的一個方向，上面的智字指根本智、是實智，下面的智字指後得智、是權智。學佛唯一希望就是求開智慧，修淨土法門將一切功德回向往生極樂世界，此係手段而非真正目的，真正目的是在求佛的一切智智。

◎念是業識，念是五徧行之想與思，是心所法之一，性體中決無念。若想見性，有念頭即見不了性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。只要認識體，猶如虛空，森羅萬象相上動無妨礙，性之與念本來不二而二。

◎念當處起當處滅，剎那不停，病在前念滅後念又起，念念相繼。生滅的現象太忙了，一彈指有六十個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，其細微之處凡夫無法察覺，沒有靜功的不覺其相續，以為是一念。

◎一動念就錯了，性體中什麼都沒有。所謂證得實相般若，實際上無所證、無所得；

若有證有得，仍然未離名字相，即非實相，成了佛並不成佛的念頭。開始用功的時候，必須與此果地覺相應，方易見性。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，念佛一法是方便之方便。無量法門均為的是見性，不念其他而念佛只是轉換一個念頭。

◎常說成佛須經三大阿僧祇劫，指的是藏教佛，藏教佛等於第九信位的菩薩。念佛如有成就，等於初住菩薩，此乃方便之方便；若修他法，修到初住菩薩須經過久遠劫數。而念佛是二力法門，依阿彌陀佛攝受之力乃得不退，加以信願真切，一心求生，不染五欲六塵則心淨，心淨則土淨，與極樂世界相應，功夫成片，而後可以隨意往生，生死自在。

◎如來三昧與菩薩、二乘、人天所修之定均不同。佛之行住坐臥均在定中，是為楞嚴大定；而念佛所修的定則與佛的定相應，所以佛在各種經典中提到念佛法門，極稱讚其殊勝功德。

◎菩薩最大的冤家是五欲六塵，修菩薩道的人要離五欲六塵。斷由心上斷，不是由事上斷，事上斷是二乘。要能接觸五欲六塵而不被五欲六塵染著，否則即不能弘法利生。

◎經中有「分減施」一詞，即隨分隨力施與眾生，將自己所享受的衣食省吃儉用，勻出一部份施與比我更苦的人，此種作法每個人都應當做到。

◎「竭盡施」一詞，是盡其所有施與眾生之意。財物為資生之具，不能缺少，竭盡施誠屬難行，但須要存此心。而行施時須有智慧，若無智慧反而使眾生受害，因布施而使受者墮入有為。

◎眾生受業力支配，佛有善巧方便以救度之。凡是受苦或受樂均可以激發道心，受苦難何嘗不是佛菩薩用以鍛鍊眾生的，而享樂時又何嘗不是佛菩薩測驗眾生的。如因享樂而歡喜被五欲六塵牽著走，是違背佛菩薩的意旨，故佛說以苦為師，確有至理。

◎菩薩布施應無吝嗇，菩薩知一切法是空的。身為四大五蘊因緣所生，是無常之法，財寶地位亦非堅實法；既屬無常無堅，即不值得留戀。故無論大小乘佛法，均以布施為第一，令眾生一切放下。放下始能見性，見性後對萬事萬物均能徹底明瞭。作此觀很容易捨了，但是最要緊的是，布施時不可使眾生增長貪心及惡念。所以說布施要有智慧。

◎愛是大煩惱，從無始劫來生死輪迴之苦，均是受了愛的害，現在還不肯捨棄，真是

愚痴！布施以修捨，佛經中有所謂「一切施」，施捨到了極處，愛根自然能斷。

◎定是不散亂、不昏沈。散亂是亂想，人在清醒時一定胡思亂想，否則即睡覺，沒有中間；如清醒而無妄念，即是佛法所說的定。這是最普通的，學佛可以作到，催眠及外道均可作到。如念佛時發現有時一心不亂，自己一歡喜，這又是亂想。假如念佛念得很好時，不知能念所念，祇有一聲佛號歷歷分明，正是心淨境界，如遇此種情況要好好保持，保持個把鐘頭已經算不錯了。人有病苦，到此地步，即可不藥而癒。

◎外道及道教修行到了相當程度，均知有六道之存在，了解天上及陰曹地府，亦知淺顯的六道因緣果報；而佛經中言之最詳。凡夫修行程度不夠，無天眼通，不能親自見到，只能依聖言量而認定，絕不可因自己愚痴而否認六道輪迴。

◎不亂想不昏沉，心中只有一個念，靈明清淨，念佛得力時如此，在禪宗說就是止息妄念。

◎清淨心是由戒定中來的，故修定必先修忍，六度中忍辱列為第三，忍是出離苦海的最妙法門。

◎學佛者心中有名聞利養之念，必定招魔。真有道心者一定遠離五欲六塵，名利心放不下者必不是善知識。只要自己心中清淨，自然與佛菩薩感應道交，若老實念佛絕不會招魔。

◎一切眾生之種種心以及種種行為，佛無不知；十法界每一位眾生的心理，佛都了解。

◎佛有大三昧大智慧，若想成佛就要學佛之慈悲。念佛還是要有大悲心，對一切眾生要慈悲，否則與極樂世界不相應。

◎觀是看破、止是放下，有止觀才能斷得了貪愛。經中常說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說到細相太微細了，就粗相說，妄想即無明集的根本原因。經中常說「無始無明」，此「無始」非說無開端之謂，此無始根本不能說他有開始，因其為徹底的虛妄，而一切萬法是由此妄想變現出來的，對環境染著即是無明。有愛才有取，有取即有有，取與有均屬無明，斷了無明是覺後空空無大千。十二有支斷一個其餘全斷，果上斷不了，只有在因與緣上斷，因與緣只有五條：過去的無明與行，現在的是愛、取、有。只要根塵相接觸，動了心的都是愛，耳喜歡聽的是愛，不喜歡聽的也是愛。

◎離相並不是不要相，是不著相；若不要相，體也沒有了。不取不著是離相的意思。

佛令我們離相，他為什麼八相成道？他要離相，他就一無成就，可見相不可離開。色比作影子，以現前諸法說如夢幻泡影，其體是空，壞其緣而已。房子有相，其本性是空的，拆了之後磚是磚，瓦是瓦，根本沒有房子，乃是因緣所生法。

◎ 不要以為佛菩薩及二乘能作到的，我們作不到，其實一覺一迷而已。祇怕不能回頭，若猛然回頭，朗然大覺，根塵相接時一塵不染，隨便拈一法門都能了生死。學佛人求深入，找其本源。三祖未出家時到二祖處求懺悔，二祖令三祖把罪拿出來，三祖找不到，說覓罪了不可得，二祖說我已替你懺淨了，三祖大悟。二祖是叫他見性，到覓罪了不可得時，罪相不可得，一切萬法那裏可得？

◎ 勇猛精進，衝破魔眾。魔眾不是外面來的，真正的魔是無明、塵沙、見思煩惱。學佛如不能斷除煩惱即是冒充佛子。學佛宗旨是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，如迷而不覺，佛想加被也加被不上，故知障礙仍然在我們自己這邊。

◎ 皈依三寶的人有三十六位護法神保護。皈是回頭之意，從前的心是在五欲六塵中流浪，現在回過頭來依靠佛。讀誦大乘經典，常聽常看，經中所說的話全是對我們說的；依教奉行，慢慢的露出一分二分光明，與佛菩薩的光明才能接觸。

◎佛對於恐怖의 眾生有安慰之處，生死之因緣自己可以作主宰，想不生不死並不難；見思煩惱是生死之根本，如不肯斷是願意在世間。煩惱一起來，立刻覺察，日久工夫純熟，即能斷煩惱，即可自作主宰。看破是真精進，放下是真功夫，只要斷除煩惱，生死即得自在。

◎天台宗講止觀，念佛一心不亂即是止。如何能止？一聲佛號，六根感覺與平時一樣，學佛的不是木頭死人，六根齊用，活活潑潑，心念連續起來，六根的感覺超過常人。心中念，愈慢愈好，念到一句佛號歷歷分明，心中平靜極了。遇此情形，應保持心中一點妄想都沒有，定在那裏，這是最好的境界。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無妄想，自己日常工作仍然照做，而阿彌陀佛常在心中。

◎所謂善巧方便，是求學態度與修學的方法。其實態度重於方法，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，無恭敬心得不到利益。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第一是禮敬諸佛，世出世間無論大事小事均不能離開恭敬二字，敬是學習的態度，尊師重道實際上是成就自己。學佛最要緊的是態度，至於修學方法只不過是幫助而已。

◎修行證果者是善知識，戒乘俱急、品學兼優者是善知識，此是狹義的說法；若廣義

言之，任何人均是善知識，街上流氓打架，如善於體會，即知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，亦是給我身教的善知識。

◎有智慧的人不一定有福報；福報分鴻福與清福，清福比鴻福高得太多了！人非有品不能閑，心中清淨無為是真福，顏回「一簞食、一瓢飲，居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。」顏回的快樂只有孔子曉得；個中滋味，又豈是凡夫所體會得到的？

◎大經大論中之諸佛境界，是本性中之德能，我們若把煩惱執著打破，則與佛的境界一樣。佛所證的是法身理體，原來就沒有相，現相是從體起用，體是空，相是妙有，體性非相非不相。佛是感應道交而示現，佛有大悲與無量方便法門，只要眾生心在一起念，即有感應。神通是佛的妙用，所現諸神通，舉世不可測，二乘及菩薩均不能了解佛的神通妙用。佛大慈大悲，無礙自在，如來身徧法界，法界遍一切處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。佛有法身，每一眾生均有法身，入法界即是明心見性，宗門教下殊途同歸，目標相同，互謗是門戶之見，一切不著即能入法界。

◎佛看眾生均是佛，凡夫看佛亦是凡夫，一切法唯心所現，以凡夫的知見測佛的知見

都是錯誤的。我們如果看一切人等均為佛菩薩、大善知識，則我們自己的修行便已到了相當程度。

◎常言道：未成佛道，先結人緣。修菩薩道時必須與眾生結緣，應與法會大眾結緣，與道場結緣，與法會主人結緣；如無法緣，道行再高，學問再好，講經說法沒有人聽。四眾弟子尤須注意者，眾生來供養必須接受，他要培福，須與其結緣，接受之後再與他人結緣；如明日無道糧，今日可向信徒要米，生活能過得去即不要攀緣；有法會處必須往聽，講得不好也要去，作為影響眾，使大家覺得某某大德都去參加聽講，諒係講得不錯，因而可以使道場興盛。

◎菩薩事業最主要的是弘法。如在學校作功課，有實習一門，實習即是熏習，熟透了就是自己的學問；學佛如想成就，必須要說法，說法才會發現問題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自己不斷的熏修，日用平常之中才能躬行實踐。

◎九法界均屬有情眾生，每一個眾生之根性均不相同，如果不明根性，說法就不能契機。凡夫非祇一生為凡夫，過去有無量劫，六道均住過，所以根性很複雜；佛有大神力，他知道我們過去生作何行業，那一生有特殊的習氣，順你的習氣教你最適宜

的法門，自然契機，進步必快。所以佛在世說法時，聽一次就有開悟證果的。

◎煩惱是修道的障礙，對治的方法是念煩惱之種種性，而不要念煩惱之相。如常常想某某冤家對頭給我氣受，愈想愈氣，就是煩惱；如想與人好，對他有特殊的喜歡，也是煩惱。六根接觸六塵如如不動，果不動心，生死即了。

◎念佛用口念，更要心念。有幾種念的方法至為得力：(1)寂靜念。寂滅清淨已經與三昧相應，禪宗譯為靜慮，如此念佛即大禪定，行住坐臥均在念中，六字洪名，字字分明，心中一念不生。(2)清淨念。有漏的煩惱沒有了，無漏的煩惱也沒有了，二邊俱轉，這種念法即真心現前。(3)不濁念。濁是雖在念而仍有疑惑，因而並不太認真；故學佛人在理論與方法上，應徹底明達，毫無疑惑，以淨信心去念。如此念佛，利根人一年即可成就，煩惱重的三年定可往生，只看我們願不願意去而已。

◎弘法利生，研經看教，辦養老院、孤兒院等等事業，均與生死無關，無功夫（三昧）不能成就，幸勿本末倒置。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今生若不能成就，如入寶山，空手而回，實在太冤枉了！得到生死自在之後，想多留世幾年利益眾生，則未嘗不可。

◎「持」字即平常所說的讀誦受持，每部經文到最後有「信受奉行」之句，即受持之

義。不能受持如說食數寶，自己得不到利益。讀經文須注意文句義理，文是文字，句是完整的一句話，義是文字所詮的教義，理是教理、又可稱為性體。教理是根本的道理，教義是一部經所詮的道理。教理通一切經典，字字句句能消歸自性，生生世世永記不忘，是真受持。佛的十大弟子中，阿難尊者表受持第一；凡夫無此能力，但須向此目標努力，如攝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。菩薩們能辦的事，我們也能辦。

◎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「學」是助學，不妨多學，但主修的仍要一門深入，方為契合；把一生精力用在一門功課上，定有成就。有念佛人修禪，美其名曰禪淨雙修，其實如同腳踏兩條船，不動則可，一動就掉在海裏去了。

◎世間文義有邊際、有界限；佛法是由真如本性中流露出來的，一文一句義理難盡。一切寶藏均是有止盡的，唯有性德中之寶藏才無有窮盡，每一法門均可稱之為陀羅尼（總持）。古大德之例子很多，如六祖惠能成就之後，雖不識字，而對於教理無不通達，故求智慧、求福德須由本性中求之。

◎饒益一切眾生並不簡單，令一切眾生得益，若有不共戴天之冤家，亦要一視同仁，無分別心，一律平等。無平等心，焉能稱之為饒益一切眾生？

◎隨緣不變，在六道中下化眾生，必須入其道中，同其甘苦，雖然隨順而心中如如不動。自己必須有相當的程度，才可以度眾生。逆境中可以保持，尚非太難事；順境中不易保持，稍一不慎即為境界所轉，相當危險的道路。無把握很難度生。

◎禮敬諸佛為十大願王之一，至誠懇切拜佛也能悟道。印光大師開示誠與敬為佛門的鑰匙，一心頂禮是學佛的態度。

◎智慧之火焰能消滅煩惱；修行講開智慧，智慧能斷煩惱。修淨土可以帶業往生，其餘任何法門無此方便。淨土是二力法門，佛力加被我們，但我們自己現前也要有一念清淨心，否則不能去。現前一念清淨，是伏惑而不是斷惑，是用石頭壓草的辦法；斷作不到，伏可以作到，以理智克服感情。世間事要看破，名聞利養決定不能牽掛，臨命終時才有把握；但須家人也懂佛理，不要惱害，才能往生。

◎學佛多年，雖遇善知識教導，卻仍悠悠泛泛，毫無進步，病在信心不足，不肯精進。常說的淨土法門，認真念佛，念一二年往生的，真有其人，確有其事，不見得他們學問好、佛法比我們懂得多，就是認真去作而已。把世緣放下，認為念佛是一件大事，短期間內即有成就。

◎《華嚴》講十度，總說無量法門歸納為十個綱領。從初發心到等覺菩薩無有例外，均修十度，那一位菩薩均是十度齊修；不像世間法，大學課程不適用於中學，中學課程不適用於小學。佛法有次第而又能圓融，此是與世間法不同之處。

◎參學能斷惑，眾生無始來的毛病是疑惑。古時求學，跟老師學二三十年，有了相當的基礎，老師才准許到外面參學，最低限度自己能辨別是非真假正邪，就不會吃虧。我們的心隨妄境攀緣，所以定不下來。六度中之前四度，均為修禪定的方法。念佛若求一心不亂，如無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，焉能得到一心？般若波羅密是理，前五度為事，若無般若，前五度都是有漏的福報，無般若不能稱之為度。

◎十大願王以禮敬諸佛列為第一，禮敬並非僅向佛像叩頭禮拜而已，是無論善惡，對一切人均要恭敬，一律平等看待，此係菩薩道之基礎。

◎人間有善亦有惡，善固可喜，而對惡世界亦不能生厭惡之心，否則即有分別心，無法行菩薩道。《普賢行願品》中有「恆順眾生」一項，即是不擇善惡一律平等。所有胎卵濕化，種種族類，我皆於彼隨順承事供養，如敬父母，如敬師長，乃至如來，等無有異。菩薩若能隨順眾生，則為隨順供養諸佛；若令眾生歡喜者，則令一切

如來歡喜。

◎魔的大根大本即是貪欲，五欲六塵就是魔。天上的魔王，對於毫無修持的凡夫睬也不睬，因為凡夫還不夠資格；等他要成佛的時候，魔才來干擾。

◎「知諸眾生，悉皆如幻」。眾生是因緣和合而現的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因緣生法皆是幻相。體是空寂的，相是因緣變化出來的，空與有是體與相。雖說性相不二，是說他的性質不二，幻相是空寂的，真性亦是空寂的，性相兩邊均不取是為中道。認識幻相即見到諸法實相，見到實相即見性；既然知道悉皆如幻，自然就不執著。

◎「知諸如來，悉皆為影」。如來的身相及境界全是不實在的。何以故？佛沒有相，若說有相就是錯誤的觀念，佛是隨眾生心而現的相。佛在世時各人所見佛相均不同，隨眾生之智慧福德而有所差異。佛的法身是理體，隨眾生感應而示現。

◎「知諸世間，諸有生起，如熱時燄」。世間果報是前世業因所修，不論善惡皆如夢幻，均非真實。好醜是空，苦樂是空，逆境現前不生怨恨心，一切境界唯心所變。佛學稱為內學，學佛求心淨，求見性，求開智慧，均是向裏面求，與外面不相干。學佛不能在事相上求；著相取相，找別人麻煩，妄念紛飛，均與佛法背道而馳。會

學佛的人把一切境界作為自己的增上緣，善惡境界均是我的老師，均可以警惕自己。

◎學佛的人對一切事知道得愈少愈好，多則分別心多；與一切人沒有必要不必往來，保持自己的清淨環境。佛的經論戒律均是對我說的，不是叫我衡量別人的；一個無惡不作的人，種種劣行不堪入耳，拿他作榜樣，切莫沾染他的習氣，他對於我就是一个大善知識。

◎無著從智上講，無生從理上講，理智一如，理智無二；無生善根即是無生法忍，理智一如即深入法界，此是十回向菩薩的境界，其本性中之光明已透出一大半。

◎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心一定要拓開。凡夫心小，是妄心，無論學任何法門決不能見性。不是佛不慈悲，而是自己心量小，得不到感應。

◎「無顛倒法」是心等於三世諸佛，佛心是真如本性，見了性，身口意三業與法性相應。見性即不著相，對境不起分別心。一切境界現前，動了心即是顛倒；在二六時中念念覺悟，保持清淨心，即為無顛倒法。經中千言萬語，其實說來只有這兩句話。念佛念得一心，可以生死自如。《華嚴經》是大部頭，有八十卷，最後還是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《華嚴經》就是大本《彌陀經》。

◎境界現前，若取相、若著相，即是心不清淨；心不清淨，靜不下來，佛無法與我們感應道交。十方諸佛對修道人無不加被；淨土宗稱為二力法門，修淨土如能伏惑，佛即能加被，伏惑之後到了極樂世界是生在凡聖同居土。其他法門是先解後行，淨土可以先行後解，一句阿彌陀佛賅羅八教。若能一切放下，可以不要研教，否則必須讀大經大論。我們學佛若干年，照理說現在用功應當可以上路，上路十方諸佛一定來加被。欲想成就，每作一件事，先想想佛肯作此事否；佛若不肯做，我就不作。

◎安隱之道是成佛之道（隱字在《華嚴經》中均如此寫，不敢擅自改正，可能古時隱穩二字通用）。三界決不安隱，小乘人得小安隱；凡聖同居土亦是安隱之道，是一生成就之法，亦為難信之法，眾生對此法門多數均發生疑惑。凡夫聞到淨土法門，一聞即信，信而能行，是多生多劫以來的深厚福德善根所致，真是今生今世難得的幸運兒。

◎「佛現不思議種種神變，令無數眾生歡喜心。」佛沒有身，隨眾生生心之感而現身，其身無量，凡有所求均能現相。種種神變即是現相。八相成道，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即是神變；以此接引眾生，使眾生生歡喜心。我們學佛亦要如此做，與

壞人惡人在一起，也要令其生歡喜心，讚歎其長處，莫說其短處。我們要有容納他人的雅量。

◎二乘人對於佛菩薩殊勝法會完全不知，明明在眼前也見不到；由此可以證明菩薩有不共的殊勝功德，二乘人對之如盲如聾。清涼大師說理智相契合即鄰近如來，故十方不可說恒沙世界之外的菩薩遠而不隔；聲聞、凡夫無智慧，對理體疑而不覺，面對著佛，也看不到《華嚴》的普賢法會。可見迷悟有天淵之別。

◎真發心念佛，所得到的是理一心不亂。如果不能發菩提心，但有菩薩之大願，用識去念佛，求帶業往生，謂之事念，專心即可。念佛求功夫打成一片，心中無雜事，今生即可以生凡聖同居土，淨土法門之殊勝在此。

◎生死是有，涅槃是空，凡夫著有，二乘著空。佛的涅槃是無住涅槃，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，謂之究竟住。智慧入了理體，心境一如，智境無二。欲想證入法性理體，必須入無比三昧。有定功即能超越煩惱障。

◎佛不住涅槃對眾生有恩，同體大悲，無緣大慈，佛所住的是其身無際，住在眾生身中，所以說佛徧一切處。在理體上講，清淨法身佛與眾生是一體的，若有障礙，不

在佛邊，在眾生邊，無論天魔外道，佛沒有不加被的。

◎ 佛悲心無盡，經中說佛視眾生，如慈母念念在獨生子。佛的慈悲願力攝受眾生，令其自己心中見自己本性，見性成佛，此之謂「令一切智，種性不斷」。

◎ 我們學佛功夫不得力，是沒有安住。住最要緊，有住處即是安住，等於有了家。我們如果能把心安住在極樂世界，再安穩不過了！六道中有生住異滅，是無常的；捨了極樂世界，沒有第二處能安住的地方。

◎ 佛在一切處所教化眾生，無有疲厭，因其無功用道，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欲有所收穫，常不能滿意，必致灰心；佛盡心盡力教化眾生，什麼都不要，為眾生工作而不求代價，不厭煩不疲倦。學佛人在家在社會，盡心供獻自己的能力，不計報酬，立志作大事不作大官，能如此則自無疲厭。

◎ 無煩惱即是福，無智慧斷不了煩惱，福德、智慧均是本性中具足的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世間人的聰明智慧不一樣，如燈上蓋的紙，光不能透露出來。紙是所知障，斷了所知障，智慧即現前。

◎ 心常寂定未曾散亂，住一切智。煩惱如水起波浪，心動即起煩惱，照明的功用即失

去了。佛法重視空，世間法亦如是，小小境界現前即沉不住者，不能做大事。住一切智即是照見五蘊皆空。斷煩惱障比較容易，二乘人可以斷煩惱障，但所知障不容易斷，要深入經藏，博學多聞，在聞思上下功夫，入三摩地。修行即是要在境上磨練，在舉心動念時修、境界現前時修，面對一切法而心不動即是修。佛法是求自在、求解脫、求智慧，否則必走錯路。

◎ 凡是心外求法均謂之外道。佛法講明心見性，如不在此下功夫即是外道；學佛而仍隨六塵轉，心不清淨即是外道。

◎ 雪山很多藥草，猶如種植，處處出生。有良醫知藥性功能，隨病所須，於中採取。其有獵戶牧人，亦在雪山，遊止其中，不知不見，焉能採取？此比喻菩薩普入如來境界，能了如來三昧境界；聲聞二乘不修習一切種智，雖與佛菩薩在一起而不見不聞。佛在世間遊戲神通而心如如不動；我們亦遊戲世間，遊於善道得樂，遊於惡道受苦。如有定功，在善道無樂的感覺，在惡道無苦的感覺，即能入佛之境界。所以學佛要在境界上磨練。遊戲神通是度化眾生而不著度生之相。

◎ 大地眾寶所依，多諸伏藏。依報隨著正報轉，要從正報上修，好好修智慧、修福德。

福是從三昧中來的；享福需要大智慧，否則必墮落。佛說以苦為師是對智慧未開的人說的。從前人講經有大供養，但須將身相看破，雖然接受大供養而不會迷在其境界中，不為環境所轉。如無此把握，還是受苦一點好。

◎ 凡夫在世間處處與世法染著，如來示現世間為教化眾生，絕不沾染世間，心無障礙，必有八風吹不動的本領才可示現。經中說諸佛如來在十法界示現無間斷，佛示現是普照法界，佛的智慧光明都照到了，佛是「常現不沒」，隨本願力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。

◎ 「三學等用」是戒定慧三學要同時修。三學展開來有無量無邊法門，清淨無染即是戒，戒律記不得無關宏旨。對境時心不動，八風現前心如不動，心如仍存有不動的念頭，心還是動了。一切境界現前清清楚楚，一點都不沾染即得到解脫。若知戒定慧了不可得的時候，即是無分別智現前，知一切萬法同一性體，不但三學等用，萬法皆等用。佛在經中如此苦心教導，六根接觸六塵時考驗我們的功夫，解後起修，如不修與不解無異。境界來了即是考試，念念都在考試。

◎ 經云：「住出世法，世法無染。」經中常用蓮花作比喻，蓮花生長在汙泥裏，以汙

泥比作有情世間與器世間，水比作知正覺世間，必須連佛菩薩的出世間都要捨。如自己覺得我現在是菩薩，仍然住在知正覺世間。佛菩薩遊戲人間，利樂一切眾生，我們何嘗不能作？

◎智慧是體，慈悲是推動力，神通是善巧，亦是教授法。凡是令我斷惑證真開悟的都是佛身，六塵境界亦是佛身，此世界又何嘗不是六塵說法？如耳根利，聽到樹聲亦能開悟。

◎佛有三世平等法性，平等性中明去來今。十方三世之事，佛均明了，本性中如此，十方平等，三世平等，佛佛道同。三世十方是凡夫的知見，十法界是由一真法界變現出來的影子，是虛妄不實的。佛已為所有眾生都授過記，何以故？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皆當成佛，又說末法時期淨土成就，這些教示要學佛人善於體會，方能得益。

◎說到定力，凡夫也有，定的境界不相同而已。凡夫將五欲六塵境界當作真的，心定在五欲六塵之中，故見不到佛的境界。從前佛在祇園精舍見蟻而笑，謂弟子曰：蟻身已閱七佛世仍為蟻身。因蟻是定在蟻的境界，始終無法脫蟻身。人亦如是，人想

天生的不多，想生淨土的更少，一生混混沌沌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。無大善惡，一生又一生，白骨堆成山，仍在人道中混，這還是好的；三毒加重，失掉人身，更不堪設想了。

◎學佛，菩提心太重要了！下品下生，生凡聖同居土也要發菩提心，西方是大乘人的境界，不是二乘人的境界，所以學佛必須是大乘法器。犧牲自己為了利益一切眾生，受苦受難也情願。幼稚園的菩薩也要以度此地球上的眾生為己任，但此心還是發得太小了。十方無量無邊世界的眾生都要度，雖一時辦不到，但不能無此願，有此願，終有達到之一日。如果處處為自己打算，連二乘人都不如。

◎佛是無所住而住。住在一個地方，心量境界就限於一個地方，有界限、有範圍，等於一個圈套就跳不出去了。如不將心量拓開，死守一處，無法開悟。佛菩薩常遊十方是願力，我們常遊六道是業力，假如我們的願力超過業力，我們就是乘願再來的人。願力大過業力是菩薩，業力大過願力是凡夫，愈往下去，業愈大願愈小。

◎對於一切莊嚴境界不發生愛好之心，才能徧往十方法界佛剎，若有樂著之心即是凡夫。佛法是圓融的，大徹大悟之人決無門戶之見，謗禪謗淨均屬不通之人。學佛人

心中一定自在，自在、般若、解脫是三位一體的，不能分家。真學佛的是了生死、成佛道，假學佛的是求名聞利養、求享受，能知此理即可明辨是非。

◎ 所謂自受用身，是自己用這個身體作為修行的工具，知其為工具故不執著。佛以身作身教、作榜樣，身教即是律藏，佛的經典即是言教，身口意均有教化的作用。

◎ 世間大富貴人，比不過大梵天及摩醯首羅天的福報，但此二天心中有染，不清淨，仍屬凡夫。佛在世時，國王大臣替佛造的精舍，富麗堂皇，猶如宮殿，但佛不執著、不染著，佛照見五蘊皆空而不壞其相，福德清淨故不住生死。佛經背得很熟也不能入佛的境界，若真受持是離世清淨（因）不住生死（果）。了生死不是什麼玄妙的事，對世間不貪愛、不染著就是離世，起惑造業就是染著。

◎ 有大智慧才能有斷德，斷德就是解脫。一切法的真相是空寂的，形形色色如幻如影如夢如化，想得到一點東西都不可能，故《心經》說「無智亦無得」。學佛人必須要深入此中奧義。佛法是對付的，因為有煩惱才建立菩提，眾生有錯誤的觀念，佛才說正知正見，假如沒有煩惱，菩提也是多餘的，到了無所得，心裏才是真正清淨。

◎ 一切皆以心為自性，心境一如。真如本性是體，現的五欲六塵是相，體離不了相，

相也離不了體。相是影相，知其為相而不執著即不起作用，而且還可以利用他。到了心為自性的程度，已經是明心見性了。成佛不過是恢復本來面目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，必須以無所得而為方便，如有所得，必有所失，患得患失，心理負擔太重。身體剎那變老，不能永遠過十八歲，生下來就往墳墓中走，無片刻停；身體尚保不住，何況身外之物！

◎佛有藏通別圓種類不同。人想見佛，佛即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的佛相，菩薩想見佛，佛即現大身，螞蟻想見佛，佛即現一隻大螞蟻，佛在六道中所現的相千差萬別。菩薩有五十一個階段，所見佛身各有不同，故經云：「隨諸眾生業報不同，心樂差別，諸根各異，而現佛身。」

◎佛說一切法皆是因緣所生，當體即空，全是假的，明白此理，應當放下。知一切相皆是性體變現出來的，從因上看皆是依他起相，無自體性。故經云：「為說世間皆從緣起，知諸法相皆悉無相。」

◎佛的眉間白毫相光有萬德萬能，全世界的出家人只要真心辦道，四事供養不虞匱乏。可惜凡夫不相信佛，而相信有財有勢的檀越，以致本末倒置，離道遠矣！

◎華嚴會上是四十一位大菩薩的境界，菩薩行願深廣，無量無邊。菩薩見思煩惱已斷，塵沙惑已斷，只有無明未斷盡，入於分分漸破的程度。行住坐臥四威儀，一無所著，能無所著即是佛菩薩的境界，不但人天莫知佛菩薩的境界，連聲聞辟支佛均不了解。菩薩位子愈往上去，智慧愈深，勇猛精進而不著精進之相。學佛要三大阿僧祇劫，第一個阿僧祇劫修三十個位子，第二個阿僧祇劫由初地至七地修七個位子，第三個阿僧祇劫只修三個位子，所以愈上修愈不容易。

◎無量定即無量三昧。定的種類很多，眼根對色塵，色塵無量無邊，有的色塵見了心定，有的見了心動；外邊有多少境界即有多少定。又如飲食，吃了，有的愛吃有的不愛吃，即是心動。

◎佛法說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。大悲心要建立在直心上，直心是真心，直心是道場，心中如有委曲婉轉之心即非菩提心。菩薩身口意一切造作不迷，覺悟了即與真如本性相應，心地清淨、一塵不染即與佛同。如目的在名聞利養，則說法度生，勸人為善，均成了世間有漏的善事。

◎經云：「三昧妙威神。」是說定智深廣，一切境界現前，菩薩能如如不動，自行化

他。自己修行均不能著佛法相，修行人覺得自己修得不錯，已經著了相。一坐二、三天不起坐，有定功，但不是三昧妙威神，佛是行住坐臥均在三昧之中。一切法不染著即是三昧，三昧成就，因定開慧，一切事究竟堅固。清淨無染即是究竟堅固。

◎經云：「無來亦無去，無依無所著，究竟離分別，普現於十方。」普現於十方是大用，必須由離分別心作起。無去無來是不來不去，「八不」說的八種相，即不生不滅、不斷不常、不一不異、不來不去。八種相說起來只有一個「不生」，不生自然不滅，更無其他來去，此境界即是無生法忍的境界。《楞嚴經》上說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」，生與滅是同時的，生滅皆是幻，求生不可得，求滅亦不可得，來去一異均不可得，此是說諸法實相的境界。不依於體，不著於相，可斷分別根，即世間而離於世間，才能成就於大用。

◎破四相後才能隨緣現相，離相必須從大智慧上下手。世間人無論有多大的聰明才智，若有執著即是有漏的智慧，無我執還有法執；菩薩一念不生，即是無相。起一個念頭即有一個相，一切境界現前不起念即是功夫。法界本來是沒有相的。

◎慈悲不是對於好人壞人一律不分的，對於好人要慈悲攝受，對於壞人也要用嚴厲的

手段以對治，皂白不分釀成「慈悲生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」，任其墮落，即非真慈悲。但經中又說：一切眾生皆是過去父母、未來諸佛，全要恭敬；此話豈非矛盾？應知對待好人壞人是心中一律平等，不起分別；而相上要有分別，相上不分別就沒有是非。對待惡人訶斥或用兇惡面孔責備，也是教化的一種方法。使他改過遷善，還是為他好，心中還是慈悲。

◎十行菩薩修六度是度自己的，十行以後才能度他。依此推論，凡夫修六度多分是有利於自己。如布施可以度自己的慳貪之心，受施者所得之錢財有限，不過用布施為手段，以成就自己治貪之功。諸惡莫作是持戒的前方便，若起一惡念，障礙他人，持戒即不清淨；很小的善事未做，即違眾善奉行之旨，若隨時留意身口意三業之造作，何時何地不是道場？忍辱也是成就自己，接受他人之侮辱毀謗，可以為自己消災，他人無緣無故來找麻煩，應作還債想。學佛的要件是成就自己，無論受任何委屈冤枉，都不怨天尤人。如做得到，則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，可放心度眾生；若仍存有計較之心，是非人我縈繞於懷，學佛算白學了。

◎經云：「不於業中分別報，不於報中分別業。」通達《華嚴經》的真實義，能於一

句兩句經文中，時時起觀照，一生受用無窮。業是造作的時候所發生之事，身口意三業，造善業有善報，造惡業有惡報，絲毫不爽。在造善業的時候，不可用分別心，一動分別心即是用了意識心，不分別與法性理體相應。只是按照理論去修行，不必一心求生西方，若求生之心殷切，只能生凡聖同居土，不能生實報莊嚴土，因實報莊嚴土無分別心。不於果報上研究他的業因，得人身是果報，周圍環境也是果報，既然是果報，只有隨緣消舊業，不必想像其從前發生的原因，因為想也沒有用，只要今生勤修戒定慧，求出生死苦海就成了。

◎若發菩提心，一生能成就。發不發的行相（緣境的時候，心上現起一種了境的相貌，名曰行相），很容易分別，發菩提心者，我相就沒有了；若還有四相，就是還沒有發菩提心。經中說：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即非菩薩」，可以證明。修行是自己的事，不要管他人。發菩提心，佛菩薩會自動來加被的。

◎經云：「知一切法因緣為本。」一切法包括世間法及出世間法。《百法明門論》解釋一切法，九十四種為世間法，最後六個無為法是出世間法，無論有為無為均以因緣為其根本。世間法是因緣所生，可以說得通，出世間法亦為因緣嗎？有前面四個

有為法（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心不相應行法），才顯示出無為法，一切有是幻有，因緣故有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佛說萬法皆空，緣生即空，皆無自性。看六道輪迴更顯然，因緣故輪轉，還滅門亦離不了因緣，有為法是空，無為法是緣顯示出來的。佛法常講真如無為，此真如無為還是因緣所顯的。

◎經云：「知諸時分、剎那、臘縛、牟呼栗多，晝夜年劫，延促相入，無所罣礙」。剎那是最短的時間，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，一百二十剎那等於一個恒剎那，六十個恒剎那等於一個臘縛，三十個臘縛等於一個牟呼栗多，三十個牟呼栗多等於一晝夜。延促相入即時間長短相入，事事無礙的境界，無量劫可為一剎那，一剎那可為無量劫。時間在百法中屬於不相應行法，是虛妄的。所謂念劫圓融就是這個道理。

◎出家人有三種欲：(1)惡欲。在僧團中爭名奪利，希望四眾供養均供其支配，喜歡出風頭，爭領導地位。(2)大欲。希望他人知道他的修行成就，以求名聞利養，對外宣傳某人證道，某人得神通。四相未離，處處還有執著愛欲，仍是博地凡夫。(3)欲欲。今生加緊用功修持，希望來生作皇帝或大梵天王，享大福報。欲望無止境，精神必痛苦。佛法千言萬語，必須將貪欲放下，大乘佛法由初發心到圓滿菩提，即是一布

施，也就是一個捨字，所以修布施是斷煩惱的根本。

◎學佛的人必須修到了一切法空，才能得大自在。破執著要從身外之物捨棄，進一步連內財都能捨，以自己的精神體力布施供養一切眾生，常如此才能入無住的境界，分身徧十方法界得大自在。佛法了解得再透徹，若放不下也是表面文章，一點摻不了假。

◎經云：「一一如來所轉法輪，種種宣說，所謂廣說、略說、讚說、毀說、明了說、隱密說、有餘說、無餘說、不定說、決定說，我皆悟解，憶念受持。」廣說是詳細說，略說是提綱挈領的說。讚是讚歎，毀是責備；此種設施必須有智慧，且須對根機，運用不得當，難危害人，必須那位學者到了八風吹不動的時候，才可以用讚毀方法，此二者均能斷人慧命。明了說是直接了當的說，隱密說是委曲婉轉非常含蓄的說。有餘說是不說完全，說一半留一半，恐礙其悟門，說盡了不是好老師，使學生永遠不能開悟。無餘說是徹發底源。不定說是令學者起疑情的，決定說是令學者斷疑情的。

◎眾生根性不同，九法界由等覺菩薩到三塗，都能聞到佛法。雖然聞到，究竟能理解

多少，視各人根性而異。九法界眾生只有迷悟的差別，上邊迷得輕，下邊迷得重，迷得重的悟解能力小，甚至聽也聽不懂，然要多多聽仍有開悟的機會。例如佛說一切唯心造，凡人聽了認為是妄想心，輪迴是業力推動的，善惡業均是心造的；權教菩薩聽了認為萬法唯識；大乘菩薩聽了知道是真心變現的影相，三種人的悟解不相同。

◎「護持一切佛種」。先要護持自己的佛種，即在這一生當中定要成就。放得下沒有不成就的，要徹底的放下，順逆境都好，無不自在。放下與智慧有密切之關係，愈能放下，愈照得清楚。利他即護持他人的佛種，未悟者作其增上緣，已悟者助其成熟。

◎戒亦稱為解脫，如好好持戒亦能解脫。入菩薩道，三無漏學為根本。學佛千萬不要被虛妄的名聞利養迷著。佛法亦有法運，雖衰不會滅亡，因末法有一萬年之法運，現在只過了十分之一。修菩薩道一定要由三無漏學開始，持戒是手段，慧是目的，定是樞紐。

◎障礙大慈悲心的是瞋恚，持大慈悲戒即可破除瞋恚障，縱然有人無緣無故的來侮辱我，亦應以慈悲心修大慈悲戒。作起來很難，但不是作不到；遇到逆緣應立即覺悟，

不覺悟，慈悲心永遠發不起來。常常覺悟，悲心即增長，瞋恚心即漸漸消除。

◎懺悔二字是梵華合一之譯詞，發露前所造罪，把它說出來，使大家知道，此懺之本意，悔是改往修來，二字意義相通。懺悔之精神與利益是在除惡業。懺悔分事懺與理懺：

(1)事懺——佛弟子犯了罪過，依教修懺悔。在方等經中有修懺之方法，燒香燃燈供佛像，清淨莊嚴，盡心盡力供養，每進入拜懺之殿中須先沐浴換新衣。藕益大師曾修懺法十餘年，頗有感應。

(2)理懺——理懺是作觀，如維摩長者照見五蘊皆空時罪在那裏？心不在內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間，罪亦如此，罪性找不到。從心上解脫，從理上解脫，理上得到解脫，事上自然解脫；若心為境轉，苦不堪言。此法即是用根不用識。性是清淨的，妄想是垢，斷妄想就是理懺，理懺可以不落痕跡。古德說最好事理雙懺，事理無礙之懺。一切業障害，皆從妄想生，如不斷妄想，即不是真懺悔。念佛人二六時中念念分明，正念現前，沒有別的妄想，所以說「念佛一聲，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」。念佛是最好的懺悔法門，念一聲佛與理相應，確有如此大的力量。妄念滅

少，功夫自然增長。我法二執未破前，先破得失之心。

◎禮敬與讚歎是懺悔所依，最主要的精神是除我慢。人生事業愈有成就，我慢之心亦愈大，慢是根本煩惱；如我慢斷盡，是辟支佛的地位，羅漢斷了慢而仍有習氣存在。破除我慢的方法是禮敬諸佛。佛法要從恭敬中求之，我慢就是障礙誠與敬。禮敬講十種禮：

(1)傲慢禮 形式上是敬禮，而無恭敬之心。

(2)唱和禮 隨眾禮拜，亦是形式上有心無心的拜，不是出於自己的誠心。

(3)恭敬禮 現在學佛的人所習之五體投地禮，此禮要平拜，不可用拜墊，但在法會中要隨俗，不可自己單獨不用拜墊，標奇出眾。

(4)無相禮 身入法性，能所均離，空有二邊不著，身心清淨即是禮敬諸佛。

(5)起用禮 二障已斷，只是為教化眾生，示現給眾生作榜樣，一一禮均與本性相應。

(6)內觀禮 以觀想拜佛。有病時不能拜，又非其時、非其處，如走路時，可以觀想拜佛。

(7)實相禮 即無相，入實相的境界，無空間無時間。

(8)大悲禮 菩薩為救護一切眾生，代替眾生禮敬三寶。

(9)總攝禮 即總攝前面各項禮拜，合而為一。

(10)無盡禮 即華嚴境界，重重無盡，事相上即五體投地。

◎ 凡夫均有偏執之病，所以必須用遣蕩功夫而後能圓融，否則偏執之凡情絲毫未去，便不能接受圓融經論；不能領會即得不到受用，最多亦不過口頭上談談教相上的名詞而已。唐宋之後禪宗以外的修行人，其道德見地修持甚深的諸大德，均是經過禪門的煅煉而能夠有甚深之成就，因為禪門用功是宗般若空之又空，極力遣蕩學人之偏執。不可不明般若三空（我空、法空、空空）之義趣，遣蕩時應深觀圓觀經中之義諦，不然便不知什麼是執，什麼是偏，什麼應遣。所以禪宗雖然不談教義，而必須有好的師承。今既未逢嚴明師友，只有自己觀照，精密體會經中之性相圓融、二邊不取、諸法一如、無聖無凡、本來無生等等，在自己起心動念之中，細細體會，是否合於經中意旨，稍有未合，便應遣去。研究經教，當然很好，但應以般若為主，因為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大經中，均是說明圓融之理論，以明性體，故其辭句義味皆屬圓融，雖亦說遣蕩之法，亦含蓄在圓融意義之中；所以已經有遣蕩功夫，執見

已薄的學者方能了解其實義，否則只知道大經義理圓融，而不知是說遣蕩，若執情未化，其所理解者只不過表面文章，未見真正圓融。般若是用遣蕩偏執之語以明性體，其辭句意味皆屬遣蕩，雖說圓融之理，亦寓於遣蕩之中，所以怕談般若者在此，所以不將般若列入圓教者亦在此。其實這只是看到文字的一面，此乃般若與他種圓經立言之不同，及學之者利鈍所關之微細處。這是江味農居士之經驗談，非有甚深契入之理解說不出來，願讀者細細體會之。

◎佛是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眾生有感，佛即有應。諸佛出世，淨業所成，佛不論在那一道出現，均係他的自受用，佛菩薩到了地獄，他的境界也是清涼自在的，因為他的心清淨。我們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個人的境界不一樣，心清淨的程度不同，心量廣大的，蓮花就大了。個人修證不同，他人無法代替；如能代替，十方諸佛大慈大悲，早就幫我們的忙超出三界了！佛菩薩只能作增上緣，如真正想去，就要修淨業。但淨業並不是善業，善業生善道，得人天福報，應照《金剛經》上所說的「修一切善，離一切相」，犧牲自己，成就他人，就對了。

◎清涼大師將《華嚴經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提出作為單行本，依之而行，即是普賢行。

登地菩薩都要修普賢行，各行各業只要利益眾生的，都是普賢行。不要把菩薩事業看得太小，菩薩事業無量無邊，在路上走，拾到一個香蕉皮，放在垃圾桶內，免得行人滑倒，是普賢行；家庭主婦在家燒飯菜，燒得可口，不讓家人吃生飯吃冷菜，也是普賢行。懂得佛法，然後再看孔子的學說，方知孔子確實是了不起的人物。

◎佛有能力莊嚴佛土，我們沒有能力莊嚴佛土。果報上的莊嚴是在因地上修的，諸佛如此，六道凡夫亦如此。無量形相，無量光色，因各人的業力不同，千差萬別，福薄之人即有福薄之相。業因是功德善根，現前世界應當首先莊嚴；作任何事業均應由近而遠，要莊嚴眼前的道場，眼前的國土，從現前世界作起。如自己財力不足，談不上布施，每日節省一元，參加揚善雜誌的一日一善運動，救濟貧苦，數目雖微而眾擎易舉，勿以小善而不為，其功德亦無量無邊。果能如此，則十方世界諸佛即能加被，如此學佛即不會落空。經中句句開示，都說的現前環境，然後再把心量拓開，世界無盡，迴向功德亦是重重無盡，理不明白，事上如何修法？想修想學從本身作起，從現在作起，從小處作起；若是對於行，一點都不作，那真是談空話了。

◎先把得失的念頭斷掉，才能得到自在，智慧即能現前。這是我的東西，固然要珍惜，

妥為保存，但是不要存慳吝之心，他人取用，即與自己受用一樣。有的人學佛多年，天天想求智慧、求福德，而所做的完全相反，以致一生遭遇多與願違，尚怪佛菩薩不理會他。須知大菩提心是從智慧中生出來的，先由放下得失之心下手，就成功了一半。

◎有情眾生是善知識，無情眾生也是善知識，大藏經當然是善知識。讀經聽經，各人所了解的深度不同。二人同看一部經，不在看經人學問程度的高下，在乎其發心之大小，愈是接近菩提心，入得愈深，得的利益愈大。

◎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此雖為老生常談，確是真實不虛之語。人身是果相，試觀臺灣有幾人修人乘之因？持五戒能保持人身，誰肯持？聞到佛法而不肯實行，等於不聞，名利一到眼前，佛法早已煙消雲散。佛之教法是先要修德，自己道德學問不能成就，什麼事都是枉然。佛事就是廣度眾生之事。即救護一切眾生之事，勸人去做，不如自己去做，自己在家裏依教奉行，亦是作佛事，遇到相識的人，順便向他講一二句佛法也是作佛事。念念覺、處處覺即是得佛菩提。清淨光明徧照，願力有多大，光明就有多大，清淨光明是本性中之功德。

◎經云：「入菩薩勝三昧門，其三昧名普攝無邊一切佛剎旋陀羅尼。入三昧已，其身清淨，光明煥徹，於其身中，顯現十方各十佛剎極微塵數佛，及佛剎淨妙莊嚴眾會道場光明等事。」三昧之名是「普攝無邊一切佛剎旋陀羅尼」，一切佛土都攝在一身之中。菩薩之身如明鏡，照一切剎土，此鏡比作心，光明極了，十方世界均照在心海中。陀羅尼謂之總持，總一切法、持一切義從體起用。旋謂旋轉無礙，旋是體中有用，用中有體。其身清淨，光明煥徹，心性中之般若光明，自然顯現十方各十佛剎極微塵數佛。無定不能開悟，空中能見微塵世界，自然對於佛所講經了解其真實義。世出世間都是一樣，須將本性中之智慧引發出來，所以特別重視定。定中不但見到佛的剎土，西方極樂世界亦在其中；不但現在的事，連以前佛在三大阿僧祇劫所修行的經過，莫不瞭如指掌；這樣多的法會他都能參加在裏面，普現其身，無不充滿，身與佛剎互相涉入，不相違礙。

◎真實的莊嚴，人寶最為第一。一個道場物質上如何莊嚴均不足為貴，如有真修實練的人在裏面，雖然道場建築簡陋並不算缺陷。做個大廟的住持，寺院建築富麗堂皇，接受十方信眾供養，對於修證便須勇猛精進，作弘法利生的事業，否則果報現前，

施主一粒米，消受不得。所以出家人應常存臨深履薄之心。

◎經云：「知一切業，及以果報，皆悉寂滅。」知一切業，染業是凡夫修的，淨業是聖者修的。染業又分為善、惡、無記業，無記亦屬染業。一切業均有果報，淨業得四聖果報，染業在六道受報，舉心動念無非是業。業與果報皆悉寂滅，如何解釋，殊不甚了了；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何以說皆悉寂滅呢？因為我們所看見的是虛妄，而佛菩薩所看到的是寂滅相。生滅之中有不生滅，不生滅中有生滅，生滅與不生滅不二，此即事法界與理法界無二，事不礙理，理不礙事。理上是寂滅的，事上是不寂滅的，此是權教菩薩的看法，若理解得深一層，理上是寂滅的，事上也是清淨寂滅的。（詳細經文見《八十華嚴》第二十五卷十迴向品第二十五之二）

◎經云：「不分別我及以我所。」離相迴向時，是日常生活中不分別我及我所。我執斷了，即等於阿羅漢。向此路上走，在是非人我上少分別，《金剛經》之破四相亦即此義。我所有的一切，我是假的，我所有的更是身外之物，放下之後應當隨緣，不可執著。在六道中有生死輪迴，即是因為有我及我所，能斷的就是英雄。所謂英雄者，即旁人辦不了的事他能辦。例如斷煩惱、了生死、出輪迴是世間一般

人辦不到的，如有人能做到即是英雄，所以廟中的大殿稱為大雄寶殿，其意義在此。

◎經云：「不分別佛及以佛法。」《楞嚴經》中說：以緣心聞法，佛法亦變為所緣之法。佛是講的性，性那能分別，從相上見性，對一切相不生分別心即是功夫。一切佛菩薩均不起分別念頭，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一與一切不相混亂。經中常說行布不礙圓融，樣樣清楚，而心中不起分別，十法界之相均是心中所生的影子。

◎經云：「不分別眾生及以調伏。」眾生指六道有情眾生，及二乘權教菩薩亦包括在內，若度他們，須調理其心情，並降伏其煩惱。天天幹，盡心盡力去作，長時期去磨練，不起分別；對於惡人亦要敬重他，悲憫其一時之迷。一生無憂無慮是一件大快樂事，衣食足、生活在詩情畫意之中，真是自在；佛菩薩無時無刻不是身心自在，世間人如真明此理，必然成佛。

◎經云：「不分別業及業果報。」造作不要分別，果報亦不要分別，三塗也自在，這是已經有了一切放下的功夫。一有分別即有十法界，不分別即一真法界，菩薩造的是淨業，淨業是沒有分別心。凡夫造的是善、惡、無記業，現在所要作的是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菩薩如以惡業度眾是不得已，他雖殺人亦是善業、亦是大慈大悲，

如救五百商主之例，內心中只有慈悲救他之心，絕無惡念私念，故菩薩雖作殺盜淫妄而仍是慈悲心。但凡夫對於此理雖須明瞭，卻莫輕於嘗試，更勿取法，否則必趨於惡取空。

◎經云：「不著於思及思所起。」思是意業，所起是身語業，共稱為三業。三業以意業為主，身業與口業必先有意思而後才有造作。思而不著即《金剛經》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以上數則經文所指均是妄的，教我們一一離開，全是遣蕩功夫，遣蕩盡了即成菩薩。

◎《觀無量壽佛經》曰：「諸佛如來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眾生心想中。是故汝等心想佛時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」又《普賢行願品》卷六曰：「知一切佛及與我心皆如夢故，如夢所見，從分別生，見一切佛從自心起。又知自心如器中水，悟解諸法如水中影。又知自心猶如幻術，知一切法如幻所作。又知自心諸佛菩薩悉皆如響，譬如空谷，隨聲發響。悟解自心，隨念見佛，我如是知、如是憶念所見諸佛，皆由自心。」夢境非有非無，夢中境界明明存在；念佛見佛，亦如夢境，不能說有、不能說沒有。夢中之比喻是不來不去，夢中境界遊歷山

川，醒了之後仍睡在床上未動，佛在十方世界度化眾生亦如此，實際上不來不去。影是比喻不入，如電影電視並無出入。幻是比喻非有非無，如從體起用之心。響比喻一切境界隨念現前。從三身上講，夢如法身，影比報身，幻比應化身。如來是自己，自己本來是佛，心有分別才起障礙，無分別即是解脫；有分別即生滅，無分別即涅槃。

◎八個識均可叫做心，其最殊勝的即是阿賴耶識，諸業習氣離不開熏習而成的，雖熏習而八個識是有為法。阿賴耶識中之種子不滅，其種子能自類自熏。現行熏種子，種子熏現行，謂之異類相熏。佛菩薩看的是真相，能看得出其剎那生滅之相，凡夫並不了解。有我與我所，所造的業是染的，去了執著，業就是淨的。佛菩薩的能力就是不分別，必須在此處轉過來。末那為意，恒審思量常緣阿賴耶識之見分為我，末那是第八阿賴耶識生的，回過頭來攀緣阿賴耶識。意識分別指第六識，他是依末那生出種種分別，可自由攀緣，可向外攀緣，但攀緣不了本性真心。眼等五識，了境不同，依根才起作用，眼識只能了別色塵，其餘類推。此八個識是迷悟的根本。六道凡夫愚痴不知道八個識，所以才有生老病死，不知苦果之體是八個識。當看到

生死太可怕，想辦法不生死，即求入涅槃；其他宗教祈求得永生，亦近於涅槃，但以為生天即入涅槃，不知壽命雖長，仍有限度。還有真正入了涅槃境界者如二乘聲聞緣覺，他雖離開生死，入了涅槃，其實生死涅槃兩樁事都沒有認識，仍迷在涅槃這一方面，是迷在無為法，不知道平等性——生死涅槃不二。大乘學者如了解沒有生死，亦無涅槃，就成功了！二乘認為生死可以了，涅槃可以證得；其實佛說了生死、入涅槃是一件事，不是兩件事，生死涅槃是一體的，悟了即涅槃，迷了即生死，產生了生死的錯覺，實實在在沒有生死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，真正覺悟，生死也就沒有了。現在有生死是緣，可以隨緣不變，世間與出世間沒有差別，一個體一個用。佛一再說，在生滅身中有一個不生不滅的性，找到這個就是涅槃。故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卷六曰：「善男子！諸業虛妄，積集名心，末那思量，意識分別，眼等五識，了境不同。愚痴凡夫，不能覺知，怖老病死，求入涅槃，生死涅槃，二俱不識，於一切境妄起分別，又由未來諸根五塵境界斷滅，凡愚之人以為涅槃，諸佛菩薩自證悟時，轉阿賴耶得本覺智。善男子！一切凡愚，迷佛方便，執有三乘，不了三界由心所起，不知三界一切佛法自心現量，見外五塵，執為實有，猶如牛羊，不能知覺，

生死輪中無由出離。」

◎經云「不壞因，不壞果」，是對治執空者而言。如以前所說，不分別我及以我所等等，對一切均不分別，如對此語發生誤會即墮入惡取空，所以再補充說不壞因果，即可以不落空。因與果也是性空，也是沒有障礙，因不礙果，果不礙因，因為彼此無礙，可以借假顯真。「色即是空」並不是把色滅了才是空，而是當體即空、色空無礙，如果不壞假名說實相的話即中道觀。十法界無一法界是真實的，只有本性是真實的，一切的相是真如本性現的夢幻泡影，把心收回來不要再隨六塵境界奔馳，收回來就安樂了！一切因與果不壞，是由體起的用，如水起的波浪，不要波浪，水也沒有了，隨緣認得性就成了，所以不必壞因果。現在受的果報不必想離開，如想離開是又多了一層障礙，如果要想離開現在的果報，不分別就可以離開。深明此理，真有大樂，顏回之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即是不分別。如果看人家發財，買房子，生活優裕，心中羨慕，就是分別，就是執著；真正明白，徹底解悟是一真，什麼境界都是佛境界。

◎經云：「不謂生死有分別，不謂涅槃恒寂靜。」生死與涅槃是相對的，如空與有之

相對是一樣的，因為有「有」，所以才有相對的「空」；生死與涅槃亦復如是，如無生死而說不生不死有何意義？凡夫、小乘的知見均有毛病，凡夫迷於生死，二乘迷於涅槃；大乘學人兩邊都不著，走中道第一義的路子。有分別即有生死，生死與涅槃，二俱不可得，照見五蘊皆空，那有生死與涅槃？從圓融上說，生死即涅槃，那個人沒有生死，各各人皆有涅槃。此中意義絲毫不得誤會，用比喻說，水比涅槃，波比生死：波即水，水即波，水與波既是一樣，何以叫它兩個名字？因為它們體是一樣，相不一樣。水是靜的，波是動的；涅槃是寂靜的，生死的相是妄動的。人的一生由小到老，確有生死，何以說無生死呢？實在是對於相沒有看清，是被相迷著了。如看電影放映名人傳記，由少年經過青年壯年至老年，一生事略，功業彪炳，似乎有生滅變化，實際上張張畫面均未離開銀幕，電影放映完了，銀幕上沒有生滅，找不到痕跡，沒有痕跡，焉有生滅？感覺上看它似乎是個真實的，其實是錯覺。

◎ 迷悟之由，佛在經典中說得很清楚，迷了就有十法界，十法界中除佛菩薩外，餘皆在迷，不過迷有輕重，迷執之過失了解以後，即知為什麼要學佛。有人說我心眼好就成了，何必學佛；又說各各宗教都是好的，都是勸人為善的，信什麼教都可以，

只要有一個精神寄託就行了。這些都是最大的錯誤，不但害了自己，而且害了他人。因為不學佛，永無得度的機緣，永遠沈淪在生死苦海；若深入經論，方知佛法除了世間人天乘之外，還有超凡入聖的出世大法，以求究竟解脫，頓超成佛。

◎經云：「一切凡愚，迷佛方便，執有三乘，不了三界由心所起。」佛隨機說法，一切六道凡夫及二乘權教菩薩均執著有三乘，殊不知佛所說之三乘是方便說法，非真實說，若真實說則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說五乘更是權巧方便。一乘法即是一真法界，但一乘佛法之理明白之後，自能領悟經中所說之妙義而不執著。佛不隨眾生之根機不能接引眾生，故說三乘，其實三乘是方便，一乘也是方便。因為有三乘所以才說一乘，若不了解佛的方便說法，不解生死涅槃平等之理，不解三界唯心所變，即是迷惑顛倒。境界現前要能辨別，六根接觸六塵須用觀照功夫，如失去觀照則迷，迷則有苦，可見照的作用非常重要。

◎佛說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也沒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，此項理論既難解說，亦難了解。何以說沒有？因為有是假的，無是真的。真相沒有、假相有，如能體會到此中義趣，即證入無生法忍，了解此理即知一切法無去無來，入了此種境界即是圓教初住菩薩。

說諸法不生不滅是從空間說的，說無過現未三世是從時間上說的，此一理論等於否定了時間與空間，即禪家所說的明心見性的境界，破一分無明見一分本性。凡夫見一切法是有生有滅，佛亦隨順說六道輪迴善惡報應，佛法如此說是權說，不是實說，一切萬法根本成立的原因即是緣生。

◎菩薩事業是利益一切眾生，無量無邊法門歸納為六度，等於六個大綱，在家出家均可修。人世間實在是一場夢，執著即要吃大虧，如能放下，當下即得自在。此語真實不虛，而何以境界現前就作不了主？因為無始以來所集的煩惱習氣太重而不能斷除，如真為生死成菩提不可一天不讀經，說也說佛法，寫也寫佛法，天天如此，則煩惱日減，解與行不能分家。「以諸善根普施眾生」，即是自己所有的善根均施捨給眾生。「決定成熟」，菩薩修回向如此的肯定，若度他一定要度他成佛方為圓滿。自己所有的智慧以及自己所具備的能力，希望人人均有，盡自己所知道的佛法常常向人解說，此之謂迴向眾生、迴向菩提、迴向實際。

◎經云：「了一切眾生界無有眾生。」一切眾生是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不但理上空，事上也是空，不過是眾緣和合所現的假相而已。人我空、煩惱障斷了，即成

阿羅漢，出了三界。學佛的人與人無爭，玉皇大帝讓位給我，我也不幹！何以故？因天人仍有輪迴之苦。「了一切法無有忿諍」，一切法包括世出世間，因一切法是空的，說東說西均可，方向無定，佛無定法可說；佛開示我們一切不執著，眾生如不執著，佛就不說法了。《金剛經》的注解甚多，互有評論，各有一套說詞，所以學佛必須有好的師承，否則必會走入歧途。佛在涅槃時，教我們依法不依人，一切以經典為依據；且須依義不依語，意思是重要的，文字是次要的，不要咬文嚼字，以詞害意。

◎經云：「當知自心即是一切佛菩薩法，由知自心即佛法故。」心為萬法之根本，佛是果法，菩薩是因法，學佛無非求得明心見性而已，認識心，一切世出世間法究竟圓滿。學者必須遵從此一原則，不然即是心外求法。佛法中常常說千處祈求千處應、萬修萬人去等等，何以仍然很難得成就？須知學佛不能把路子走錯，應把握要領，如法而修。以自心為出發點，心淨則土淨；自己心中不清淨，尚有人我是非、名聞利養，則環境也就自然的不清淨了。平時得暇，應常看看《高僧傳》及《淨土聖賢錄》，見賢思齊。他們所用的修持方法，並非太困難，少的三五年即有成就；而我

為什麼做不到，難道我的智慧道德學問不如古人嗎？非也，放逸懶惰，生死心不切，放不下世間樂而已。

◎經云：「應以善法扶助自心。」一切法離不開自性，欲淨其土，先淨其心。理論如此，事相亦如此，事與理要圓融，性是根本，相是枝葉，如只要根不要枝葉，則根有何用？心之相是空相，萬行之相是有相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要能分得開性與相就好了，必須要有事作助道緣，以善法成就自心，善法現前，惡法自然就消滅了，六道凡夫二乘權教菩薩亦不例外。「應以法雨潤澤自心」，雨露對於植物有滋潤之功用，學佛亦應以佛法滋潤自心。祖師訂立早晚功課，即有潤澤熏習之意，使道業一天一天的增長，煩惱一天一天的斷除，聽聞佛法也要長期，天天以佛法潤澤。「應以妙法治淨其心」，凡夫煩惱太重，用何方法以對治之？佛說應以妙法治之，同時並應先淨其心。此「妙」字是即相離相，六根清淨，心中一塵不染。「應以禪定清淨其心」，要想清淨自心，必須修定，定無論在家出家均應重視。雖心中重視，往往怠忽，小小不如意境界現前即起爭執，一爭執，定就沒有了。二六時中六根接觸六塵，什麼境界現前均不動心，不隨著外邊境界轉。

◎經云：「觀一切法皆從緣起，無有住處。」一切世出世間法均包括在其中，因緣生法，當體即空，如真有一住處，此法即是實在的。《楞嚴經》云：「當處出生，當處滅盡」，五根對五塵是因緣相續的假相，凡夫迷在假相中，迷得久了，以為是實在的。此理如不悟，問題解決不了，悟了才能自在。經論中在理論上說一切法空，煩惱因而斷除，心性乃能顯現，不但心無住處，境界亦無住處。境界是心變現出來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既為虛妄，焉有住處？一切不要分別，不著相即覺悟。現在法弱魔強，障礙重重，若能真正發心，續佛慧命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當他一回事，只要不求名聞利養，什麼樣天魔外道都障礙不了；活一天作一天，何時世緣斷了，即不做。一切隨緣，什麼環境都自在，魔就沒有辦法，二空成就，魔還有什麼可以為難的？

◎人若做了一個害怕的夢，嚇得一身冷汗，實在是冤枉，因為夢本來就是虛幻不實的，何必認真？十法界一切依正莊嚴也是夢景，觀一切菩薩從初發心至等覺菩薩，其所修所行亦無處所，不可執著當以為真，一切境界現前不迷就是菩薩。如何才不迷？第一，理要通達，事亦要通達，事理都不迷是菩薩，對一切應做的事，決定要做，

而絕不著相。

◎經云：「眼終不見不淨佛剎，亦復不見異相眾生。」所作所為統統不要了，迴向眾生，心中一塵不染，心淨則土淨。佛看眾生各各均是佛，因為他沒有分別心，只有平等心，心中不起分別，一律平等。學佛之後若是煩惱更重，已入魔境，與佛法背道而馳。對於壞的環境處之泰然，修的是自己的清淨心、大自在，若是見到佛歡喜，見到魔不歡喜，就不自在。自己若無分別心，豈有佛魔之分？

◎佛的十力：福德智慧無盡，皆由於佛的十力生出來的。十力是福慧的根本，與我們有分，我們亦有佛性；既然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自應具備十種能力，也是本性中具足的。十種智力非普通智慧，是本性中之智慧，屬於實相般若，所以稱之為能力。茲將十力分條說明之：

(1)知是處非處智力 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造何因得何果，佛看得清清楚楚，作善業得樂報謂之是處，作惡業得樂報謂之非處，如是種種皆悉徧知。

(2)知過現未來業報智力 眾生因果通三世，如來於一切眾生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業緣果報出處皆悉徧知。

(3) 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 如來於諸禪定自在無礙，其深淺次第如實徧知。

(4) 知諸根勝劣智力 根謂根器或眾生之智識程度，如來於諸眾生根性勝劣、得果大小皆實徧知。

(5) 知種種解智力 如來對眾生之欲望善惡知見不同，如實徧知。

(6) 知種種界智力 如六道即六個界限，同一道中界限亦很多，如黃種人、白種人、日本人、美國人，每個家庭亦各不同，如來於世間眾生種種界限不同，如實徧知。

(7) 知一切至處道智力 有何業因、將來至何道果，如修無漏法門，到涅槃果，到達什麼程度，如來均能如實徧知。

(8) 知天眼無礙智力 天人的天眼是報得的，天眼無障礙，但有差別能力；如來證知天眼清淨，見諸眾生生時死時端正醜陋、善惡業緣皆悉無礙。

(9) 知宿命無漏智力 神通中有宿命通，羅漢只能知五百世，小乘初果有三神通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通，二果再加宿命通，三果加神足通，但均有限度。如來於種種宿命，一世乃至百千萬世、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生彼，死彼生此，姓名身世苦樂壽命如實徧知。

⑩知永斷習氣智力 自己知道證到何境界而絕不起分別，如來於一切惑餘習氣分永斷不生，如實徧知。

佛的智力無量無邊，連他方世界下了幾點雨，佛都知道。有一位很有修行的老法師說，佛並無此種能力，不過形容佛的神通廣大而已。其實這位老法師尚未證到阿羅漢果，因為他還沒有他心通，他尚不知他人心中在想些什麼事情；果真他已證到羅漢，而距離佛的神通尚遠得很，我們豈可相信老法師的話呢？

◎無量無邊的智慧與福德，是由於修一切菩薩行得來的，能修即是福慧之因。學佛的人無一人不願求福慧，但有人求得到，有人求不到，此實因有如法、不如法之別。何謂不如法？可能天天修而心中急於求功，此種既雜又染，不清淨，焉能得到福慧？菩薩行與諸天之行、世間聖人之行，在相上很難辨別，其不同之點是世間修一切善不離相，佛菩薩修一切善離一切相。如遇某一善舉，先問誰在主持，如果此人是一個問題人物，我就不幫忙，這就不合乎菩薩行。只要是好事，不論什麼人主辦，都要隨喜協助，若有分別雜染，心地即不清淨，即非菩薩行。

◎經云：「其心彌廣，等一切智。」心量要大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現在社會上兩

個人在一起工作，都不能互相容納，如此下去，三塗有分。自己畫的界限太小了，所以出不去；心如果要到達三界以外，自然就會超出六道輪迴。心量拓開，智慧即現前，一切智的光芒也透露出來了。

◎十迴向善薩是上賢菩薩，還是離不了六度波羅密，自成就之後要發願廣度一切眾生。十種迴向歸納起來，不外乎三種：(1)迴向實際，(2)迴向善提，(3)迴向眾生。後兩種迴向容易講，講迴向實際很難。第一以無所得而為方便，隨緣不變是用無所得，雖與眾生和光同塵而不迷。大乘菩薩有般若波羅密，入空入有均不執著，可以隨緣不變，用無所得是方便法門，如菩薩修般若時，知一切法不生，這是實際理體的話，初學佛之人應細細體會之。

◎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卷六云：「調伏成熟一切眾生，普攝諸根，不令放逸，令其觀察真實境界。」等於《楞嚴經》之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真實境界即諸法實相，果能做到如此地步，即是圓初住菩薩的境界。欲求往生，必須以理一心不亂為最高的目標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先求心之清淨，功夫成片，縱然求不到，等而下之，亦可能生到凡聖同居土。境界現前，千萬不要與煩惱的種子相應，要一切放下，肯吃

虧上當才好，忍耐一切橫逆之來，心中不起分別，煩惱退隱，般若即現前。世間法的紛爭，全是為了名聞利養，須相信佛語，一切均屬因果定業，佛有無上神通而不能轉移定業、改變因果，如係命中應得之財富，布施之後仍舊會回來。

◎年輕的時候應多吃點苦頭，愈吃苦愈好，如果福報大，留一點到老來再享受，免得老來苦，豈不甚好！如係在校青年學生，更不可只圖享受，貪玩，混文憑，而荒廢學業，如無真正技能與真實學問，入了社會必定發生種種障礙。所謂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，現在老來有結局的人，都是年輕時吃過苦頭的。

◎修忍辱時不要著忍辱的法相，以為我是能忍，以及有所忍受的程度，有能有所即離不開四相。聞讚則喜，聞謗則怒，心中即起波浪，離四相談何容易！應先漸修，後可頓超。修行一事沒有天生的，縱有頓根的人，亦是過去世修來的。欲求大徹大悟，須以佛法慢慢熏習，每天需要念經，單單念而不解其義，收效甚微，對於經義要圓解、要深解，日常生活當中，遇到什麼境界都能運用上去，舉心動念均是修行，功夫用得上，日久必有成就。人我執不易斷，凡事看淡一點，即算有進步，愈淡薄愈自在，就是漸漸的放下。四相空了，說一個忍辱也是多餘的。

◎菩薩有三十二應身度化一切眾生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。菩薩應化到世間來的太多了，可惜我們肉眼凡夫，不知誰是菩薩；但從教理上觀察，某人行事均與菩薩行相應，可能就是再來的菩薩化身，而其階位如何則無從判斷。

◎凡夫修一切善事不能與心性相應，故其效果甚微。經云「隨順堅固一切善根」，善根即有堅固之意，例如首楞嚴即一切事究竟堅固之義。《彌陀經》說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，所以善根非常重要。修善事必須稱性，性是無量無邊的，一點小事情能成就很大的功德。

◎貧窮布施難，但窮人亦能隨順堅固，小小布施能與性相應，即能隨順堅固一切善根。窮人無錢布施，可以出力，對於善舉能助一臂之力亦算布施。華藏法施會承各位道友發心助印全套《華嚴經》一千部，甚為稀有難得，現已分贈各位每人一部（計二十四本）結緣，其餘大部份已分贈海內外各圖書館，出錢者當有功德；如財力不足，能撥冗數小時來此法施會，幫助包裝捆紮、寫地址，亦屬布施；如無時間幫忙，對於此舉稱揚讚歎，心中歡喜，亦算是言語布施，一樣有功德。所以布施人人可修。佛門有四眾弟子，出家二眾修法布施，在家二眾修財施與無畏施。故弘揚佛法，在

家二眾更應負大部份的責任。

◎菩薩示現國王身，非常仁慈，對全國百姓有大布施，「乃至王位，皆無所吝」，其目的在使眾生離苦得樂。但幸勿曲解經義，菩薩行建立在智慧的基礎上，如請求施捨王位者是一位暴虐之人，即不能隨便施與。所謂「慈悲生禍害，方便出下流」，如施與之使老百姓遭殃，同時亦使得王位者造無間罪惡，將來下地獄受苦，反而害了他。故無論大小布施，均須有智慧。

◎大光明表大智慧，佛法徹始徹終都是講的智慧。凡夫無始以來迷惑太深，有大聰明的人能辨明是非善惡，已經算是很了不起的了，有小聰明的人能辨別利害也算是不錯的，真正曉得是非利害的並不多。印光大師說，如果有人能夠一切放下，一心一意的念佛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。

◎欲弘法利生必先廣結法緣。他人來找麻煩，事實上難免，因為多生來業因感召所致，一切橫逆均應承擔；一心一意放在佛法上，以佛法度人，使其念佛成就往生西方，即等於把他由地獄裏救拔出來一樣。法布施中以印經功德最大，但是必須有人講經才發生效力，故講經說法亦屬當務之急。如發心弘法，必蒙佛菩薩加被與龍天之護

持，但是心中要遠離名聞利養，心中空空洞洞，必有感應。

◎世間種種行業，一轉變過來，即是佛菩薩的行業。佛菩薩穿衣吃飯都是在修般若波羅密，在日用平常之中注重觀行，即能轉變過來。大乘菩薩是在五欲六塵中修行；小乘人遠離塵勞，沒有善巧方便，乃是笨的辦法。小乘人未見性，般若智慧未開，只能解脫三界之內的生死，而不能解脫三界之外的變易生死，沒有方便智與根本智。若有方便智，在修行中均可轉變為普賢大行。但大乘行如不慎重，亦能發生流弊。菩薩有隨順煩惱行，為度生之方便，對眾生有利益時，迫不得已而偶一為之；如自己程度不夠，幸勿輕於嘗試，阿難已證初果須陀洹，尚且遭摩登伽女之難，何況其他！

◎經云：「雖離生死，而於諸趣自在受生；雖現世間，而於涅槃入出自在。」這是乘願再來人的境界。譬如在人道中受生，對於世間諸苦應有感觸，如夙所傳印光大師是大勢至菩薩再來，其一生遭遇亦有種種困境，一切感受自然與凡夫無二無別；但受是身體上的感受，身受心不受，心中清淨一塵不染。乘願再來者在六凡世間受生，於涅槃入出自在，入出不二，入出一如，生死即涅槃。何時才能不二？到了見到性

的時候才能不二，未見性仍是二。見性之後，生死即涅槃，煩惱即菩提。

◎菩提心要三心圓發方稱具足，不會退轉，所謂三心即是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。心中無彎曲之相謂之直，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見性的唯一條件，心中絕不可有委曲相。大乘菩薩的直心就是清淨心，清淨心不染，心中有貪的念頭還算是直心嗎？貪圖物質享受是貪，貪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是貪，不知此中道理，修了幾十年還是老樣子，全是在形式上用功夫，無濟於事。佛法重在去貪心。凡夫是染業，菩薩是淨業，《金剛經》說修一切善是業，離一切相是淨，普通人以為善業就是淨業，實為大錯。善業只能在三善道受生，仍不出輪迴。修淨業不要勉強，一切隨緣隨分，絕不作超越自己能力範圍以外的事，隨順一切事物，量力而為，常常如此身心自然清淨。

◎四願輪略說：

(1)住好國土 (1)四事供養無缺，不必用力求謀。(2)地方治安良好，無恐懼之心。(3)物產豐富，生活敷餘，人民安居樂業。(4)風俗善良，人情味濃厚，善人多。(5)寂靜安寧，無雜亂噪音。

(2)依止善人 善人有五條件，殊為難求：(1)博學多聞，有豐富之學識，樣樣通達。

(2)有修有證，行解相應。(3)辯才無礙，善於講解。(有很多有學問之人，無善巧方便，只能自修，不能教人。)(4)有大悲心，看眾生迷惑顛倒，願盡力化導，無任何條件。(5)學不厭、誨不倦，教導學生無有疲倦。

(3)發大誓願 (1)有善緣。惟有了解佛法，才能引導發願。(2)發大誓願即是發菩提心。從願上說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是基於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所發出來的度一切眾生之心，無論眾生是善是惡均應救度之，學到了本事之後還是為了度眾生，所以發願亦須有福有智。(3)善修。要會修，有善巧方便成就快。原則上說，心行與性相應是修的目標，愚者（指羅漢）難分識與根，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，也見不了性。(4)說法。在修學期間要常常說法，常說法，悟處多，教學相長，不肯講經決定學不出來，不是出風頭，也不是求名聞利養。(5)善出。不能停留在某一階段，要絕不留戀，得到之後，立即捨去，萬萬不能染著。

(4)集勝功德 (1)對於所作善事，無論大小均須有歡喜心，不能有絲毫勉強，量力而為。培福要自然，否則將來的結果也有障礙。(2)培福時要有善人領導，不能令其發生困難與障礙。(3)身體健康。趁年輕時培福，可以老而不衰，臨終無死苦，老

病死三苦均不受。要健康長壽，最好的辦法是素食，不與一切眾生結冤仇。(4)定。求心地清淨。(5)慧。修福德之主因。

有此四願輪，可以遊正覺路，至大涅槃。世間聰明智慧的人很多，任何事情都能辦得到，惟有操縱生死一事，世間人作不到，必須依靠佛法修行。故佛稱為大雄，確有其道理在。

◎凡是不變的是真的，有變的即非真。凡夫執有，二乘執空，這是凡小的毛病；大乘兩邊均不著，對於宇宙人生一切通達，謂之般若。無始以來，我們被煩惱所熏習，實在太久了，財色名食睡是地獄的五條根，天天以五欲熏習，樂此不疲。佛法是一條很生疏的路子，豈能淺嘗而止，必須要熏習再熏習，重覆再重覆，方能見功效。所以多聽經多看經是有必要的，不被佛法熏習即被煩惱熏習。

◎性體本來是空寂的，性體即是本來面目。大乘講空寂與本性相應，如執著有即與性不相應；不與性相應，修的都是有漏的人天福報，就不能叫做真修行。空寂就是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。無論修行任何法門，有能修的我和我所修的法門，有能有所即非清淨；小乘人離開有為法，而沒有離開無為法，偏真涅槃也是害人的。

◎大空三昧亦稱為大三空三昧，即人我空、法我空、空亦空，心中絕對清淨，世間一切有為法毫無牽掛，佛法也不牽掛。念佛講理念，念到理一心，生實報莊嚴土，花開見佛。世間事要放下容易了解，佛法也要放下難懂，不放下又不能見性，大乘佛法放下與不放下是同時的，正在提起時也是放下的時候。譬如念佛，依照大勢至圓通章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就是修楞嚴大定；心地清淨，度化眾生而不為六塵所纏，心中什麼念頭都沒有，沒有能念的自己及所念的佛。無能無所是寂，念念分明是照，無論修什麼法門都離不開此法，步步踏在道上。欲接近華藏世界必須先破四相，世間第一難事是求人，破四相是求己，自己同意如此作，還有什麼難處？到了極樂世界是學本事的，學成之後就要離開這個地方，正如同《行願品》之參訪善知識給我們的榜樣，每個位子均不留戀。從今以後，一切是非人我都看淡一點，絕不執著，學吃虧、學忍讓。假如真能與空寂相應，無人無我，誰受生死，當下即得解脫。此境界如能轉得過來，歇即菩提。

◎「一念瞋心起，百萬障門開」，本來修得很好，很有進步，忽然遇到一件不順心的事，一發脾氣，一燒就完了，這是世出世間一切事業成敗的關鍵。俗語說「道高一

尺，魔高一丈」，魔一現即是來考試的，不管外面境界變成什麼樣子，心中要如如不動，因為外面的境界都是自己心裏變現出來的。在世間作任何事情、作任何職業都可以修道，必須認定外面的一切境界都是善知識，善人固然是恩師良友，惡人也是佛菩薩化身替我們消災的，對他們都要表示感恩之心，絕不可起一點是非人我的念頭。菩薩令一切眾生歡喜心，如他不高興我，我就躲開，免得使他心中生煩惱，隨時隨地都在修菩薩行，這樣做還會有瞋恚嗎？

◎施藥對於有病的人功德最大，從因果上講，施藥得無病的果報。四事供養中即有醫藥。如身體不好常常生病，若能施醫藥費幫助貧病之人，即得健康。凡夫業報之身難免有痛苦，如肯布施醫藥則身心舒暢，少病少惱，若再能迴向則與菩薩行相應。

◎經云：「願一切眾生於諸蓋纏，究竟得出。」此處所說之蓋指五蓋而言。五蓋是：(1)貪欲。凡夫之所以不能得證聖果，即是因為有五蓋，不能見性。有貪欲即障礙了布施及持戒二度，故將貪欲列為第一位。(2)瞋恚。三毒煩惱之一，蓋覆慈悲心，並破壞忍辱波羅密。(3)睡眠。睡覺亦屬煩惱，工夫未到，睡眠確屬必要，此係指貪睡而言，貪睡障礙精進。飲食與睡眠在心理上影響甚大，心理重於生理。(4)掉悔，即

掉舉與惡作。掉舉心理上定不下來，越想求定越亂；有後悔心也定不下來。菩薩做事，做過之後不再追悔。掉悔二項均是蓋覆禪定的。(5)疑惑。對於一切事猶疑不信，事理不明，聖言量也不相信，障礙般若智慧，因而起惑造業受報。

◎初住菩薩已經破了一分無明，證到一分法身，與佛的圓滿法身無二無別。到了第七住菩薩名為不退住，身心合成，日日增長，永不退轉。念佛往生西方之後，照《阿彌陀經》所說「極樂國土，眾生生者，皆是阿鞞跋致」，即等於第七住菩薩，這是何等便宜事！雖有這樣便宜事，而世間人念佛往生的並不多，其故何在？就是因為道理不明白，所以仍然看不破，看不破就放不下；若真能看得破，則在有生之年廣修善根，培養福慧，何時命終，不必理會，實佔盡了天下的大便宜。如目前認為世間事尚未了，對於個人事業以及家庭眷屬牽掛不斷，只想再等幾年，把事情了一了，環境好一點再學佛，這樣拖下去，恐怕永無學佛的機緣。假設日後環境總沒有改善，豈不是一輩子不能學佛了嗎？須知佛力加被在乎感應道交，只要一心放在道上，不顧任何艱難困苦，將來所走的路線，都是佛菩薩在冥冥中加以指引，決定逢凶化吉，遇難呈祥。這個話是過來人說的，有事實的證明，不是空口勸善的。

◎一經通，一切經通，一千七百則公案如有一條不懂，則全部不懂。求智慧應先求根本智，根本智求到，後得智自然現前。心地清淨，湛然不動，是根本智。讀經時把心定下來不要打妄想，一個字一個字的接著往下念，不要揣摩，可以求到根本智；若心不專一，一面讀經一面又想旁的事情，就沒有效驗了。

◎忍辱的功德與不忍的害處，凡是學佛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；而境界現前，自己作不了主，就把他忘記了，仍舊是肝火上升，一點不讓人，這實在是對於忍辱的真實利益還未參透。要知道辛辛苦苦好不容易修持所集的功德，一把火把它燒光，豈不太可惜了嗎？一個人受污辱最易生瞋恨心，辱都能忍，還有什麼不能忍？瞋恨是修行人的大忌諱，有了它這一生就不能成就，因為瞋恨心與菩提心不相應。菩提含有覺、平等、慈悲義。瞋恨之生，由於事之不由己意，便是著我相，尚何平等之有？世事莫非夢幻，如意不如意，何必認真；此而不知，尚何覺悟之有？其違反慈悲，更不待言。普賢菩薩說：菩薩過失莫甚於瞋心，以前所積功德雖多如森林，瞋火若生，一齊燒盡；我們平日積功累德，好不容易，稍遇不順心的事，一發脾氣，把以前的功德統統燒盡，然後再從頭來，豈不可惜！豈不可怕！

◎ 修行人忘失菩提心，輕則懈怠廢弛，重則道心全退，大乘學人不能片刻離開菩提心。道者不可須臾離也，修道與求學一樣，不進則退。佛說忘失菩提心而修諸善事，魔所攝持，故無菩提心而修善事即是魔。魔非青面獠牙、三頭六臂之謂，凡是被煩惱障礙所攝即謂之魔。例如對於某人特別喜歡，勤加慈愛，但無菩提心，待來生可能同他變成眷屬；如有菩提心，對於某人只有慈悲而無情愛，即不著相。菩提心如一面鏡子，照得清清楚楚，儼然實現，但事後一點痕跡都沒有，即修一切善，離一切相。如心中不清淨，即是為自己找麻煩。

◎ 在六道中最高級的凡夫是無色界諸天，百法中之十一個色法都沒有了，沒有色身，只有靈魂，故無障礙。身為苦本，處處受拘束；無色界天則很自在，但在佛法中並不讚歎，因其只能自己自在，自己解脫，類乎小乘，但還不如小乘。因小乘人的自在是已出了三界，已了生死，而無色界天人的自在是有期限的。所以四空天的人常常誤會，認為自己入了涅槃，事實上他只靠定力，定力一失，還要投胎。所以學佛的人決不可求生天道，是不究竟的。

◎ 欲界福報最大的天是他化自在天，資生樂具，隨意而來，自己不要費心思，全由化

樂天供養，故名他化自在天。欲界天仍未離開五欲六塵，到了初禪天（屬色界）欲就斷了，但只斷了現行而未斷種子，其能斷欲的力量是禪定的功夫，因最高最樂的享受是禪定，此種樂趣超過欲界之樂。欲界天是修上品十善的，修上品十善只能達到欲界的第二層天（即忉利天），但是第三層夜摩天就需要禪定，自己沒有禪定功夫升不到第三層天。所以超渡亡人，最有功夫的法師，如梁皇懺的寶誌公是觀音化身，也只能將郗氏超度到忉利天，再沒有辦法升上去。所以我們修行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不能靠旁人。

◎ 魔在人間的時候都是學佛的，未學得好，就變成魔。學佛的人若是帶有一分貢高我慢嫉妒的心，雖然也修布施，也修禪定，有相當功夫，命終多趨向於魔道。

◎ 一般人不了解佛是最上福田，所以菩薩供養佛，身體力行，給眾生作榜樣，願一切眾生一心向佛，常遇清淨福田。如真能遇到佛，承事供養，是多生多劫修來的善根福德。

◎ 大乘法難行，尤其是末法時代，似是而非的佛法，老修行人亦難以分別。大乘有隨順煩惱行一說，初學佛之人不可不知。見了性的大菩薩，為了度眾生，可以隨順煩惱。

惱行，為情勢所迫，不得已而為之。如羅什大師之吞針故事，即其一例。如一般凡夫四相還沒有破，一隨順煩惱，即入三惡道，不但破戒而且破見。這要看自己的程度如何，幸勿自尋苦惱。

◎佛教徹使徹終就是一個「捨」字，捨得乾乾淨淨就成佛了。佛的智慧是殊勝的智慧，無上智王，得無礙神通。《華嚴經》七處九會佛並未離開菩提座，升忉利天生兜率天，普現十方世界以及過現未三世，佛均未起坐，如此境界說出來令人難以相信。因為佛的境界，豈是凡夫、小乘、權教菩薩所能領會呢？學佛必要學大乘，比學小乘佔便宜，小乘是在枝葉上斷，其境界不過是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，其所斷的煩惱是粗重的煩惱，而微細的煩惱仍未斷，其根未斷，過一個時期又滋生出來。◎破相至為重要，有相即見不了性，有相即不是大菩薩。凡是沒有見性的菩薩均是小菩薩，見了性的是大菩薩，離了相自然與無上道相應。少數人作了小菩薩還算是好的，有的入魔道。《楞嚴經》中之清淨明誨即是照妖鏡，以之照自己，而非照他人，外面的妖魔與我們不相干。學佛人應常作如此想：佛制定的戒律是為我一個人制定的，不是拿它量旁人。信心清淨就是《華嚴經》的一真法界，此即禪宗的明心見性，

故大乘學人的下手處即是破四相。學佛就要學吃虧，學上當，此種大利益不是一般人能想像得到的，如對初學佛的人講這種話，一定把他講跑了，但是對老修行應說真實話。

◎ 修淨土不能離開般若。真正能老實念佛，可以不必聽經研教，念佛時心裏還打妄想就不老實，千萬人中難得有兩三個老實的。欲想在淨土門中有成就，即不能不留心般若。般若即離相，無論著我相、著法相，稍有分別計較，便是住塵生心；心有塵染，那得清淨？修行要在日常生活當中把一切事看淡，心裏不執著，一有分別計較即是煩惱起現行，有煩惱有染污即不是菩提心。千萬不要以為淨土法門不談般若，無論什麼法門，離開般若就不是佛法。

◎ 看佛經不能呆看，偏於一面都會出毛病，佛的說法圓融方便，教下說的大開圓解就是面面觀。舉例說：體相用因緣果事理八面看到，也不過只看個表面。教下之大開圓解與宗門之大徹大悟，無二無別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布施統攝六度，度度都統攝六度，一修一切修；般若太重要了。六度之關係非常密切，初學者有次第，由布施、持戒下手，後後勝前前，按次序修，不能躐等，不能好高騖遠，更勿自持聰

明，以為不必按部就班，可以一步登天，此危險殊甚。世出世間一切成就，即在捨忍二字，若著了相，捨與忍均不能圓滿。著相修六度即是六種有漏的善業，來生不過受人天福報，佛法與世間法即在著相與離相二者之間的分野。六度中先說布施，也有深意，因捨有遣執之功，破我之能，最與般若密切；若想修福，必須布施，離相修福，得清淨福報，這種福報是自然的、是清淨的、不著相的。

◎世間學問均不圓滿，有利必有弊，佛法是利無弊。人家同我們劃界限，因為他是凡夫，我們不能對人家劃界限，凡事不要太認真，對世間事淡一分即對佛法靠近一分，看十法界眾生等無差別。勸人學佛可不能勸人斷除世間法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重在一個「覺」字上，迷了就是世間法，覺了即是佛法。至於信仰任何宗教都是圓融自在的，自己見解圓融了，四相沒有了，看一切法都是圓融。有人問那是大乘經，那是小乘經；圓人說教，無教不圓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外道經典也是一乘法，未入這個境界，因有分別心故不能圓融，這個境界我們一生可以達到的。

◎一般人看到經中所說佛的神通廣大，認為這種情形大概不是一般人所能辦到的，其

實一切眾生均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何以我們顯不出來，因眾生自己有煩惱遮蓋了。學佛不過是把本能顯現出來，佛在經中所說的理論無非破除疑惑，所說的方法無非打破執著，而後無量的智慧德能才能現前。世間法有高下勝劣之分，而在佛法雖有較量功德，到最後有不能較量的所在。說到本性，不增不減才是圓滿究竟，如增一分就壞了。無明一破即是一真法界。西方淨土講四土，凡聖同居土屬於十法界的，實報莊嚴土是一真法界，談不上淨穢之分。如明白此理，在日用平常之中分別心儘量減少，慢慢即進入一真法界；到了圓滿究竟的地步，即是一念不生。中國聖人亦曾談到過，而語焉不詳，莊子說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」，沒有佛法說得徹底細微。

◎佛法是宿命論又非宿命論，迷在境界中即受命運的支配，以業力作主宰，覺了即非宿命論。《了凡四訓》在台灣流通不下五十萬冊，但有幾人能依之而行？如照之行即能主宰自己的命運。對任何東西有絲毫的貪愛，布施度即未圓滿，乃至於對自己的身體亦不可執著。《金剛經》徹始徹終就是一個布施，菩薩布施重在離相，心不著相不是什麼都不要，而是眼前所有內外財一切不執著，如養兒女也是布施，身體

一天勤勞亦是布施。佛法在世間，不壞世間相。龐居士之沉財寶於江心，他說好事不如無事，只不過為了勸誡一般行善著相的人，示範一番而已，妙在此處。學佛即要在這個地方著眼，才能做到離相，正在修善時，亦正在離相時。

◎大乘佛法是處在五欲六塵之中而不染，與眾生同事（四攝法之一）而隨時隨地提高警覺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不厭三界六道。

◎心體說得太多，愈說愈難懂。了別之心不是真心，了別是識的作用，是妄心不是真心。偶而起來一念，無論善惡亦非真心。心體無念，起念即非真心。言心的性甚為清淨，眾生對於心性本體迷惑，佛乃開示令入佛之境界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其目的無非令我們認識真心；要入這個境界，必須要把識心內所藏的無明煩惱一齊丟淨。學佛不是修心也不是修性，要知心性本來是清淨的，不必修，只要破了無明煩惱就成了。

淨空法師法語（續編）

淨空法師 講

劉承符居士輯

◎轉凡成聖，不退菩提，非離相見性不可，《華嚴經》與《金剛經》所說的境界完全相同，不過《華嚴》詳、《金剛》略而已。大乘均講轉凡成聖，此聖係由圓初住講起；平常無此高超，只說斷了見惑即是初果聖人，比絲毫未斷見惑的凡夫高明多了。在小乘中講四果，是超越三界六道之阿羅漢、辟支佛的地位，雖超越三界而未見性，因其離了有而未離空，其著空之病仍障礙了本性。不能離有不離空，要兩邊都離，相與非相都要離，才能證實相般若。不持戒修福便非實信，不實信即不能信心清淨，如未發菩提心聞《金剛經》等於不聞，最高只能開慧眼成四果羅漢。

◎菩提，覺也。通常講菩提有三種：(1)分證菩提。初住以上至等覺菩薩所證之菩提，有其差別之不同。(2)究竟菩提。即究竟覺，此係佛的境界。(3)真性菩提。個個眾生所具足之菩提，在凡夫位上為煩惱、塵沙、無明所障，不能證得。

◎元清淨體本來有的，佛與眾生之差別即迷與悟而已。佛示現在世間，說法四十九年，無非為眾生打破迷關。元清淨體是說本性是清淨的，即是本來面目，理智本來是一如的，必須以此為本修因。

◎佛說識精元明，識即阿賴耶識，精是精華，阿賴耶識是真妄和合之體，有三細相，精指染淨和合的阿賴耶識，性迷了即為識。如以唯識學之四分說，識精即自證分，自證分是體，見相二分是用，從體上講稱之為識精。元明與無明相對，我們的阿賴耶識並非完全包含了無明，我們還能聽得到看得到，這還是元明，可見本能並未喪失盡，而喪失了大部份。本來元明可以用眼看到十方三世與極樂世界，用耳可以聽到十方諸佛說法，現在只能見聞近方近聲，可見元明已為無明遮蓋，範圍縮小。無明是生滅法，元明是不生不滅，我們是生滅與不生不滅和合成為這個身體，此處須認清者，即識是生滅，精是不生不滅。

◎成佛作祖與墮落三途，而元清淨體始終不變，凡夫以攀緣心為自性，而把元清淨體遺失，此是遺失其作用，非遺失其體。見分相分所緣不到的即是真本，捨棄攀緣心即見到真本，凡夫只知見分相分而把自證分失掉了，不知此理如何作觀。

◎我相是從身上起執；法相是從法上起執；無法相即法執空，亦名法空；非法即是無、即是空；亦無非法相是空亦空，又名重空，又名俱空。般若顯三空之理，以遣執為主，人我空後又執法空，還是不可，必重重遣之，連空亦要空，古人稱為窮空到底，故名勝義空亦名第一義空。

◎有人說弘法不容易，愈熱心煩惱愈多。其實不必顧慮，自行化他都要隨緣，若有他人破壞，於自己的清淨心毫不相干，是障礙了眾生的法緣；如我自己發生煩惱，說他把我的法緣破壞了，豈不又著了「我的法緣」之相嗎？自行化他應當什麼條件都沒有，他人能從何處破壞呢？

◎「至一切處迴向菩薩」是第四迴向菩薩，至者到達義，一切處與法性相應，稱性起修才能徧一切處。怎樣才能稱性？必須有大願，十迴向菩薩所修的是大願。十大願王有廣修供養，修供養有福德，即《阿彌陀經》所說的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」。佛稱為二足尊，福慧俱足；廣修福田，利益無量無邊。佛法與世間法一樣，重修福重禮敬。《華嚴經》曰：「此菩薩摩訶薩修習一切諸善根時，作是念言：願此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處，譬如實際無處不至，至一切物，至一切世間，至一切

眾生，至一切國土，至一切法，至一切虛空，至一切三世，至一切有為無為，至一切言語音聲。願此善根，亦復如是，徧至一切諸如來所供養三世一切諸佛。」學佛要拓開心量，十迴向菩薩著重在拓開心量，心量小是凡夫，心量大是佛菩薩，拓開心量與真如本性相應，學佛是恢復本性而已。

◎能供養佛，佛一定說法，佛在世時托鉢就得說法，以示禮尚往來。我們只有心有願而無事實上的供養，十方諸佛還是給我們說法，有顯示、有冥加，現在讀經方明白此理，供養一定有效。所謂「徧一切處」，就是一切處所都現身，似有分身之術。《楞嚴經》說：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」《華嚴經》講事無礙、理無礙、事事無礙、事理無礙，時亦無礙，念劫圓融。小乘經典非如此說法，在修持上大小乘性質不相同，小乘用識，有分別心即有時劫；心無分別，念劫圓融，當生即能成就。見性實在太重要！

◎海雲比丘住在大海旁邊，以海為境界，大海有廣大甚深義。想到佛的智慧有如大海，此是會相歸性，六根接觸六塵均可會歸自性。學佛重理論，而有理必有事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亂即可見到西方三聖，見到的境界正與經中所講的相同，如見不到是自己

程度還不夠。經的用意有兩種：(1)指示修行的方法，重在理論的發揮；(2)給與修行人作證明之用，修行人到了相當的程度，遇有境界現前，看看是否與經中所講相符。從初住到等覺菩薩所見的佛相均是報身佛，而每位菩薩所見的相粗細不同，隨自己的心而有所轉變，自己心清淨，見一切境界也清淨。所以修行的方法只在修心，是向內求，而不是向外求。

◎菩薩以大海為境界想到心海，真心像大海，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猶如大海，所現的菩提心海，由菩提心中出現的蓮花是無漏的性德現前，心與行相應才有依正莊嚴的境界現前。華嚴如此，念佛亦不例外，念佛以菩提心為基礎，無論上中下品均以菩提心為根本。《觀無量壽經》中說的至誠心即是直心，迴向發願心即是大悲心，如圓滿發足，即能見西方極樂世界。如不發心不過與淨土結一個緣而已，三心齊發沒有不往生的。淨土是大乘法門，離了菩提心不成。現前的世界都是煩惱分別心現出來的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並不是外來的，只要心地清淨到此程度，佛的境界自然現前。

◎本心是本有的真心，分別影事即第六識妄心，以第六識為真心，迷真認妄，若不蒙

佛開示，永遠迷下去。幸遇到佛，不但要開悟還要解脫，身心泰然即是解脫，悟了何為真、何為妄！見性（此二字是名詞，非動詞）是不生不滅的，意識心是生滅的，我們幸得人身，若遇不到佛法，或學佛而不能開悟，來生想再得人身，如爪上土，難上加難了！

◎吾人應明瞭一切萬象均無自性，了解無自性即了解一真；果然認識一真，即入一真法界；一真法界從不動搖，我們現前就是不生不滅。見性是不生不滅的，佛的意思就是在妄相上見到一真即證入法界，才真正得到身心泰然，與《心經》中之「度一切苦厄，遠離顛倒夢想」之境界同。

◎萬法因緣生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念念遷謝，新新不住，此所指的即是行陰剎那生滅，如同燒香，一面燒，香灰一面落，灰落火興，火又成灰。人之初生即如點燃了一支香，所以燒香亦可以起警覺心，佛門中處處都是表法的。人生雖然變化遷流，但仍然要求養生之道，藉色身以修行。身體要勞動，佛法中拜佛經行均是動；心要靜，以定養心。既知身體是暫時性的，即不必與人爭；爭名奪利，即是使香趕快燒完。

◎度眾生用一個人的力量很難成就，要集合眾多組織一個團體，作弘法利生的事業，才能辦得有聲有色。佛得道後，說法四十九年，講經三百餘會，常隨眾一千二百五十人，均是大菩薩再來，所謂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他們如同一個大戲班，表演給眾生看。佛在世時之國王大臣均是菩薩再來。《楞嚴會》上波斯匿王是四地菩薩，示現一個凡夫老人相，作佛的助手，告訴我們年齡不饒人，色身是無常的，作了皇帝也免不了生老病死，此國王先示外道後歸依佛，其答覆佛的一段變化密移，實為感人，其言曰：「我年二十，雖號年少，顏貌已老初十歲時；三十之年，又衰二十。於今六十，又過於二，觀五十時，宛然強壯。世尊！我見密移，雖此殂落，其間流易，且限十年；若復令我微細思惟，其變寧為一紀二紀，實為年變；豈唯年變，亦兼月化；何直月化，兼又日遷。沉思諦觀，剎那剎那，念念之間，不得停住，故知我身終從變滅。」看了這段經文，自然會了解人生是無常的。

◎依教修行今生必有成就，佛法不過是增上緣而已，主要還靠自己修。如想成就必須四緣具足，其中親因緣、等無間緣、所緣緣均屬於自己方面的。所以必須要相信自己，信心具足，法緣當然要結是賓，自己開悟證道是主，賓主認清，福慧雙修。廣

結善緣屬於福的方面，精進修行屬於慧的方面。不必等修圓初住時再弘法，說法只要不說錯就不會出毛病；自己若沒有明心見性，決免不了錯誤，但須根據經典及古大德注疏說，千萬不可用自己的意思說。古人與今人並無交情，古人注疏設非真有價值，不會流傳到現在。因古時刻一版書不容易，若無價值，誰替他流傳？

◎法身是理體，智身是般若，般若是無分別智，無分別即不執著；心不執著，但對於善惡看得清清楚楚。不平等不能普入，即生障礙。執著最大的是人我是非，有人我是非，智慧絕透不出；消除人我是非，平等心即現前。一年比一年淡，一月比一月淡，就是功夫；若淡一分，一真法界即接近一分。

◎知其理而後信是謂真信，真信之後起行，心理方面得到轉變，相信的程度就不同了。此心理境界之轉變即是悟入，能信、能解、能依教奉行即能悟入。疑是根本煩惱之一，如認為自己是個薄地凡夫，今生沒有成佛之分，那就真正沒有希望了！因為自己不相信自己，善知識也幫不了忙。

◎佛陀在世時有九十六種外道，容易辨別，佛門裏面的外道就很難認識。說到究竟處，心外求法就是外道，念佛如不曉得消歸自性就是外道。外魔沒有多大的力量，只怕

自己本身的魔。四魔就是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、天魔四種：一為五陰魔，五陰非外來，色受想行識五陰熾盛，為眾惡之淵藪，所以才發生七苦；二為煩惱魔，根本煩惱，迷惑事理，障礙正道，亦屬於自己的；三為死魔，死能斷人之命根，妨礙修道，但並非外來；只有第四種魔，天魔是外邊的，他是欲界第六天主，他化自在天的魔王，我們的修行程度不夠，他還沒有時間來打擾呢！佛法中無論修那一門均離不開明心見性，如目標不訂在明心見性上，向外馳求，仍然是外道。《楞嚴經》說捨識用根就是指的此事，在日用平常之中，若依舊用第六意識即屬魔外。

◎轉法輪即是說法，說法前先要觀機。要想度眾生，首先是令眾生生歡喜心，眾生才願意接近；同時還要調伏眾生的煩惱，煩惱重的聽經也聽不進去。隨眾生之心，悉令開悟，縱能小悟亦得利益，集小悟為大悟，小悟是大悟的基礎，所以經云：「能令一切眾生歡喜，調伏一切眾生煩惱，能照一切眾生心行，善了一切眾生根性，能以威力普轉法輪，隨眾生心，悉令開悟。」

◎《金剛經》是大乘經，有菩薩種性的人來聽方能領會，否則一聽便有茫然不知所措而生恐懼之感，佛在世時即是如此；佛說法時小乘人間有聞之退席者。佛說八萬四

千法門，有人懷疑其中是否有後人偽造，應知凡已列入大藏經者，其版本均有來歷，不必疑惑。佛所說的種種法門均係對眾生之根機不同而說的，佛無定法可說。佛法不怕懷疑，古來高僧大德也有不少人在年輕時曾經闢佛，等他對於佛學深入研究之後，方始至誠懇信，一心皈佛。佛法最怕世間有小小聰明的人，每天吃吃喝喝，打打麻將，過其優閒的生活，對於三寶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好像不知道世間還有佛法，這種人沒有得度的機緣，最為可憐。

◎般若講空，一開始就講破四相。人的執著第一個是我，現在世間人誰不為己，這個破四相的道理，一聽就相信的人是多生以來所種的深厚善根，否則聽了一定疑慮重重。般若中之真正義趣隱晦難辨，自古以來學者均怕談般若，怕說得善巧不足，令人聽了發生誤會。有專修《華嚴》的，有專修《法華》的，也有專修《楞嚴》的，但是很少專修般若的。古來大德有的是佛菩薩應化，但多數都是單獨讚揚自己所修的法門而貶抑其他法門，此係祖師教學的苦心，所謂門庭設施，不如此不足以增強學子們的信心。其實若是一切通達，法門何嘗有高下之分，二十五圓通，門門第一，沒有第二，可以證明。

◎般若稱第一般若波羅密，因般若是諸度之母，學佛人離開了般若是佛教的門外，必須懂得般若才能入佛門。無量的波羅密門，通常將之歸納為六大類。波羅密譯為度，即度至菩提彼岸。何以稱般若為第一？因各法門中缺了它即不成度，如布施設無般若即是布施而非布施度，不能證果；再如修禪定無般若，修得再好也是四禪八定，超不出三界，可見般若之重要。般若就是智慧，就是不著相、不執著，任何事作了之後就算了，不必常常掛念他。般若是佛母，能生諸佛，一有般若的話，日常生活穿衣吃飯均有般若在內。四相俱空，一空一切空，如此義趣，方知大乘法門之可貴；深深了解般若精義，不斷熏習，漸漸亦能培養成大乘種性。今日聽到之後，不怖不畏，與般若感應道交，即與十方諸佛感應道交，才算是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◎《金剛經》曰：「如來說第一波羅密，非第一波羅密，是名第一波羅密。」如來說者，表其是約性而說，性體空寂，那有此第一波羅密之相？般若是理體，無形無相，所以般若只是一個假名，並非別有一個相在，故曰非第一波羅密。性體雖無相，而亦無不相，一切相皆緣性起，此第一波羅密亦是緣性而起者，不無第一之名相，故曰是名第一波羅密。「是名」者明其相不離性，仍應會歸於性；又「是名」者，談

般若之理離不開言語文字，設無假名，佛菩薩亦無法引導我們領悟其意義。

◎三輪體空，並非只有布施才用得上，其他日用平常之中穿衣吃飯均要三輪體空，才能斷惑證法身，這是修大乘法的要件。先要解其義趣，解得深，解得圓，穿衣吃飯馬虎一點即近於三輪體空，生活過得去就行了，有敷餘錢，培福度眾生。

◎破四相是佛說的，若有四相即非菩薩。一般人都疏忽掉了，以為是對文殊普賢說的，菩薩才破四相，其實我們學菩薩即應先破四相。不懂般若，念佛也不能往生，因為還是念念不捨功名利祿、家庭眷屬，就去不了，有一絲毫的罣礙也去不了。道理明白之後，知道四相果然是空的，才肯真正放下。果真明白般若的真實義，對於世間事也要淡了幾分。

◎有眼的人看得見，盲人看不見，此是俗人的見解。佛開示，有眼人看明與盲人見暗並無軒輊。在見的情況下，見明容易明瞭，見暗不易體會；眼見色而發生眼識，需要九種緣，缺一不可，而見性是獨立的，不需要一個緣。其實見明見暗是見性的功用，見是心見而不是眼見，心性離開眼根有其獨立的自體。在這一點上能有所悟入，與一般人就不同了。

◎客塵比喻煩惱，作客住兩天就走了，用此「客」字比喻見思煩惱的粗相。眾生不知外塵的事相，所以生種種妄想；如以智慧觀察，知煩惱性空、無自性，本性自然現前。《起信論》說一念不覺生三細，生三細就是起惑，起惑連阿羅漢的資格都不夠，何況證無上菩提！就大乘理論言之，念佛求往生，見性者生實報莊嚴土，未見性者生方便有餘土，見思煩惱未斷生凡聖同居土。塵是動相，客與塵皆是假有，如拿他當作真的，必定吃他的虧。佛的華藏世界也是客也是塵，存心嚮往，也去不了。生西方是大乘法，須不著相，才能往生。

◎根塵識均是生滅法，見性是不生不滅。如是思惟（觀照），身是四大五蘊和合而有的假相，其理體即是本性。識與根不容易分，「愚者難分識與根」，愚者指羅漢。六根的本能見聞覺知是性是心而非識，識是分別，見明見暗均是心見，如若再分好醜即是識。不分別，萬法一如；不分別，即《華嚴》的一真法界，其中無佛無眾生。經中所說的萬佛及菩薩等等名稱，是對一般有分別心的眾生說的。圓教初住菩薩以上無分別心，無佛無眾生；初住以下有佛有眾生。同樣一件東西，凡夫用識去分別，初住用根去見性。

◎ 一生分別心馬上就覺悟，用了別不要用分別。對於這些事物有偏好，對於那些事物有厭煩之心，就是分別。知此理論可以慢慢修，十信位菩薩仍是用識而不是用根。於一切法不生染著之心，一切放得下看得破，自己四大五蘊是客是塵；相對的人也是客是塵，連佛菩薩都是客是塵；天天想成佛也是打妄想，仍落在塵上。所以讀《楞嚴經》每節每句都要深思，揣摩透了，六根接觸六塵時才能一絲毫不染。

◎ 雨過天晴，陽光清晰，隙中微塵無數，發現空中諸有塵相。虛空是不動的，指心性，塵相指煩惱，煩惱無論如何干擾，虛空絕不受其影響。見了性的菩薩即能證入一真法界，他看一切眾生同他一樣，無二無別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凡夫看佛菩薩也同凡夫一樣，有一位學《華嚴》的老修行，看到學淨土的就看不起，他是修法界觀的，其實他還沒有入法界，對事仍有分別，行解不能相應。

◎ 三苦中之行苦是行陰之相，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，念念變遷不停，仔細觀察我們的肉身念念變化，生滅無常。小乘人觀察此種現象之後即生厭倦之思想，求取偏真涅槃，大乘根性的人觀察之後即知色身是假相，清淨法身才是不生不滅的，清淨法身即在此色身之中，如捨棄此身也找不到法身。色身如水泡，法身如大海，現前的幻

化色身中本有不生不滅的性，六道眾生均有之，凡夫不明此理，佛不指出，我們焉能明白？人生如過客，世間如旅舍，知此理，生在世間應保持何種態度？於世無求，與人無爭，身心清白，一塵不染，這是真正的福報；如認為有錢有勢是福報，終日鑽營，患得患失，心為境轉，苦不可言，豈能稱為福報？真正的福報是身心清涼自在。

◎能見者，是你根中之性。見性一詞很難了解，禪宗所說的明心見性之見字當動詞解，《楞嚴經》中所說的見性之見字當名詞解。在《楞嚴經》中所謂見性，是指能見到外面境界的功能。佛問波斯匿王：三歲與十三歲所見之恒河水是否一樣？波斯匿王說無兩樣。佛說：汝今髮白面皺，與童年之見河水，有童耄之分否？波斯匿王說沒有分別。由此可以知道能見的功能並無變化，也就是說見性並無變化，真性並無變化；學者由此處觀察，在現前生滅當中尚有不生不滅的性。生滅者是四大五蘊，而六根之性是不生不滅的。

◎捨識用根，捨識是把身心世界全捨掉，如不捨掉即用不上根。《金剛經》說破四相，不破盡，識如何能捨掉？第六意識的勢力很大，人生一切行為都是第六識當家；對

於經論深入研究之後，知道第六意識不是自己，是顛倒妄想，就有方法對治它。慢慢來，修學不可操之過急，免生障礙，逐步轉變自己的境界。處處要覺，不要隨著迷情；覺即不為外境動搖，能明了那是真、那是妄——六根根性是真，其餘全是妄。依此修持，即可斷惑證真。

◎世道衰微，佛法不振，我們沒有能力扭轉目前的環境，只有先保持自身之清白，先求自度，等待時節因緣成熟，再斟酌行事，千萬不可勉強。同時先求自度，會講經說法濟得什麼事，必須要求「證」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每一位善知識均是先求自己成就而後度生。外面順逆境界都是增上緣，縱然遇到逆境也是佛菩薩來測驗我們的，如無此境界，如何能成就？

◎學佛若是以消遣的態度，求精神有所寄託而學的，又當別論；若是真為了求解脫而修行，首先要破我相，我相一破，四相全破。須知一切法是因緣所生，不可執著。《金剛經》說眾生怕聞般若，其實若真懂般若即不會怕，般若是無比的智慧，離了般若即不是大乘，離了般若均屬魔攝，無論研究任何經典，離了般若即不能圓融。真正懂得佛法，不要等死後看到輪迴才覺後悔，先要有決定信心，要深解圓解，才

能發生作用；作用即受持，穿衣吃飯均是解脫，在日用平常生活中打成一片。

◎何謂清淨法身？即相即性，即空即有，色空一如，即謂之清淨法身。微妙淨法身，法身、報身、應身三身即是一身。小乘說法身是理體，其實山河大地全是法身。見了性的人六根接觸的境界全是佛菩薩的境界，使自己與外面的境界融成一片；未見性的人看法身、報身、應身不一樣。若是看每個人都是菩薩，則自己已經是菩薩，在境界上可以考驗自己。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，完全是本性的境界，現在是被凡情蓋覆著了；迷的時候有十法界，覺了即是一真法界。講十法界是初級的佛法，《楞嚴》一下手即用不分別的根性，下手的方法即是圓初住菩薩的方法。初用功時有方便：即少知道事，知事少時煩惱少，識人多處是非多。

◎未見性之人號稱顛倒，因其執著「色身包括了自己的心」，凡夫認為自己的心在自己身子裏面。見性如果在身子裏面，則身外的茶碗即不應當看到，所以見性是周遍十方。心亦在身子裏，如不在身子裏面，則是心之外還有個身。

◎佛有三身：(1)應身、化身、或稱應化身，有始有終，如佛之八相成道，八十歲入涅槃。(2)報身有始無終，佛證得圓滿菩提，以智慧為身。(3)法身是理體，無始無終，

說始說終均加不上。在《華嚴》中講三身無礙，一身即三身。

◎《華嚴經》中至一切處迴向菩薩，以其所種一切善根悉皆迴向，供養功德才能圓滿。回轉自己所修之功德而趣向於所期，謂之迴向。其迴向的方法有十：(1)不亂迴向。在供養時非常虔誠沒有妄想，以及亂心雜念。(2)一心迴向。專注在一個境界上，沒有其他的妄念，如一心專想阿彌陀佛，心無他想者是。(3)自意迴向。即不往外求，指的開悟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解悟與證悟均不是從外而來的。(4)尊敬迴向。如迴向菩提，迴向實際，迴向眾生均應尊敬。(5)不動迴向。心常在靜中，不為外面境界所動搖。(6)無住迴向。即不著相的迴向。(7)無依迴向。不依靠任何境界，不著在境界上。(8)無眾生心迴向。是無我相，離四相之義。(9)無躁競心迴向。心中平靜，修任何法門無急躁幸進之心。(10)寂靜心迴向。遠離煩惱，絕諸苦患，與涅槃相應。

◎這一生就可以用不生不滅的心性作本修因，圓滿菩提一生有分。有人以為成佛太難，將來能保持人身也就算了，此種人很多，實未了解佛法。須知我們縱然已往造業甚重，但回頭是岸，當生就能成就。所謂回頭是岸，並非多行善事、將功折罪之義，這不是真回頭，捨識用根才是真回頭。平常用的是分別心，從今以後用不分別的性，

乃可成就。況且捨識用根是自己可以作到的事，不必求人，求人的事難，自己的事自己肯做就不難。

◎名必有相，例如說茶杯，大家一聽到，心裏就有個茶杯的印象。眼前的境界是自己心裏變現出來的，如自己作得了主，即可變現出一切全是好的境界；自己心中無種子，那裏會變得出來？明白這個道理，心就平了。看到惡人，亦是心裏變現出來的。學佛之後才知道心即境、境即心，最要緊的是轉自己心裏的境界，心染污找淨土那裏找得到？念佛不明白佛法的道理，用分別心、染污心念佛，不能往生，因心與淨土不能相應故。

◎六根根性當家，六識即轉變為妙觀察智，前五識變為成所作智。覺了，生死輪迴當下就沒有了；迷了，仍受生死果報。不知真心，想開悟是不可能的事。自己有求開悟的心，十方諸佛必然加被。不如法得不到感應；不是禮佛念經誦咒為如法，與理性相應謂之如法。所謂與理性相應約有三事：(1)開智慧。辦一切事不要感情用事，即能破無明，用理智、用般若對付無明。(2)布施，破貪心。布施若不著相，連無明也破了，即與本性相應。(3)忍辱，破瞋恚兼破四相，而後才能身心清淨自在。

◎用功下手處應與法性相應，六根接觸六塵以理智作主宰，行住坐臥均是道場，念念覺即念念不迷。十住修直心，十行修深心，十迴向重在大悲，存心利益一切眾生，如有任何善根或功德均須迴向。如不肯迴向，即有我相；有我相則四相俱全，即非菩薩。

◎證果的相自己知道，因為境界變了。經云：「願令一切世間皆得清淨」，其範圍很廣大，此菩薩絕不是空口說白話。我們每天做早晚課是有口無心，天天向佛菩薩打妄語；如真肯用功，不做早晚課亦等於做。學佛法不必貪多，一句兩句受用無窮。所謂清淨者即無煩惱也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就清淨了。

◎經云：「令一切眾生具足善根，悉得調伏，其心無量，等虛空界，往一切剎而無所至，入一切土施諸善法，常得見佛植諸善根。」善根有三：無貪、無瞋、無癡，反之即三毒。善根是一切善法所從出，三毒是一切煩惱之本，只要具足善根，一切煩惱均可調伏。「往一切剎而無所至」，即是生則決定生，去則實不去，西方極樂世界是唯心所現，全是自性變現的。此是講的理，對初學者最好不談，恐生疑惑，礙其進修。入一切土施諸善法，即是無論何時何地，凡與眾生不利者絕不作，凡與眾

生有利者雖捨生命也要幹。過去諸菩薩生生世世捨身受身，無量無邊，我們這個生命有什麼值得留戀的，如抱著犧牲生命修學，那有不成功的？「常得見佛植諸善根」，事實上佛比凡夫多，但何以見不到？是自己有障礙。見到了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的佛並不算見佛，見性才是見佛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見了性，一切眾生均是佛。修行要轉識成智，禪家說明心見性，迷時叫心，不迷叫性，心即阿賴耶識，性即真如本性。

◎第三住菩薩是修行住菩薩，有善巧方便的修行方法。談及修行，是轉境界，通常講止觀。止息妄念，止心不亂；妄念既伏，心自朗然、無所不照即是觀，尤其重要的是觀空與有，此是綱領，把握到空有二十大綱領，修行即有門路。《心經》中之一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能知空即有、有即空，就算入門了！

◎經云：「趣入無邊法門教海。」受持必須趣入，趣入即是變境界。很多學者誤會以為讀誦即是受持，錯了！受持是依教奉行，這是初步的受持，也是初級的佛法；往深裏講，應當證入，必須入到這個境界。

◎諸相指一切相，一切相皆是因緣所生法，因緣散了，相即不存在。六塵皆是虛妄相，

佛說不壞世間相。般若講的籠統，中下根性的人並不契機；唯識對於一切萬法說得比較切實詳細。佛說持戒修福者可以接受般若法門，不持戒易趨於狂慧，不修福必墮小乘。

◎佛法精華在大乘，既學佛，目標就要放遠一點，不要以為高攀不上。大乘以度他為主，處處為自利是小乘。但小乘亦不易修，小乘要破相。般若是大乘的綱要，無論何宗何派均需要般若。性相兩宗不但不衝突，而且相輔相成，唯識與般若均是破妄想、破執著的。

◎《金剛經》之發起，完全是在日用平常當中。入城乞食是日常生活，須菩提見之因而開悟。無上法門即在日常生活當中表現出來，若非須菩提看破，我們實在無法了解；佛並未說一句話，須菩提以大悲心為接引眾生特出來啟請，故蒙佛讚許。《金剛經》先表無住，以正智慧觀察眾生界，破我法二執，說離四相（我人眾壽）。此學大乘人應注意者，學大乘即是菩薩，應直下承當。最初下手用功先不要著相，不著於相即是正住。在日常行事中以布施為第一，布施包括六度，布施即是放下，更重要的是離相，離相即與般若理體相應。

◎從須陀洹至阿羅漢均不著相；如其自己覺得已證得須陀洹，卻尚未破身見，此仍是凡夫，那裏是初果聖人？大乘佛法不著相，於法實無所得，指無上菩提之法。為什麼不可得？因為法有一個得的心（「得」是生滅心），與法即不相應，《心經》說無智亦無得，必須超越得失心，才真正證入佛智。去了得失心，又怕我們走上消極的路子，故佛又教我們學無住生心，生清淨心。「生」是現前，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清淨心即能現前，一切不住，一切不離，在萬法中心地不染，不是逃避。佛一再開示，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才是中道第一義，才是無住生心，此是《金剛經》中講修持方法具體而扼要的說明。

◎凡夫執著最重的是身，身相不執著，身外之物更容易捨掉。修行須先將身外之物放下，煩惱就輕了；煩惱減輕，菩提即相對的增長。身相不執著，生死就沒有了。生死不能了，要看能否放下。

◎佛所說法有許多地方與普通人的見解不同，因其與一般常情未盡相合，或與一般人耳聞目見的事理不符，很難被人所接受，這是凡夫通有的現象。但現在科學對於宇宙間之事理能以證實者尚屬有限，科學尚未到達圓滿究竟之地步，如以現在科學所

達到之境界來衡量佛法，尚談之過早。佛的智慧是一切種智，必須證得一切種智，對於宇宙人生以及萬事萬物之認識才算是正確。

◎ 佛法中常說妙心，心上加個妙字，即非分別心，不是見聞覺知的第六意識心，妙心指見性，即現前一念見聞之性。凡夫對妙心的意思不容易領會，所以佛在楞嚴會上說十番顯見。見性何以為妙？因其覺相，同時又是真實的、不是虛妄的；身是四大假合、是虛妄的，心是受想行識、亦是妄的。談到修行，如用生滅的因修行，想證不生滅的果是辦不到的，必須找到不生滅的本修因才行。妙心亦指大圓鏡智說，唯識學中之百法全在真心中包含著。悟了以後用八個識在十方世界度一切眾生，迷的時候此八個識不能作主，外境作主，身被境界牽著走。見性本來是妙，不要修不要證，如說有所修有所證就麻煩了，開口便錯，動念即乖。佛法所說教人放下，即是放下凡情妄想；如能放下，本妙即現前。

◎ 唯識學是說明山河大地等一切法皆為假有，唯識之所變現，此是唯識學之主要宗旨；依此解釋，與一般人日常生活所觀感的相反，很不容易被接受，但是唯識學所說的是真實話。我們自己的看法如何，如與經典上一樣，即是入佛知見；如不相符，即

是邪知邪見。邪知見中之最重者為我執，認為身心是真我，大乘佛法要破我執。若想在唯識學上有成就，無論解或行均須先破我執。

◎覺悟一切萬法是假的就應當放下，放下即自在，放不下是顛倒妄想。往高深裏說，連佛的世界都是假的，覺後空空無大千，但是凡夫不到這個程度，最穩的辦法還是念佛求生西方，先免除六道輪迴之苦。

◎集起名心，集起者在八識中最恰當的為阿賴耶識，集種子，起現行，屬第八識，若以現代話說，種子即是印象，如說留個印象，在佛法中謂之種子，此種子永遠不會失去，藏在阿賴耶識中。種子無形象，雖無形象而能變出形象，盡虛空徧法界即是一個阿賴耶識，極為廣大。如何能體驗得到呢？從現行可以體驗，十法界依正莊嚴全是阿賴耶識內種子起現行。起現行不是偶然，必須具足種種條件，自己阿賴耶識中即具十法界種子，樣樣俱全，染淨之因具足，個個人具足。在十法界中可自在受身是佛，業力受身是凡夫。佛亦有八識而不迷謂之智，體是一，作用不一樣；佛是覺者，覺了對宇宙人生徹底明瞭，具足大悲心，造作是清淨的。——因為已破我執，一切造作均不著相，謂之真正清淨。

◎無為法。為是作為，無作為是不生不滅，不去不來。欲知無為，須先知有為，有為有三用意：(1)現所知法。如色法心法各別顯現，一說大家都知道。(2)現受用法。如說衣服可以穿，茶碗可以盛水，可以得到受用。(3)有作用法。如五根眼耳鼻舌身有了別五塵境界作用。與此三種相違者即無為法。又凡是不生不滅的是無為法，凡因緣所生之事物皆是有為法，本來自爾而非因緣所生者是無為法。

◎阿賴耶識有能藏、所藏、執藏三重功用。能藏是指自體，能含藏一切法之種子；所藏指萬法種子而言，係就受熏方面說；執藏是末那執藏，看守的人即是末那。末那執著阿賴耶之一分以為自己，即是我執，它不知阿賴耶之全體是我，而執著一部份，認水泡是自己而不知大海是自己，且認為水泡即是大海，此即所謂加一倍的迷惑。

◎八識通常分為四部份，前五識為一部份，第六七八識各為一部份。就名稱上講，八識均可稱為心、為意、為識；如就心意識之殊勝說，第六為識、第七為意、第八為心，有時總稱八識。禪宗說離心意識參一語，可就如上六七八識之分配命名。八識尚有其他名稱，如五蘊即八識，十二處、十八界均是八識。

◎八識的功用，同中有勝劣。前五識了別之功用最勝，第六識分別最勝，其特性變化

太大，心猿意馬，從無安份時，時時刻刻打妄想，如能老想一樁事叫作定，主意不定，毫無成就，所以世出世間均著重在第六識。第七識與第六識恰好相反，第七如如不動，但卻執著一個我，從來不間斷，一切眾生從來沒有把我忘了。第八識是藏識，含藏一切種子，遇緣即起現行。前五識如起作用，必須與第六、第七、第八識同時俱起。如眼識不與第六識同起即無分別心，不與第七識同起即無染淨心，不與第八識同起即無種子。學佛人在日常生活中，應儘量想辦法將分別依、染淨依漸漸淡下去，才會有成就。如看到幾個月大的小孩，其明了意識很薄弱，不分別善惡；所以古人說應保持赤子之心，此之謂明了意識。明了意識者，謂意識依五根與五識同緣五塵，明了取境，好惡長短，悉均現前，是名明了意識。

◎獨頭意識指第六意識，身口意三業造作均為獨頭意識所控制。獨頭意識有三種：(1)定中。定中意識是與定相應的意識，不在定中時妄念紛飛，定時放下萬緣；念佛佛號打成一片，即入了定中意識，即是一心不亂。定中意識作用很大，可得生死自在，來去自由。二六時中與阿彌陀佛名號相應即是獨頭意識，亦即是高級禪定。此種定中獨頭意識謂意識獨緣定境，不與五識同緣，而無一切塵作對，是名定中獨頭意識。

(2)獨散。即第六意識於散位，不伴前五識而起，又名散位獨頭意識。謂意識不緣五塵之境，但散亂徧計諸法或緣空華水月等諸色相，或緣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法，此非定中，又非夢境，是名散位獨頭意識。(3)夢中。夢中境界是夢中意識的相分。謂不對諸塵而於夢中見種種境界，此亦心王性境變現而有諸相，是名夢中獨頭意識。此獨頭意識完全是就凡夫方面說的，獨頭意識起作用在身口的造作，造的時候謂之識，阿賴耶一定落種子，因果必然有；如不能破無明，轉識成智，決定逃不了因果。處處學忍辱，學吃虧，把身心世界一齊放下；若佔他人便宜要想出三界，必須把帳還掉才能走。他人欠我的一概不要了，這是最聰明的辦法，如肯布施，其利益不只一本萬利。

◎引業與滿業。引業即是引導之義，在六道中引導我們去投胎；到那一道去要看造那一道的業最重最大為依據，所謂強者先牽，如還債然。所以造業必須謹慎，修十善引至天道，持五戒引至人道，瞋恚嫉妒引至地獄道，是非不明、利害不分引至旁生道。身根是無記性的。業有千差萬別，別業中苦樂種種不同是為滿業。於六趣各有總別二報，例如人趣彼此各具六根，彼此受共同之果報是總報，又如人人壽夭、美

醜、貧富不同是為別報。其引發總報之業名為引業，其成滿別報之業名為滿業。

◎ 執著「一切萬法是實在的」謂之法我執，執著「身是實在的」謂之人我執。

◎ 《百法明門論》中有五徧行，五徧行的名稱是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。徧是普徧，行是行動，就是說這五種行動，它的接觸範圍很廣，一切心、一切地、一切性、一切時，都有它活動的蹤跡：(1)一切心。它徧八個識，與每一個識都相應；至於其他的心所，並不是都普徧活動到一切心的。(2)一切地。徧行心所所緣的是三千大千世界，即三界九地。(欲界為一地，色界及無色界各分為四地。)(3)一切性。包括三性，善、惡、無記，一動念即有。(4)一切時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均起作用。

◎ 觸由根、塵（境）、識三法和合時所生，令心王心所接觸外境，使其產生其他的心理作用。故三者必須和合才叫作識。觸心所的體性是引君與臣民相接，後面的心所靠它起作用。作意是警覺，引心趣境，警覺心王與心所，使其發生注意力的作用，例如作事要小心謹慎，就是這種警覺心。觸是對境，亦稱感覺；作意是攀緣，又可稱為注意。注入作意，注入第六意識，作意以後即有感「受」，領納外境所引起的(1)順、(2)違、(3)俱非境等感受心理，順是喜歡的，違是不喜歡的，俱非是不討厭亦

不喜歡，往深裏講，即苦樂（身）憂喜（心）捨，捨即俱非。想是於境取像，在自心所取的境上，安立了大小方圓、青紅皂白、善惡美醜等等差別之相。心理上起分別，把境界安立種種名詞，所以想全是虛妄的。如到達想的地步即停止，還好，尚未造業，只是打妄想，若到了思的程度就糟了！思就是意業，亦稱意志，即造作身口意業的作用，吾人一切心所的動作與行為，無不由此推動出來，它能令心取正邪等的業因，來造作善惡業。身口意之意，在戒律中小乘思不犯罪，大乘算犯戒。思是心裏頭有界限，大乘戒難持，一發心十方諸佛讚歎。

◎五徧行不是普通人能覺察出來的，以五徧行修，八地以上菩薩可以做，凡夫無此能力。我們接觸外面，到作意即可，不要有受。遇到境界就受，是薄地凡夫，不能往生西方；必須把婆婆世界的一切捨掉，冤家對頭的憎恨，家庭眷屬的恩愛一齊去掉，到了八風吹不動的時候，生死就有把握了。如辦不到，應於想上用功夫，如在思上用功夫，菩薩行就有虧欠了。

◎百法中別境分為五類：欲、勝解、念、定、慧。別境中之「欲」是緣所樂境起希望，對於喜歡的事物上，做欣求的心理作用，此是廣義的。順心的境界是樂，於違心的

境界，希望遠離，早早離開亦是樂；所以欲是通一切的。不過這希望亦有好有壞，若是希望財色名食睡或吃喝嫖賭，固然是不好的希望；如果是希望成佛作祖，救世濟人，是好的希望。百法中之別境是與徧行心所相對的，於一切之心不徧起，對於各各別別之境而起之心所。例如向所樂之境，則欲之心所起；向決定之境，則勝解之心所起是。

◎百法別境中之「勝解」是殊勝的見解，或認識的決心，對於希望的境界很了解，對於善惡正邪的事物有明確的見解，不受其他事物引誘轉變的心理。如學佛的人了解佛法的真實義，若能依教奉行，確能自利利他，離苦得樂，這種見解是不能動搖的。

◎百法別境中之「念」，「緣曾習境，令心明記，不忘為性」。對曾經學習過的記得很清楚，專管記憶。念是憶念，也就是所學所修的正念，不可一曝十寒，要念茲在茲，念念不忘，明記在心，這就叫作念心所。這種心理作用是以定為所依，而定則依念而生。

◎百法別境中之「定」，「緣專一境，令心不散」，即專心義，也就是精神的集中。如專心聽講，心不專什麼事都作不成，對於所觀的境界專注精神不移的心理，為慧

之所依。欲界凡夫緣境，多屬散亂，心不專一，唯有修養者能之。

◎百法別境中之「慧」，是世間聰明智慧，對境界知道揀別，緣所觀境而起簡擇，斷疑為業，為揀擇思考的心理作用，故有慧就能斷惑。但有惡慧、善慧二種。惡慧中如惡見、邪見，應歸屬於煩惱位。善慧稱為正慧、正見，約分為三：聞慧、思慧、修慧，聞慧是聽聞教法所生的智慧，思慧是觀察義理所得的智慧，修慧是由修定力所得的智慧。

◎百法中善法分十一類：信、精進、慚、愧、無貪、無瞋、無癡、輕安、不放逸、行捨、不害。第一個是信，「於實德能，深忍樂欲」。此信字為信解行證之信，實指一切萬法實在的道理。常說的諸法實相，在有情方面稱為佛性，在無情方面稱為法性，順性修行即佛菩薩，違則是凡夫。德指三寶，真正的淨德，在如來大涅槃中有常樂我淨，凡夫則無，凡夫稱為四顛倒。能指於一切世出世間善法相信有能力成就，自信能成佛。自己若不相信能往生西方，則決不能往生，失去信心作世間一切事業均不能成就；佛法雖深，自己能夠實踐才有用處。深是深深的相信，忍是有堅固的信心決不動搖，樂是愛好，欲是希望。信字並不簡單，必須要心地清淨，在十一善

法中，信列為第一，因為信太重要了，信心堅固，以後的十個善法才能起作用，假如信心不成立，其餘都談不到。

◎精進，「於善惡品修斷事中，勇悍為性。對治懈怠，滿善為業。於善品修，於惡品斷」。一切世出世間，自利利人事業，皆由精進一法而能成就。業精於勤荒於嬉，勤如小水常流，則能穿石；懈則如鑽木取火，未熱而息。

◎慚，「依自法力，崇重賢善」。以自覺的能力，自動自發的改過自新，推崇尊重賢人善事。人家有學問道德，我為什麼不如他呢？慚對治無慚，無慚即不知恥，不知好歹。愧，「依世間力，羞恥過惡」。怕世間輿論，不敢作壞事情；就是正要作惡的時候，恐怕別人誹謗，社會批評，並受法律制裁，假如這樣為非作歹，是對別人不住啊！所以慚是對自己說的，愧是對別人說的。

◎無貪、無瞋、無癡謂之三善根，反之即三毒，一切善法一切功德是由三善根發出的。有慚愧方有善根；成佛作祖也是凡夫修成的，論其因地每人均有佛性，為何我不如佛菩薩？如常常如此想，對修行即有幫助，應向上處求。無貪，於三有及造成三有之具無著。三有即三界，三有之具即三有之因，初學佛之人很難講通。學佛若以貪

心學，貪圖四禪八定，一心一意的貪心成佛，仍落在貪有，成了佛也是有修有證的理即佛與名字佛，比不了一位大乘初發心的菩薩，人我法我俱空。大乘一發心四相俱空，無貪是四相空了。

◎無瞋，於三苦及能生三苦之具無恚。三苦是苦苦、壞苦、行苦。此三苦徧三界，欲界全有，色界有壞苦行苦，無色界有行苦。苦要忍受，苦因亦要忍受，苦有人為的苦，天然災害之苦，修行之苦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，任何橫逆之來均應視作前生之因，作還債想，不貪圖一點便宜，一切忍讓認吃虧，道業方有成就。

◎無癡，於諸理事，明解不惑。癡即無明，三善根中無貪無瞋尚容易有下手之處，無癡則不容易；對世出世法條條要明白，無明煩惱斷盡才是無癡。要想修此條，除讀誦經典外，無其他辦法。佛法無邊，唯有大乘佛法能破無明，而要作得徹底究竟，唯有到了成佛的時候才圓滿。無明需要一分一分破掉，是慢慢來的；無明有四十一品，破了一品就是大乘菩薩。凡夫迷的是情執，悟是知道情執是空的。情執是一切煩惱總代表的名詞，覺了就不會隨著境界轉；不隨境界轉，智慧即現前。現在我們無明一分沒有破，即應常常覺。——可見修行在舉心動念中。

◎勤，謂精進，能勇於修善斷惡的進取精神。純而不雜謂之精，永無休止謂之進。在善惡法中必須以佛法為標準，凡與真如本性相應的謂之善，不相應的謂之惡；合乎五戒十善者為人天的善法，若修大乘必須向本性中求。

◎不變隨緣，不變是本性，即雖觸所緣而現萬有，然其本體不變。隨緣不變是佛菩薩的境界，大乘人修行的捷徑，隨一切緣，心中如如不動，心不隨著轉，有隨緣動作而本性不變之意。真如者，其體雖為不變，然觸緣則生萬有，故曰隨緣不變。不變不隨緣，此二乘人之境界，不度眾生，但求自度。隨緣隨變，六道凡夫之境界，隨外面境界而內心即隨之起變化。

◎輕安：就是脫離有漏煩惱的穢濁，調暢身心，堪任有為。證果之後才有輕安，三界凡夫無之。在四禪八定中亦無輕安，此必須離開貪瞋癡三毒煩惱。此處所說有為係指菩薩事業而言，以六度萬行度生。度眾生不簡單，若不去掉三毒即不能度生。輕是輕快，安是安樂，煩惱是粗重的別名，脫離了煩惱的重擔，故得身輕心安，方能成辦世間一切善法的大事；以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善根為體，斷除諸煩惱，名曰輕安。輕安只和定心相應，能對治昏沈。

◎不放逸：精進同三善根合起來即是不放逸（放是放蕩，逸是縱逸），就是過著有規律的生活。人若放逸就是對於貪瞋癡三毒不加節制，任性所為，肆無忌憚。不放逸剛好與之相反，是以三善根及精進為體，有防惡修善的功能。對一切善法肯認真負責，精誠集中，故名不放逸。

◎行捨：行是六度萬行，行業、行門，必須要修學，且須不著相；不著即是捨，如布施三輪體空即是捨。行是修一切善，捨是離一切相，行與捨是同時的，不能分為兩個階段。能如此修，心即平等，平等正直心沒有任何染污相。修行成佛好像走路一樣，如果不肯捨棄後面一步，怎能往前進一步達到你的目的地呢？

◎不害：害是損害。損害人的名譽生命財產，都是惱害有情的惡事，反之即是仁慈的心理。所以學佛的人不令眾生煩惱，不使他在精神上、生活上、身體上受痛苦的心所，使眾生歡喜心，要悲憫有情，不惱害眾生。

◎根本煩惱有六：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、惡見。第一個是貪，貪是根本煩惱中最重者，於一切順境上發生的貪著心，為苦的根本。貪能破戒，瞋能破定，癡能破慧，如有貪瞋癡即無法修戒定慧（大小乘均離不了三無漏學）。貪是三界果報之業因，貪著

就是放不下，其業用是生無量無邊的苦，貪是煩惱之本。三毒如不去掉，所學的均落空，雖作善事均為有漏法，來生在六道中享福。若只知培福而不知持五戒清淨，將來可能墮入畜生及鬼道中享福，此應特別注意者。

◎ 瞋是一切逆境上發生的憎恚心，為惡業的根本，也是一切惡行所由生。瞋是障定的，定好不容易修成，瞋心一起，一切都完了。忍耐是對治瞋恚的，什麼境界現前均不能起瞋恚心。

◎ 癡即無明，對一切事理真相不明。看起來癡的作用並非十分厲害，實際上他是煩惱的根本，很難斷掉；若真能斷掉即見性，禪家說的明心見性即指此事。修行人能照著煩惱，能察覺他，就有辦法控制他，禪家的觀心，就是觀心心所之生起，打那兒來的。

◎ 慢是貢高我慢，僅次於三毒，乃修行人的大障礙，必須除掉。慢的定義是「恃己才能，於他高舉」，自己有才幹，目中無人。不但佛法中講求去慢，儒家《禮記》亦說傲不可長。證到四果羅漢，慢就沒有了。小乘要證到人我空，須將我執打破；（我執即第七識，第七識中有四大煩惱，其中有（1）我癡即無明，（2）我見即我執，（3）我慢

即倨傲，(4)我愛即我貪。)我執未破，不能證羅漢。如何破慢？要用禮敬。普賢十大願王之第一願即禮敬諸佛，用意在破慢。

◎疑：於諸諦理，猶豫不決，就是躊躇懷疑的心理。諦理是實在的道理，六道輪迴、因果報應的事理如真能了解即不會造業，但對一切事理無疑者不多。成佛作祖，明心見性，及西方極樂世界的事與理，是否相信，如懷疑，西方即去不了。如對經典有疑惑，學佛即不能成就；佛法最重視聖言量，佛決無妄語。

◎惡見或稱不正見，是根本煩惱之一。一切凡夫，未階聖道，介爾起計，悉皆是見，思慮推求。審詳而抉擇事理謂之見，通於正邪，煩惱中之見均屬惡見。惡見有五：(一)身見又名我見，就是對於五蘊假和合的身心，妄起實我我所的迷執。人生有三苦、八苦、無量苦，破了身見之後，五種受都沒有了(五種受是苦樂憂喜捨)。身見除，煩惱即減輕，菩提即增長。

(二)邊見：人的思維如不是中道即落兩邊，相對的即是兩邊、大小、有無、長短、上下皆屬兩邊。凡夫生存在相對的世界裏，執斷常空有，障礙了中道。邊見中最重者有二：一為常見，二為斷見。常見是執著己身有一常住不滅的實體之迷執，斷

見是執著死後什麼都幻滅之迷執。阿羅漢見思煩惱已斷，已無身見，住於涅槃，但是落在空的一邊，所以《楞嚴經》稱之為魔；凡夫住於生死，落在有的一邊，均非究竟。見了性的菩薩比阿羅漢高得多，其涅槃謂之無住涅槃，即不住涅槃而身在三界中，雖在六道而無生死。

(三)
邪見：凡是不正的知見即屬邪見。不信輪迴，不信因果報應，不信聖言量，是最大的邪見，障礙本身殊勝的利益。自己不信就罷了，還勸別人不要信，此造無間地獄之罪；八難中有世智辯聰，他有一套理論，他還勸人不要相信，將來引導他人齊下地獄，其罪過彌天。邪見的範圍包括很廣，除去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四種見之外，其餘均屬於邪見。

(四)
見取見：於諸見執為最勝，非果計果。見就是主觀的一種見解，取是執著，執持自己不正的主觀。如外道生天得永生為究竟，認為是正確，實際生天並非究竟之果，此即是成見；本來天是有漏的，他誤認為天是涅槃妙果，此即是非果計果。戒禁取見：戒是性戒，如殺盜淫之類；禁是遮禁，如飲酒食肉之類。持戒持禁，本是善法，何以列為不正見之列？其過在執取。有一種外道得了天眼通，看見牛

犬生天，以為學牛犬的生活即可生天，久之就成了一種外道教，此之謂非因計因，因為牛犬生天另有其原因在。

◎小隨煩惱有十：忿、恨、覆、惱、嫉、慳、誑、詔、害、憍。這十種的性質雖屬非善，而其行相互違，不是並起的，故稱之為小隨煩惱。

(一) 忿——對現前不饒益境，憤發為性。心裏對於某一件事不高興，忿就起來。忿很微弱，知道根本煩惱之嚴重性，要由隨煩惱中一發現有忿起作用馬上就把他止住，用力少容易控制，小忿要忍，到了瞋恚發出來就難以壓制。我們只知宇宙萬事萬物複雜，而不知人的心心所更為複雜，對於修行幫助很大，一觀照，煩惱就沒有了；煩惱是以自己的見分緣自己的相分所起的作用，自證分是體都是清淨的。「見」一不分別，「相」就沒有了。心所起作用，一起來就觀照，久而久之，心就清淨了，這是用功夫最好的辦法。

(二) 恨——由忿為先，懷惡不捨，結冤為性。恨與忿是兩個心所，忿給恨作增上緣，恨前必先有忿；恨中有忿，而忿不包括恨。只是在小隨範圍內起作用，種子無形相，那裏去找？法相宗專談相，四分中重在相分，種子起現行的時候，有忿或恨的現

象，其體就是根本煩惱之瞋。

(三) 覆——於自作罪，恐失利譽，隱藏為性。自己造作的不善要把它遮蓋起來，不讓人知道，想盡方法掩飾。罪惡不能覆藏，若常覆藏即為積惡，積小惡變成大惡，障礙智慧之開發，只有幫助愚癡；故佛法中重視懺悔，懺悔即是發露，決不覆藏。

(四) 惱——忿恨為先，追觸暴熱，狠戾為性。就是對於忿恨的事情，加以追懷憂悶苦惱的心理作用，以根本煩惱之瞋為體，其形相比忿恨又重一點。遇到不滿意事，血氣上升，滿臉通紅，脾氣要發作。凡是常常發脾氣的人，生理上一定有毛病，絕非健康長壽之相。常發脾氣實與他人無關，吃虧受害還是自己，故學佛之人要特別提高警覺。

(五) 嫉——不耐他榮，妒忌為性，對於他人的榮譽，常懷憂戚。以根本煩惱之癡為體，看到別人有殊勝之處即忍耐不住，生種種障礙。經中常常說嫉妒瞋恚是地獄因，雖在佛法上修福德，若嫉妒不除必落阿修羅道，修羅雖屬善道，而受報時苦處相當嚴重，修羅常發脾氣，自生煩惱，無人惹他，他自己會發脾氣。學佛真有善根之人，自不應嫉妒他人之才幹地位財富，想害他人絕對害不了，反而害了自己；

一切都是自己心中所中生的煩惱，他人有財是他前生修的福報，有前因後果，我們能夠破壞因果嗎？

（六）

慳——鄙吝財法，不能惠捨，鄙吝為性。以根本煩惱之貪為體，不肯將財或法施捨與人。慳的果報很可怕，經中載周利槃陀伽兄弟二人，先後出家，其兄見他太笨，令其還俗；佛五眼圓明，留於座下，令其念掃帚，念數年開悟了，辯才無礙。佛說其前世因緣亦是三藏法師，以吝法故今生得愚痴報。吝財亦如是，吝財得貧窮報，凡物質生活不如意者是過去生中布施少，今生富有者是過去生肯布施。愈富有者愈不肯布施，而窮人反而慷慨，所以窮富是循環的，如命中沒有財富，而憑藉吹牛拍馬屁或其他不正當的手段可以得到的話，因果律即可以推翻了。

（七）

誑——為獲利譽，矯現有德，詭詐為性。為了名聞利養，並無德能，裝著有德，希人供養。僧人托鉢乞食，接受信徒四事供養是正命，作其他不如法之世間事而生活謂之邪命。但中國風俗習慣氣候不同，托鉢乞食，樹下一宿，不易實行，所以馬祖建叢林，百丈立清規，接受信徒不動產的供養，團體生活雖清苦而安定，可以專心修行。

(八) 諂——矯飾異儀，以罔冒他，諂曲為性。不守常態，故意變更一種方式教化眾生，巧言令色，以取悅於人。以佛法教化眾生，應根據經律論，在儀式方法上要承襲大德之遺規；但他不照經典說法，不照古德儀規方式，用奇異方法，吸引一般愚人，拉攏信徒。本來佛無定法可說，因時因地設施不同，焉能說其不對？因為他的目標是為了名聞利養，他的教法使信徒走入邪道，此心所之體是貪與癡；如使眾生獲得正知正見，即不為諂。

(九) 害——於諸有情，心無悲憫，損惱為性；即缺乏同情心。研究唯識學知道害眾生之心即是此心所所起的作用。譬如看見一隻蚊子趴在牆上，想打牠，馬上覺悟，想想這是害煩惱心所起作用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彌勒菩薩滿面笑容，絕無惱害眾生之念。

(十) 憍——於自盛事，深生染著，醉傲為性。對於自己一時際會世間隆盛之事，得意忘形，其體是貪。慢與憍又不同，慢範圍廣，是末那識的四煩惱之一；而憍則是世間所謂值得驕傲的，如自己學問好，有技能、藝術地位、財富，在一般親戚朋友中確實比旁人強，值得驕傲。其實懂得佛法的人知道這是煩惱之一，沈醉於驕傲的

人，便會生起一切雜染之法，起因還是貪愛，離了貪，也找不到驕傲了。

◎中隨煩惱有二：無慚、無愧。此二心所與一切不善心並起，故稱中隨。

(一) 無慚——不知自短，輕拒賢善。不知道自己的過失，對於自己的品格及賢人善事都輕如草芥，自暴自棄。其作用能生一切惡法，即不知恥。知恥近乎勇，我們的生存環境不如人不是恥，我們的智慧不如人才是恥，我們的心地清淨不如人是恥。若比三惡道眾生，我們殊勝多了，但必須把標準提高，應與佛比，決不甘心屈曲於佛之下。

(二) 無愧——不顧世間，崇重暴惡。即不怕人家批評，不畏譏誚，不避嫌疑，無所顧忌；偏偏崇拜暴虐，推重過惡，不以罪過為恥，更無視於社會輿論的責難，因而引生了一切惡行惡事。

◎大隨煩惱有八：不信、懈怠、放逸、昏沈、掉舉、失念、不正知、散亂。此八種心所，因偏及一切染污心，故稱為大隨煩惱。

(一) 不信——於實德能不忍樂欲，心穢為性，能障淨信。對於三寶聖賢的實有事理、功德、能力不肯忍可，不肯相信是真的；對於三寶清淨之德，以及自己亦有佛性均

不相信，不相信自己能作菩薩，不會發心從事自行化他的事業，對於修行有很大的障礙。總要相信自己一生能成就，有能力弘法利生，這樣才能蒙佛菩薩加被。相信佛菩薩決無妄語，信聖言量，這是相當困難之事。《阿彌陀經》是難信之法，完全是聖言量，如百法中各名相，每項解說明白尚有其理論在，故易於接受，而西方極樂世界似在虛無縹緲之間，難以置信，須待行解相應，經過實驗之後，證明佛說不虛，方能真信。信在十一善法中列為第一，如不信即與解脫無緣，凡是不能接受佛法，不能依教修學的均屬大隨煩惱不信起的作用。一切染法都各有各的別相，唯有這不信，他不但自相渾濁，而且也渾濁了其餘的心心所法。好像極污穢的東西，不但自穢而且穢他，所以《成唯識論》曰：「然諸染法，各有別相，唯此不信，自相渾濁，復能渾濁餘心心所，如極穢物，自穢穢他。」不信是與信相反的穢濁心，即不信樂善法，不求善果的懈怠心。

(二)
懈怠——惰於修善斷惡、障精進。每人均有懶惰之性，蹉跎歲月，虛度光陰，須以精進對治之。披甲精進是不要命的幹，還須要善巧方便作助緣，大乘佛法以化他為主，化他即是自度。佛陀在世時，人們善根厚、煩惱輕，末法時期人們煩惱重、

善根輕，所以後來祖師制定早晚課以資共修，防止懈怠。懈怠的人，他能使染法滋長。不但對善法不勤的人名叫懈怠，就是對一切染法勤勉的人，也叫作懈怠，因為他的善法都隨著染法的滋長而退轉了。

(三) 放逸——不能防染修淨，障不放逸。放蕩縱逸，既不認真，又不負責，不肯向上的心理，作事不可靠，對於染法不能防使不起，淨法不能修使增長，使惡法增長，善法損減。菩提道上如不全心全力的去修持即生障礙，放逸就是沒有至誠心，亦即不能發菩提心。

(四) 昏沈——神志昏蒙，多增睡眠，妨礙止觀，不修正道。最普通的現象是打瞌睡，不管做什麼事都提不起精神，萎靡不振，障礙輕安，障礙定。對治的方法是起來走走，經行拜佛。精神提不起來，佛法就入不進去；如對佛法有濃厚的興趣或得到法喜，自然就不會昏沈。每個人的對治方法都不一樣，那一種方法有效，即用那一種。昏沈的自相就是昏惰沈重，他能令俱生的心心所法沒有堪任善法的性能，能障礙善法中的輕安，能障礙對事理的觀智。

(五) 掉舉——就是令心妄動浮躁的心理，特別障礙修定的心。大隨起來，八個心王均受

影響，初學佛的人常常犯，聽經看經也常犯。對於境界，心靜不下來，障礙了行止，心中亂想，妄念紛飛；靜坐的時候，愈為顯著，一坐下來，妄念全來了。其實平時妄念即如此之多，不覺察而已，一坐下來求靜才發現這麼多心所起作用，研究唯識的人知道這是掉舉的見分緣掉舉的相分，不理會它就沒有了。初學的人希望在幾天之內斷掉是不可能的事，操之過急，只有增加煩惱。掉舉令心於境，不能寂靜，就是掉舉的體性；掉舉的別相就是囂動，能障奢摩他。

(六) 失念——於諸所緣，不能明記。記憶力太差，讀書一遍兩遍都記不得，年齡大了記憶力更差，其實是分心使然，如果專心注意力集中，看一遍還不會忘記。防止失念即須專心，更重要的是複習。對於所緣的一切境界，不能記憶清楚，常常忘失，丟三落四，是失念的體性，能障礙正念，為散亂心所依託。是五別境中念的一部分所攝，或謂根本煩惱癡分所攝，實則念癡俱攝。

(七) 不正知——於所觀境，起錯謬解。與正知正見相反，為一切惡業所依。對於所觀察的境界上起了錯誤的見解，而毀犯了一切正因果法。凡是知見不正的人，多數是犯戒律、不信因果報應，此屬於根本煩惱癡之所攝。

(八) 散亂——於諸所緣，令心流蕩，能障正定；不但如此，邪知見亦依此心所而發生。散亂是精神不能集中，六度以禪定對治散亂；學佛所求者為定與慧，既為定慧之障礙即應設法對治之。散亂與掉舉不同，掉舉是說心對境界易起分別，更易能知之心，一境多心；散亂是對境界起攀緣，更易所緣之境，容易轉移，一心多境，無法專心。散亂的別相就是躁擾，躁是心急不安靜，擾是騷擾紛亂。

◎ 心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，其名稱如下：得、命根、眾同分、異生性、無想定、滅盡定、無想報、名身、句身、文身、生、住、老、無常、流轉、定異、相應、勢速、次第、方、時、數、和合性、不和合性。

(一) 得——是假立的名字，例如得錢，所得的是錢，不是得的得。凡夫有所得之心，未獲既獲，得已成就不失，皆名為得。

(二) 命根——命即壽也。由過去之業而生，因而一期之間維持煖與識，名之為命；命能持煖與識，故名為根。又命根是由壽煖識三法上假和合而成，壽煖識三法若捨棄了一樣，命根就不能存在，故命根亦是假名。

(三) 眾同分——六趣差別、各各不同，自類而居。眾是大眾，同是相同，分是一分子，

大眾聚合的共同之一分。如人類彼此皆是人、同是人、一個人是眾中之一分子。每一道有每一道的行業，各各不相同，雖同為一類，而所見外面的境界不一定相同，如兩人同見一個境界而感受不同，各人現各人的境界。宇宙人生是自己變現出來的，自己享受，自作自受，與任何人均無關係，沒有真正的相同，正報依報都是心變的。

(四) 異生性——異是異類，生是眾生，性是性質，未得聖果即有染淨淺深之不同。菩薩有四十一位，圓初住以前有十信位，十信位包括聲聞、緣覺權教菩薩，是淨，程度各各不同；六道是染，輕重亦不同，有人天，有三塗。此之謂異生性。小乘初果比凡夫殊勝，如細分之，其程度無量無邊，如學校每年級程度不同是大致的分類，而每人程度又各各不同。

(五) 無想定——想是想心所，就是偏行中之第四位。心裏所想的善惡事務，入此定者止其想心，滅第六意識不起現行，如石壓草，出定還想；屬外道定。此係修世間禪定；修四空天的功夫，雖不算究竟，比凡夫殊勝多了！無想不是斷滅而是伏滅，若是斷就出了三界。定的功夫能令心王與心所不起作用，心王有心王的種子，心

所有心所的種子，伏滅是定功的力量，而是有限度的，縱然修到了非想非非想天，只有八萬四千大劫的壽命。

(六) 滅盡定——比較又進一步，滅前六識心心所法及七識一分。羅漢所證又稱為第九次第定，不但前六識可斷，連第七識染的一部分亦可斷掉。有清淨我，有染污的我，滅七識的一部分指七識中的我執，而仍有法執；此境不究竟，羅漢、辟支佛均在此境。六道中之凡夫外道誤認無想天及四空天為究竟，以為是已證到究竟果位，殊不知其境界是虛妄的，《楞嚴經》中五十種陰魔均認為是已經成佛，其實是五陰變現的。入大乘門要把名聞利養掃得乾乾淨淨，否則沒有不墮落的。名聞利養得來的享受，至多只能享受二三十年，以短期的享受換來長期的地獄果報，太愚癡了！滅盡定又叫作滅受想定，在心所中功用最大的莫過於受想，受是五徧行之第三位，想是第四位，因為受是領納前境，想是想像前境，前境既被領納想像，則生順逆之心，便起愛憎，遂造諸業。

(七) 無想報——又名無想天。四禪有九層天，其中第四位為無想天。定中一點念頭都沒有，只有靜，沒有慮，只有止，沒有觀，是無想定，報在無想天，在第四禪。小

乘聖人亦在第四禪天，所以四禪是凡聖同居的。小乘人在此續修九次第定，《楞嚴經》言之極詳，有方法可以滅前六識心心所，即用根不用識，用識是用分別心、染污心，用根是用清淨心、用無分別智。無始以來用識用慣了，用根太不靈光。無想報不是真正的果報，定功失掉馬上墮落。五百大劫，都無想心，報盡命終，隨先造業，還入輪迴，升沉不定；我們不必修。

(八) 名身——名是名字，身是聚義。單名能證自性，多名方名名身，例如碗之一字是名，茶碗二字是二名連在一處，即為名身，名身即名詞之謂也。

(九) 句身——一句名句，二句以上名句身。一句要有一個主語和一個述語，例如雞啼，有主語與述語，此名為句，一句為句，二句名句身。

(十) 文身——文即是字，一字為文，二字為文身，是名與句二種所依。外國文是字母，中國是點畫，文身即是一個單字。口說出來謂之語言，寫下來謂之文身。

(十一) 生、住、老、無常——此為四個名詞，是有為法的四相。本無今有謂之生；生已暫停謂之住；從生至死，剎那變異謂之老；器世間有成住壞空，眾生有生老病死謂之無常。此四法自無始以來，眾生即執著不能捨離，以致有輪迴之苦；如知其

是假的，在六道中即沒有苦樂的感受。佛說苦樂乃是隨眾生而說的，因為不隨眾生說，眾生不會了解。

(十二) 流轉——一切有為法都是生滅無常的。凡夫觀感中有因果相續不斷的現象，如種生芽，芽生根葉花果，果又結種，種復生芽，世間因果相續，循環不斷。因與果亦是心所變現，總綱是心外無法，佛菩薩祖師大德只是增上緣，修行完全靠自己。眾所週知的野狐禪故事，一字之差墮五百世野狐身，大修行人亦不昧因果，佛尚有馬麥之報，造惡因有惡報，因果相續不斷即是流轉；但不必怕，專心念佛，不再造惡，一心求往生，即可改變。

(十三) 定異——定是決定，異是差別，各類有情，性質不同，決定別異；如人間的有情，當然與天上的有情不同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善惡不能抵銷，阿賴耶識中之種子無量無邊，一有造作即有因果，一個生滅即有一因果。心心所全在造作，一刻不停，所造的必有報；種子遇緣即起現行，有功夫的人可以控制，但無能力改變，故造因太要緊，不能不慎重。等佛把阿賴耶識改變為大圓鏡智時，種子即消了。每一尊佛其慈悲不可思議，他一定要帶一分生相無明，不肯到常寂光土去，此一

分無明不破，是為了度一切眾生。懺悔罪障有事懺有理懺。性是一片光明，善惡種子均為染污，種子如霜雪，懺悔如太陽，換境界改變心理，使之與本性相應，謂之理懺。初學重在事懺，最要緊的是發露懺悔，大家都曉得，大家知道，就報掉了。（善事不讓人知道，亦即是現在不要輕於報掉。）學佛的人明白這個道理而不去修行，幾十年豈不白費了嗎？愈是人來找麻煩，愈歡喜；愈阻撓，愈可以替我們消災。走在馬路上，他人罵我一句，他是替我消災的，應感激之不暇，焉能對他發脾氣？

（十四）相應——因果相應，造何因得何果，相契合之意。善法與善法相應，惡法與惡法相應。此心不相應行法之中有「相應」一法，是說明此二十四個不與心王相應，但同類與同類還是相應。宇宙萬有，各從其類。這二十四個不相應行法，既不是有知覺的東西，當然不與心王心所相應；又不是有質礙之物，當然不是色法；既是有生滅，亦不是無為法，所以名之曰心不相應行法。

（十五）勢速——勢是勢力，速是快，勢力速疾義。是平等的行苦，剎那不停，一切有為法全如此。有情眾生從生至死，念念變遷，剎那生滅，流轉迅速；無情的生住異

滅，器世間的成住壞空，一分一秒均不肯停留，一生下來直奔此一目標走，此目標即是死。

(十六) 次第——編列有序，令不紊亂。一切法中均有先後次第，如一本書有第一頁第二頁，住戶有街道門牌號數，又如天干有甲乙丙丁，地支有子丑寅卯等，均屬次第，尊卑、上下、左右、前後、有規矩者皆此攝也。

(十七) 方、時、數——此為三個名詞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等謂之方，過去現在未來、今天明天、上午下午謂之時，一二三四百千萬謂之數，全是從因果分位上假立的。雖是假的，如執著即有障礙；如有相當功夫，見了性，在四無礙法界中沒有方時數等（四無礙法界就是一真法界）。

(十八) 和合——眾緣聚會，古人有喻水乳交融之義，如函與蓋亦為和合；單從和合上講，是不相應行法。世出世法均重視，和合就是一切事圓滿成就，所謂六和合者即為僧團之和合。

(十九) 不和合——諸行緣乖，什麼事都有障礙，如冰炭不容，楚漢相爭。六和合中之見同解是一切和合之要件，見解上要相同，不要發生歧見，必須深入經藏，見解一

致，才不會發生爭執。

◎無為法分為六種：

- (一) 虛空無為——無為法是真如本性理體的境界，謂真空寂滅之理，本無造作，故名無為。證得無為之後，最可貴的是無所不為，三業不造作謂之無為。虛空無為，非心非色，離諸障礙。地球有成住壞空，而虛空無變化，看似無為，實際上非真無為。虛空即無礙之義，謂真空之理不為感染之所障礙故，故名虛空無為。以無礙為性，無論向何法，無礙亦無被礙，其相恰如世間說的虛空，故名為虛空無為。世所言之虛空，雖如無為法，然彼為眼見之法，且自不礙他而為他所礙，呈廣狹方圓之相，非無為法，故稱之為空界之色，而攝於色法中之顯色；此虛空無為則於色心之諸法及空界之色外，有一實體。《俱舍論》中說：無為法不障礙一切物，一切物不會障礙無為法，然而不可誤會以為是外面的虛空，那是有物處就會障礙，虛空不在其處。

- (二) 擇滅無為——擇是揀擇，滅是寂滅。謂聲聞之人依智慧揀擇力斷除煩惱，遠離見思繫縛，即證寂滅真空之理，所顯之一種滅諦，謂之擇滅無為；其滅依擇而得。此

滅體即涅槃。名之為滅者，以其為滅煩惱而顯之實體，且其體中有為諸相寂滅也。無為法的真理，是要把煩惱滅除了才能顯現。用什麼東西才能把煩惱滅除呢？必須用智慧，所以說揀擇智慧，滅除煩惱，所證之理就叫做擇滅無為。

(三) 非擇滅無為——有兩種說法：(1)煩惱缺了緣即不能生起。一切有為法都是仗因托緣而生的，煩惱也是有為法之一，當然不能離開因和緣，遇到緣才會生；假定永遠遇不到緣，就永遠生不起來；既然生不起來，揀擇什麼東西去滅除他呢？有煩惱才要去滅，沒有煩惱，滅什麼？所以叫做非擇滅。(2)無為的法性自體本來清淨，沒有煩惱，用不著擇智慧來滅除。謂聲聞之人證果之後，諸惑不復續起，自然契悟寂滅真空之理，不假揀擇，故名非擇滅無為。

(四) 想受滅無為——想是想心所，取像為義；受是受心所，領納為義。就是五徧行中兩心所。想受一滅，違順的境界也就不發生作用；有為一停，無為顯現，也就是入滅盡定的人所證到的無為。滅六識心想及苦樂二受之位所顯者，名為想受滅無為。

(五) 不動無為——色界第四禪的禪定，捨念清淨，無喜樂等動其身心。經中說世界要壞的時候，火燒初禪，水淹二禪，風掃三禪，而第四禪不受影響，故稱為不動。但

第四禪有凡夫、外道、聖人三種之不同，現在所指的是五不還天的三果阿那含，他的境界是三災不至，煩惱不生，而顯現的無為，叫做不動無為。

(六) 真如無為——這個無為才是真體，前面五個都是方便說的。真如無形無相，那有分為類別的說法？即真如二字也是方便言說、名字相而已。《唯識論》曰：「真謂真實，顯非虛妄；如謂如常，表無變異。謂此真實，於一切法常如其性，故曰真如。」或云自性清淨心、佛性、法身、如來藏、實相、法界、法性、圓成實性，皆同體異名也。

◎ 心所中之不定法有四：悔、眠、尋、伺。

(一) 悔——追悔往事，障止。此是心所有法中第六不定法之一，不定法是通善、惡、無記三性；不屬於善亦不屬於惡，所以叫作不定。悔又叫作惡作，就是厭惡從前所作過的善惡業，它的體是後悔，它的業用是障礙修止，惡作是因，追悔是果。有四種分別：(1)悔這件善事何不早作，或何以未作，是事善悔善。(2)悔這件善事何必去作，是事善悔惡。(3)悔這件惡事何不早作，是事惡悔惡。(4)悔這件惡事何必去作，是事惡悔善。學佛的人對已往已作的事，無論善惡均可不必追悔，因為已

經作了，悔已無用，一動念，阿賴耶識即落一種子，既往不究，以後儘量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就是了。

(二) 眠——令身昧略，不自在，障觀。其體是昧略，業用是障礙觀行。一個人在睡眠的時候，自體不自由，心靈闇昧簡略；因為定心是明白，醒時是詳細。睡眠若為修持功德，調攝身心，名之為善；若睡眠無度，不修正業，名之為惡。

(三) 尋——於法推求，未審細察，令心粗轉。尋是尋求，使我們的心，很 忙急遽，意識取境，令心於言說的境界，粗略的推求的心理。

(四) 伺——是伺察，亦是使我們的心 忙急遽，對於言說的境界，加以詳細推求的心理，在取境上過細的分別。尋伺這兩種，若是用思心所去尋伺，徐緩而細，所以身心就安住；如果用慧心所去尋伺，急暴而粗，所以身心就不安。身心不安，完全看尋伺徐緩與 遽來判斷。對於善事思量計較，固屬於善；對於惡事思量計較，乃屬於惡。

◎聽經聞法，解義入理，依教修行，謂之聞思修，如鼎之三足，缺一不可。佛法在精不在多，要專攻，勿貪多，一部經肯下三年苦功夫，把握重點，能得到莫大的利益。

讀大藏經看後忘前，不如專讀一部經。現在的人講考據，必須找到梵文經典，互相對照，看看翻譯的有無差錯，否則不相信，此乃世智辯聰；天天懷疑經典，尋章摘句，在文字上追求，已經走錯了路。學佛不離文字但又不依文字，只要經中說的道理不違背自性清淨心，就是大乘佛法，何必苦苦尋章摘句？翻譯人早已亡故，你說這句經文靠不住，那句可疑，他又不能起來分辯，你說的一定對嗎？古時譯經大德都是有修有證的，我們如認為經文中之一字或一句有「錯誤」或「不妥」的地方，如果確有把握，也只能將自己的意見眉批在上邊，說明己見，不可輕於擅改經文。因為凡夫有所見有所不見，老實說所見的極為有限，等你讀經讀多了，也可能發現原來的經文是對的，我反而改錯了。

◎小乘與大乘比，小乘是外道；但與外道相比，小乘又是正知正見。佛出世於宗教之國，六師外道是其著者，共有九十六種主流。外道有外外道、內外道：心外求法是外外道；佛門以內，心外求法是內外道，內外道有三類：

(一) 附屬於佛法之外道。如犢子部，為小乘二十部之一。佛在世有外道歸佛出家，成立實我，佛滅後二百年中，自說一切有部，流出一派，稱為犢子部；惟其所立學

說違佛所立真無我之理，故名之為附佛外道。又如方廣道人自作聰明，自己以為如幻如化，外表如性宗而內容相差很遠，是大乘中附佛法之外道，執大乘方廣之空理，而墮於空見者。

(二) 學佛學成了外道。佛法無他，破執而已，如仍執著即是外道。如我是佛教，他是耶穌教，即是自己先劃了界限。只為表達言語還可以，心中不能存有此見；如有，則與其他宗教有何區別？佛法甚深廣大，無所不包，如以為我們高，他不如我，便愈學愈執著。佛法是破我執、破法執的，學佛反而貢高我慢，就是學佛成了外道。若能除去界限，生死也了啦，六道與十法界統統沒有了，所見的是一真法界。

(三) 以大乘訶斥小乘為外道，自己就是外道。佛也常罵小乘為外道，是為言說之方便，有口無心；佛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心中無界限，心如太空，虛明寂靜。若不從內心上用功夫，沒有辦法超越外道。明白此理必須由內心上作起，一起分別心即有障礙，發生爭執，不能圓融。見性之後才能圓融，這是如來大涅槃的境界。

◎ 善財見到海幢比丘的大定，不知何名，於是就問海幢比丘：「聖者，此三昧門名為何等？」海幢比丘言：「善男子！此三昧名普眼捨得，亦名般若波羅密境界清淨光明，

亦名平等清淨普莊嚴門。」佛菩薩之名無一定，一切法本來也無一定，都是為了隨順教化眾生的權巧設施而定的。此三昧名為「普眼捨得」，是從智慧建立的。「普眼」就是智慧，唯有般若智慧才能照見一切；不染就是「捨」，不是不要了，不把這些相放在心裏，不把它當作真的，有相而無自性。把一切相如此看，即是普眼，即是見到實相——宇宙萬有真實之相。《金剛經》說實相般若即是無相，是從性上講的；體上有其作用，作用就是相，相是暫時設立的，可以變化，只要認識它，不把它當作真實的，即得到普眼的智慧。在佛法中如有所得的話，如我得了無上菩提就錯了。不能有此觀念，能照之智與所照之境均無所得，不可落在能所裏面。普眼是六住菩薩所修，而行布不礙圓融，我們一開始就可以學，不必等修到六住的階段。普眼就是看得破，三昧就是放得下，今後如用普眼看世界，只要一有得的心即與道相違背，不能在大定中現起無量無邊的作用；到了無所得，就是全體都得到了，大乘佛法就是破執著。菩薩沒有得的心，沒有得那有失？無得無失，心才無罣礙，就是解脫自在現前；自在就是捨，有普眼之觀才有捨得自在。天天念經不會起觀照，如何入實相般若？心寂靜即無障礙，心如水不動、無波浪；心有得失的念頭，障礙

就來了！學佛也不要有所得之心，捨去得失心，研究佛法一指點就通，否則再高明的老師教導也開不了悟，因其心與法不相應。「平等清淨普莊嚴門」，門是法門，以般若智慧觀照一切境界，翠竹黃花無非般若，這是真正的莊嚴。心清淨，沒有一切華麗陳設也莊嚴；心地不清淨，充滿利害得失、人我是非，怎樣布置道場也不莊嚴。

◎ 一棵大樹，枝葉茂盛，而樹根只有一個，枝葉上求，得不到要領，抓到樹根，一切都解決了。千經萬論，指歸真理，世間學問宗教均求的是這個，但是唯有佛法所講的心無住方是真理，不取相、不著相，連成佛的相均不取著。經中曾多次談到清淨心，清淨心就是真如本性，無上菩提，一切相決不能執著，不取相就是自在圓融。所謂生心就是生度一切眾生之心，生心與無住不能分開當作兩件事，若僅是無住而不生心，則仍是有住，因其住在空相，偏真涅槃，還是不究竟，所以不能見性；生度一切眾生之心，同時離一切相，不取相。如在無住外生了一個「什麼都放下」的念頭，仍然是著了相，還是沒有放下；唯有徹底放下，妄想執著分別全破盡了，即是無住。

◎如果煩惱無明是真實的，還能斷掉嗎？只在迷悟之間耳。對大乘經典要深解、要圓解，依文字起觀照，解得深、解得圓即能照見五蘊皆空。大乘佛法難在直下承當。我能破無明，就能破無明，說到作到，我活在世間就是為救世濟人而來的，我甘心情願去作；佛生生世世以身命布施，連身的概念都沒有了，以這種精神作人處世，必能成功。保持心之清淨光明，如鏡子一樣照到外面清清楚楚，這是大乘佛法的關鍵所在。《楞嚴經》說小乘人還是邪知邪見，阿羅漢、辟支佛的境界，已破了見思，我們那能比得了，但佛還說他們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故大乘境界之高，實無與倫比。修行人最要緊的問題是心到處攀緣，《楞嚴經》七處徵心是為了打破凡夫之攀緣心，六處著有，一處著空，都錯了，無住才是自在，《楞嚴》未曾說出來是叫我們自己參悟。七處徵心以後都是註解，若讀了七處徵心開悟了，以後的經文都可以不再講了。

◎佛的四依法說「依法不依人」，無論什麼人不管名氣多大，如其說法與經義不合，即視為魔說，不可聽信。佛有法印，法印即實相，所講的與真如實相相應即視同佛說；如《六祖壇經》並非佛經，但依之而行若能明心見性，即等於佛說。身心清淨

則不著魔，心要空寂，心中什麼都沒有才好。心中有即有住；果然無住，看一切眾生都是佛。不住一切法並不是捨棄一切法。所謂般若，簡言之是即相離相而非捨相，果然相都沒有，無住二字即無從安立，無住變為毫無意義了。佛門中不捨一切法，那一法都是真如本性；捨是捨念，捨分別心，捨人我眾壽四相，把心裏執著的念頭捨去即是般若。發菩提心欲廣度眾生，盡成佛道，則生生世世不能捨眾生。若不離一切相，便畏生死流轉，退失了道心；既不捨眾生，便不能捨塵境，而一言及境，便有順有逆；若未能生無住心、離一切相，一遇逆境，必生退心。談到世間法，各有應盡的責任；苟不盡責，又落因果，如何可離？佛法亦是法，正要依法修行，更何能離？應知所謂離，所謂不住，乃不著之謂，非謂不行其法。凡所應做的，應盡心竭力去做，無論遇到任何艱苦，決不生勞怨之心，無論有何成績表現，決不存居功之想；若做不成功，也不必煩惱，心生憂慮。事來便應，事過便了，才與不住相應。

◎念佛人聽到不住一切法，覺得有一點不大合乎心意，因為念佛，心中即有阿彌陀佛，豈不是心亦住在阿彌陀佛嗎？須知大勢至菩薩的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其意義是心

中乾乾淨淨，六字洪名清清楚楚，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；不但念佛，無論什麼事都應如此。江味農居士教宗般若，行在彌陀，教理圓融；不要執著，執著是往生的障礙。六度代表萬行，亦即代表一切法，大乘並未捨一切法，一切法不離般若。學佛善學的即應把力量放在「看破、放下」一語上，華藏世界也是虛妄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。六凡不能住，四聖也不能住，有住即是治產業了，有了家即不自在。善財童子參訪善知識，得法之後馬上就另外換個新境界，若是常在一處不動，就是有所住了。

◎經云：「願一切眾生常見賢聖，增長一切最勝善根。」佛法是清涼法，如學佛還有煩惱是學成了外道，沒有帶煩惱的菩薩，也沒有帶煩惱的羅漢。首先把利害得失之心去掉，不要放在心裏，不向此方向走，大乘殊勝的利益得不到。賢是三賢（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），聖是十地，心與境界冥合的時候就見到三賢，身心清淨即能增長智慧福德，常見賢聖；到圓初住的地位，心裏已經沒有界限，才能見到賢聖。吃虧上當心中要平靜，不要起分別，吃一點小虧即念念不忘，斤斤計較，煩惱絕不會減輕，只有日日漸增長，苦海無邊。須知因果通三世，沒有憑空而來的吃虧上當，總

有其來龍去脈的道理；自己萬萬不可欠他人債，一切債務無論是金錢債或人情債要儘速了結，因果絲毫不爽。通達佛法，明瞭因果，心裏就坦然了。《樂善錄》卷一載：「杜延喜雙目風瘡，食已即吐，口中常出白蟲，長寸餘，細如線，緣邊面上，腥穢不可近，其子光福以宿業禮問曇相禪師（世傳為觀音化身），曰：『汝父前生行醫，常以草葉間蟲置人口中，欺之曰齒蟲；又以騾腳筋置人眼中，欺之曰眼蟲，以此死墮蛆蟲地獄，今始得人身，故有此報。』蓋醫家最難，一念纔差，性命所繫，豈可更為欺誑？」看了這段故事，如再不相信因果報應，就無話可說了。

◎經云：「願一切眾生心常信樂智行之士，與諸聖哲同止共歡。」跟聖賢人學習，應心常信樂。常恒是不間斷義，至誠懇切的相信並愛好，把自己無始劫來的習氣與知見捨掉；佛法也要捨得乾乾淨淨，常常保持身心的空寂，心中一有東西即是障礙。老師找學生也不容易，難在找不到放下的學生，真肯放下，才是真信，信心清淨則生實相，無師智、自然智就成就了。行解相應即是「智行之士」，此指三賢十聖大菩薩們而言，與他們一起同止共歡，豈非一大快事！這些人那裏去找？找也找不到，但是不去找他自然會來的，常常讀誦大乘經論即是與諸菩薩同止共歡，看淨土三經

如同遊極樂世界，讀《華嚴經》如同遊華藏世界，久而久之，眼所見，耳所聞，均為諸菩薩，自然可以轉變境界。

◎諸佛正法之總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。」諸佛共同的法印，以清淨心斷惡修善，天天做，但心裏一概不染；如愈做愈執著，煩惱愈多，是未自淨其意，與諸佛正教不相應。高級的佛法即在自淨其意，心地清淨即是佛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而不為六塵所染。

◎《印光大師文鈔》有曰：「世少賢人，由於世少賢母與賢妻也。良以妻能陰相其夫，母能胎教子女，況初生數年，日在母側，親炙懿範，常承訓誨，其性情不知不覺為之轉變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余常謂教女為齊家治國之本，又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，蓋此謂也。」女人相夫教子看管小孩是天賦的責任，男主外，女主內，世間沒有賢妻良母，國家就不會出人才。可惜世人迷得太深，女子也要出來在社會上作事，夫婦兩個上班，不顧子女之教養，不為下一代設想，只圖賺錢，使得年輕人變成太保太妹，搞得家不家、國不國，這種風氣不改，欲想社會太平，長治久安，實在很難。

◎《華嚴經》是講佛菩薩的境界，換言之即是佛菩薩的享受，人間天上之福報均無能與比，所以學佛不是消極的。但此種享受如何才能獲得？要以般若為樞紐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，《普賢行願品》是入此境界的方法。學佛要在理路上先求貫通，理路通，行門並無困難，事理均無障礙即能達到一真法界。清涼大師以八個字形容一真法界，即寂、寥、虛、曠、沖、深、包、博。寂是清淨寂滅，無聲音，不動義，動即有聲音，真心是寂靜的。寥是無相，空虛義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虛是心中什麼都不存，心要放下，心地空空，有一絲毫牽罣即不虛。曠是心量廣大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，了無窒礙，佛的心就是法界。沖是幽玄義，深是幽深義，沖深有奧秘義。包指心量，心體的作用，什麼都包在裏面，肚量大，十法界依正莊嚴均包得下。博是廣大周徧義。清涼大師用此八字形容真心。圓初住菩薩剛剛入法界，要到圓滿的時間還很長，還有四十品無明未斷，故大乘入門是圓初住；如不能明心見性，仍在大乘門外。圓初住就是一分的分證佛。佛法一點假摻不得，如認真努力，與此八個字相應，佛菩薩自然會來找你。

◎凡夫之所以成為凡夫即是住塵生心，起心動念均執著五欲六塵。有人說不住六塵不

能辦事，也確實如此，但作起來真不容易；在日常生活中要迴光返照，心清淨，境界就清淨，古德說歷事練心，大乘是活活潑潑的，即世間而離世間。小乘證四果，灰身滅智，不要這一邊，要了那一邊，著了空，其實空也是塵，也是色相。《楞嚴經》說的四科七大即《金剛經》所說的六塵，要統統離開，二乘人離有取空，還是著相，依舊是住塵生心，他住在滅法塵，此二乘權教之病；大乘空有均不住，兩邊都隨緣，但不執著，此大乘之精髓。吾人既非善根利智，唯有在經典中細心研究，心不可急，由淺而深。雖講大部，亦可以將精神集中在一品一章中，章章可以獨立，所以聽一次經有一次的受用，要努力不能怕苦。不懂方便法門與下手處亦等於空談。

◎「最勝法」者，依《四十華嚴》經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即是最勝法，學佛目標應放在此處，否則很難談到受用。有信心才有收穫。善財童子具足信心，會會中均得最勝法，會會都是一樣的最勝，此是真實的最勝法。從圓融上說佛是最勝，而初發心亦有佛的最勝。假如入不思議解脫境界即能獲得堅固身，不可光是信，還要解，解還要行，講證入須具足信解行，有信無解增長無明，有解無信增長邪見，能入佛的境界自己就是佛，等到自己能信能解能行且圓融一體，即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，若能

入了四無礙境界即可得金剛不壞身。

◎經云：「證三昧境究竟明徹。」此說明海幢比丘之普眼捨得三昧，捨是因，得是果，不能捨即不能得。《金剛經》一開始即令人學布施，只要能施即能得最勝法與堅固身，如想成就諸佛如來最勝功德即應捨，大捨大得，小捨小得。如肯捨煩惱，生死就了啦！煩惱是什麼？即愛欲、五欲六塵，只要有貪有愛即是生死之因，佛法無他，徹始徹終就是一個捨字。我所有的，誰要就拿去。悟入甚深法界，解得愈深，對佛所說法信得愈切，相信才肯奉行，一面做一面求解，解與行相應，能有深一分的行即有深一分的解，於諸無量法門均能受持不忘。佛法非難非易，如下決心全捨掉，立刻成佛；如不肯捨，三大阿僧祇劫也未必有成就。有人遇到困難不能解決，想自殺，這種人實在太愚痴亦太可惜；他既然身都不要了，何況身外之物，等於一切放下，如果以此精神學佛，有三年五載，必能證入無生法忍，見佛得道。

◎見性成佛，見到性即是見到佛，如未見性，縱然釋迦牟尼佛在面前亦不能算是見到佛。《楞嚴經》上，佛對阿難說：「是故汝今見我及汝，並諸世間十類眾生，皆即見眚，非見眚者。」（此二見眚，字同義異，上謂見有眚，下謂能見眚。）即是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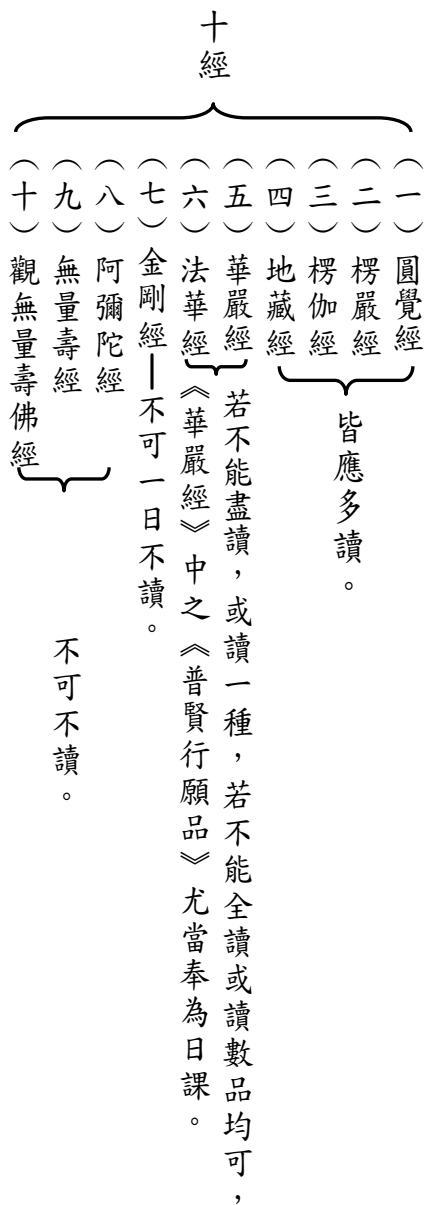
若自惑未除，縱觀如來勝相，猶是見帶眚病；見了性之後，那一法不是佛法，見十法界無一不是佛，即如常說的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。下手處即須身心清淨。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（即是見性），又稱為一真法界、常寂光土、明心見性，名稱說法有許多不同，其實全是一樣。佛示眾生要入其境界，不可執著名相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善知識令我普聞一切佛法，法是萬法，不限於經典，普聞二字以禪宗祖師的話來說，那一法不是佛法，那一法又是佛法，此法指宇宙萬法。佛作覺字解，六根接觸六塵有貪愛是世間法，不迷不著相即是佛法，佛法與世間法即是覺與迷而已。佛的心大悲性空，絕無分別妄想執著。佛的言語就是聖言量，例如眼睛，看見就是看見，不見就是不見，此即謂之聖言量，是真實語。又如孔子曰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最後一個知字即是聖言量。

◎ 凡是應盡到本份的責任而不著相，離即同時，此乃大乘究竟圓滿之處；事相上如法修行，心中絲毫不染。所謂離相不著，即心地清淨而不染之謂，故大乘法常以蓮花作比喻，泥土比作世間法，清水比作清淨法，而蓮花則開在水的上面，泥與水均不染，然而根在泥中，莖在水中，仍不離開水與泥。此只是心中不染著，而非謂不行

其法，對於世法既然要盡心去做，必定染著，非有方便不可，方便即是行解相應，理通達事上並不難。世出世法均講盡分，守住崗位，遇到艱難困苦要隨緣了舊業，不可怨天尤人，縱有功勳事蹟，亦不可自鳴得意。以出世法言，修得如何有成就，絕不可動有功夫的念頭，一著相就是凡夫，跳不出輪迴的圈子，縱然修到圓滿菩提，仍然歸無所得。

◎欲破我見必須先明佛理。提到「佛」字，有人以為又是宣傳宗教，先起反感，其實佛即是覺字，了解宇宙人生之理，大智大覺。我見一破即入了不思議解脫境界，我見起於愚痴。一切學術思想沒有一樣比得了佛法，佛法講得周密詳盡，離了佛法想開正智、化愚痴為般若，實為不可能之事，一有無明蒙蔽，本性即變成三毒煩惱。執偏以概全仍是著相。歷代祖師均是大開圓解，大徹大悟，但仍有批評他宗者，無非因病下藥，解纏去縛。心地要絕對清淨，才能斷煩惱障、所知障，修行人不能明心見性就是因為有二障。佛看一切眾生均是佛，如你看人有分別，仍是凡夫；如想成佛必須無界限。但佛法不壞世間相，世間法若是還沒有做好，有缺陷，還談什麼斷惑證真、一心清淨呢？

◎佛所說之理本超凡情之表，建立在心性的基礎上，非建立在情識上，故學佛須在解上求方便，先破我見、破四相。如想破我見，須有大智慧，徹底覺悟；欲求智慧，必須讀佛經。讀世間書何以不能開智慧？因世間書均是未破我見之人所寫的，佛經則是佛所說的言教。佛無我見，內心無界限，完全是由本性中發露出來的，佛經中每一種理論都是圓融的。學佛的人樣樣沒有障礙，解無障礙，行亦無障礙。但是經典浩繁，從何入手？江味農居士在《金剛經講義》中舉出了十經三論，作為我們讀誦的規範：



三論

- (一) 大乘起信論
(二) 大乘止觀
(三) 往生論
- 當列入日課，輪流讀熟。

◎讀經須(1)至誠恭敬。佛經是由心性發出，如不恭敬，自己的心性顯不出來。今日學者研究經典，因有我見、有四相，所以有障礙；整個的佛法與我們自己的本性本來是相契合的，但是我們自己須沒有障礙才入得進去。(2)悠游涵泳。讀佛經有無上的樂趣，其中義理要存養於心中，法喜充滿。存養者即是變化氣質，就修持上說即是徹底求證。所解之理與自己心中合而為一，從文字般若到觀照般若，愈走愈光明，無論順逆境均自在無礙。世間法是情識的表達，把情識捨掉即得事一心，把理智也捨掉才得理一心，兩邊都捨掉才能見性，所以佛法難懂。《圓覺經》云：「以輪迴見，測圓覺海，無有是處。」行幫助解，解幫助行，互為依輔。研究注疏，必須廣覽，各有長短，須會通其義。古大德已見到幾分，各有其獨到之處，選其注疏作為講經的依據，只能選其一種，若參考多種，則理路系統章法必致紊亂。

◎種種修行法門，多讀多聽，常常熏習，熟能生巧，自然可以記著，不必強記；一有

求記之心就生煩惱，反而成了障礙。愈有功夫應愈有耐心，凡事欲速則不達，不能抄近路，亦不求神通。無論修任何法門，打坐、參禪、禮拜、念佛，遇到任何境界不必理會。坐定了能放光，不算稀奇，魔亦能放光，《楞嚴經》說有五十種陰魔，個個均有廣大神通，佛與魔之分野，一有德一無德，貢高我慢的魔，一看就曉得，並不可怕，倒是謙虛而有禮的魔可怕。我們不可被一點點的小神通嚇昏了。

◎我們修行為什麼不能成就？是因為過去世業障太重，一為煩惱障，一為所知障。七情五欲均為煩惱障，有感情即有煩惱障。看經一看就悟是所知障輕，有宿慧善根；有人常年聽經而仍不懂，是所知障重，必須懺悔業障，所以十大願王中在禮敬諸佛、稱讚如來、廣修供養之後，即是懺悔業障，修懺悔禮敬能開正知正見，如想斷除二障非懺悔不為功。若單獨修定讀經不能開智慧，佛法把修學重要的關鍵併在禮敬方面，《禮記》中說「毋不敬」，此乃東西方聖人所見略同。在禮敬時心中要清淨，心清淨才能感應道交，自能蒙佛加被。住持三寶是表法的，在恭敬儀式上啟發自性的三寶，進一步發大悲大願，廣度眾生，則感應自速。現在學佛的人均想求佛菩薩保佑，在祈求中最重要的是求智慧，有了智慧，福報自然現前。有福無慧，易於造

罪；福慧雙修，才能圓滿菩提，若再能懇切念佛，必蒙佛菩薩加被。

◎念佛是了不起的法門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第一位老師教其念佛，最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心常念佛，心就變成佛心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，言其心力平等，外道念大自在天，大自在天就來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一切境界均是自己心中變現出來的。念佛佛現前也不要歡喜，見如不見，你作得了主宰就行，禪家說魔來也斬，佛來也斬，就是這個道理。禪與密均不容易，現在有不少地方建立禪堂，很多人喜歡坐禪，學的人很多，但是找老師不容易。今日禪家如虛雲老和尚者，幾無其人。密宗持咒亦屬於加行，三密相應，神通現前，能役鬼神，亦於了生死毫不相干。印光祖師復姚維一書曰：「近來人每好高務勝，稍聰明便學禪宗、相宗、密宗，多多將念佛看得無用。彼只知禪家機語之玄妙，相宗法相之精微，密宗威神之廣大，而不知禪宗到大徹大悟地位，若煩惱未淨，則依舊生死不了；相宗不破盡我法二執，則縱明白種種名相，如說食數寶，究有何益；密宗雖云現身可以成佛，然能成者，決非薄地凡夫之事，凡夫妄生此想，則著魔發狂者，十有八九也。是以必須專志於念佛一門，為千穩萬當之無上法門也。」所以學禪學密均非易事，吃力不

討好，還是念佛可靠。若能專心念佛，是天下最聰明的人。

◎學佛須行解並進，久久不懈。障漸漸輕，心漸漸空，慧漸漸開，這三種情況可以測驗，煩惱少了，心中掛念的事情也少了，常常考驗自己有無進步，我法二執也隨之而漸化漸除，法與非法亦漸漸不著，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的就成功了，不但理論上明瞭，而事實上也確屬可以作到。人本來是離不開社會人群的，耳聽的聲音，眼見的色相，無法避免，如心不清淨即令閉門靜坐，其意境中正不知有多少色聲香味觸幻象顯現，要點還是在於心清淨則境界自然清淨。四科七大為入道之門，是真正的佛法，必須解行並進，久久熏習，令其道眼明，道心淨，而能反見反聞，然後對境遇緣，乃得見如不見，聞如不聞。行是舉心動念，造作行為；解是知道念頭的真實狀況，即是觀照。此時道眼既開，心地清淨，根塵接觸時，知道根是什麼，塵是什麼，識是什麼，反聞就是見性不著相，所見所聞是法性，見如不見，聞如不聞，了生死，成佛道，一生可以成就，此時已經有了相似的真信，六塵境界現前，心裏都能太太平平，不會動心，在生活方面純以般若智慧作主宰，沒有感情衝動，表情上與凡夫無二，心地絕對清淨。大用無涯是自在解脫的境界。

◎發了大心之後，欲紹隆佛種，度脫一切眾生盡成佛道，生生世世不捨眾生，但是人事環境太複雜了，若不離一切相，便畏生死流轉，而退了道心，前功盡棄，如舍利弗發大心，因人乞眼，示現難行之法，以及阿難想學大菩薩，平等乞食，而遭摩登伽女之難，均是給學人之警惕。悟達國師十世為高僧，冤家無機可乘，俟為國師，皇帝賜沉香座，生得意想，冤家乃得其便，遂有人面瘡之厄。由是可知發大心修大行實在不容易，然而有勝方便在，即念佛求生西方，難而不難，須知念佛法門正為發大心者說，幸勿輕視，否則實在大誤大癡。

◎菩薩發心是周徧法界的，既徧法界即是無始無終。菩薩大悲門亦無有量，大悲門是觀世音菩薩所修，其行願為尋聲救苦，決不捨棄一苦難者，不信佛的人與毀謗佛法之人亦均在被拯救之列。佛菩薩看一切眾生平等平等，決無分別，悲心度眾亦是無邊際的。大願門亦無有量，願有四十八願、四弘誓願，願願均能互攝徧容，最後均可歸納為一條，即眾生無邊，願亦無量。大慈門亦無有量，慈能與樂，何為最樂，能深培善根最樂，真智慧是一切善的大根本，無智者得三界有漏的福報，享完之後再受罪，故必須使眾生福慧雙修。菩薩所修行的亦無有量，三業不停的在行動，

凡夫是盲目妄動，故必須於一切時一切處恒常修習，常隨佛學。最基本的是依戒律學，經論是佛的意的行為，修正思想須依經論，修正身口的行為須依戒律，佛法不是空談口號的。菩薩三昧亦無有量，因境界無量，定的種類亦無量，有了定功，自己可以作得了主宰，無論遇何境界均不為境界所轉。菩薩總持力亦無有量，總持是總一切法，持一切義，總持就是理解力與記憶力，對十方諸佛教法均能奉持不忘。

◎ 不管旁人用什麼心腸對待我們，不要去理會，我不與他劃界限。菩提心不發則已，如發先把分別心化除，把心量不斷的放大，才能與法界理體相應。親近供養一尊佛發菩提心不能稱性，親近萬佛仍不能稱性。《四十華嚴·普賢行願品》卷八有云：

「菩薩為欲教化調伏一切眾生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
為欲親近供養一切諸佛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
為欲嚴淨一切諸佛所有剎土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
為欲守護一切佛教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
為欲隨順一切如來所行之道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
為欲成滿一切如來廣大誓願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
欲往一切諸佛國土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入一切諸佛眾會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知一切諸世界中諸劫次第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知一切眾生心海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知一切眾生根海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知一切眾生業海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知一切眾生成行海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滅一切眾生諸煩惱悉無餘故發菩提心，
欲拔一切眾生煩惱習氣海悉無餘故發菩提心。」

◎學佛須有師承，臺中李炳南老師教人學印光祖師，天天看《印光大師文鈔》，照之而行，如同天天親近他老人家，學其品德修持，學得同他一模一樣，天長日久印光大師在不在世都沒有關係。蕩益大師學蓮池大師，亦成為一代祖師。一切善知識均是老師，學問愈高愈謙虛，沒有一個大學問家貢高我慢的。沒有頓超的智慧，只好由漸修入手。

◎只有度眾生之心，而沒有任何條件，才能離相，離相本性即現出來。發菩提心，不怕任何艱難困苦，方能有所成就，要直下承當。菩薩均為在家相，如文殊、普賢、觀音皆現在家相；菩薩在社會上幹的各行各業，與凡夫沒有兩樣，不過凡夫是為了個人，而菩薩是為了社會大眾。只要有善舉應盡心盡力去做，譬如做學生好好讀書，成績優良，在家孝順父母，在校敬事師長，這就是行菩薩道。佛法非常平實，決不好高騖遠，但娑婆眾生往往覺得自己業障深重，不敢高攀做菩薩，這種自卑的心理，還沒有開步走就打退堂鼓，已注定了不會成就。殊不知一聞提也能成佛，五逆十惡也能往生，怕的是不能回心轉意；把念頭轉變過來，信心增強，一生成就並無困難。世出世間法均建立在信心上，信後要求解，解而後行，解是認識路，行是走路。《大乘起信論》中說：

「眾生初學是法，欲求正信，其心怯弱，以住於娑婆世界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，親承供養，懼謂信心難可成就，意欲退者，當知如來有勝方便，攝護信心，謂以專意念佛因緣，隨願得生他方國土，常見於佛，永離惡道。如修多羅說：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所修善根，迴向願求生彼世界，即得往生，常見佛故，終無有

退。」

◎把身體奉獻於三寶，一切順境逆境均有其前因後果的；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亦有遇到逆境的時候，雖然上刀山下地獄，而心中清涼自在。逆境還比順境好，居順境貪圖安樂享受，自然會懈怠。一天到晚心中要空寂，不要有東西，禪宗大德所說的：「了卻業障本來空，不了還須償宿債。」安世高來中國還了兩次命債，就是因為他不知道本來空，六祖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就對了。如有一物必須還債，三世因果報應無時能了，何況凡夫有千千萬萬的物。如空了，十法界找不到你了。安世高等人三界找不到他，十法界仍然找到他。老子說：「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」學與道並不妨礙，為學講事，為道講理，事事均學，智慧一天一天的增益，而心地清淨一塵不染，心中減少到一物也不存在，就合乎老子所說的道理。

◎一離一切離，一時不能離，漸漸淡一點也好。背塵合覺，念佛要認真念，般若與淨土同修。許多人、心是發了，而相沒有離，若迴向生西，可生凡聖同居土；如不迴向，來生有大福報，福報享完，三世必墮落，此之謂三世怨。所以應當直下承當，一生成就，只要於眾生有利益都可以幹。行門廣大無邊，行即行為造作，身口意三業無

時無刻都在行。凡夫之行無慧作先導，故有過失亦有煩惱，如有觀慧在其中，三業即自在，自在即清淨。佛法的最高峰即講到清淨心，六祖講的「本來無一物」即是清淨心。佛法無他，即清淨心而已，心清淨，本性即現前，本性現前即轉凡成聖。心地清淨，到極樂世界無樂受，到地獄無苦受，苦樂兩邊都不受，即達到真正的解脫。學佛如不能把握此點即無成就，無論修什麼法門都是求清淨心，所以每動一個念頭，想想是否合乎清淨心。禪宗說：「飢來吃飯，睏來眠。」此係指心中無事，一塵不染之意。修行即在舉心動念之間，如法即是道場，無住是體，生心是用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清清楚楚。二乘有止無觀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定慧平等乃能空有不著，本性如實空，在理體上是空的，如實不空，在相上不空，眼前的世界不能不承認，但皆是因緣生法，是空的。

◎善根是本性中之智慧，心中一有所愛憎，即要提高警覺。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覺而不迷，那一樣不是佛法？所以世出世間學問均要學；無貪無瞋是品德方面的修養，無癡是學問上的修持，此二者不相離，若二者不可得兼，寧取品德，最要緊的是先不落惡道。佛法是最現實的，如肯依教奉行，眼前就能得益。信之一字太難，

不能依教奉行，不能謂之信。唯有信佛，善根才能增長，得其受用；如不信，當中即有障礙，不能感應道交。更不可顛倒，顛倒是修貪瞋癡，天天增長貪瞋癡是走下坡路；佛法也不能貪，佛法也是所緣之境。世間法可以用欺騙手段得到眼前利益，佛法沒有絲毫取巧的可能，如滿肚子貪瞋癡慢，把經典讀盡了讀透了也沒有用。真正學佛的人連捨棄生命都沒什麼了不起，何況名聞利養。

◎莊嚴道場，淺言之即肅穆恭敬，深言之聞法悟入是真正的莊嚴。大法會中聽眾有十類，其中有影響眾是來表演的，一聞即悟，表演並不過份，心清淨即能開悟，所以說身心清淨是最好的莊嚴。

◎轉法輪之義有三：(1)輪是動相，動代表流通，佛法貴乎流通，經要常常講，印經書普贈有緣者，法施功德最大。(2)輪有碾碎作用，佛法是清涼自在之法，聞後可消除煩惱，如車輪將道路輾平之義。(3)有運載之義，可將凡夫由生死地運到佛的涅槃地。聞法之後必須受持，佛的一切經均稱之為法輪，每部經到最後均有一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」，已經聽懂了才歡喜。佛法是要靠多善根多福德之人來宏揚，今日臺灣是全世界唯一講大經的所在，殊為難得，佛菩薩照顧無微不至，冥冥中必

蒙佛菩薩加被，而肉眼凡夫不自覺知耳。

◎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弘願不外四弘誓願，其中歸納之只有一條，即眾生無邊誓願度。因眾生煩惱習氣無量無邊，有的福德善根深厚，煩惱習氣較輕，容易接受佛法。釋迦牟尼佛付託地藏菩薩，在彌勒菩薩降生成佛以前的五十六億七千萬年之空檔期間，由地藏菩薩負責教化眾生；可惜眾生之煩惱太重，剛強難化，不接受教誨，煩惱一現前即隨魔走了。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五十種陰魔，幾乎一半與煩惱有關係，七情五欲均是煩惱，遇好境界一歡喜即是著魔，遇到不如意事一起瞋心也是著魔，魔與佛不在境界上而是在自己的心中，覺了即佛，迷了即魔，心一迷，外面的境界即變成魔境界。煩惱即是感情，應當把感情變為慈悲，凡夫的情與愛是建築在煩惱上，以煩惱作基礎，所以不能長久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香，所以說：「菩薩欲拔一切眾生煩惱習氣海悉無餘故發菩提心。」

◎修因時即與果地相契合，初發心即與無上妙果息息相通，如知其理即應珍重初心，勇猛向前精進；如不相信初發心的功德，必致信心不堅，進進退退，所以需要三大阿僧祇劫。昔日眾生根性厚，佛一說他就信，信了之後就依教而行，信解融為一體

即能證入；若分開修，以解來說，大藏經浩如煙海，一百年也了解不圓滿，等圓滿之後再起修，太晚了！解到什麼程度，即行到什麼程度，信解行合而為一，我們才可以像善財童子一樣的當生成就。

◎住塵生心即合塵而背覺，與佛決不能相應，如不與覺相應，學問再好，仍然不能入佛知見；果真放下，大覺即現前。舉忍辱為例，忍辱最難離相，離相才能成忍；斷念是見性之源，離相又是斷念之源，斷念是斷妄念，正念不能斷。換言之，斷的是妄想心、分別心、執著心，常說的放下萬緣提起正念；離相又是斷妄念的根本，不斷妄念如何能見性，看到外面境界即被境界所轉，即談不上斷念。對外面境界只守著一個原則，即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重點仍放在離相上，修六度萬行也是在歷事練心，練心就是斷念，此是用功的妙門。菩薩行修的是「無著」二字，千經萬論皆講此二字，此二字亦即放下之義，放下就是見性成佛，放不下障礙重重，用「精微圓妙」四個字來形容「無著」二字還未能包括一切。

◎起心動念之時，不住六塵境界即是真心，住六塵是妄心，例如穿一件新衣服，質料高貴，花色新穎，在親友之中似欲炫耀一番，遇到座位有灰塵不敢坐下去，這就是

衣穿人，被衣所轉，住塵生心。又如寒山大師衣服破爛，骯髒不堪，即是不住塵生心；但是不可學其外表，只要心放下即是無住生心，放不下，學釋迦牟尼佛也是枉然。

◎何為成凡之由？由於無始以來未達一真法界，未達即名不覺，以無明不覺故而動念，心中便起對待之相，人我等分別計較，愈著愈迷，是為起惑造業受報之由。雖知此意而不能轉變境界，則辜負了經典。《華嚴》之一真法界與禪宗之明心見性同一道理，明心與見性是一件事，恢復光明即見到性，心如不明何處見性，不見性不能解決問題，欲想心不迷即不能著相，一切放下。佛法之高、佛法之圓即是不執著，獨來獨往，自己作主宰。性是本性，本來空，永遠是本來空，雖有執著還是本來空，因其執著是虛妄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執是偏計執，現象是依他起，皆是虛妄，凡夫不知空裏妙有。就高深處言，須至妙覺，相始離盡；然而因該果海，果徹因源，因果同時，因果不二，故初發心時即含有如來果地上的功德。佛法的好處即未離日常生活，如終日想著背塵合覺，即著了「背塵合覺」之相，必須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佛法說不著是心上不著，而不是事上不著。當你一起念時即念阿彌陀佛，雖未

能達到一心不亂，可以穩當生西方，遇到逆境也念一聲阿彌陀佛把瞋恚心壓下去，功夫好的一年二年即可成就，再遲鈍的三年也成了，但不要怕，修行成功可以生死自在，千真萬確不是欺騙人的。

◎經云：「菩薩行普入一切法皆證得故」。證一切法均屬於正報，淨一切剎屬於依報，普入是能證，一切法是所入，一切萬法隨便拈一法無不是佛法，平素不作功夫，法皆障礙。例如能與一切人和平相處，人我執破了，煩惱障就沒有了，如能在一切環境中和平相處，法我執破了，所知障就沒有了，可見菩薩行普入太不容易了。學佛要從心地上用功夫，心入身自然入，普入一切法是證一切法之法性。心地清淨自然感應道交，欲廣度眾生，先要內修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願，嚴淨一切世界盡我願乃盡，世界有成住壞空故無盡，古德說大乘圓教學人無盡期，惟有第一大心人才敢下手。

◎布施也要有福報，沒有福報還沒有機緣作善事，布施應無附帶任何條件，否則難免借慈善為名而暗中佔了便宜，此種人眼前雖然發財而後果不堪設想。又如舉辦各種善舉，自己雖然清白，一文不取，而手下人營私舞弊，也要負監督之責。懂得此中

道理，當知因果之可怕，不得不提高警覺。須知福德是由布施而來，生活寬裕福厚之人若能節用濟貧，可以維持其富厚歷久不衰；生活清苦之人若能布施，亦可以集小善為大善，轉變環境，改造命運。依《了凡四訓》之說可以證之。

◎佛能觀察眾生之根機，說法最能契理契機。佛在世時對眾說法，有聽後即能證果，故說佛為大醫王，能醫眾生病。經云：「捨離愚癡，修行正念。」正念是不著相，著相稱為邪念，境界現前歷歷分明，而心中清清楚楚，千言萬語即自淨其意。大乘比小乘難修的地方即是大乘在六塵中修行，如能不著相不染著，其成就自比小乘高得多，心中乾乾淨淨一切不染才能成就，心心念念均與自性相應。古德說：覺了，那一法不是佛法；迷了，拜佛念佛都不是佛法。

◎法寶是佛留下來的經典，廣義言之，六塵皆是法寶，凡是令我們見性開悟的都是法寶。有一禪師一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聞到歌場中一女子唱小調而開悟，小調何嘗不是法寶。又有一禪師種地，拾起一塊石頭擊中竹枝有聲因而開悟，則擊竹聲亦可稱為法寶。見性之後，一通一切通。如不通而自己以為通即無可救藥，若知道自己不通尚有救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先要護持自己的法寶光明，而後才

能護持一切諸佛法藏。佛經說末法時期之後還有滅法時期，大藏經在世界各國大圖書館中均有保存，佛經不會消滅，而佛法無人信受奉行即等於佛法之滅亡。日本收藏的大藏善本佛書最為豐富，但無人真正修持，縱有寶典亦屬枉然，所以要護持佛法必須自己有修有證。古大德個個均是先成就自己，而後教學弘揚。佛法是人天眼目，一切眾生法身慧命之所寄託，學佛同修必須認明此點，福慧雙修，護持諸佛法藏功德無量無邊。

◎經云：「願一切眾生能悉攝受一切僧寶，周給供養，恒無厭足。」續佛慧命，端賴僧寶，務必使其能安心修道，四事供養無缺，照顧其生活，身安而後道隆，無衣無食如何修道。昔日大陸叢林有田有山，廟產足以供給清眾，故各朝代均有高僧大德出現。現在臺灣寺廟沒有廟產，必須自己想辦法，所以經懺法會不可避免，而且要拉攏信徒，那有心情與時間辦道，此係佛教界可悲的一面。

◎大乘經所講的理與事，了解之後應當直下承當，精進修持，不令懈怠，懈怠是大毛病。發心雖然很短暫，如曇花一現，然而此種露水道心亦屬難能可貴。我們今天能夠聽講大經，證明已在無量諸佛前發過願，今日又得人身，復聞佛法，若不懈怠，

必有成就。同修們尤須注意者，他人學佛退了道心，我們不必替他擔憂，管也管不了，須為自己擔憂。大乘不但自利還要利他，弘法利生有無量功德，至少不會墮落；講經說法，要學要練，講錯了背因果也心甘情願，有這種心腸才是大乘菩薩的種性。講經依古德注疏講即不會有錯。古德注疏有時對於某一段經文，輕描淡寫的說一兩句話就過去了，可能這位古德對此經文亦未能了解得十分透徹，不敢多有發揮。所以我們不要怕負責任，須存度眾之心，現在一切眾生均在苦難之中待救方殷，希望自己能早日成就以度化之。如一有懈怠之心，對於所發的願即成妄語。

◎ 心要保持寂靜，乾乾淨淨，空空洞洞，心裏沒有一點東西，在什麼境界都自在的。心中一切種子習氣皆是虛妄，不是實在的。想就是念頭，念頭是虛妄的，六塵境界也是虛妄的，念頭放在心裏起了分別執著，無量的煩惱都現前，所以要一切放下；但是什麼都沒有了又著了空，著了空的一邊即著了非法相，也錯了。由此可知放下是放下妄念，妄念是假相，必須提起正念，正念是利益一切眾生之念，為一切眾生謀幸福使其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。須知起念即妄，念佛之念亦妄非真，何以故？真如之性，本無念故。但是凡夫染念不停，若令其無念不可得，不得已以念佛之念以

排除其他妄念。心裏只要著六塵之念即是染念，此須特別注意者，研究經典以分別心去研究仍是妄念，不研究，理不通，著空，錯了，執著它，在字裏行間著了文字相又錯了；應當研究得非常認真，旨趣所歸，章法結構，微言大義，均認真深入求解，而心地坦蕩蕩，做到空有不二，正在認真研究時，心裏正是乾乾淨淨就對了。辦一切事情也是如此，對事認真負責，而心中空空洞洞；果能如此提起精神，不懈怠，不休息，有個三年五載就變了樣子。

◎念佛是清淨念，修念佛法門與三善道三惡道均不相應，只與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相應，可以生淨土。所以念佛之念，念念不已，能至無念，故曰勝方便。從初住到等覺都得修念佛法門，近代祖師大德無論研究那一宗的無不提倡念佛法門。江味農居士提倡般若與淨土同修之法是理念，理一心不亂若是未能達到，還可以保持事一心，品位亦高。一般學佛的人不知此項要義，以為能帶業往生就算不錯了，如萬一修得不到家，則轉眼又受生死輪迴之苦。

◎說法時對於根性利的人要說真實法，真正的自在解脫，聞思修要同時不可分開段落，分開就把工夫浪費了，而且不能成功。只有聞如說食數寶，只有思可能近於胡思亂

想，只有修難免盲修瞎練，三個合起來謂之三慧學，也是菩薩修行的方法。六祖聽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開悟了，豈不是聞思修在同時嗎？那一法不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會的頭頭是道。極樂世界清淨土本是由清淨心顯現的，淨土淨心，本來不二，為攝受眾生，強名曰四土。六塵是虛妄的，不要計較，心才清淨；外面境界不但有情眾生是善知識，無情眾生也是善知識，不會修的，不求心清淨而求環境清淨。煩惱多不要理他，只注意到佛號，照得住。念一小時佛，偶爾起一兩個妄念，要四五年的時間；一支香不起雜念，要十年八年的時間。煩惱與菩提可以交朋友，不要理會他，日久即可轉煩惱為菩提，大乘佛法妙在此處。

◎般若與淨土同修，關係非常重要，淨土是一切法的歸宿，任何法門均與淨土脫不了關係，研習興趣專於那一宗儘可由之，而捨棄淨土則其所學不過世間學問而已。下列幾個要點應仔細體會之：

(一) 在凡夫位應捨染趨淨故 平常說無染無淨，或者說不垢不淨，這是見性的話，凡夫分別心未除，若無趨捨，學佛的精神振作不起來，必然懈怠墮落。眾生根性不同，法門有深淺漸頓，而捨染趨淨是唯一途徑，現在是凡夫位，隨順世間因果對

待之理，無論作善作惡，六道輪迴總是出不去的。若在人間種了殊勝的因緣，發菩提心，修菩薩道，然後方能成就；但是有幾個人真正發心，有幾個人發心之後真正精進修持而不退轉？生西方後也不是一天到晚住在淨土享福，而是要每天供養十方世界無量諸佛，所以往生之後亦不著「住在淨土」之相，求生西方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。凡夫在此五濁惡世修行太不容易，不是一生兩生所能辦到，證到須陀洹還要天上人間七番生死；念佛生西，三五年即有成就，到西方後再修。

(二)

親近彌陀成就信根故 在娑婆世界修行，進進退退須經過一個長遠的時間，培植信根亦不容易，如五根中之第一位即是信根，必須親近阿彌陀佛才能圓成其事。六根接觸六塵，心如如不動是為正定聚，須經無量劫方能成就，若不親近於佛誠恐退了道心，而且末法時期法弱魔強，一切外緣順逆之境均能使人墮落，縱然種了些善根福德，恐來生一享福遇不到善知識，能否保持道心不退，毫無把握；而生到西方之後，六塵均能說法，環境不同，能培養菩提有進無退。

(三)

行菩薩道應現起莊嚴妙相之清淨土，以救癡迷著相之苦眾生故 行菩薩道一定要求生淨土，生淨土後可以趕快成佛，成了佛就有能力實現淨土，以滿救度一切眾

生之願。故今之求生，正是為了速證無生。

(四) 二邊皆不可著故 一切染幻皆應空有不著，娑婆是染虛妄，西方是淨虛妄，西方極樂世界以及華藏世界均是唯心所現，不是外面來的，知道西方佛全是心中變現出來的，即不著有，而求見佛生西即不著空。非仗他佛之力，自佛不易現前也。得體應起用故 二乘有體無用被佛呵斥；本體是如如不動，無來無去，大乘修行應體用具足，求證淨心之體，現起淨土之用，所以要一心念佛，不可以雜念念佛。

有人說想一心念佛總是妄念紛飛，所有妄念均與佛號同時而起，曉得這種情況就有辦法，心裏不要著急，不要理會妄念，不要照顧他，專心照顧佛號，佛號有力，念念相續，就成功了。自古以來，念佛人均是佛號與妄念同時而起，只要不理會妄念即是以清淨心念佛。有人臨終往往現起瑞相，他人看到自然生起信心，所以求生淨土，自利中便有利他作用。

(六) 性體空寂無相無不相故 講到理念，得了一心之後，時時刻刻均是一心；往往在打佛七的時候，偶爾妄念少了一點，以為是得到一心，須辨別清楚。理一心是念而無念，無念而念，佛現前心裏還是如如不動，心中如如不動的時候見到佛才是

真的佛現前。慧遠大師一生見到三次淨土相現，到臨終時才告知徒眾。般若講無相無不相，念佛也講無相無不相，明白此理，才能身心清淨與佛淨土相應。江味農居士說：「念佛須念至一心不亂，至此則念而無念，尚何心土染淨之可說，無相也。而正當此際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，便現在其前，無不相也。由此可悟念佛義趣與般若毫無異致。」

(七) 知一心作而無礙故 性相本來圓融，染淨本來無礙，一執著，一分別，障礙就來了，不取相亦不壞相，任何相現前均能隨緣。凡說有礙的，因為他不知一切唯心造，即著於外相，要是知道了這種道理，即可以不著也不壞，性相圓融，一切無礙。淨土與般若，語別而義無別，淨土由有門入，一般人以為淨土著相，般若講空，似相對又似矛盾，實在是相輔相成，正好兩門合修，則道業日進。

◎ 娑婆世界那裏去找善財？讀書幸勿呆看，善是慧，財是福，福慧雙修即是學善財童子行。時局無論如何變化，自己本身的主意要拿定，莫為世事轉，自己修福慧是自利，自己有福有慧自然會利他。俗語說：「一人有福，連帶一屋。」自己享福而不肯救人，是自己沒有福氣，也沒有智慧；須知自己的福報是自己前生造成的，看到

旁人遭遇苦難知其前世造作惡業，必須勸其斷惡修善，斷惡修善力量最勇猛的就是發菩提心救度一切眾生。

◎福德離開智慧得不到真正的安樂，福與慧均是綱領，法門無量無邊，無智慧不知道何為福報，非福德認為是福德就錯了。例如我們常說的五福臨門中好德是屬於智慧，若是有錢而不好德，可能為富不仁，慳貪詐偽，作出種種傷天害理之事，反而身敗名裂，禍及子孫。所以必須福慧雙修，才能入道，偏於一邊，均有所缺欠，「修慧不修福，羅漢托空鉢；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披瓔珞」，「慧足理無礙，看得破；福足事無礙，放得下」，二者有連帶關係。理事無礙，已入法界；事事無礙是達到八地菩薩的境界。

◎凡夫不覺；外道雖覺不正；聲聞緣覺二乘人是正覺，但是所覺的有限，不過破了人我執，煩惱障破了而所知障沒有破；菩薩稱為正等正覺，正等是等於佛的覺，其所見的一分本性與佛無二無別；佛的正等正覺是圓滿的，故稱無上，成了佛再也不能加了，通常所講的發菩提心即是此心。

◎修菩薩道必須盡心盡力饒益一切眾生。財富是前生修來的，須有智慧才能善用其財，

使其發生莫大的效益；最廣最深的功德是佛法，能令眾生度脫生死苦海，超凡入聖，花費小小的金錢可以培植無量無邊的功德。印光大師說印經可以有十種利益，花錢雖少，獲益無窮；若能離相，則能稱性起修，其功德彌廣。印經流通之外，更要弘揚，並能身體力行，續佛慧命。佛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覺性，我們如真能相信，依教奉行，自能證入佛之知見。千言萬語，信為第一，信心堅固，功德最大，但是很難，因為人的六大根本煩惱中疑算一個，是修行的大障礙。有很多聰明才智高超的人就是不相信佛法，世間事樣樣精通，談書畫、談太極拳、談中醫、談易經、談孔孟，無所不談，而無不專精，但是對於佛法似乎未聞未見，實在太可惜了。假如這些世俗學問藝術棄而不顧，專研佛學，其成就可能斷惑證真，為佛門龍象。

◎ 何為正念應認識清楚，所謂提起正念是息著相之妄念。整個般若經之宗旨，不外無住生心，無住是離相，生心是提起正念，無論學那一種法門，不懂得般若必生障礙，有障礙必有煩惱，所以般若是通一切教義的。不著相即是正念，生的是無住之心，無住的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菩提心中包括三種心，即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，均以無住為基礎，直心就是無所住心，不要說世間法不住，連佛法也不住。《觀無量壽

佛經》中換了一個名稱叫作至誠心、深心、迴向發願心，具三心者必生彼國。誠到了極點，心裏一絲毫雜念都沒有，即是直心；提起正念即是觀慧，具此正觀之慧光，不但能息妄念，並令心不沈沒。初學人的大毛病即是昏沈掉舉，所以必須提起正念，發生慧光。

◎密宗重在身口意三密相應，意密便是作觀，若只念咒不作觀，祇能得到小小的益處，了生死見本性尚遠得很。念佛也是一樣，欲求上品上生必須對於第一義心不驚動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一到了極樂世界即見到阿彌陀佛，就是圓初住菩薩；若非上品生，在中下品要在蓮花中修很長久的時間。我們應爭一口氣，必須力爭上游，求生上品，求不到還落個中品，否則只有仗彌陀之力，免入輪迴，也還算好，但是生到淨土後，仍須勤修，動經塵劫，才能花開見佛，時間太長了。平時修行，若但修般若，誠恐見理少有未圓，落於偏空而不自知；若但修念佛，不但生品不高，假如沒有離相，必住六塵，心緣塵境，焉能一心，故必須離相與求生合而修之。念佛是生心，離相是無住，心中空空洞洞卻提起一句佛號，正是《金剛經》所說的應生無所住心。

◎事不可離，離了事即執了非法相，執非法相仍然是著相，著相就不能見性。《金剛

《經》要旨是無住，所謂無住即離相，離相則證性。《金剛經》云：「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」，一般說來，布施可分為三類：(1)心住六塵而不肯布施，這是凡夫。不學佛之人，對於慈善事業一毛不拔，其未來的歸宿福慧俱缺可想而知。(2)肯作布施而求福報，非究竟之道，不過轉世必能得到福報，可惜癡福享盡，即變為三世怨，又受苦果。(3)心不住塵但不肯布施，此係二乘人，心地清淨，逍遙自在，但執著法塵，落在非法相上，仍屬著空，而不是無住。所以不離相布施，均是走錯路，不知此中道理，修行很難如法。

◎ 在日常生活中，有住則非，但憶持不忘並不是住，此點必須認識清楚，不可稍為含混。古德對於經中奧義，記憶極強，不忘掉，不是什麼都不曉得，不住是不染，不掛在心頭，但是事情不可放下，而心裏面要放下，發度生之心，行布施之心，甚至於天天行布施，心中絕不存有布施之念。佛法是打破執著的，連佛法都不能執著，四依法說依義不依語，說的詳細或簡單，語言文字上有差別無關緊要，但是不要死在文字間。心中有執著便有障礙，有障礙便生煩惱，生煩惱即背覺合塵。心中一有住即為境界所轉就是凡夫，常常如此提高警覺，就與佛法漸漸接近了。小乘人仍為

滅法塵所轉，滅法塵即是清淨境界，所以空有兩邊都不能住。佛菩薩以種種身度眾生，而絕沒有一點度眾生之念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，不離相雖修六度仍有障礙，見不了性，依舊是迷惑顛倒，心清淨身即清淨，外面境界亦清淨，入四聖法界無樂受，入阿鼻無苦受，如此則極樂與阿鼻豈非平等，修行人見到魔來不動心，見到佛來也不動心就成功了。心中常想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平常遇到任何境界心不動全是好境界，心一動即著魔，心不動即成佛，只差這一點區別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諸佛證得了，我們迷失了，學佛即是要恢復此項真心。所謂無住則離相，離相則證性，法（有）與非法（空）一切不住，即是離一切相，一切相離，則不為境轉。《大般若經》云：「不住一切法即是住般若」，亦是說明一切法不住，即是般若正智安住不動之義。

◎世間苦難最多的時候，即有佛菩薩應化在人間，在應化期間決不表明身份，如表明身份，對眾生弊多利少。凡是在五濁惡世自稱為某某菩薩應化世間，必是冒充的，不可信以為真。若是宣佈自己來歷或承認是某佛某菩薩的化身，宣佈以後即要馬上辭世，不作片刻留，如寒山拾得之往事。尤其在亂世，時時都有佛菩薩照顧世人，

佛菩薩對於世人平等視之，無有差別之相，佛的清淨願是不帶條件的，即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等無有異。

◎八地菩薩能看到阿賴耶識，看到萬法生源以及十法界依正莊嚴之根源。佛法八萬四千法門均求的是定，佛說法何謂說而不說呢？三昧智光明是定，定才能發光明，如水很靜的時候，把外面的境照得清清楚楚就是智，真心裏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由定而起的語言聲音文字是建立在無說的基礎上。凡夫心不定，無智慧，無光明，佛是無說而說，明白此種道理，即可會得禪宗公案。

◎《四十華嚴》善財童子所遇到的勝熱婆羅門，是用逆度的方法教化眾生，因其境界特殊，刀山火聚，表現獨異。刀表斷德，火表智德，如能常住在無分別智中，一切境界均可泰然處之，佛法大海才能入得進去。同修們不要專在名相上取分別，最要緊的是能把握綱領，心中清淨即能深解經中義趣。心要空，如還有一物，雖然天天念佛誦經也不是佛法。心中清淨，把一切境界看作夢幻泡影，身心世界覺其均在夢中。愈有逆境，愈要磨練，有煩惱才能起觀照作用，歷事練心，隨時提高警覺。古時閉關住山，要在紅塵中已經磨練的到家了，到山上等待龍天擁護再出來弘法。或

者是德高望重，名滿天下，接應不暇，住山取靜，以便修行。這種人都是功夫有成就的人，已斷煩惱，其地位在羅漢以上，或圓教第七信位菩薩，已經把三界的見思煩惱斷盡了。了解這種情況，我們現在住山還不夠資格。一切境界來了，不要避免，一切隨緣，用微密觀照，事事物物皆是善知識。要處處想找個舒適的環境，那裏能夠找到？縱然能找到一個清靜蘭若，但心中還有煩惱，患得患失，心隨境轉，焉能消業？業障要靠自己去消的，佛菩薩沒有辦法替我們消業。

◎得人身難，狐狸看人不修道，覺得可惜，因為狐狸要修數百年才能得到人身，人就不知道愛惜人身，盡造失人身的業因。我們既遇正法，非一門深入不可，要在一部經中深入，方得實益。倓虛大師《影塵回憶錄》中所載之一段事實，可作借鏡：他說有一位劉文化君在藥舖擔任帳房工作，一心鑽研《楞嚴經》，不分晝夜，苦求理解，一日正在研究中，見到另外一個莊嚴境界，並有冤家二人以及其已去世的妻女均來請求超度，並說只要他答應即能得度，經他答應後均冉冉升天。倓虛為有道高僧，諒不會虛構其事。

◎《華嚴經》十迴向品中說眼分為十種：

(一) 最勝眼 大經中講圓滿菩提歸無所得，佛無成見，看一切法不生不滅，那有生死可得，相上有生死是眾生的錯覺，如果入了此境界即稱之為最勝眼。

(二) 無礙眼 無礙是果，必須有無障礙的因去修。一得到本性中之般若智慧現前，即得無礙眼，以無分別心觀察一切法，在順逆中均無障礙。

(三) 淨肉眼 肉眼見色而不染色塵，重在不染，眼則清淨，不為外面境界所矇蔽，光明鑒徹，無能蔽者。

(四) 淨天眼 無障礙，能見眾生生死業果。眾生如能看到因果報應，即已得到天眼通。

(五) 淨法眼 法眼的作用是觀一切法如幻如化，見到諸法實相，即是入到佛的境界，比前面的更高一層。

(六) 智慧眼 平常講羅漢即能得到，已經超越三界輪迴，不著一切相，不取一切相。

(法眼觀假，慧眼觀空。)

(七) 佛眼 悉能覺悟一切諸法，見到如來果地十種智力，展開來即一切諸法均能明瞭其真相，對其體相用無不了知。

(八) 普眼 又稱為一切智眼，其功德見十法界依正莊嚴看得清清楚楚，盡諸境界無所

障礙。

(九) 離癡翳眼 又稱光明眼，了知眾生界空無所有。念佛人知證道歌中有一句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覺了即空無所有，並不是大千滅掉了，而是空有不一。

(十) 清淨無障礙眼 又稱智眼，此眼現前時一切境界均為通達，皆得究竟如來十力。

◎煩惱即菩提，千萬不要誤會，必須建立在離世間上。如何離世間？世間是由分別執著而來，以轉識成智說，前五識及第八識是隨著第六七識而轉，六識是分別，七識是執著。無分別，第六識即轉為妙觀察智；第七識是人我執、法我執，不執著即轉為平等性智。第六七識一轉，因而前五識變為成所作智，第八識轉為大圓鏡智。凡是幫助我們離開分別執著的即是佛法，如果是增加我們分別執著的即是魔。佛法會中看到蓮花、佛像等好的境界，令我們開心，增長我們的執著，心可能即被他所轉，即是魔境界，如心不為所動即是遇到佛菩薩示現，要看自己如何善於區別。

◎空有同時叫我們兩邊都要離，此種理論是般若的中心思想，依此而修即得到大乘的綱要，般若講空是空有同時，不可分為兩節，正當有時就是空，正當空時就是有。

《心經》上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性本空有同時，二邊離了才能見性，一切相、一切眾生、十法界依正莊嚴都是本性理體所現的幻相，如果我們現在還沒有見性，再說一千遍一萬遍也不算多，這樣重要的理論若不明瞭，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，只熟讀經典還是不夠，必須有觀有行，才有用處。因為文字並不是太重要，只要在觀行上用功，悟解方面有些進步，文字上應當毫無障礙。

◎ 一切事物莫非因緣和合所現的假相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，不必等待其散滅才曉得。輪迴是果報，果不能消，必須找到它的因，懂得因緣，了生死出輪迴輕而易舉。輪迴的因是取相、是執著，愚癡之人爭名奪利，結果是一場空，反而造了無邊罪業，所以說輪迴是自己造出來的。一切法有種種不同的相，太繁雜了，因複雜，緣亦複雜，現的相更複雜，一生不知道造了多少妄念，每一個妄念就有一個種子，自己不得覺得，這個種子就是業因，遇到緣就現出外面的種種果報。今生處世，不必怨天尤人，無論善惡境界均要處之泰然，隨緣了舊業，切莫造新殃，把心平靜下來，心無雜念。六祖說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善念惡念都是染，明白此理，在日用平常之中，不值得操心的地方即不必操心，無論什麼

境界現前，要保持心裏的清淨。佛法就是求清淨心，凡夫不了解空相，以為打個妄念沒有關係，其實關係大了，息掉妄念很難，與其令阿賴耶識中種其他的種子，就不如種念佛的種子。凡夫執有，錯了；二乘執空，有體無用，也錯了；不執空也不執有，又錯了，恐怕走到無想定的路子，必須照《金剛經》所說的修一切善、離一切相就對了。

◎般若是大乘綱要，大乘是究竟法，無二亦無三，唯有一乘法，佛法即般若，離般若無佛法，般若雖難而非學不可，必須開般若智慧，一切事理才能搞得明白。古德說般若是第一義空，第一義就是本性，一切萬法均依真如本性而現起，而與萬法又不是相對的，萬法一如，那有兩樣，證得第一義，萬法圓融，第一義空是性體空寂，一法不立，心中乾乾淨淨，不管有什麼東西，有佛也是障礙。第一義空的宗旨是破除我執，人我執要空掉，法我執也要空掉，七情五欲均屬於情，分別執著妄想都是假的，因為是假，一悟了就沒有有了，能破一分即與第一義接近一分，情執去盡了，實相即現前，亦即是入佛知見。

◎二諦是俗諦與真諦。世間人對宇宙人生一切萬相，認為是真實的，謂之俗諦（其實

是錯誤的看法）；宇宙人生之真理，聖智乃知其審確，是名之曰真諦。凡是用根性的是聖智，凡是用分別心、執著心看一切的事物謂之俗智，又凡明諸法緣生之義者曰俗諦。佛說「因緣所生法」，這句話是俗諦，例如說房子是由磚頭、瓦塊、鋼筋、水泥湊起來的。佛又說「我說即是空」，這一句話是真諦，因其當體即空，並不是將來房子壞了才算是空。一切諸法非有而有，當體即空，房子蓋好了的時候並沒有生，壞了之後也沒有滅，我們只看到其虛妄的幻相，生就歡喜，滅就悲哀，是執著，是迷。

◎ 凡夫心理無時無刻不為自己打算，以自己本位作主宰，五乘佛法我們今天學的是那一乘，如學的是菩薩乘，在日常生活中應念念為眾生著想，而自利亦在其中。眾生為什麼成了眾生，就是因為有分別、有我執，一有我執即成了凡夫。與人無爭，於世無求，自己很清淨，如不布施利他，則屬小乘。大乘要為眾生服務而不談報酬，一有報酬即有往有來，報酬少了就不高興，這並沒有離開我、離開相。經典中大部份講出世法，如想在世間法上得到真善美的境界，必須了解出世間法的理論。《普賢行願品》是世間法，若是學會了即是普賢菩薩。

◎八不在《中觀論》中是中心主題，歸納起來就是不生不滅，古德有以八不中觀作般若之綱要，因迷八不之淺深而成六道，因悟八不之淺深而有三乘。眾生計執生滅，佛說八不是破除空有二邊，第一義空之義亦是令空有俱空而後一切不著，得到大三空三昧，人我空，法我空，空亦空，佛是清淨心而已。八不二諦第一義空說法不同，義顯中道則同。凡夫位上無明當家，明其無明，覺其不覺，諸法實相即現前，空假中合而為一即見到諸法實相，同於諸佛所證之智慧覺性。佛陀之教育是叫眾生身心安樂，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故般若是最上乘之佛法，可以一直達到佛的果地，般若部的經典有六百卷之多，《金剛經》無法不攝，無義不彰，世出世間一切義理都彰顯得明明白白。

◎由性體上觀察是一個，即一真法界，是諸佛以及一切眾生的根本，從根本上說即清淨心而已；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從形相上看無量無邊。有執著即有界限，界限是自己建立的，實際上界限也找不到。念佛人講求一心不亂，一心即是心中沒有念，亦即是一真法界；諸佛菩薩弘法利生，並未動心起念，凡夫把動念與不動念分為兩個，而佛是無住生心，所生之心統是無住，所動之念統是無念，生心與無住不二，

生心與無住同時，即無分別，能所均斷，才能念到一心不亂，即是見性。《起信論》說：「所言法者謂眾生心，是心則攝一切世出世間法。」《華嚴經》七處九會所講的所證的不同，千差萬別，合則為一，初住以上就沒有分別，沒有執著，平常講破一分無明見一分本性就是道，亦即諸佛菩薩所證的大道。一切萬法是本心變現出來的，離開本心沒有萬法，共業與別業均不離此心，迷了事事物物均是對立的，覺了沒有相對的，法界的理體就是我們的一心，自己本來就是佛，不過帶著迷妄而已，在佛不增，在凡不減。唯識學以八識為心，一變為阿賴耶識，再變為末那，三變為前六，屬於相宗的學說；而性宗高超，要人離心意識參，否則不能開悟，聽經看教均如此。性宗是一步登天，登不了不過種種善根而已；相宗是用心意識修，是漸修，能得到一點益處。萬法唯識並不錯，性宗是樹根，相宗是樹幹與枝葉。

◎聖凡在一念間，即看念頭能不能轉變過來，如轉變不過來，只有增加執著，增長無明，這是大乘佛法最重要的一部份。般若經中談到，什麼是空，什麼是有，處處令我們不要執著，執有執空，心裏均不清淨。從利害上說亦不可執著，凡夫造的是染業，二乘權教造的是淨業，無論染淨與罪福，均起於心中有念，心中有念即造業。

如斷不了，與其造惡業不如造善業。惡業自然有惡報，果報通三世，絕非肉眼凡夫所能看得到的，若是沒有因果報應，也不必學佛了。斷惡修善，縱然未離開六道，至少也不會墮入三塗。我們每個人都有貪瞋癡三毒，受其毒害而不自覺，三毒的根本即是心有念。其餘的隨煩惱是枝葉，容易去掉；不去掉三毒，無論如何苦修，均屬白費。《楞嚴經》講的捨識用根，即是把識棄掉，用照的作用。本性中無分別，無執著，無念頭，無量無邊的法門均離不開此一原則。如不會用根而仍用識，最多只能修到藏教菩薩，沒有見性，他是用第六識修成的。以有生有滅的識修，而想修到不生不滅的果，是不可能的事。不生不滅的靈性為一切法的主體，有體必有用，內六根、外六塵是相，相雖屬幻有而從來不斷，因為體是不生不滅的，所以相也是不斷的。十法界依正莊嚴是講的相，有四聖六凡，因業而轉，業作於心，一念之因雖微，其關係卻極大；道場在心裏面，一起心一動念即應起覺照，自己能作得了主宰、能起觀照，是第一等的修行。

◎念頭的善惡不要理會它，如起了一個利益眾生的念頭就得意忘形，也錯了，功夫是用在心地上，挑水擔柴，全無關係。祖師大德認為用此種修行功夫收效甚微，所

以改用參話頭的辦法，念佛執持名號與參話頭並無兩樣。心為什麼有念？即是未達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即靈性，如證得一真法界即是明心見性，見到性之後就沒有念了；未見性所以取相分別，因其迷於一真法界，不知一切相的本來面目。二十五圓通章各位大菩薩是用反聞反照的功夫；佛門中說回頭是岸，並不是從前作了惡事現在改過回頭，回頭是反照心源，所指的是自性，八萬四千法門方法不同，原理都是一個反照。

◎無障礙智即是根本智，佛是覺者即大智現前，無礙智即諸佛所證的本有圓滿的根本大智，因為眾生有障礙才顯得佛的智慧是無礙的。中國古時教學法與佛教的教授法是一致的，均是先求根本智，若根本智得不到而求後得智是捨本逐末，無有是處。例如參禪要離心意識參，就是離開第六識（識）、第七識（意）、第八識（心）去參，亦即《楞嚴經》所說的捨識用根；聽經看經亦復如是，如此方能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。古人天天念經，念得滾瓜爛熟，自有心得；先背幾部經作為基礎，經典太長，不能背誦，摘其精要，天天念天天背，日久自然能大開圓解。根本智若能現前，後得智不求而自得。宗門尤其注意根本智。最重要的障礙是分別執著，分別是第六

識，執著是第七識末那識。若不分別即能將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（善能觀察諸法圓融，復知眾生根性樂欲，說諸妙法令其開悟），若不執著即能將第七識轉為平等性智（觀一切法，悉皆平等），此二識一轉，則第八與前五均隨之轉，前五轉為成所作智（成本願力所應作事），第八識轉為大圓鏡智（本性清淨，離諸塵染，洞照萬物，無不明瞭）。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般若能生諸佛，攝持菩薩，佛法即是般若。」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」可見般若要領全在《金剛經》。佛說《大般若經》共十六會，漢文簡括亦有六百卷之多，其第九會由博而約，特說《金剛經》，羅什大師譯成華文共五千一百零五字，不但般若要旨盡在裏許，得此一卷，一切佛法無不在握；若能深解《金剛經》之義趣，則一切佛法無不頭頭是道。中國人得天獨厚，有大乘種性，大乘佛法是諸佛本懷，傳到中國乃發揚光大。梵文之重要典籍大部份均到了中國，翻譯道場由國家主持，以政府財力維護有道高僧，故譯經之成就乃大有可觀。現在所保存的萬餘卷《大藏經》，都是古德所遺留下來的心血結晶，與深湛學養之精華，而且意義完備，悉遵佛旨，其文字之

優美雅潔，尤超過梵文原典，故敦煌雲崗石窟所存均係漢文經典。其梵文貝葉早已無存，今日如仍欲尋找梵文經典，考其來歷，徒勞而無功；縱找到梵文原典，而今日精通佛法，兼通漢梵，有修有證者，亦無其人。故今日欲研究佛法，必須先通漢文（無論中外人士），為入手之方便，否則解且不易，何況乎修！

◎ 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之要旨均在五一〇五字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代表一切經典，如真能通達《金剛經》，則一切佛法的道理就貫通了。《金剛經》之綱要無他，遣除妄想執著而已！分別即妄想，分別是第六識，執著是第七識，修行是要轉識成智，轉的是妄想執著。六根接觸六塵不用第六識分別心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即不分別；一有分別，心裏即有界限。一切事不執著，即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。日常生活當中如此做，即是佛菩薩，若為境界所轉即是凡夫，無論修任何法門均離不開此一原則。學佛人不管其名氣多大，學問多淵博，他如有分別執著即是凡夫，被佛牽著走也是凡夫，妄想執著通通遣除才是佛教化的目的。

◎ 法之一字是世出世間一切事理一切現象的總代名詞，《唯識論》一云：「法者梵云達摩，為通於一切之語，小者，大者，有形者，無形者，真實者，虛妄者，皆悉為

法。「真心無形無相而能變現一切形相，以作夢為例，夢中亦有山河大地、種種人物，均為自己心中變現出來的，並非由外面來的。現在的環境是真心的夢境，此種道理明白後，遇到境界現前，即作得了主。大經中說性相一體，性是理，相是事，能夠理解性相圓融即是菩薩。無一法不是真界緣起，理體所起的作用，用是從緣起的，緣起就是性空，性空是本體，緣起是現象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一真法界，換一個名詞而已，一切萬法都是依靠一真法界隨緣而生起。性起者，性即一真法界，起是生起。法相宗說真如一向凝然不變，故無性起義。在客觀的觀察，唯識宗是不了義的，他說真如不變不動，故無性起義，心是心、境是境。而《華嚴》則說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那一法不是真心、不是真如本性？如此可以看出《華嚴》圓融，它說真性湛然靈明，全體即用，故法爾常為萬法，法爾常自寂然。深通大乘佛法是人生至高無上的享受，也可以得到最幸福最美滿的人生。

◎只要通達事理圓融，即能到不退的地位，事與理是一樁事，經中凡是有如來說者均是稱性而說。佛法在行門上講，只有一個：布施。布施包括無量法門，菩薩道無一非布施。凡夫亦行布施，但是凡夫著相；菩薩離相，心中常生智慧。凡夫取外面的

境界，稍不如意即怨天尤人。外面的境界是阿賴耶識的相分，阿賴耶識無覆無記，不礙本性，因為自己有分別執著，所以有善惡境界現前；佛令我們對一切境界無住生心，生的是離空有二邊、利益眾生之心。四依法中有「依義不依語」，《金剛經》亦說離名字相受持、離言說相受持，即是離分別執著相，心一天比一天自在，一天比一天幸福，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、《金剛》均講此一原則。無住生心即是捨識用根，識是生滅的，根中之性是不生滅的。心及心所均是有為法，是生滅的，如用生滅的心去求不生不滅的涅槃果，是不可能的事；若以不生不滅的根中之性去修，則必定成就。若離開分別，六識均是照；六根接觸六塵，心地清涼自在即是照。萬法皆空，無論順逆境均不生煩惱，只要會用心，全是善知識。

◎性是體，有體必有用，全妄即真。凡夫都會作夢，夢的時間甚短，夢中事情記得清清楚楚，夢中境界是心變現出來的，全真即妄。現前十法界是真如本性的夢境，一切萬法歸納為四科七大，均是虛妄的，而又全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到極樂世界無樂受，到阿鼻地獄無苦受，即是不分別不執著，順逆皆自在，是解脫的境界。功夫要在平時修，現前作不了主，臨終當然也就作不了主。六根對六塵不染了，念佛是念

而無念、無念而念。世間上需要求人的事最難；求人不如求己，自己用功修持，何必向外馳求？

◎真正的自己是性，六根根性是真的，妄心受想行識是虛妄的，四大假合之身也是虛妄的，無始以來即執著此身是自己，從來也未想到六根根性是自己，都是用妄心去求，所以沒有佛的福德與自在。真正的樂必須要入一真法界，入一真法界必須把分別執著去掉，把整個身心都布施掉，即能進入一真法界。

◎三藏浩如煙海，如何下手，如何深入，如何通達，實感茫然無措，但有一方便法即是至誠感通。誠字最要緊，誠是心中無一物，至誠懇切，誠到極處自然就通了；用參究而不能用研究，以至誠感通為主（正）修，聽經、參禪、拜佛、誦經為助修。

◎佛菩薩到這個娑婆世界來度化眾生，也是示現的五蘊之身，佛在日常生活中亦用八個識，不過佛是覺，凡夫是迷。佛用五蘊作為自行化他的工具，以其真性作主宰，他的八識謂之四智，與凡夫的八識是一樣的東西；凡夫則賓主倒置，背覺合塵。悟時是以性作主宰，我們必須如此學習，生死即可自在。

◎《圓覺經》云：「云何無明？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，猶如迷人，

四方易處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「四大指地水火風四大假合，本無實體。認為自身，即是執我；認此身為實有，即是執法。本不當認而認，故稱妄認。六塵謂色聲香味觸法，於六塵境上，現起能緣影子，是虛妄分別想相。托塵似有，離塵則無，故以緣影稱之，其實名為妄想。認妄想為自心，即是執我；又認之為實有，即是執法。

◎無明大別之可分為根本與枝末兩種：

(一) 根本無明：又稱為無始無明，或微細無明，迷於法界理之原始一念，不達平等法界之理性。由無始之際，一念不覺，而長夜昏迷，不了真理，能生一切諸惑煩惱。《起信論》曰：「一切眾生不名為覺，以從本來念念相續，未曾離念故，說無始無明。」無始無明又稱為獨頭無明，《別行疏鈔》云：「言獨頭者，迷本為因，橫從空起，不同餘法，展轉相因。」此處所言獨頭無明，亦名不共無明，謂未有六塵之境相對，而意識獨緣想諸塵之境，識與境不相應，故曰獨頭無明。

(二) 枝末無明：因根本無明而起三細六粗之惑業為枝末無明，枝末無明又展轉分出三種：(1)由前獨頭無明故起種種煩惱。(2)由煩惱故造種種業。(3)由業成故受六道種

種生死諸苦果。故《佛名經》云：「獨頭無明為煩惱種。」在唯識學中彌勒菩薩把宇宙萬象分為六百六十法，天親菩薩歸納為百法，百法展開來即萬法，一切法無我，一切法各有各的種子。煩惱無量無邊，歸納為二十六類，六個根本煩惱，二十個隨煩惱，迷了有煩惱，悟了煩惱即菩提；惑業苦永遠在循環，惑即凡夫受六道輪迴之苦之因，故無論修那一法門均須斷惑。修淨土法門不須先斷惑，在理上講似乎講不通，所以有許多學者都不大相信念佛法門，佛在《阿彌陀經》上亦說「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為甚難」，唯佛與佛方能究竟。可見對於淨土法門深信不疑，是多生多劫來所修的福德善根因緣有以致之，殊為難能可貴。

◎ 初禪為色界第一層天，已經離開欲界，財色名食睡都離開了，才能到達初禪。

◎ 《普賢行願品別行疏鈔》云：「聲聞者謂有眾生聞小乘教，知三界不安，皆如火宅，厭患心生，欲求出離，修五停心觀、七方便等，斷四諦下分別煩惱，得初果進修，漸斷俱生煩惱，乃至證阿羅漢果，即四果四向是也。」淨緣起講四聖法界，一為分淨，即是部份的，不是圓滿的。聲聞雖淺，而薄地凡夫還很難做到。經中說有一類眾生聽聞佛法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心生厭離，想了生死、出三界，需要修五停

心觀。停是停止，有五種方法停止心行造業，此五種方法是：

(一) 多貪眾生不淨觀：此觀是對治淫欲心甚重的人說的。凡是動物皆有色慾，此係眾生業重所致；色慾之心為欲界眾生所獨有，此心不除，尚未能出離欲界，何況色、無色界。不淨觀有七：種子不淨、受生不淨、住處不淨、食噉不淨、初生不淨、舉體不淨、究竟不淨，此七種多分係對於生時的觀想。此外對於死後的觀想有九，名為九想觀，多分指死屍潰爛腐化敗壞，無可留戀貪愛。

(二) 多瞋眾生慈悲觀：此觀是對治瞋恚心重的人說的。謂多瞋恚之人，於諸違情之境，輒生忿怒，當用慈悲觀治之，愛念悲憫一切眾生，不於彼而起瞋心。

(三) 多散眾生數息觀：謂心多散亂之人，當用數息觀治之。數息者，以鼻中出入之息，或數出息或數入息，端正心念，從一至十，不多不少，周而復始，令心不散亂，心定下來，使心不致到處攀緣。

(四) 愚癡眾生因緣觀：謂愚癡不明是非之人，當以因緣觀治之。因緣觀者即觀十二因緣。以眾生迷惑顛倒，撥無因果，執著斷常二見，為非作歹，毫不在乎，故令觀十二因緣，三世相續不斷不常，一切果報是自作自受，明白因果之不爽即不肯隨

便造因，以破愚癡之心。

(五) 多障眾生念佛觀：末法時期障礙重重，當用念佛觀治之。障有三種：(1)昏沈暗塞，聽經也聽不進去，看經也看不懂。當觀佛的相好光明，或觀白毫相或觀卍字相，或觀佛之依報如蓮花之開合，以對治之。(2)惡念思惟，時時有瞋恚嫉妒、貢高我慢。應常常觀想佛之十力、四無所畏，佛的廣大神通、威德能力，以對治之。(3)境界逼迫，樣樣不如意。應常思念佛的般若空慧，度世利生，以對治之。

◎七方便：方是方法，便是善巧；一切眾生欲出三界，斷除煩惱，證真空涅槃，必先得以此七種法門而為方便。

(一) 五停心（已詳見前條）：我們學佛難有成就，即是沒有小乘基礎；我國古德因有儒家道家的學問與修養，足以代替小乘的根基，故能德業有成。

(二) 別相念：即各別行相觀照之義，係指四念處——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。四種行相各別不同，故名別相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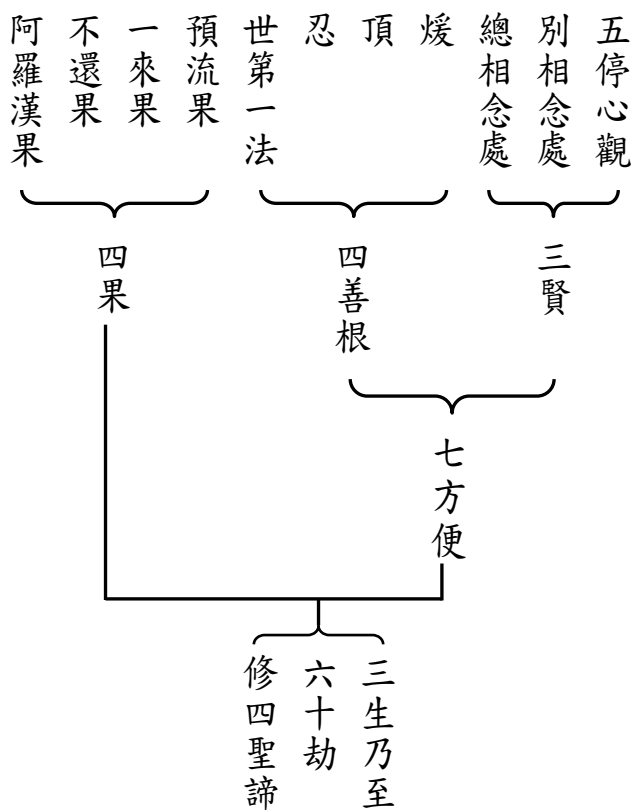
(三) 總相念：即舉一反三之義，每作一觀，即併作其餘三觀。例如觀身不淨時，併觀此身是苦、無常、無我。

(四) 煖位：煖者從喻立名。修行人對以前三種方法功夫得力，能發相似之解，伏煩惱惑，得佛法氣分，謂之真空之理，雖未真證，已有相似之解，猶如鑽木求火，火雖未現，先得煖氣；當無漏智火將生，心中光明啟發，故謂之煖位。

(五) 頂位：屬於四加行，得到的相似解，更為高明，轉復增勝，那是定、那是慧，自己清清楚楚，如人站山頂上一目了然，悉能明了；進而智慧增長，達於頂點，到此地位往生已有把握。

(六) 忍位：忍可、同意、認可之義，智慧又高一層。謂由前所得相似之解，增進善根於四諦之理，堪忍樂欲，其心堅住，名曰忍位。三善根即不貪、不瞋、不癡，小乘人著重於苦行，苦的境界容易激發道心，順境容易淘汰人，福報一享就把人享迷惑了，而樂的境界亦可以接觸，但是要到三善根現前的時候，亦可以處順境。

(七) 世第一位：世間中是第一之人；謂修四諦，行至此漸見法性，將入初果，雖未得於聖道，而於世間有情之中稱為第一。四果有四向，此是初果向，再進一步即達到初果，初果是聖人。



◎緣覺修十二因緣證得辟支佛的果位，辟支佛譯為緣覺，有麟角、部行之別：麟是麒麟，麒麟有一個角，所以緣覺又稱為獨覺，其特性喜清淨，根性猛利，獨自修行，不願與人為侶，其證道亦在無佛出世，自行悟道。部行者有同參道友，亦是在無佛

時代，謂之部行獨覺，亦有一二三四果或七方便中之四善根。惟無論聲聞與緣覺，唯除我執，未除法執；唯斷煩惱障，未斷所知障；唯證人我空，未證法我空，故云分淨。

◎在一切經論中，對於一切諸相有種種說法，名詞之解釋屬於次要，任何一個相不過是因緣和合而現的相狀而已。人為四大五蘊之身，是諸法所生，而諸法又是因緣生，一切諸相即是非相，非相即是空相；所謂眾生，是由眾緣和合而生的相，講到極小仍是眾緣和合，任何一個物體均可稱為眾生。房子建築不能說沒有，如說有，當體即空，和合之因緣是水泥、鋼筋、磚瓦湊合起來的。

◎《金剛經》專明實相，實相絕無內外方圓有形之相，本非一切相，絕待空性，畢竟寂滅。相者相狀，指外形之狀況，亦兼指內心之狀況，一切諸相莫非色受想行識五蘊假合，變現出種種有生之相，宛然現有之時，當下即空，生即無生，故曰「一切諸相即是非相」，此明生空之義。眾生者謂五蘊眾法假合而後有生，假現成此幻相，亦本非實；受想行識皆是妄心，領納憶念遷流分別，積無數之業力，枉受輪迴之苦，所謂緣聚則生，此約五蘊眾法當體即空言，故曰「一切眾生則非眾生」，此明法空

之義。再進一步言之，知得五蘊法之本身，是由其他眾法之變現，可見五蘊乃是假法；然則由五蘊變現之一切諸相，豈非假法中之假法，其為有即非有，已彰彰明甚，故曰「一切諸相即是非相」。應知一切眾生之五蘊色身，皆是四大之所聚合，業力之所執持，清淨心中皆無此物，由此可悟約五蘊變現言，固相相不同，而約自性清淨心言，則無異無相；然則豈可昧同體之真性，執幻生之眾相，分別人我之眾生耶？

◎發菩提心者不但要明人空法空之理，且須明空空之理，如僅知人空法空則權教菩薩亦明其理。《金剛經》是大乘了義經典，若非圓頓根性，恐將不得其門而入。聽到講《金剛經》而感覺有興趣，自然有一點圓教的氣氛，如想在一生當中有成就，必須對三空之理徹底明了，悟人空之理則煩惱障可斷，悟法空之理則界外的煩惱亦可斷，悟空空之理則無明可斷。大乘佛法之可貴即在不住涅槃，無論遇到什麼境界均不動心，因為他知道一切都是空的，如不明三空即做不到。眾生是因緣聚合，當體即空，眾生非眾生，實無眾生可度，雖天天度生而不著度生之相；如著了成佛之相也不清淨，不著成佛之相是一真法界的佛，如著相即是十法界的佛。五蘊本身也是因緣生法，由五蘊變現出來的更是假中之假，外面的相以為是真實的，於是內裏的

煩惱也引發出來了；要在日用平常中六根接觸六塵常常提起正念，照見五蘊皆空，一觀照即能度一切苦厄，轉十法界為一真法界，何止眼前所遭遇的小苦小難呢？二六時中念念起觀照，般若智慧現前，一生成佛又有何難！

◎淨緣起之圓淨分為二：一為頓悟，一為漸修。頓悟高明，根性利的眾生，一了即可百了，一下手就破根本無明。無明是根本，塵沙見思是枝葉，不但解悟而實際上已證入此種境界，見一切眾生皆是佛，皆有如來智慧覺性，煩惱生死即菩提涅槃。人心中有個理體，所謂理性，亦即佛性，無論有情無情均有，理性從來不變，從來不動，覺時即菩提，迷時即煩惱，迷與覺是自己心念的差別。理性是體，有體必有用，由理體即能變現出來現象，不但理體不生不滅，而相上也是不生不滅，在理相用上說，非空非有，入了這個境界，即知煩惱即菩提，迷時叫生死，悟時即涅槃。頓悟雖然直接了當，究竟太少，其根性仍是由漸修方面培養的，對大經大論要讀誦受持，真正的智慧要在六根接觸六塵時，心中常念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提高警覺，用觀照的工夫把塵勞煩惱一齊放下，慢慢的就可以看淡了，相信在一生中就能有成就。

◎漸修是在境界上修，六根接觸六塵心地如如不動，必須接觸境界然後才知道自己心

中不動，所以只是解悟沒有用，必須要證悟，理解此中道理要融會在日用生活當中，能轉境界才是大丈夫。《行願品別行疏鈔》中所謂「須背習修行，契合本性」，亦即常說的背塵合覺。漸修又開為二門：一為離過，一為成德。離過者即惑業苦三障循環不息，若能斷之，六道就沒有了。如自己知道自己有一個靈明覺知的真心，即不會妄認四大假合之身以及第六識緣慮之軀；本因煩惱而有此身，既不認此身則貪瞋自息，貪瞋既息即不造業，既無有業，即無三界六道苦樂之報，此之謂離過。成德是成就功德，既無三障煩惱則稱性修行，顯發性體中之塵沙功德妙用；妙用即是自受用他受用均不著相，亦即三輪體空之妙用。然非謂先離過盡而後成德，自己煩惱斷一分，看一切眾生亦斷了一分，雖初發心，便同正覺，斷障即與一切眾生同體普斷，所以《出現品》云：「如來成正覺時，普見一切眾生成正覺，普見一切眾生般涅槃。」

◎《金剛經》所講的諸相有種種說法，如對諸相不了解，如何能看破，看不破如何能放下，放不下即不能出三界，所以必須不厭其煩的說明。菩薩道離不開布施，從初發心到如來地無一刻停止，雖有時未布施而心中未曾忘懷。不明三空之理，布施即

有障礙，所以佛在《金剛經》會上曾提到布施，說「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」，是叫我們兩邊都不住，法相（有）與非法相（空）均不住。眾生是空的，諸法也是空的，眾生是五蘊法假合所現起的幻相，此幻相非有非無，不但體是空的，相也是空的，說有錯了，說無也錯了，認識清楚之後怎樣說都對。現在凡夫把一切法都看作真實的，斤斤較量，苦惱無邊，如知道一切法是假的，還有什麼分別執著，去了分別執著多麼自在。如欲令眾生得利益，把般若布施給他，他能得最大的利益，如布施財富，依經中校量功德，不如以四句偈受持為他人說。

◎ 人是五蘊和合，物亦是四大假合，施者、受者及所施之物莫非因緣聚合，現此幻有，故皆曰非，是之謂三輪體空。輪為運轉不息之物，喻施者、施物、受者展轉利益不息，此三者是幻有之相，當體即空。明了當體即空即不會著相，明了性體空寂，性相不二，即能見性，有上根利智的人一聽就開悟了。此開悟不只是解悟，而且是證悟。一迷一切迷，一悟一切悟，假如在萬相之中尚有一樁事放不下就不行；迷沒有，自然就悟了，《心經》最後說「無智亦無得」。心中毫無牽掛而廣行布施，如不肯布施，則仍是著相，著了「我怕麻煩」的相。

◎知萬法皆空，一切相虛幻不實，是慧；六根清淨，心地一塵不染，是福。福相是空的相，舉動不穩重不是福相。有錢有勢不是福，身心無事是福。一天到晚在名利場中爭逐，並非有福之人；人非有品不能閒，一肚子學問又有才幹，而過隱士生活，其品德之高，超乎凡情之表。

◎凡是增加煩惱的是惡法。環境是無記性的，迷悟在自己。學生在學校讀書，有週考、月考、大考；修行亦如是，六根接觸六塵，天天在考試。世間事可以投機取巧，學佛無法取巧，境界有順逆之不同而均是考試，考我們是否能夠心中如如不動。如遇逆境，要恭恭敬敬接受外面的考驗，只要肯接受即是善法，不是得到什麼利益的善法，而是心中清淨的善法；不經外面境界的考驗，如何能有進步？如能把握到此項修學的綱領，則不會走冤枉路。看經聽經切莫執著言語文字，要用無分別心、無執著心去聽經看經，才能破煩惱障、所知障，只要用清淨心觀察一切，都是對的。既然聽經讀經不能為經所轉，五欲六塵還能轉得了嗎？十方諸佛現前也不動心，謂之滿足究竟。當知如眾生、菩薩、佛等，但依世間假名言說故而有差別，法身之體，畢竟平等，分別執著若是斷盡了，也沒有菩薩，也沒有佛，也沒有眾生。以黃金作

十法界眾生相，擺在一起，一看全是黃金，體是一個，相也是平等的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從性上看相同，從相上看，佛看也相同，我們看就不同了，因為我們還有分別執著。

◎ 凡夫平常所作所為均屬惡法，是染行，修得愈精進，愈往三途惡道中去。求名聞利養是修染修惡；天道的十善業與四禪八定乃至聲聞緣覺，比起見性的菩薩來說也修的是惡法，因為他們修行是著相的，用分別執著心去修，見不了性。等到人我執、法我執斷盡了，明心見性，可以成為分證佛。四十一位大菩薩均無分別執著，謂之實教菩薩，比權教菩薩高明。

◎ 阿賴耶識即第八識，亦稱為無沒識，就是不生不滅之義。身相有生滅，阿賴耶識沒有生滅，一切萬象皆是阿賴耶識之影像，十一個色法即阿賴耶識變現出來的；阿賴耶識中又有睡眠煩惱，即是未現行的種子。十法界一現九隱，人道種子現行，依正莊嚴，其餘九法界的種子都隱去了。阿賴耶識是無始以來善惡種子之所寄藏處，含有能藏、所藏、我愛執藏三義，故名藏識。一切眾生每動了一個善惡念，都會造成一個業種子，這個種子在未生果受報之前是寄藏在此識中熏習，所以有能藏義。前七

識的心心所法是能熏能緣，第八識是它們的所熏所緣，第八識是無記性，自己沒有成見，故能受熏成種，而為前七識的習氣種子之所藏處，所以有所藏義。第七識永遠執定第八識的見分為我，而為它所愛，所以有我愛執藏義。眾生有業的種子，作善在善道受報，作惡在惡道受報，迷惑顛倒，分別執著，感情用事，致有生死流轉；佛則覺而不迷，有般若智慧，雖有喜怒哀樂，但是無作，作而無作，無作而作，是幫助眾生開悟的成所作智。

◎青蓮大師《地藏經綸貫》有云：「此識（指阿賴耶）為中道應本，起化之源，所謂闡提不斷性德之善，遇緣善發，佛亦不斷性惡，同惡而化。」此言佛亦有惡種子在阿賴耶識中，佛是覺而不迷，不迷則無苦，如無業的種子即不能度眾生。第六識起分別，第七識起執著，而見性則無分別、無執著，從來不迷，識則照常用；而識是部下，見性是長官，見性當家，則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因緣所生法當體即空，空了即解脫了。夢中如知道是在作夢，知道是假的，則無歡喜與恐怖，眾生迷執，處處認真，故有苦樂。《金剛經》說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表面是動的，勸善規過，廣度有情，而心中如如不動。因此方知地藏菩薩現色身，遊化

諸趣，點此迷源，令知十法界平等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，相有千差萬別，體無二致。

◎鏡子現的相，鏡子一點都不沾染，好相惡相全有，無論好與惡均照上去，而鏡子毫無染著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；我們的真心好比鏡子，好境界現前亦莫生歡喜心，照到污染物亦莫作厭惡想。凡是叫我們動念頭的均是迷情，一動感情就迷了；什麼境界現前，都要如如不動。古德常說八風吹不動，八風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，自己的清淨本來不動，迷情是虛妄的。本性什麼都沒有，所謂本來無一物，而其體能現萬法，靈心不昧，故不是一個斷滅的空相。性具萬德，德能無量無邊，作用上能現萬法。

◎聽經多少年沒有成就，仍是老樣子，每次聽經當作耳旁風，必須提高警覺，免得自誤。須知修行是為自己，不是為別人，他破戒、他成佛與我毫不相干，終日為他人忙，縱然作種種善事也是生死邊事；會修的為自己忙，外面的境界了了分明，內裏頭斷了分別執著，煩惱障、所知障斷了，菩提涅槃即證到了。但是境界總超不過八風，以苦樂說，看見了極樂世界高興極了，即被極樂世界所轉，仍然去不了；心淨則土淨，如不動心即生到實報莊嚴土。

◎佛菩薩亦是見色聞聲，但不管外面的境界好醜美惡，而注意心動不動。凡夫心外求法，會用功的只要被外面的境界動了心，即要立刻想想《金剛經》所說的「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」，順逆境界對於修行人均是增上緣。《四十華嚴》講人皆善友，一切眾生皆是善知識。小乘人不能成就，因其暫時逃避有為法而墮入無為坑中，墮在非法相，見不了性，見不了性即成不了佛。大乘空有兩邊均不住，苦樂兩邊都捨。不論著空著有，只要心裏有著即有我見，有我見即生煩惱，就是起惑之根，所以我見不能有，無始以來生死根本就是它。分別執著一天比一天淡，我見漸漸消除，即是見性的徵兆。

◎學佛之後看到某人能說不能行，就要批評他而造口業，是三途之因。有人受了戒之後，天天看人家的行為是否如法；如看到旁人犯戒就失卻恭敬心，反而更增加自己造業的機會，還不如不受戒。須知戒律是律自己的，管自己不要管旁人，佛規定在家人不准看出家人的戒律，其原因在此。

◎不思議解脫境界即是一真法界，亦即禪宗之明心見性。大乘要行中道，沒有偏重，一中一切中，斷了分別心、斷了執著心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覺性，二障除即見

性，行成證入。無始劫來即受了分別執著的虧，眼前的境界無論善惡均是善知識。十行位菩薩講行，初行名為歡喜行，行布施度；行布施，施者歡喜，受者亦歡喜。

◎煩惱亦曰惑，所謂見思惑即見解思想之惑。佛在經中將見思歸納為十大類，見有五種，思有五種，見即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，思即貪瞋癡慢疑。此十種迷惑總名之曰見思惑，見思惑皆由我見而生，我見是見思惑的根源，故欲了脫生死之相必須證得不生不滅之性。學佛須以成佛為目標，必須解決自己的生死問題，故必須要證得不生不滅的本性。如想證得本性，必須化除我見，而我見根源必須用種種方法以調伏之，開根本智以斷絕之；調伏我見的最好方法是布施與忍辱。學佛要學愚學傻，對任何事不必執著計較，從初發心至如來地每一日必須修布施；六根接觸六塵要覺悟，曉得根塵實際狀況，不為其迷。除見思以外，還有塵沙無明，六道中之生死為分段生死，三界外為變易生死，人我執破，超出六道，但距離見性還有一段路程；法我執破才見性，二乘執法我故未見性，成佛必二重生死均了脫。如想證到如來大涅槃，必須空有兩邊均不執著，破我法二執，如此始能達彼岸。在百法中前九十四種法為有為法是有，後六種無為法是空。從凡夫地至如來地，六波羅密

是必修課程，六度中布施重要，般若更重要，布施是放下，般若是看破，二者互有關聯。但何以只提一布施？因布施即包括餘度在內。般若是理，餘五是事，五度無般若為世間福德，二乘及權教菩薩雖達到九次第定仍未見性，有般若才能證得圓實菩薩的境界。

◎《金剛經》云：「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」真者所說一如，與事實真相符合；實者所說非虛非假。又真謂真如，實謂實相，所有言說均由真如實相中流出，佛在經中所說的均是真實語，句句都是老實話。如者如其所親證者而說之，無有差別之相。佛說法雖有種種乘，皆歸一佛乘，言有千差，理歸一致，由佛自證者而說之，決不欺誑眾生，皆與自證者無異，故曰不誑不異。言此五語者，正所以表明語語皆從性海而出，語語皆與性德相應。

◎在清淨心中無法相亦無非法相，法相是有相，非法相是空相。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夢中有法相，山河大地，亦有非法相的虛空，醒了之後所有法相與非法相都沒有了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對凡夫說，說一個法相就可以了，何必說非法相？因為色界天執著非法相，色界以下執著法相，若心取相，無論取法取非法，皆為著我人

眾壽。權教菩薩未離開四相，天臺家說六即佛，圓初住即天臺六即佛中之分證佛，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古德用月光比喻，初三四的月芽亦透露月光，雖然不如十五滿月，而月光並無兩樣。只要照經中教理修學，修到圓初住的地位，並非難事；一定要學八風吹不動，未成佛者生活在八風中，八風無好醜，如借它鍛鍊自己都是好境界，好壞在自己心中，心裏不高興就生煩惱，即是被境界風所吹動。六祖說非風動非幡動是仁者心動，是自己心中的煩惱向外攀緣。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是離法相，廣行六度是離非法相，能如是以修觀行，則離相忘我，乃得契證無相無我空寂平等之真如，亦即禪宗所說的明心見性，實為真如之本體。

◎ 真實就是真如本性，若會用觀照般若，目前境界就是清淨寂滅。如《金剛經》所講的大三空三昧，入此大定者均為見了性的大菩薩；《般若經》中所說依文字起觀照，觀照工夫深了，可以照見如如不動清淨寂滅。說到觀照或捨識用根，最要緊的是不起分別執著，二六時中心地不染，法相與非法相兩邊都不著，此之謂佛道。在修身工夫上說，要以佛眼看眾生，等視群倫，全是善知識。我們現在的生活環境就是境界風，隨時考驗我們的真實際，心要在境界上磨練，二乘及權教菩薩取偏真涅

槃，離開六塵境界並非究竟，必須要面對境界心不動，則實際理體才能現前。

◎相是緣生法，凡是緣生的均無自性，既無自性，當體即空。本性中隨緣所現的森羅萬象，錯綜複雜，眾生在迷，不知道是自己本性隨緣變現出來的假相，生起分別執著之心，原有的般若智光變了情識；悟了之後知道外面境界均屬夢幻泡影，樣樣均是當體即空，自然不會再取相再著相，廣修六度實無眾生可度，全是鏡花水月。

◎言說紀錄下來就是文字，文字是言說的符號，當然不是真實的；文字所詮的是理體，真實的理體決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。明白此理即會讀經，如《華嚴經》說諸佛如來所證的是一真法界，而在文字語言中找不到一真法界，會讀的依文字起觀照的作用，若是執著文字相或言說相是不會開悟的。讀經讀得熟是便於觀照，若不會觀照而死在文字上，亦不過在阿賴耶識中留了一個印象，種種善根而已。

◎無明業相本來是沒有的，因緣所生，當體即空。在真如本性中並沒有無明業相，無明業相是由妄想而來，幾時妄想沒有了，無明就斷盡了。六道凡夫沒有辦法斷妄想，三賢十聖也只是減少一點，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無明未破。妄想減少一分，本性中之智慧光明即增加一分，學佛只是斷妄想而已（這句話最要緊）。妄想是不善思維，

心行所造；善思維是沒有妄想的思維，不著相的思維，亦即是無住生心。不但六凡是不善思維，聲聞緣覺著了空也是不善思維。譬如幻師在十字街頭變把戲，幻作種種象馬瓔珞人物，實際上全是假的，只有愚癡的人才信以為真；有智慧之人知其非真，了知無明幻出六道依正，變現出來六道輪迴。無明才是真正的造物主，六道差別全是自己心裏一念無明變出來的，所以清淨心中什麼都沒有，有一點就麻煩了。已經證得聖果的人沒有任何差別，有差別即不能見性，無差別才叫作一真。

◎《地藏菩薩本願經科注綸貫》有曰：「了修染修惡等即是緣了佛性，就路還家，名不思議。」有三因佛性之說：即(1)正因佛性(2)了因佛性(3)緣因佛性。佛陀梵語，譯為覺，即三智圓明，徧一切處，無不照了，名大圓覺性，（三智者，即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。《止觀》三曰：「佛智照空如二乘所見，名一切智；佛智照假如菩薩所見，名道種智；佛智照空假中皆見實相，名一切種智。故言三智一心心得。」）不增不減，各各俱足，眾生迷了，必須以三因佛性顯示出來：

(一) 正因佛性是理體，正是中正，離一切邪非之中正真如，謂中必雙照。（雙照是照空照假，空是遣一切相即真諦，假是立一切法即俗諦，非空非假即是中諦。）三

諦俱足名為正因佛性，亦即實相般若。

(二) 了因佛性，了是照了，照了真如之理之智慧，是由前正因佛性所發之照了之智，智與理相應，故名了因佛性，亦即觀照般若。而觀照須以實相為體；了因佛性雖各各俱足，而不會用，終日迷惑顛倒，仍無成就。

(三) 緣因佛性，緣是緣助，緣助了因，開發正因之一切功德善根。三世諸佛出現於世，示現種種形相，教化眾生，即是緣因佛性。三惡道是虛妄的，修染修惡是空的，不是實在的，如徹底明了即可就路還家，斷惡修善，心地清淨，修善不著修善之相。佛是用四攝法到惡道度眾生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。

◎ 在唯識學中，妄想與執著是迷情的根本，把智慧埋沒，故須用斷德，斷一分妄想執著即透一分光明；因此三乘聖者地位不同，並非智慧德能不等，而是迷有深淺。寂是無音，寥是無色相，此指真如本性而言，真心是寂淨，自性清淨心什麼都沒有。心之體如何形相，佛法常用比喻說明而不能比得恰到好处，說清淨心如同鏡子一樣，但是清淨心無形無色，鏡中能現一切相，所現的相與鏡體並無妨礙，相有生有滅有來有去，而鏡子並無生滅來去，心不動才有受用，凡聖之別即在乎動不動。十法界

依正莊嚴，包括四聖，諸佛菩薩所現之相也是虛妄的，如證得清淨心，心佛眾生全離開了。凡夫看佛菩薩並不寂淨，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在五印度到處奔波，我們因為帶有迷情故看佛也不清淨，其實他心清淨如如不動；佛陀度無量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可度，悟了以後穿衣吃飯均是佛事，佛事沒有邊際，沒有界限。世間事萬象紛紜，均是鏡花水月，因緣生法，當體即空，如認識真相即開悟了。

- ◎ 工業時代講大經真不容易，公私都忙，不能天天趕道場聽經；而學佛要專，心無二用。今日之下要有慧遠大師所提倡的專修道場，研究經義要析入毫芒，尤應融會貫通，如有人環境許可，集少數志同道合之同修，專修淨業，乃是世間最有福報之人。
- ◎ 學佛能否成就在乎願，總願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。如想開大智慧要抓著綱領，開智慧要去煩惱，煩惱中見思惑難斷。譬如平常聽經是願意的，甚至於很有興趣，但是談到斷煩惱（貪瞋癡慢疑）則不願意，如此這般，縱然三藏十二部全都背也是人家的，毫無用處。

- ◎ 梵行又稱為清淨行，其中含慈悲喜捨四無量心。此為色界以上必須要修學的，沒有四無量心不能生初禪；有禪定而無十善，欲界天也去不了。安世高的同學明經好施，

而煩惱未斷，仍有貢高我慢之心，所以墮入蟒蛇身。慈悲喜捨一個悲字即可以代表，從體起用，不修此行，愚癡煩惱破不掉。

◎講經有五重釋題之說，即(1)釋名、(2)顯體、(3)明宗、(4)論用、(5)判教是也。此第三項所謂明宗者即宗旨之義，如《金剛經》之宗旨謂明心見性。淨土通常說有四土，其中實報莊嚴土即是見性的淨土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即明心見性；未證得無生法忍者生方便有餘土或凡聖同居土。所謂教者即一切經義，宗門修持完全在宗旨上，教下是在文字上研究，不離言說，為中下根器之人而說之教法。通達乎心性謂之宗通，通達乎經義謂之教通。又如古德研究經典加以注解，如謂《楞嚴經宗通》，此即說明以禪說明經義；又如某某經說通，此即說明依教解釋該經。

◎道場中一天不講經，一天就沒有修持，以前大陸叢林中講經法師有數十人之多，某位法師對於某一部經有特別的研究，即專講某一部經，叢林即是佛教大學，解才是行的大根大本。以行證解，如不能行則為記問之學，不足為人師，故行滿而智圓。行滿即是斷煩惱，煩惱有見思塵沙無明，學佛不過斷煩惱而已。斷是心上斷，而不能由境上斷，智能顯理，有了智慧才能把法性理體顯示出來。理就是智，智就是理，

理若是圓圓滿滿的顯露出來了，能與所都要離開。一切造作，無論善惡（如鏡中之相有善有惡）、順逆境界均接受，要融通，融通則煩惱由根拔去。照一切罪相無非實相，無相無不相，故不染，在境界上即能考驗自己，知道自己到了什麼境界。只要真正把身心貢獻與佛菩薩，一切順逆境界都是佛菩薩安排的，愈走愈光明，佛菩薩冥冥中加被，而我們自己心中也似乎有一些感覺，並非毫無所知。

◎《金剛經》所教的修行方法，是以「修一切善，離一切相」為宗旨。自己沒有成就，說法不是度生，不過結結法緣而已。聽經甚久，大經也研究得不少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知道如何去作，何為好境界，何為壞境界，不至於走錯路，這是學佛初步的效用，使我們走上了正道。一切境界無欲無求是好境界，因為境界中沒有魔了。弘法之事都有時節因緣，只是在修行上用功夫，效果不必強求，機緣有一定，只有隨順眾生，隨分隨力誘導之；其方式最好的是法布施，多看經多聽經。佛說法喻為法輪常轉，輪輦過了地面時，壓平了荊棘野草；以地面比作心地，心地中有無量的煩惱執著，要繼續不斷的壓。心中煩惱如野草，因此古來大德講經說法從無間斷，心中之草一天不壓即生煩惱；若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聽經，或者有一點效用。

◎用從體生，用若不與體合，是修行功夫未到家。在一切法中，於人無諍，於事無求，心中必然清淨；無願無求，這就是空，就是三昧。但經中為什麼又叫我們常常發願呢？信願行是三資糧，發願要成佛道是必要的，但不能求此願，有求的心，心中即不平等，必生魔障。修因與證果均是依靠體，時時刻刻在迴光返照，隨時注意與外面境界不染。斷惡修善都要離相，現在我們是在因位，這樣作都是般若會上的菩薩，自己焉能不尊重自己呢？

◎修行要在轉識成智上用功夫，不要專門去找。除去執著，第七識就變為平等性智；不用妄想用觀照，第六識就變為妙觀察智。眾生本來有的無量福無量慧不能顯現，自己並不曉得，總是想求福求慧，而自身的障礙（妄想執著）又不肯捨去，這就難了。如真想在佛法上有成就，只要肯做，人我執一破，我見沒有了，一切煩惱統統消除了，看一切人都是四大五蘊眾緣和合的假相，而我亦如是，四相破了，即是菩薩。我見由何處起呢？遇到疑難問題先要找其原因，佛法說心外無法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找其原因要向心內找，能迴光返照，處處找自己，一定有結果。心中一動念即是十法界，相是真性隨緣變現出來的，能變的理體沒有差別，以金作器，

器器皆金，從體上講皆金，從相上講也是金，隨便拈一法皆是佛法，佛與大菩薩之眼中看十法界即是一真法界，去了分別執著即是無障礙法界。

◎佛法講了許多，到了這一個階段，應由修證下手。佛說出自己證的境界，及如何證得之方法，我們讀了之後為什麼不依之而修呢？十方諸佛及大菩薩皆以般若觀照一切萬法，一切萬法歸納之即是五蘊，五蘊展開來就是百法。必須熟讀《四十華嚴》，詳細研究五十三參所遇到的各種境界，體會經義，應用到日常生活中，而最後的歸宿是西方極樂世界。現在頭緒理出來了，應歷事練心，遇到任何事情都應練習心中了了分明，如如不動。修定修慧要由事上修，若僅僅盤腿靜坐是死定，絕沒有歷事練心來得圓融。經云福慧雙修，悲智雙運，不可有偏，單觀無虛必執有。本願雖是在利益眾生而不可強求，利生的機緣沒有成熟，應先在自利上下手，利生的先決條件是離相無住，真能做到離相無住，可以廣度眾生，否則只能隨喜功德，當你領眾時而自己心不清淨，可能被眾生成度走。

◎以智照境，以境發智，智照對於境界相輔相成，智照即觀照般若，境界亦能幫助觀照。發明摩訶止觀的智者大師，聽說西方有《楞嚴經》，義理深邃，境界高超，心

嚮往之，遂拜求《楞嚴經》能傳到中國來，拜了十八年，其渴望之殷，可以想見，所以後世講《楞嚴經》者必說止觀大義。三止為體真止、方便隨緣止、息二邊分別止。三觀是空假中。

◎體真止：止就是定。體真者，經論中常說一切諸法皆因緣和合而生，均無自性，如能體會真空的道理，證知其真理即真空，一切事相當體即空，就不會再在一切法上攀緣。體真止屬空觀。方便隨緣止：又名息緣守境止，如念佛法門及禪宗的參話頭，把其他的萬緣都止著。菩薩曉得空有之真相，空非空，有非有，有是幻有，空不是頑空，於一切幻化假相的境界上分別種種萬事萬相，而心中如如不動；為了利益眾生，故隨著眾生的緣，亦能安住在俗諦上。息二邊分別止：是因第一種偏在真空上，第二種偏在假有上，都不是中道，現在明白假非真假，真亦非真，空有兩邊都不執著。

◎三觀第一是空觀，觀一切法皆空，屬真諦，可以破見思惑，證一切智。第二是假觀，一切萬法是假有，屬俗諦，可以破塵沙惑，證道種智。第三觀是中觀，又分為兩種：一種是非空非假，謂雙非中觀；一種是亦空亦假，此為雙照的觀法。

◎三諦是空諦、假諦、中諦。(1)空諦是宇宙的本體，諸法的自性，洞然虛寂。因緣所生法，一切法皆空，又稱為真諦，是真實的。如知一切法皆空，即知一切法不生不滅；證得真諦即能開一切智，斷見思惑，三界六道輪迴就離開了。所以空諦是破法，空諦不是孤立的空。(2)假諦又稱為俗諦，世間無論依報正報，或色或心，均屬假有，但能起暫時的作用。既知一切法是假的，對於世間一切事物即不必認真。(3)中諦：真空不礙妙有，假相與真理如水與波，真空與妙有實在是一件事，此理若能透徹，了知真俗不二，空假一如，即入於中觀的境界。證得中諦道理即開了一切種智，破了無明，證果則成就了法身德。言諸法以空故，生即無生，非為假有；以假故，無生而生，非為實空；即假即空，即空即假，故中。此為三諦之理。

◎學佛均須由定慧打基礎，定慧得到，法身即顯露，有定有慧即解脫自在。一切境界現前心不為境界所動，即謂之定，《楞嚴經》中講楞嚴大定。阿難與摩登伽均無定功，故均被境界所轉。一切境界現前了了分明是大智，不染是大定，定慧圓融即知一切諸法無非法身。十方三世無論有情無情，隨便拈一法無非真性，但眾生未發菩提心，佛亦無法度之。菩提心包括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：直心是清淨心，沒有妄念；

深心是好善好德，戒品俱足，一切過非全沒有了；大悲心是利益眾生的心，眾生有苦難盡力去幫助。一發菩提心即與佛心相應，心一清淨即發生感應道交的作用，所以說心識淨者無不應現而為說法，如秋天空朗，羅列星辰，萬器百川，不分而徧。世出世法只要一有貪愛之心，即為境界所纏繞，就是凡夫。初學佛者應以祖師作榜樣，距我們時代愈近者愈容易效法，他們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如何，我們應以他的意見為意見。印光祖師一生守本分，老實念佛，茲抄錄印光祖師念佛懇辭序中一段，希讀者能深入體會：

「一切法門皆依戒定慧之道力，斷貪瞋癡之煩惱。若到定慧力深，煩惱淨盡，方有了生死分，倘煩惱斷而未盡，任汝有大智慧，有大辯才，有大神通，能知過去未來，要去就去，要來就來，亦不能了，況其下焉者乎！仗自力了生死之難，真難如登天矣！若依念佛法門，生信、發願、念佛聖號、求生西方，無論出家在家，士農工商，老幼男女，貴賤賢愚，但肯依教修持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帶業往生；一得往生，則定慧不期得而自得，煩惱不期斷而自斷，親炙乎彌陀聖眾，游泳乎金地寶池。仗此勝緣，資成道業，俾帶業往生者，直登不退，斷惑往生者，速證無生。此全仗阿彌陀

佛大悲願力，與當人信願念佛之力，感應道交，得此巨益，較比專仗自力者，其難易天地懸殊也。」

◎修學佛法首先要了解真空之理，證得真空理體還要利生，不利生不能破塵沙惑，塵沙不破不能破無明；無明一破，本性即現前，所以說修學不利生就不能得到圓滿的福德。地有忍辱的功德，無論淨穢均能容納，是地藏之德行。我們如果遇到障礙，心裏就應當想我們學地藏菩薩必須忍耐，每一位同修在因地中都發了願，在果地上必將兌現。我度一切眾生沒有任何條件，什麼報酬都不要，是傻瓜幹的事，傻瓜的事幹多了，幹一二十年必有成果，種清淨因，得自在果。世間第一等的聰明人，聞法即相信，相信即發願，發願即實行，實佔盡了天下的大便宜。

◎《大般若經》有六百卷，其中特別簡明扼要的一卷提出來流通，名為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能開眾生到彼岸之智慧，此種智慧，人人都有，本來俱足，亦即佛所說的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覺性。未開者並非沒有，人人的倉庫中寶物裝得滿滿的，只是門未打開。眾生被無明蓋著，看不清楚真相，悟了的時候便通達一真法界，迷了的時候是十法界。一真法界一切障礙都沒有；障礙愈多，法界分得愈細。如想證

得一真法界，必須由根本上破除我見；一切分別執著均由我見而來，如將我見破除則不覺者覺，無明者明，無惑而不斷。開智慧必須要發大慈大悲心，悲心一發，智慧即開了，也是消業障最有效的辦法。在理上講，眾生都是佛，因眾生皆有佛性，性體相同；既屬相同，見眾生受苦即等於自己受苦。須知整個法界就是自己一個人，沒有相當定功的人，大概不容易體悟到此中的義趣。但是無論何人均會作夢，夢中山河大地、人物虛空全是自己心中變現出來的，一旦醒悟，在夢中隨便拈一法無非是自己心的一部份；我們現在人生何嘗不是一場大夢，真如本性迷了，十法界依正莊嚴全是自己真性中所現之物。常作如是觀，即能生起同體大悲心。

◎天天讀誦《金剛經》，讀久了自然種下般若種子；如不解其義，念久了亦會慢慢領悟。所謂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現」，學久了，煩惱一天一天減輕，智慧一天一天增長。佛法人人有份，雖說有利鈍之別，乃是方便說法，下愚之人，漸修久了即變為頓根，果具恭敬信心，至誠讀誦，必能大開圓解。佛法最怕執著，四依法中有一「依義不依語」之戒，如《金剛經》之譯本有多種，若考據其中文句，那一句合乎佛當時所說較為恰當，如此研究，永遠不會開悟。古人讀經用無分別心讀之，今人則以

文學眼光讀之，或用考據方法研究其翻譯之來源，欣賞其文字之優美，或分別其名相，如此則是佛學而不是學佛。讀經必須以至誠心讀誦，至誠者即心中一念不生，讀經如此，讀古人注解亦如此，甚而推及世間書籍，以此種態度閱讀，亦能以慧眼觀察，別有悟處。以至誠心看經就是修定，不可用分別心，一字跟著一字讀下去，不生分別心，有三年五年功夫必然開悟。智慧是清淨心中現出來的，福德亦是清淨心中現出來的，清淨心現前，福慧自然具足。

◎小乘初果須陀洹，入胎時不迷，住胎時則迷，出胎時亦迷，此謂隔陰之迷。四果羅漢，入胎不迷，住胎不迷，而出胎則迷，因其功行不夠，未見性故。見性的菩薩，入、住、出胎均不迷。見性當然最好，否則平時要加強訓練自己，自己有了善根，佛菩薩自然暗中加被；對於世間事得過且過，不要認真，心地清涼自在。利益眾生為功，長養菩提為德，有功無德，人天福報，離相修善，才算功德；德與無實相應，功與無虛相應，度他就是自度，離相布施，空有兩邊都不著，與實相理體相符合，即是成就希有之法，也就是成就第一義。

◎圓教菩薩必須具四無量心，慈悲喜捨，是佛法之根本。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歡喜

心是什麼都能包容，如彌勒菩薩大肚皮滿面笑容，心中一定清淨，亦即四悉檀中之世界悉檀，令眾生歡喜心。心地清淨才是福氣，有財富並不是福氣，功名富貴更是煩惱的泉源，生活勉強過得去，每天有兩頓乾飯吃，閒暇無事能有興趣讀誦《金剛經》，是天下最有福報的人。天天讀誦《金剛經》，能照經中所說的義理實行才算受持。讀誦是念念不忘，早晚讀誦，想想自己是否照著經中意旨作了。讀誦受持不著空，一心清淨不著有，讀誦受持使得悟自心性無實無虛，遠離二邊，會歸自性，清涼自在，其樂無窮。

◎金剛般若一現前即已進入成佛成菩薩的道路，若不度眾生則只能證阿羅漢，只能斷煩惱障，不能斷所知障。博學多聞，廣度眾生，才能知世出世間一切萬事萬法，所以度眾生還是多分對於自己有益處。為了破自己的所知障，廣接眾生而心中清淨，無能度所度，四相均離開，天天在度，天天無度，無三世亦無十方，什麼都加不上。

◎凡夫的修行難以見性，是因為有障礙之故，但障礙並非一下子所能斷除。修行法門雖多，而其綱領則是去三障，無論什麼法門只要是去障就是佛說的，不能去障則是魔說。《金剛經》之作用就是去障，所謂破三障、成三德。三障第一是惑障，迷了

才生煩惱，從粗淺的方面說就是見思惑，破三界內的見思即是羅漢。凡夫不覺，不知道每日生活在煩惱之中，見思以我見為一切煩惱之根本，我見一破，一切都解決了。凡夫二乘都生活在邊見中，羅漢所斷的是粗相而非細相，見思惑有十個：我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見（非果計果）、戒取見（非因計因）、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。前五為見惑，後五為思惑，都是以我見為本，故破我則惑障除，而成般若德。見惑中不能歸併到其他見中者均屬於邪見。如一人不相信因果報應，什麼事都作得出來，所以佛在經中講的因緣果報之事非常詳細，就是希望人人都能保持人身，人身一失掉，學佛的本錢就沒有了。第二是業障，我們在過去生中不知道造了多少罪惡，沒有天眼通，當然不知道，業繫種子藏在阿賴耶識中無量無邊，所以如果能滅罪則業障除，而成解脫德。但滅罪談何容易，必須不分別把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，不執著把第七識轉為平等性智，於是乎前五識就隨著轉為成所作智，第八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，罪自然就消滅了。第三是報障，報者苦報身也，起惑造業一定要受果報，人生本為酬業而來，五倫眷屬均有宿因，報恩報怨討債還債，永遠糾纏不清，如能懇切接受佛的開示，知一切遭遇均是應得的果報，逆來順受，沒有妄想，就很容易

入道。報障若除，即能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，亦即能究竟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說成就如來，故報障除則成法身德。總而言之，我見罪業由無明生，無明破則惑業二障漸消，乃能證法身。

◎一切萬法皆是心所變，為什麼研究大乘大部頭經典方能見性？因為小部頭的經言簡意賅，例如《金剛經》聽三遍即不願再聽；大經天天讀誦，認真研修，很不是容易事，如有機緣天天聽經，千萬不要失掉機會。真正要講破迷開悟，也須要讀大經。阿賴耶識行相微細，就相上講，佛對小乘根性不常講第七、第八識，怕其發生誤會，執著阿賴耶識為我，到今日南洋小乘教只知第六識，還執著大乘非佛說。如在初學道場不能講太深，愈簡單愈好。欲求身體健康必須心理健康，欲心理健康必須通心性之學，四無量心發到極處，一切眾生皆是四無量心之對象，亦能消業障、滅痛苦，未見性以前亦能得到少分的解脫自在。

◎教有藏通別圓，前三為權為粗，後一為實為妙。權是權巧方便，因眾生根機深淺不同，障礙亦有厚薄之異，迷重障深者不得不權說，否則便不能契機，但是雖屬權宜之說亦不可輕慢之，頓超仍然要經過藏通別的階段，不過不停住而已。眾生根性不

一樣，遇根鈍者不用權巧方便即無法度他，尤其在今天，眾生煩惱比從前重得多，環境也比昔時複雜零亂，各國雖有佛法，但均是初階，美國的佛法才在起步，希望他們能夠擔負起續佛慧命的任務。

◎前五識緣性境，屬了別，非分別，它不造業，它的一切造作須與第六識俱起的時候才有造業，《楞嚴經》說六為賊媒即是指第六識。不攀緣外境是戒，心中不起一念是定，境界了了分明，身心清淨自在是慧。在日常生活當中要時時鍛鍊，日久了，什麼業障都能夠消掉。第六意識是賊之渠魁，功力甚大，以第七識為所依，與前五根相應和合，造諸善惡之業，皆納第八識中，如倉庫保存，隨時遇緣起現行。第七識常時執取第八識見分為內自我，我癡、我見、我慢、我愛四惑常俱，故名染污識，遂使第八識擔阿賴耶識之名，阿賴耶是音譯，其原義為我愛執藏現行識。

◎《中論》云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凡是因緣所生之法全是有為法，都沒有自體，當體即空，而不是分析空。天臺講空，三論亦講空，因緣所生只有假名而無實體，天臺家說一念三千，《起信論》說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真是真空，有是假有，非二邊，是非空非有，雙照是亦空亦有。佛法與世

間法不同，佛法目的是在破煩惱、所知二障，如把佛法當作世間學術研究，則生死煩惱仍無法解脫。歷代高僧大德有修持成就者不可勝數，均是以斷煩惱、破執著、明心見性為目標，其修學方法是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不重在名相解釋。義理明白、方法曉得之後，須由觀照上用功。不起迷惑顛倒，第六七識即轉變（其體不變而是在用上轉變），第七識不執著，平等心即現前；第六識離開虛妄分別，即轉變為妙觀察智。眼見耳聞，見到色相，無歡喜無厭惡，是謂之妙觀察智；一發生愛惡，分別好醜，即是用第六識。不分別，心就定了，一分別，心就不定，此種工夫不是盤腿打坐面壁得來的，如果一天念十萬聲佛而得失之心未斷，則仍無濟於事，依舊未得自在。小乘羅漢見思煩惱斷了，見思是三界六道之業因，無業因即不受果報。羅漢只斷見思未斷所知，不度眾生所知障礙不了；見了性以後雖然只證了分證佛，再往前進修謂之無功用道，一切自自然然任運流入，此比喻船快要到岸的時候，不必用力，此時阿賴耶識變為如來藏。第六識比喻為罪魁、功首，受輪迴之苦、成佛作祖都是它。

◎唯心識觀者謂於一切時一切處，隨身口意所有作業，悉皆觀察。一切時指行住坐臥

四威儀中，一切處指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從未休息，知己內心自生想念，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別。一切法唯心想生，若使離心則無一法一相，知唯妄念無實境界，是謂之唯心識觀。滿益大師說唯心識觀是破法執最有效的方法，法執破了，我執自然也跟著破了；法執破了，煩惱即斷了，心地清涼自在，可以說證涅槃成菩提的關鍵即在此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並非究竟，而必須在境界上心地清清楚楚，但不攀緣，這樣才叫觀照，才叫般若。《大珠和尚語錄》上說三學等用就是觀照般若，對外面境界了了分明是慧，心不為外界所動是定，外境千差萬別，而自己心中絕不攀緣是戒。《占察經》中說：心亦不能在無記上。唯識中之三性有善、惡、無記。此二無記不同，唯心識觀中之無記是心失掉了，心中必然緣妄念。菩薩觀慧，與凡夫不同，菩薩曉得自心之心念是「知己內心，自生想念」，而凡夫則認為是外界實際有的境界。滿益大師說：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，愚人除境不除心，智人除心不除境。」外境全是阿賴耶識相分變現的，一切精神現象是阿賴耶識的見分。例如夢中山河大地全是自己心變現出來的，若對於境界了了分明、如如不動，一切分別妄想通通斷掉了，知道現在人生就等於作夢，就是入佛知見。

◎一切境界均係心識變現出來的，只要離開分別執著就會得到清涼自在，自在就成為分證佛。對無緣無故來侮辱我們的人，絕不可存報復之心，應存報恩之想；聽到毀謗諷刺，惡言相向，這都是來成就我們的大菩薩。《金剛經》說一切法得成於忍，無忍辱則布施持戒均不能成就。想作什麼事而遭受人家的破壞，他是來消我們業障的，應如飲甘露；業障消除之後，到了晚年可以有順利的處境。如今既然明白這種道理，即應掬誠接受。上等智別真妄，中等智明是非，下等智知利害，現在連知利害的人都沒有。等到自己真正清涼自在，諸佛菩薩自然加被。觀行固然重要，而觀更重要。行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。無觀慧，其他都是盲修瞎練，人天福報。十法界依正莊嚴均是自己心想所生，若使離心，則無一法一相而能自見有所差別。他人如對我有分別，沒有影響，但是你如果覺得他對你還有分別，就是五十步笑百步，同他差不了多少；外界對於你起分別是消你的業障。菩薩是在境界上學，而不是在經本上學。

◎無住就是不著。只要有我見存在，沒有辦法消盡業障；業障不懺除，心性見不到。誰障礙了道？外面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障道，是自己的業障障著了。千經萬論都說理

體上湛寂，無論在什麼境界，訓練自己的心清淨不動，此「清淨」二字學成了，法身理體就得到了。有體必有用，以無心應事，對任何事情，隨心應量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，心裏毫無成見；如果有我的見解，我的看法，我的主張，則人我是非隨之而來。心裏要空空洞洞才能普度眾生，心地永遠是清淨光明，如如不動，這才是真正的學佛。

◎佛說《金剛經》之目的，是要開眾生本具的如來智慧覺性，以恢復其本來面目，正是紹隆佛種，傳授心印之無上甚深法寶。——由此可以證明《金剛經》是至圓至頓的教法。初學的人應當注意在「能破」二字，破了障礙智慧就開了。學佛就是要消業障，縱然到了等覺位也不要求有功，只求消業，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生相無明未曾消盡。整個修學過程中就是消業障，業障去掉一分，本具的智慧覺性自然就顯露一分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時，一切時一切處，對順的境界不生歡喜心，對逆的境界不生憎恨心、逃避心，此身為酬業而來，受果報如飲甘露。曉得自己是在受報，報受完了，災就消了；既知道三世因果，即應當甘心情願的忍受，一切果報早早現前，一下子報掉多麼痛快！外人來毀謗乃是求之不得之事，正好消我們的業障，假如不肯接受，

豈不是還願意保持業障嗎？學佛勘驗自己的功夫，就在這個節骨眼兒上，如遇一切境界覺得清涼自在，就是證明重業已經消了一大半。

◎ 心不清淨不叫菩提，心如明鏡一樣，如果染上污塵就不光明，照物就不清楚。菩提心是覺心，覺心是由清淨中得來的，欲清淨必須離一切相，《金剛經》說：「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」，因為空有一切相均離，則心清淨，心清淨則生實相，實相生則是無明我見破，而真如法身現前，所以說「則名諸佛」。無明破不了就是因為分別執著放不下，一切萬法原是一體，成佛作祖的事，只要問自己肯不肯作，這是自己的事，不是求人的事，求人難，如肯作人人都會幫助你，沒有一個眾生不是我們的大恩人。大家都知道忍辱波羅密好，誰肯作？大舜大孝，其父其母其弟均欲害他，他只想到我為什麼不能得父母的歡心，常自責備，而絕無忿恨心，就這樣才能成就大業；世間法如此，佛法更要如此，大舜能作到，我們為什麼不能作到？

◎ 我們很想訓練自己成為圓頓的根器，果能深解義趣，信心不逆，就是圓頓根器。對於《金剛經》所說義理至誠懇信，信了之後即起行，一切作法不違背經中義趣，就叫作信心不逆，不但是圓頓根性，而且就是圓初住菩薩；圓頓根性談不上位子，每

位都包含一切位，如證得圓初住即證得等覺菩薩位。見性之後已經成了一整個的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不能用位次來比較，因為已經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功夫不一樣，無明習氣尚未淨，而其見解及所知與佛無兩樣，可以一超直入，立地成佛。惟在學人始終信心不逆，承擔續佛慧命之重任，決定當生即能得到無上菩提。

◎大乘佛法是佛法的綱要，以度他為本，度他用六度，六度以般若為根本，一切大乘經典均離不開般若，般若可以斷妄念，破執著，離分別心。凡有妄念必有執著，金剛般若之大用即在破煩惱、所知二障。

◎念念覺察就是《金剛經》中之觀照般若，《楞嚴經》說得比較詳細，想想自己的心在那裏，把妄念的老家找到。七番破處即禪家觀心的辦法，什麼念頭不要理會，念頭一起即查念頭那裏來的。「無著」二字不但《金剛經》說之，整個大乘佛法均離不開這兩個字，無著即是破妄想執著，妄想執著根本沒有一個處所，自無始以來妄想當了家，受盡了冤枉苦。七番破處之後，佛即說明妄想無體，妄想破盡，有個真的，即在自己身上。說四大、說五蘊是從妄的方面講，都不是真實的，相是妄的，而性則是真的，如在相中認識性就有辦法了。會的頭頭是道，處處見性。

◎見是性，聞當然也是性，見聞覺知都是性。見性何以是真心？因其脫根脫塵。眼根不接觸色塵即不起眼識，見性與根塵不相干，根接觸塵才發生識；六根都是一樣，妄心是生滅的，而真心則是不生不滅。見性與眼識不同的地方，是眼識有分別外面色相好醜，而見性則不分別。苦樂兩邊都不執著，即入一真法界，分別才有苦，不分別沒有苦，數月大的嬰兒沒有分別。

◎《楞嚴經》云：「色心諸緣。」色指十一個色法，是一切色法的歸類，內五根外六塵，即是物質的現象。心是八識。諸緣包括能緣所緣，能緣是心，所緣是境。「及心所使」即心所法，有五十一個，「諸所緣法」指二十四個不相應及六個無為法，以上一共是百法。「唯心所現」言百法亦不是真實的，百法是萬法的歸納，包括世間善惡諸法，均是自己的心所變現。如作夢，夢見冤家對頭，氣憤填胸，醒了沒有了，是自己變現出來的。心若靜到極處，本性中之智慧光明即現出來，《楞嚴經》說淨極光通達；若心為境界所動搖，用功即不得力。有老修行，修行數十年而不得力，是未抓到綱領。吃東西講味道是為味塵所轉，睡覺挑床鋪舒服是為觸塵所轉，買東西要揀一點毛病沒有的是為色塵所轉。果能通達唯心所現即住一真法界，如每

日照照鏡子，看看鏡子裏面所現的影相了了分明，而毫不留一點痕跡，見賢思齊，鏡子就是善知識。

◎《楞嚴經》云：「汝身汝心，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。」身是五根的身，心指八個識及心所，其餘百法均包括在內。「皆是」二字就都包含在內了，一切萬法皆是心中所現，所謂妙心顯示見性而已。現前一念見聞之性確實是真心，見性如是，聞性亦如是，其他均如是，如著相即無法見性。唯識學講遍計執不能執，依他起亦不能執，空有兩邊都不執著，一念見聞之心對於境界照得徹底；「真」不是假，只有它才是真的，「精」是真性上絲毫染雜都沒有。「妙心」指的是大圓鏡智，心包萬法，對一切萬法不昧，所以學佛要跳出四大五蘊的圈子，跳出去之後，一切萬法就是你的身，就是你的心。

◎《楞嚴經》云：「云何汝等，遺失本妙，圓妙明心，寶明妙性，認悟中迷。」六塵緣影之心是個妄心，蓋覆了真心，認物為己。色受想行識均是物，能現的是自己，所現的是物，大圓鏡智是自己，其所現的相是物。所以佛說要一切放下，才能顯現出真心來。雖無遺失，而不能起作用，亦即等於遺失，並非真正的遺失。「本妙」，

本來是的，清淨心本來是清淨的，修的是去妄想。「圓妙」是從用上講的，言其作用，亦即常言說的寂而常照。圓有照的意思，只要真心現前，即起感應道交；感應沒有動念頭，愈往上情愈薄，佛完全沒有情，菩薩為覺有情，而其情不起作用，求佛菩薩只要心在道上，自然得到佛菩薩的加被。「寶明妙性」，寶之體放光明，其體是堅固的，從體上講的是照而常寂的相，如如不動，決不動感情，不起分別。心淨，境界就清淨，心與性分開講，是從體用上分別：心是妙而起的，如大圓鏡智之光明，從用上說的；從體上講即寶明妙性，清淨寂滅即佛所證的大涅槃相。佛行住坐臥均在大涅槃中，說空容易了解，入定數十天者是小乘定，大乘是活的定，佛示現成佛之後，四十九年說法沒有一天休息，而時在定中。「認悟中迷」，本性的體用，認物中之迷，認為四大是自身，六塵緣影是真性，本悟心中妄認迷情。迷悟均在一心之中，心本來迷悟都談不上，因為眾生迷，所以說佛是悟，真正的悟，是迷悟兩邊都放下，才見到了性，佛說是不得已而說，使我們開悟的。

◎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說：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，

以身布施，若復有人，聞此經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勝彼，何況書寫，受持讀誦，為人解說。」這是說明破四相的菩薩，對於本經初發決定，依經起行之信心，比以恒沙身命布施的功德還大，因為這種心是稱性的，聞得此經，深信非依之而行不可，便發起如法修行之大心，是為信心不逆。此心一發，其福即超越長劫布施無數生命之菩薩；此福指下文荷擔如來，當得菩提，果報不可思議言。發菩提心便是《金剛經》所說的信心清淨，信成就者所發決定心，攝有三心：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。一切時一切處提起「我要生清淨心，心決不攀外緣」，是大乘菩薩入門的第一步，否則大乘佛法連邊都摸不到。什麼樣的境界不攪亂我的清淨心？任何人與事，連佛法均不執著。但一切法與清淨心決無妨礙，心如太虛空，如如不動，一切萬相任其來去，任其生滅。為什麼被境界所染？就是因為第六意識心起作用。一切境界，了了分明，而都不掛在心上，善亦不取，惡亦不排斥，因為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相信自己決定作得到，謂之信心清淨。深心是好德好善，樂集一切諸善行；被人無故辱罵而欣然接受，謂之樂集一切諸善行。瞋恨之火真可怕，瞋火是由心裏發出來的，不發脾氣，不生瞋恨心謂之深心，可以把善根福德真正保持住。今後凡與人來往，

先存利益眾生之心；如在在處處口不擇言，遇境界隨其轉，仍是在佛門之外。決定相信自己可以利益眾生，廣修六度，普度有情而不著相，為大悲心。這三種心合起來就是發菩提心，即與佛之心相同。

◎經云：「晦昧為空，空晦暗中，結暗為色。」本來在圓妙心性中，性體上沒有迷悟，亦沒有身心之相，《大乘起信論》中說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無明一起，把本來圓妙的心性（即般若經所講的第一義空）變為無知無明冥頑晦昧的虛空，即從真起妄，無明的體是暗的。「晦昧為空」，晦是不明，昧是無知。「空晦暗中」，把智慧光明轉變為情識，變了質，起的作用通常稱之為見分，轉本有之智光為能見之妄見。色法的來源即是「結暗為色」，色再變化，變為四大之色。

◎經云：「色雜妄想，想相為身。」自己的身，即色法中雜著有妄想（受想行識），身體一半是物質，一半是精神——妄想，既有色身一定有妄想，色是假的，想是妄心，相是妄色，色心和合，五蘊具備。此說明妄認四大五蘊為自己的自身相。

◎經云：「聚緣內搖，趣外奔逸，昏擾擾相，以為心性。」妄認緣塵分別為自心相。聚緣的功能說的是第七識；「趣外奔逸，昏擾擾相」指的是第六識。聚緣之緣指第

七識執第八識之見分認為是我相，聚是聚集，恒審思量我相隨，俗稱為靈魂，藏在五臟六腑之內；佛法則不說靈魂，指的是習氣，即我執的習氣，此習氣變為命根，入生死。我執是徹底虛妄的，完全是錯誤，無始以來即堅固的執著，一切眾生未能解脫，輪轉六道，即吃了這個虧。「內搖」，內指根身，外有環境，妄想引起分別，即動搖了感情，外面環境鈎引，「趣外奔逸」，眼見色即為色塵所轉，耳聞聲即為聲塵所轉，隨六塵境界起變化，此專指六識而言。「昏擾擾相」是總結。聚緣迷執故昏，內搖外奔故擾，誤認此昏擾者以為靈用，而妄稱心性。真學佛之人必須把得失之心去掉，一切順逆均是自己阿賴耶識種子起的現行；世人不察，以為這種現象是自己的真心。八個識彼此關係：第七識在內為第八識所轉，前五識為外塵所轉，第六識在當中，內外都轉，故第六識如不與前五識起作用，謂之獨頭意識。恒審思量，阿賴耶只是恒，無我執、無法執。第七識不間斷，有恒有審；第六識有審而間斷，前五識非恒非審。

◎經云：「一迷為心，決定惑為色身之內。」認為心在身體裏面，這是顛倒。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；迷了則生生世世流轉生死。真心是廣大無邊，即在現前，可惜

我們不認識，身心是四大五蘊，不但身心是真心變現出來的，一切山河大地一切眾生全是我們心變現出來的。夢中亦有山河大地人物，醒來什麼都沒有了，假如在夢中知道是作夢，一切苦樂都沒有了！佛法一學即得受用，真正明白生死就了啦，三業的造作也清淨自在了！學佛的人如不懂得心包太虛，即是外道。

◎經云：「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，虛空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」不知是迷，不知自己的真心。東方人治學多講求定功，所以見得清楚；認心在身中，只是顛倒知見，妄執而已，真心是妙心，真心自始至終決不會改變，改變了思想，破除了執著是真功夫，不執著即對了，不執著全是中道。山河大地之世界咸是妙明真心中所現之物，若知心包萬法，法在心中，則成正偏知矣！

◎小康計劃未必徹底，知足常樂才是根本，顏回之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」。貧無立錫之地，未必是苦難，不求是真富貴，有求就是貧窮。現在生活不難，若知足即快樂；外面境界無好醜，是你心中之一念，只要安份守己就行。

◎聽經看經自己以為真悟，其實是解悟，解悟屬於意識的作用。在楞嚴會上，佛用言

語說明真心的道理，但是由無分別智發出來的，而阿難則是用緣心（即第六意識心）來領悟，佛叫他捨掉緣心，要阿難接受的是圓滿廣大的妙明心體，但阿難不敢承當，認為第六意識緣慮分別之心，能聞法領悟，有大功能，又焉能捨掉？殊不知一切凡夫無始以來迷而不覺，以第六意識當作真心，未用微密觀照，反觀心性，不知道佛所說的妙明真心是什麼？第六識是虛妄的。聽法，會聽的用本元心地（真心）可以開悟，用第六識聽，終無開悟之日，眾生之迷在此，聞法多年而未開悟者亦在此。讀唯識者應知六識所緣的是六塵，絕不緣法性，根緣塵與法性不相應，如果用第六識心聽法開悟了，亦不過是悟了聲塵而已。法性是一切萬法的本體，聞法要消歸自性，消歸自性者即是「得法性」。即不執著聲塵的境界，不要著重它的音聲，要著重它的義理；看經亦不要著重它的章句詞藻，不著文字相。修行在乎轉識成智，了解其言語文字以外的意思，才能得到真實受用。故經云：「佛告阿難，汝等尚以緣心聽法，此法亦緣，非得法性。」這就是說：你們尚以緣心聽法，以能緣之心，聽我所說法音，則此法亦變成了所緣之塵，非得法性真理。以法音但是能詮，真理方是所詮，真理即眾生之心，故知妙明心地方是真理，聽法能悟真理，才是真正目的。

◎馬祖說「平常心是道」，平常心就是直心，心無念頭即平，起念即不平，常是永遠保持著，即是道。因心中妄念現前，即起波浪，如一點波浪沒有的水，其作用很大，光明照耀，映澈清晰，一有波浪則模糊不清，雖然亦能映相，而所現的是生滅相，是支離破碎的相，這個比喻如同真心與妄心。馬祖說的平常心有五要義：(1)要離造作。不是什麼事都不作，應隨緣作一切應作的工作，與眾生感應道交。(2)離取捨。不取相是對的，捨，捨離之義，似未免消極，其實捨是離相之義，不是六度萬行全不做了。六度萬行仍照做，而不著相，取捨是同時的。(3)離是非。是非人我均離開。(4)凡聖均離。四聖六凡均要離開，不可著相。(5)離斷常二見。此為邊見，為五惡見之一，不名中道。

◎以指標月：把月亮當作法性，指頭當作佛的聲教，欲想見月須離開指頭，須脫根脫塵。再者音是聲音，屬於聲塵，佛經文字屬於色塵，聲音與文字只能作增上緣，幫助悟入心性，但不能執著聲音與文字，這是凡夫的通病。聽經要離開音聲，如能反觀自性，即能開悟，喻佛以音聲而作佛事，說出聲教，直指人心，開示聞法之人，彼聞法人，因教自當觀心，猶如因指而看月，若聞法悟心，則因指見月。如果聽到

佛的聲教，不了解反觀自心，此人不但達自心，亦復不知教意，因為他以聲教當作自心，自他不分，焉能了解教意？既不了解教意，亦復不了解自心。何以故？教以聲名句文為體，無覺照之用，心以靈知不昧為性，有覺照之用，學人不解依教觀心，認聲教為真心，不但迷心，而且迷教。所以《楞嚴經》說：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，彼人因指當應看月，若復觀指以為月體，此人豈唯亡失月輪，亦亡其指。何以故？以所標指為明月故。豈唯亡指，亦復不識明之與暗。何以故？即以指體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無所了故，汝亦如是。」

◎西方四土，常寂光土無相，其餘三土，實報莊嚴、方便有餘、凡聖同居三土之殊勝處即在凡聖同居土。修淨土是修淨業，淨業是無漏業，現在我們未斷惑仍然有業，而可以帶業往生，帶業往生即生到凡聖同居土。真正大乘根機是在《四十華嚴》中之善財童子發菩提心，彌伽長者向善財頂禮即可知大乘根性之可貴，十大願王天天念而有口無心即不能得到利益，幸虧佛法尚有帶業往生之法門，否則「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」還是方便的說法，依大乘經論，成佛需要無量阿僧祇劫。各位須特別留意，帶業是帶舊業而不是帶新業。

◎妄心與外面六塵相接時，好像是真實有個心存在，但是離開了六塵分別心立刻就沒有了，如同客人到了旅館投宿一樣，暫止便去，而旅館的主人比作不動的真心。此主人在《楞嚴經》上稱之為「分別性」，分別性決不因為聽法即有、不聽法即無，此分別性即是真心；如依舊執著以聽法的分別心當作真心，就是以客當主。真性是體，其用是妄心，覺了它就是真實，迷了它就是妄。用不離體，相就是性，才算是見性，真心就是本性，八個識及五十一個心所均是隨境而有，心本不生因境有，此係就用上說。真心湛然常住如亭主，妄心是客，真心是主，八個心王及其心所均是客，客有去來，有生滅，最顯著的是第六識，如眼需九緣，耳需八緣，而見性、聞性與分別性是主人不動，不需要緣。日常見色聞聲全是假的，全是前六識的分別心，是妄心，是斷滅心，是虛妄的。把世出世法看得清清楚楚，即跳出輪迴的圈子。

◎打坐入定，入了無想定，什麼都不分別，而仍分別這個「一切都不分別」，外道把它誤認為「冥諦」，這種境界是六根離開六塵境界，以為內心有個自性，非色非空，而又執著我入涅槃，六識不起作用，實際上仍然是內守幽閒，亦即無為法中之擇滅無為，是相似的無為。阿羅漢未見性，其六根確屬離開六塵，而能超出三界。非色，

是非同色界四禪天的定；非空，是非同四空處定，即入第九次第定。拘舍離是在印度與佛陀同時著名的外道，其定功能到無色界天，證得非色非空的境界，以冥諦為自性；冥諦是滅法塵，能緣的神我（外道所執之實我）要離開冥諦，再找分別性也找不到。縱使心之分別都沒有，亦不過是離了粗分別，而微細流注，固所未覺；縱使境之色空都盡，也不過離於粗境，滅塵影事，固不能離。若離諸法塵之緣，即無分別之性。此係把能緣的心的現象說明了。參禪必須要走此路，到時能否知道此一境界，冥諦是中途站，距目的地尚遠得很；但是念佛如坐飛機，不必通過這些關口。所以參禪必須了解清楚，否則即會走錯路。

◎第六意識心作用甚為廣大，世間事離不開它，聞法亦離不開它，凡夫人人如此，對於求無上道的障礙很大，若《楞嚴經》中不說明此事，吾人焉能懂得？古來大德有因聽經而開悟者，是以「聞性」聽法方有悟處，並非用緣心聽法；有悟即能見性，用根性而不用識。因為因緣所生法均能還原，如世間之物，從誰借來，還之於誰，若是自己之物，則無可還。真心與妄心決不同，古德說真心之難解在於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

◎經云：「佛告阿難：且汝見我，見精明元，此見雖非妙精明心，如第二月，非是月影。」見精即「見性」，妙精明心是不帶妄的，見精明元是賓中之主、帶妄之真，即八個識，一切萬法八個識是主，假使一念不生、毫無分別時，眼見一切色而不雜於色，此是原有的光明。見精即是見性，明是能力，元是原來有的，見精絕不夾雜其他東西，精是純而不雜的。圓頓根性大菩薩們的修行方法，立刻即能轉阿賴耶識成大圓鏡智；佛法不能看得太難，但亦不能看輕，大經大論看了許多，如何能轉境界，會轉的即佛菩薩，不會轉的即凡夫，佛法種子常常跑出來，久而久之即能轉識成智，但必須天天用佛法來熏習，不可間斷。見是由真性生起，其體即妙心，見性中帶一分妄，把妄去掉即能見性；如能用根不用識，而將根中之妄去掉，即成功了。緣塵之心是有還的，緣塵能見之見性是不還的。佛欲示無還之旨，先說明見性，見性很切近真心，且就阿難日用之見，分別指示，故曰：「且汝現前見我之時，此見即是八識精明之體。」元者本也，故名之曰見精明元，即前說二根本中之真本，識精元明是也。體即第八識之見分，映在六根門頭，在眼曰見精，在耳曰聞精，在鼻曰嗅精，在舌曰嘗精，在身曰覺精，在意曰知精。本具精明之體，而有了境之用，

但體受妄熏，而有二種顛倒見妄未除，精明尚欠於妙，故曰「雖非妙精明心」也。月有三相：第一是天上淨月；第二是人以手捏目望月，雖見到一個月亮，並非真月，但與真月並非別體，放手即真；第三是水中月影，與真月有虛實之殊。所以由此比喻第一月是純真無妄之妙精明心，惟佛獨證；等覺菩薩尚有一分生相無明未破，何況凡小！

◎佛說八還之意，是先列可還之相，再顯無還之見。例如東方日輪升天，則全講堂皆有明曜之相，黑月子夜，復現昏暗之相，以日是明相本因，故明相當還日輪，故經曰：「無日不明，明因屬日，是故還日。」光明從太陽來，還可以歸還太陽，隨日輪而俱來者，亦與日輪而俱去也。但本性是光明的，只要把無明打破，大光明藏即現前，有還即是有去有來，是客不是主，本性是無去無來。見性乃是真主人，無來無去，不生不滅。設若見精還於明相，已隨明相而去，則不明時，應無復見暗，而今不然，雖明去暗來，所見之相千差萬別，而能見之性，凝然不動，無差無別，無往無還。

◎《楞嚴經》云：「阿難言：我雖識此見性無還，云何得知是我真性？」不還的當然

是自性無疑，阿難雖然知道見性是無還，但是見性似乎在自己的一邊，有時也似乎在物的一方面，何以見得見性就是「我」的真性？見到山見性是在山那邊，見到水即是在水的那一邊，似乎混雜無分，為解釋這個問題，佛答覆阿難，有一大段經文。

◎初地菩薩見一百個大千世界，二地菩薩見一千個大千世界，愈往上見得愈廣愈大，乃至十地菩薩見到無量世界，但是仍有限度，十方如來見無限量，故曰窮盡微塵。菩薩見世間有淨有穢，佛見一切世間全是淨土，六道凡夫中之最下劣的眾生所見只有分寸，五眼見的不同，廣狹不同。不管見的大小，見性緣相分，不生分別的時候，真心即現前；五根接觸五塵境界，歷歷分明，而不分別，現量見性就是真如本性。從見量上說，佛的見量盡虛空徧法界，下劣眾生所見不過分寸，如何相同？雖然佛的見量如太陽，而眾生的見量如星星之火，其實火無兩樣，可比作真性是各各眾生本具的。

◎阿那律是佛十大弟子之一，《彌陀經》云阿樓駄，譯為如意、無貪，過去劫中為農夫，遠種山田，帶飯而食，山中有一道人已修證辟支佛果，七日下午下山化緣一次，遇饑荒無人施供，空鉢而回，農夫見而問之，得其情，乃以所帶稗飯一包皮布施供養，

辟支佛接受為咒願曰：「所謂布施者，必獲其利益，若為樂布施，後必得安樂。」以後阿那律九十一劫受福不滅。阿那律聽法時好睡，被佛訶云：「咄咄何為睡，螺螄蚌蛤類，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」生大慚愧，勇猛精進，七日不寐，因而失明；佛愍而教之，授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，得天眼證圓通，見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羅果。此果因此間無，屬五不翻之一，故用音譯。道源法師數年前赴印度朝聖時，曾問及當地人士：印度有一種果名叫作菴摩羅果，究係何物？後拿來一看，原來是臺灣的芭樂。

◎《楞嚴經》中說顯見不雜，是說明十法界眾生之見量。那是自、那是他，見性是見性，物相是物相，一切物相自然不是見性，見性也決不是物相。物相雖然千差萬別，同時均為清淨現量之所見，見性無殊，如山與水有差別而見性無差別，由此可以說明見性不雜，性是離相的。佛說「此精妙明，誠汝見性」，所謂「此精妙明」是指此見精，本妙本明，與物不雜故「妙」，徧見諸物故「明」，即此妙明真心，誠汝自己見性，「物」「見」分明，顯見不雜。當見性接觸萬法時，是現量的境界，見到現量境界則是見到諸法實相，所以說見性是周徧法界，如鏡照外境，根本不雜，

根本不染。境界是心變現出來的，心不定如何能有清淨的境界？就是因為把假的東西當作真的，才有六道輪迴，必須明了境界相本來就是清淨寂滅的。如真見性，一切境界心地坦然，無論何種境界均不與有漏法相應。古來佛門大德，不要說教下大師，即宗門大師那一人無學問？宗門說「不立文字」是不執著文字，如《大珠和尚語錄》，其中引了多少經典，他如未讀過，焉能引用得上？經典如旅行指南，不研究經教如盲人騎瞎馬。

◎物就是物，見就是見，物不是見，物與見就是唯識中之見分與相分，物相是阿賴耶識中之相分。見性與物相並不混雜，比如以燈光當作見性，每盞燈的光明都是周徧全室的，每盞燈是能照，燈以外的是所照，如把一盞燈關閉，光就沒有了，而每盞燈的燈光並不混雜，見性在能見時，其能見的是自己，所見的是物相。物見分明，本不混雜，見性就是自己的真性，本有家珍，反不敢認為真，這就是一般凡夫的知見。迷了才有六道輪迴，悟了就是一真法界，禪家常說不知痛癢的是死人，知道痛癢的是凡夫，究竟怎麼辦才對？知而不執著，六根接觸六塵，清清楚楚而心中無界限，不起分別心，現前的境界即是真、即是如。宗門教下手段不同而目的則一，

禪家說離心意識參，《金剛經》說離一切相，都是一個意思。

◎佛法與世法一樣，自利才能利他，一定先要成就自己，先要在道業學業上有成就。有小成就也能小利他，自行化他是同時並進的，自利是主，利他是賓；成佛之後完全是利他。一切眾生無一人不求福報，故對於滿眾生願之心應無有窮盡，如不能滿眾生願，自己的成就就有缺陷，佛循魔王波旬之請提早二十年滅度（當時人壽一百歲），是為了滿波旬之願。學佛要斷惡修善離相，這是無量無邊法門的總綱領，果然能做到無執著，魔王也無法來破壞。

◎一切眾生經無始劫以來不知道自己在那裏，佛在大經中常說「心是自己」，禪宗說的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，就是自己，《楞嚴經》說的涅槃妙心亦是此物。不了解萬物皆是自己，遂失去本來一體的真心，而執心外有實法，乃為成礙之由。若能找到這個心之後，從此即得到大自在，一切苦厄遠離，這是佛法最大的受用。眾生迷了，認為心在身內，不知道自己真心實在的狀況，更不知山河大地以及萬事萬物是自己心中所現的現象，是自己造作出來的；失掉物我一體本有的真心，其害處即是自己的身心為境界所轉。見性就是自己，見性就是真心；六根接觸六塵隨境流轉，而

不知均是唯心所變，若真見了性，對大對小對善對惡均無執著。只要有分別心就不自在了，不達萬法唯心，遂有心物之分，非惟物不隨心轉，而心反被物礙。譬如作夢，所現的善惡境界均是自己夢中變現的，不是外來的，我們人生也如同在大夢之中，只是我們不醒而已。永嘉大師說：覺後空空無大千，這是證道以後的話。

◎學唯識者特別重視阿賴耶識的種子熏習。我們舉心動念都是業，一念善心起，阿賴耶識中即落一個善的種子；一念惡心起，阿賴耶識中即落一個惡的種子，所以不能生惡的念頭。煩惱一起，即應馬上提高警覺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在二六時中若常念佛，則善惡兩種境界均離開而超越於三界之外矣！

◎莊子說：「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」這是很高的境界。迷惑顛倒的凡夫認為我就是自己，我以外者均不是自己，結果自己的心隨境界而轉，見善則喜，見惡則怒，自己作不了主，必須到了八風吹不動的時候才有把握，所以《楞嚴經》說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」。能轉物的人把十法界轉變為一真法界，凡夫把一真法界轉變為十法界，一切萬法是自己心中的相分，能轉物者即是轉自己的見相二分，如真能通達一切唯心造，分別心就沒有了，人我執、法我執也都沒有了。有人我執即有煩

惱障，有法我執即有所知障，二執破二障亦破。佛千言萬語即是離開執著，轉了見分之相，心即清淨，心淨則土淨。有人專心念佛而不能往生，其過在道理不明，不得其法，所以學佛必須親近善知識，深入經藏，以免盲修瞎練。

◎經曰：「本是妙明無上菩提，淨圓真心，妄為色空，及與聞見。」「本是」二字是先說出真相，此即諸法實相，所以佛與大菩薩自住三摩地中是實相、是理體。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即是實相，何謂妙明？佛經中之妙字多顯示非空非有的道理，如法輪之圓心，到底是沒有？有無二邊都超出，此謂之妙，亦是寂照不二義。寂是體，照是用，心要寂靜，又要明了，任何事情都通達，而常在定中，心是定的，境界無論如何煩擾而心不動。佛是上根利智的人，深深了解此中的道理，故令眾生在寂而常照、照而常寂上用功，則煩惱不斷而自斷，還用得著去修持嗎？「無上菩提」是從本覺果體上講的，此種理體，一切眾生圓滿具足，不過佛是證得了，凡夫雖未證得而並未減少，故《心經》云不增不減，佛見無分別，看眾生都是一樣的，凡夫有分別心，所以見人有高下。本來圓滿，故稱無上，「淨圓真心」本來無染，《心經》上說不垢不淨；本來無染，何言染淨。此說明常住真心即是一個真體，亦

即六祖所說的本來無一物，《華嚴經》稱為一真法界。「妄為色空及與聞見」，此說明從真起妄，謂本是一真心體，轉妙明而為無明，轉真覺而成不覺，起為業識。《起信論》云：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」，讀此經文即應注意「一念」二字。若是專在一念二字研究揣摩，反而又生了無量無邊的念頭；若是將一念歇下，一念不生，當下即如明鏡一樣，外面景色統統照在裏面，無不了知。如果開悟了，境界與真心是一體的，真妄一如，妙淨明體即現前。一切萬相均是由真心變現出來的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遂現出見相二分。色空即所現之相分，包羅依報山河大地萬事萬物等；「及與聞見」即所現之見分，皆屬妄為，本非實有，宛現二相，則是非生起。所謂一真法界，只認體不認相，若著相即不見性，則有十八界。

◎身心得到自在，活在世界上就一切自在了，阿賴耶識中的種子也就都轉變為無量的善巧方便，超出了真妄兩邊，二邊均離。真能轉物時，六根可以互用，背後的东西可以看到；心境湛然，身為法性身，境也是法性境，也就是常寂光土，無身無相。不能轉物是凡夫，若能轉物是如來，我們雖不能轉但是知道一點消息。禪宗大德註《楞嚴經》的很多，有修行人讀到「若能轉物，則同如來」一段文字，就請教大德

說：「一切萬相均是物，如何轉法？」大德答覆說：「飢來吃飯、睏來眠。」這不是禪宗的機鋒話，是老實話，一動分別心即為物所轉，吃東西講究色香味，睡覺時要挑舖位的軟硬，就是動了分別心。心靜下來，於一切境界不分別、不執著，生死就了啦！知道山河大地就是自己，生、住、老、無常（死）均在二十四個不相應行法中，根本就是虛妄的；若不怕死，心地坦然，死了之後願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，自己可以作得了主。日用平常當中不起分別心，即是轉物的初步，如從前有分別心，現在淡一點也好。

◎《楞嚴經》云：「佛告文殊，及諸大眾，十方如來，及大菩薩，於其自住三摩地中，見與見緣，並所想相，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。」這段經文非常重要，我們要細細體會方能知其深義。「大菩薩」是指八地以上的菩薩，非但二乘無分，即權教菩薩亦未包括在內，是佛及圓頓菩薩的境界。「自住三摩地中」是指佛的性定自住本地風光，不假修為造作。因為權小是用意識心，其所修定有出有入，佛所住的是楞嚴大定，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，絕諸對待，能所俱空。「見與見緣」，見是見分，八識能緣的見分，包括五十一個心所所緣的見分，見緣是心心所所緣六塵的相分，能緣的

是根，所緣的是境界，此二分均為依他起，即無自性，眾緣和合才有此妄相。想是第六意識的妄想，相是六塵緣影，前塵虛妄的境界，此三六十八界一切諸法，凡夫外道內執身心為實我，外執萬法為實法，具足我法二執。如真能通達此項道理，即找到宇宙萬有的本體；本體是真如本性，萬法是由真如本性變現出來的。佛及圓頓菩薩了知偏計（六識）本空，依他如幻，從緣無性，本無所有；若能常住此境，即能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，成佛無疑。

◎佛舉出一真法界不容有分別存在，而凡夫自無始以來即與分別心結為不解之緣，很難把觀念改變過來，在楞嚴會上，文殊出來啟請佛開示，是幫助我們解答這個問題。文殊對佛說：「如是世尊！我真文殊，無是文殊。何以故？若有是者，則二文殊；然我今日，非無文殊，於中實無是非二相。」此段文字含義甚深，是說明一個人說是與不是都加不上，必須有兩個，才有一個是一個非。在一真法界上決不允許有是非之念，換言之，亦決不許可有相對的念頭存在。再進一步言之，即不許有念頭，清淨心沒有念頭；我們真心不能現前，即是被煩惱蓋著了。學佛就是要把握綱領，即能超越，許多人對於佛法自以為有成就，假若與經義對照一下，恐怕千千萬

萬人所修的都是有漏的福報，而誤會為功德，教理不明是其主要原因。所謂功德者視乎心之是否清淨，心中有是非二相即不清淨，清淨心一法不立。文殊菩薩說這一段話的含義，是說我本是一個真文殊，比喻一真之體，於我真文殊分上，並無那個叫作是文殊者，意顯一真法界上不容說是，此「是」字不是對非說是，即對本體說是，若說有是，則有對待，而非絕待。

◎《楞嚴經》中所說的見精，又稱為見性，又稱為見元，名目雖多，其實同指眾生的識精元明，即二根本中的真本。見性是量括十方，體周萬法，與萬法非即非離。因其非即，故能靈光獨耀，迴脫根塵；因其非離，故萬物一體，色心不二。眾生不明此理，不是真妄不分，沉淪六道，就是沉空滯寂，走小乘的路子。在楞嚴會上佛令阿難指出見性的所在，說道：「汝可微細披剝萬象，析出精明淨妙見元，指陳示我，同彼諸物，分明無惑。」即在萬象之中，分析出這個精明淨妙的見元。萬象不能混曰精，萬象不能蔽曰明，萬象不能染曰淨，萬象不能變曰妙，此即本覺所具性功德相，結果阿難指不出來，所以對佛說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說，況我有漏初學聲聞，乃至菩薩亦不可能於萬物象前，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。」是離物亦無是見之可

指，離了相，性也沒有了。

◎那一個法門都是教我們見性的，既然要見性，那有不清淨的道理？一念不生，沒有分別心，真妄不二，全妄即真，這種道理佛不說出來，世上任何人誰能知道？世間聰明人對於學問道德有深邃修養者很多，但是無論如何跳不出妄想的圈子，始終在生死輪迴中。《楞嚴經》中佛對阿難說：「是以汝今觀見與塵，種種發明，名為妄想，不能於中出是非是。由是真精妙覺明性，故能令汝出指非指。」這幾句話非常要緊，見是見分，塵是相分，見包括心法及心所有法，塵包括一切色法，此二法把有為法包盡，因為有為法無自性，是依他起。「種種發明」是指種種概念，種種名相，種種解釋，統統是假的。愈是聰明人，妄想愈重，很不容易了生死；如此說來，研究《楞嚴經》也是打妄想嗎？一點不錯，研究經典假若著了文字相仍是妄想，會看經的會聽經的要離開言語文字相，否則都落在妄想一邊，研教講經也都落在是與非是中。「真」是不妄，真精就是真如本性的體相，真精現前就能超越是非圈子，又何必在萬相中謂何者是見可指，何者非見可指呢？迷悟真妄，惟在一念，若一念迷，則心境紛亂，是非疊起；若一念悟，則心地湛然，豈容有是非在其間耶？

◎凡夫無始劫來妄想執著實在難斷，見解不圓，修行必定有障礙，小乘聖者及權教菩薩未能見性，即是因為妄想不能斷。說到真如本性，不能說自然有亦不能說因緣生，確實不容易了解，凡夫之所以有妄想執著，是對於事與理之真相未能深入通達。外道說自然有，撥無因果，是大邪見，至於因緣生法之說是破外道執自然有的藥，所以因緣生法亦不能執著，病好了，也就不需要再用藥了。

◎梵志即婆羅門，地位最高，自稱是大梵天的後裔。冥諦是數論師所立二十五諦之第一諦，認為是萬物之本源；因外道修禪得五通，前後知八萬劫內事，但八萬劫以外不能了知，故曰冥，其實本是滅法塵，非色非空之境，謬稱冥性常住，以為是諸諦冥初之本源。外道窮理深的，能伏六識現行，種子全迷，末那具在，全憑定功，定功失掉仍入輪迴，不如阿羅漢。因為羅漢已斷前六識，末那中之人我執已斷，而外道不過將六識現行控制著不起作用，而其種子仍然潛伏，功夫一失，種子仍起現行。投灰是印度一種苦行的外道，將身體投到燒過的熱灰裏面，專修無益的苦行，他認為有一個真我，徧滿十方，又稱為神我，如中國所說的靈魂，身體有滅而靈魂不滅。阿難對此頗表懷疑，認為佛以前所說的湛然常住，性非生滅，似與外道所說的冥諦

神我並沒有什麼區別。經云：「阿難白佛言：『世尊！誠如法王所說，覺緣徧十方界，湛然常住，性非生滅。與先梵志娑毗迦羅所談冥諦，及投灰等諸外道種，說有真我，徧滿十方，有何差別？』」佛所說真如體性是不變的，非生者，由來本有，非滅者，究竟不壞。而外道認為冥諦與神我為萬物之生因，冥諦及神我為能生，萬物為所生，有能有所即非絕待，而是對待。

◎《楞嚴經》中，十番顯見之第九，是顯見超情。以見性不變隨緣，故非自然；隨緣不變，故非因緣。自然、因緣皆是妄情計執，見性兩皆不屬，故曰超情；顯出見性是超乎妄情計執著，見性絕不是虛妄分別，意識心的分別計度與見性絕不相同。阿難聽佛開示之後仍然迷惑，以為見性與冥諦、神我相彷彿，外道說冥諦與神我均屬自然，阿難的情執打不破，疑惑不破不能見道。佛法無非是破執著，本無定法可說，對於佛亦不能執著才能超情，能超情與見性就相近了。佛有方便語與真實語，凡是使我們明心見性的是真實語，使我們斷惡修善的是方便語，明白這個道理即知佛說法之苦心。《楞嚴經》徹始徹終皆是真實語，《楞嚴經》後邊說五十種陰魔與七趣，亦是真實語。《楞嚴經》專說顯性，對儒家思想影響很大，所以說《楞嚴》是開智

慧的；開智慧是先破妄心，然後顯見性，見性是帶妄顯真，破妄心、顯見性是最初方便。

◎阿難將周徧不動之見性誤認為自然，既認為是自然，它必須有一個不變的自然實體，不變亦不隨緣。因為它並不是一個物體，在明暗色空中找不到見性的自體，離開明暗色空去找也找不到。外道講的冥諦與神我，冥諦是四空天的境界，神我是靈魂，它們都是落實的。佛講的見性與外道說的完全不同，如果以明為自然見性的自體，就不應當見暗，現在既見明又見暗，它確實有隨緣的功能，六根的覺性確實有這種功能。如果以明為見性之自體，遇暗時則見性應當隨明走了，暗來了應不見到黑暗；再以空塞為例，如以空為自體，即不應見塞。而實際上明來見明，暗來見暗，隨見隨緣，因此可以說明覺性決定不屬於自然，自然是不變不隨緣的，焉能執著它是自然的呢？因是親因，緣是助緣，佛說萬法因緣生，未說本性因緣生，相上有因緣果，性上談不到因緣果，若因明有見，應不見暗，如明去了，因斷了，暗現前時何能見呢？如因暗有見，應不見明。所以精覺妙明，本如來藏，既非因緣，亦非自然，皆為戲論。故古德云：「非因緣非自然，妙中之妙玄中玄，森羅萬象光中現，尋之不

見有根源。」

◎ 因緣的定義是隨緣隨變，自然是不變不隨緣，見性是隨緣不變、不變隨緣。善學的人依義不依語，文字亦是言語，不要執著於文字上。方便語是不了義的，真實語是了義，以了義為體，以不了義為用，並不是不要不了義。如果在楞嚴會上明白用根不用識，確實能夠入大乘圓初住菩薩的地位。禪宗用觀心的方法，不要理會念頭的善惡，只要一起念頭就觀察念頭那裏來的，如果念頭沒有了，再找它到那裏去了，不念經，不研教，一切放下。後來因為人的根性遲鈍，不易見功效，古來祖師遂想出來改為參話頭，二六時中心就照在一句話上（如研究這一句話就錯了），時間久了，捨萬念而有一念，以一念止萬念，功夫久了，即得到一心不亂；定能生慧，悟了以後再看經聽經。現在人只是口頭禪，禪是捨念，今日之下那裏找這種人？研教的毛病是執著法，我們學佛隨看隨離，隨聽隨捨，聽經寫筆記也是在言語文字上作活計，學活的不要學死的，重在悟處，不重在文字。（筆者多年來聽經均寫筆記，摘錄法師講述之要點，以備隨時翻閱溫習，使八識田中常常落有佛法種子。因年老記憶力衰，聽過就忘，如不記錄，則奔波道場，虛耗光陰，得益甚少；非欲以聽經

筆記炫耀於人，表示我如何有學問。其實筆記中無一言一句是筆者憑自己的心得知見所寫出，均是他人之言說，不過筆者等於開會時之記錄而已。）

◎十番顯見一開始，佛就說帶妄顯真。佛用方便法指見性為純真性，因純真性說不出來，把一分妄見離開之後即是純真之見，所以到最後說顯見離見。此見不是平常所說的情見之見，亦非為身見邪見之見，乃指見精自體；見精自體乃真妄和合，帶妄時則名妄見，離妄時則名真見，如人作夢時，則名夢人，離夢時則名醒人，夢人醒人並非二人，真見妄見亦非二見。所說顯見離見者，即真見離自體中一分妄見而已。

◎在《楞嚴經》中阿難聽佛八番開示之後，初疑見性為自然有，後復疑為因緣生，心猶未明，故咨詢如來是義云何？佛告之曰：「當知如是精覺妙明，非因非緣，亦非自然，非不自然，無非不非，無是非是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汝今云何於中措心，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？如以手掌撮摩虛空，祇益自勞，虛空云何隨汝執捉？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必妙覺性，非因非緣，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，見性具四種緣，所謂因空、因明、因心、因眼，是義云何？佛言：阿難！我說世間諸因緣相，非第一義。」佛開示的辦法是一念不生，即是離念，追求探究均是迷惑顛倒的辦法，因

定能慧，如走錯路，其後果不堪設想。阿難聽到佛說非因非緣又懷疑了，以為如果說妙覺性是非因非緣，何以世尊常常說見性具四種緣？他不知道佛說此話多分是在小乘法中所說，說四種緣九種緣不過是開合而已。唯識學中說眼識須具九種緣才能起現行，以前曾經詳細列舉過，此處不再詳說。佛只說四緣生識，而並未說四緣生妙覺性，阿難把見性當作眼識是最大的錯誤。但是見性與眼識並不容易分別，愚者難分識與根，連羅漢都不容易辨別，何況凡夫！其差別是為境界所轉的即是凡夫，如能轉境界即是菩薩，自己是主人，境界聽主人的指揮。用根用識相差太懸殊了！大乘經講因緣生法，其意義的淺深差別很大，凡是我們能夠明心見性的，就是大乘經，所謂圓人說教，無教不圓，穿衣吃飯日常生活都能見性。凡是因緣所生之法均是空的，滅了之後也並沒有滅，緣具的時候是各種因緣和合的，所以萬法是不生不滅的，緣具的時候不要執著它，緣散的時候也不必失望，本來就沒有生滅，明白這個道理即能大開圓解，因緣生法之深義如此。佛無有定法可說，佛說「非第一義」是破阿難之執。佛說法有兩大方式：一為隨順眾生說，依世諦說，即隨情之謂。二為依佛所證的境界說，依真諦說，即隨智之謂。佛之隨眾生說，是為了接引初機。

學佛如剝芭蕉，初看是一棵大樹，剝完了什麼都沒有。

◎楞嚴會上，佛對阿難說：「是故阿難！汝今當知，見明之時，見非是明；見暗之時，見非是暗。」大意是說見明之時，是眼看到明，這個見精，不是因為明而發生，見暗之時，這個見精也不是因暗而發生，見性（見精）與明暗均不相干，並非因緣所生。世間人說我能見，是以我為能見，外面的物相是所見，這是一般眾生所共執的，同時有日月燈光才能見到，無光即見不到，所以見必須憑藉緣，無論說四種緣也好，九種緣也好，均是憑緣而見，此之謂眼見（識）而非見性（見精）。見性並非因緣，不是因緣生才顯示靈光獨耀，這是帶一分妄的真如本性，此是離緣之見，此見即是見精，此見雖非妙精明心，但它是第二月，並不是月影，比作第二月者即是帶了一分妄的，雖然帶妄，自體離緣，與因緣絕不相干。佛又說：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。」第一三兩個「見」字是真見，純真無妄，本體之真見，即妙精明心，如第一月；第二四兩個「見」字是帶一分無明的妄見，即見精元明，如第二月，但不是月影，月影是全妄。無始以來，此真見常墮入妄見之中，不能見妄，真見如能見到妄見，則真見非是妄見，真見是妙明真心，亦即真如本性，雖無相而其作用無量無邊。真見

之性如何才能見到妄見？因有「見」之一字存在心中，即是妄情，永遠見不到，須用觀照之照，而把情見去掉。照是無分別，見是有分別，不但方法照得透徹，而妄見之見也照到了。只要真見現前，妄見就沒有作用，因為它就作不了主；正當真見忽見妄見之時，真見即離自體中一分妄見，而不墮在妄中，如人在作夢，醒了，夢就沒有了，即是已離開夢境了。「非是」二字即不墮之意。

◎ 古人說明來暗去，智慧透出，無明即斷除。真見連名字都加不上，可是帶一分妄的見性，佛菩薩與凡夫不增不減，因為迷本性當不了家，當家的是第六意識。會用根的不過用帶一分妄的見精，而佛的願望是眾生趕快成佛，不僅希望凡夫能捨識用根就算了。見精只緣現量的境界，雖然不相雜而仍然帶著能所，如果妙覺性真透出來，其境界就大大的不相同了。一真法界中能所一如，理智一如，佛在此境界中，其說法是由無能所中方便說設立能所；凡是有能所均非第一義，無能所即無人我，又第一義中無勝劣，說勝劣無非是勸學。見性與妙覺性很容易誤會是一個東西，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一有無明立刻將大光明藏變為業相，由業相轉為阿賴耶識的見分，妙覺性與見性同時起作用，而見性當家妙覺性當不了家。凡夫是第

六意識當家，見性當家煩惱障就破除了。如能捨識用根，即能破除煩惱障，必須觀照本性，真見忽然現前，即能見到妄見，如自己不達到這個境界，禪宗公案絕看不懂，因為公案就是初見性的境界。一悟一切悟，現在都研究公案，不如研究經典。參禪必須離心意識參，八個識都要離開，心意識離開，真心即現前，可見禪宗破三關真不容易，不但煩惱障破了，所知障也破了，到那時看性相一如、性相不二。

◎放下不簡單。什麼都不要，什麼都不思維，這是入了魔道，佛法是活活潑潑的，提起放下是同時的，大乘佛法的難講處在此。任何方面都接觸而心不染，不執著，不分別，心如明鏡，對六塵樣樣清楚，無執著，無愛憎。佛看十法界一切平等，絕不動感情（七情五欲），六根接觸六塵與凡夫一樣而不分別，就是鍛鍊一個清淨心。覺與迷均依靠第六識，第六識是罪魁功首，看如何運用就是了。

◎捨識用根，談何容易？若能做到即是圓初住菩薩，此係頓超，乃多生多劫修行之結果，不是普通凡夫所能做到的；如果不能，應先從理論上虛心求之。自古以來，諸大祖師開示說學佛最重要的就是離開名聞利養，這是基礎，就學這一項就成了，心裏頭如還有一絲毫放不下，即有障礙。意識心就是分別心，是徹底虛妄的，妄心是

六道輪迴的主宰，幾時沒有分別就超越了。不分別即入一真法界，一分別即入十法界。任何事情，逆來順受，隨緣消舊業，不與人爭，爭則消不了業；什麼境界都不起分別，心中保持平靜，不起波浪，就是已經還清宿債。

◎道理不了解如何能修，譬如走路須先認識路，經的意思要圓解、要深解，否則障礙重重。修行必須先求開智慧，開啟本性裏面的般若智慧，這種智慧不是外來的；本性中的智慧透不出來，研究經典，不過僅僅了解佛及祖師的教義而已，並沒有辦法開悟。若是我們自己所悟出的道理與佛經一樣，才算是開悟。佛菩薩與六道凡夫在行持方面沒有兩樣，不過佛菩薩離即同時，此即《楞嚴經》上所說「妙修行路」。

◎大陀羅尼：陀羅尼是梵語，謂總持，總一切法，持無量義，即綱領之義；修行要抓著綱領。加上一個「大」字，即《華嚴經》所說的一真法界。《楞嚴經》所修的綱領是三科七大，三科是五陰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七大是地水火風空見識，代表修行的人有二十五位尊者。何以說三科七大即陀羅尼呢？平常很少討論到此問題。三科七大即宇宙間萬法的綱領，相的本體原來就是真覺妙心，三科七大即如來藏妙真如義。

◎學佛的人個個都想得到三昧，如何能夠得到？《楞嚴經》中所說的大定是稱性的定，不是修來的，必須找到妙心、真心方有修行的基礎；若真找到，念佛是理一心不亂。可見稱性起修的重要；這是大乘菩薩的境界，權小均在事相上著眼，被視為盲修瞎練。凡夫固然不如二乘人，但是凡夫由明心見性的路子走，一開始就比二乘人高。二十五圓通每位尊者均能得到楞嚴大定，修因不同而證果則同，修三昧並不限定於二十五種，每種裏面又包括無量無邊的法門。六根接觸六塵，心不隨境轉即是佛菩薩。

◎奢摩他即止，至靜義；本性中之定，謂之性定，行住坐臥均在定中。從體起用即是照，照見萬相稱之為微密觀照，即是本性本具的照體。此種定即是止，微密觀照即是觀，與一般人修定的方法不同。微與密意義很深：微是離妄絕相，不但六塵境界是虛妄的，六根亦非實在的，根塵均離謂之微；密是即相離相，佛說法四十九年講經三百餘會，未曾說一個字，說而不說，不說而說，這就是真智現前的現象。

◎佛經是弟子們於佛滅後結集的，當時並無錄音機，其所記錄的經典在凡夫眼光裏看未必可靠，因此後世對於現存之大藏經不無懷疑之處。此事可以不必起疑，因為阿

難記憶力最強，一入耳根，永世不忘，有此本領才敢擔當這項重大的任務。當結集時，有五百位已證果的阿羅漢聽阿難升座演說，如發現阿難所說與佛說不符，有一人提出異議即不能通過，採取這樣嚴謹的態度所通過的經文，應該是可以相信的。

◎佛說一切眾生不單指六道眾生，是說九法界眾生，十法界除佛之外，九法界均為有情眾生，菩薩是覺有情。因其迷悟程度不同，迷得重的眾生在最下面，為三惡道，迷得輕的在上面，許多眾生均在迷，迷而不知其在迷，是最可憐憫者。佛說法使其破迷開悟，很不容易，要面面顧到，因其迷在五欲六塵當中很難講得通。聲聞、緣覺、菩薩雖超越六道輪迴分段生死，而仍未出變易生死。二乘聖者因塵沙煩惱未斷，故居住在方便有餘土中，雖破了幾分無明而仍有變易生死，終非究竟。

◎佛說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。何謂二種見妄？一者顛倒見妄，即是塵沙無明；二者分別見妄，即是見思二惑。此三惑隨時隨地皆可生起，惑既起已，即使造業，業成之後，定當受報，惑業苦三，輪轉不息，此是眾生沉淪生死之根本。何以謂之顛倒？是最初一念不覺而有妄動。為什麼會有一念不覺？不覺就是迷，覺是靜的，迷是動的，靜的時候可以照見一切東西，動了即是無明，學佛就是將動的無明

恢復到靜的狀態。無明妄動即是用分別心，真心是在靜的狀態，妄心是在動的狀態；法門無量無邊，關鍵均在定，念阿彌陀佛求一心不亂即是求定，心不為境界所轉即得一心三昧。境界現前，起一念歡喜心或起一念瞋恨心，即被境界牽著走；用功就是要打破無始以來的積習，一切障礙都是習氣。外面的境界沒有善惡，也沒有佛魔，善惡佛魔均是自己心中變現出來的相，以迷惑的心看外面境界全是魔的境界。六根接觸六塵無時或歇，一切相皆是阿賴耶識變現出來的，所以阿賴耶識又稱為業識或種子識，而所變現出來的相都是虛妄的。凡夫不知道是自己真心變現出來的，如在夢中而自己不知道是在作夢，如果知道，心中就平等了，冤親平等，不管什麼境界現前，心中是清涼的，隨便到那一界都可遊戲神通，自在無礙，生死也沒有了。所以對於經論必須要深解圓解，方能得到受用。

◎「分別見妄」：分別就是心動，心不動便沒有空間與時間，此理比較深一層，不太容易了解。因為有分別見妄才有十法界，在佛沒有十法界，只有一真法界；不明瞭一真法界是不覺，不覺才有念頭起來，或稱為一念妄動，或稱為無明，一動即造業。惑有三類：最粗的是見思惑，造有漏的善惡無記諸業，漏是煩惱的代名詞，無論是

三善道或是三惡道，其所造的業都是帶煩惱的。見思惑斷了以後還剩下塵沙惑，塵沙惑所造的是無漏業，屬於偏真之業，得到偏真涅槃，是二乘人的境界。無明惑所造的業是亦有漏亦無漏，說其無漏是心地清淨，說其有漏是與凡夫和光同塵，與凡夫一樣，現這種業才能自利利他。佛法說見了性即證得無生法忍，這個意思就是說一切萬法根本沒有生，當然也沒有滅，完全明瞭並認可此中奧義，即是證了無生法忍。有業一定有報，有因必有果，惑業苦是連環的。從淺處說，現在看的相是業的相續相，如兒女對於父母，父母先亡，是緣滿了，自然離開，隨業流轉，亦隨自己的業而有所改變。因為可以隨變，故稱「當業輪轉」。命運亦是有定有不定，心是能變，外境是所變。佛法是翻過頭來，把能變的找到。眾生不知道能變的心與所變的境界都是虛妄的，如何能找到其來龍去脈，甚難甚難，譬如作夢何時開始的，怎樣開始的以及何時消滅的，了不可得。

◎「別業妄見」：通常佛法說別業、共業，並非說別業是自己的，共業是大家共同的，其實共業不共業全是自己的，別業是自業所感，自所受用，不是與別人共的，如燈發光是自己發的光。同分妄見是共業所感，非大家所造的業，而是自己所造與他人

有相似之處，如依報環境與身體，依正莊嚴仍是自己變現的，雖是各變各的，而都能受用，以多數人說為同分妄見。《大明三藏法數》卷八：「二種妄見：一別業妄見，謂諸眾生迷失真性，自起妄見，見有一切虛妄境界，或苦或樂；若人不失本真，即不見有虛妄境界。譬如一人病目，夜見燈光別有圓影，五色重疊；不病目者，即不見燈別有圓影，是名別業妄見。二同分妄見，謂諸眾生迷失真性，同見一切虛妄境界，同受苦樂，同業所感。譬如一國之人同見瘴惡不祥之事，是名同分妄見。」

◎別業指自己造業所感的果報，不與他人相共的，如人的貧富貴賤苦樂種種不同，謂之別業。每一個人現他自己的境界，各人現各人自己的依報正報，如人在夢中所見，是別業妄見。「同分」通常說共業所感，如器世間山河大地，看起來有共同的受用。單由惑現，不加業感，乃為同分妄見；雙具惑業，既由惑現，再加業報，是為別業妄見。阿賴耶識乃真妄和合之體，迷惑之後有三種煩惱（即無明、見思、塵沙），別業中有煩惱，同分中無煩惱，一切眾生念念心中，常有此同別二種妄見。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即不覺心起而有其念，此念無自性，不離本覺，二妄亦不離真故，依不覺故心動，說名為業。動則有苦，果不離因，故受輪轉。二種見妄，通妄通真，

若處處執著能所，則即是真中妄，若處處不落能所，即是妄中真。依法相宗解釋，別業就是不共業，亦即不共眾人所造之業，個人前生所造的業，今生在阿賴耶識中的不共種子起現行所感的正報根身之業果，是自業所感，自己所受用，故曰別業。同分者就是與眾人共同所造之業，依業感報，從阿賴耶識中共種子起現行，因為是共業所感，大家有分，故曰同分。但是《楞嚴經》的解釋，別業不獨指正報，亦兼依報；同分並非由業感，只是惑現，與法相宗稍有區別。

◎眼睛害過眼病的，看燈光有五色圓影。眼睛有毛病比作真如本性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把燈上的圓影比作凡夫見的相分，五色比作五蘊，凡夫住於五蘊，展開來就是百法。如來藏性是清淨心，本無一物，如六祖所說本來無一物，清淨心是性淨明體，絕無染污。無染何以顯現不出？佛說是迷而不是染，一覺馬上就轉變過來。覺了即如好眼看燈，決無圓影。如心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不覺即是攀緣心，自己一覺得就壞了，覺得自己有能力，覺得自己有智慧，就是無明。覺心是平靜的，不起波浪，起波浪即不平。佛法千經萬論講把握綱領，若尋章摘句，枝葉還有枝葉。《楞嚴》講的就是根本，前面七番破處以及後來所說的兩種妄見，均是根本。學教理，在精不在多，

理一通，佛法全通，所以古德說：「若能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」破我執、破法執即無人我是非，經中講的是叫我們看破。眾生迷惑顛倒太可憐了，外邊實在沒有什麼，全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煩，清淨心起了一念隨緣，本性即失掉了。例如眼見色的時候，這個色合於自己的意思與不合於自己的意思，有喜怒的感覺就是迷惑；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隨緣隨變。學佛就是要於隨緣之中鍛鍊不變，心不動搖；沒有喜怒哀樂，看外面境界即能看到真實相，三業所造即沒有善惡業。佛菩薩應化世間，種種設施，根本不造業。日本與歐洲研究靈魂學，還用各種科學儀器來測驗，很有成就，知道六道輪迴確有其事；但知道了之後又怎麼樣呢？不能解決也是枉然！要緊的是研究如何發生的，如何可以超出輪迴、了生脫死方有用處；譬如眼睛看東西有圓影，想辦法治好眼睛，圓影就沒有了。如知道圓影是假的就好了！等覺菩薩還帶有一分無明，如同眼睛還有一點毛病；凡夫毛病重，菩薩毛病輕，到了佛地一絲毫毛病都沒有，即到了常寂光土。

◎ 凡是有見全是虛妄的，菩薩住在凡夫處，他自己知道，凡夫因為妄見所以把真境真心失掉了。真心什麼都加不上，只要有一念，三途六道就有沾染。病眼所看的圓影

有名無實，假名建立，不是實在的；明白此理就要看破，看破即不執著，不執著就是放下。佛法均是指標月，幸勿執著文字相，不會的人滿腹經藏而苦惱無邊，會的人入魔道中仍然自在，一通則一切通，住阿鼻地獄也是清涼自在的。佛法是契理契機的，上契諸佛所證之理，下契眾生可度之機，如果地球上人類不能依照佛所說法而證果的話，則佛絕不會說的。

◎佛法就是破迷惑顛倒。眼有病的人看見燈上有個圓影，說是燈上生的不對，說不是燈上生的也不對，找不到它的著落。燈有光明是實在的，眼看燈時若眼有毛病，便把燈的光明轉變為圓影。好眼比作真智，燈比作真理，以真智見真理，即是一真法界，本無所有。眼有病比作無明見病，圓影比作眾生身心世界，因眾生有能見之妄見，故有所見之身心世界，見妄若除，身界不可得，眼病消失，圓影何來？眼代表本性，本性迷了，無明即起，乃生起十八界的圓影。真如本性迷了即變成阿賴耶識，再變為末那，再變為六識，《起信論》說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。阿賴耶識是帶無明的本性，乃帶妄之真，圓影是虛妄的、是見病，妄不離真，了妄即真。心與境均無有自性，能見的病眼與所見的圓影二者均無自性。病眼可以醫治

的，病治好了即看不到圓影，此比喻無明是假的，塵沙見思也是假的，全是虛妄的，均不是真實的，一切萬法均如此。此宇宙萬法之真實狀況，看破了，還有什麼執著與妄想？佛菩薩明白此理，故身心自在。如通達此中道理，必然青春常在。

◎經云：「影見俱眚，見眚非病。」影是外面的境界，見是帶病的眼，又可稱為見病。眚是眼生紅翳，比作無明見病。現在我們所見的依正莊嚴，均是真如本性所帶無明所見的妄相，亦即一切眾生見到外面境界及與能見的統是虛妄的，非真實的。唯識學上所說見到自證分即知見相二分之妄，古德所謂「終日在妄，終日恒真」，古人在妄知道真的，我們不知道真的而反把妄的當作真的。圓初住菩薩破了一分無明，才懂得眼有毛病，在此境界妄想執著均沒有了，治療四十一天才漸漸好轉；到等覺菩薩還有一點點毛病，即生相無明。學佛之人起碼要先辨利害，三途可以不去；次者須斷惡修善，可以保持人乘；進一步再明是非，再進一步辨真妄，曉得眼有毛病，得失之心去掉就自在了。《心經》上說的「無智亦無得」，能證佛果之智與所得的佛果，此二者均離開即得到無上菩提，不能有絲毫的局限與邊際。古人說「有容乃大，無欲則剛」，亦可形容自性清淨心。曉得毛病，就不是毛病，就是「見眚非病」。

此見是真見，不墮在眚妄之中，故能見到眚；既能見到眚，即已離眚，如人既已夢覺，即已離夢，所以謂之非病。

◎若以淨眼觀燈，只有光明，並無圓影；今看到圓影，是因為有赤眚之故，則能見之見成病，致所見之光有影。這是說明當前境界是虛妄的，所見的是虛妄，能見的也是虛妄。所見的是相分，能見的是見分，見相二分均是虛妄的，但離不開自證分，縱然有妄，其體並未變。病眼生赤眚，見燈有圓影，因眼有病故，非但所見燈之圓影是赤眚所生，即能見之見病亦是赤眚所成；以見非眚而不病，燈非眚而無影，故合影與見，同是眚之過失。但眚是病，醫治好了，即看不到圓影，所以能見與所見與自性清淨心不相干。真見是超越是非，不墮在眚妄之中，故能見到眚，既能見到眚，即已離開了眚，如人作夢醒了，當然不在夢中。大乘法中說如對於眼前事理真通達明瞭，雖無明未斷，知道自己眼睛有毛病，對於虛妄相不執著，知道無明是假的，由無明變現出來的境界是虛妄的，即可不必執著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即如眼睛有毛病的，到了等覺菩薩還有一點小毛病，可見問題在覺與不覺之間，覺了就自在，終日在妄，終日恒真，此說明真見無是無非的道理，雖眼有毛病，亦知圓影是假的，

不執著就成了。好眼觀燈本無圓影，比作真智照真理，惟是一真法界，本無所有，因一念不覺妄動，遂轉本有之智光，而為能見之見分，以有見分，遂有相分，乃成根身器界。故《起信論》云：「以依動故能見，以依能見故，境界妄現。」所謂見病如影，不惟所見之根身器界是無明之影，即能見見精，亦無明所起，故謂影見俱眚。若能照破見相二分，皆是無明之所熏起，即是真智，亦即真見，離能離所，脫根脫塵，本來無病，真見離妄獨立，無有身界可緣，說誰為即，說誰為離耶？

◎「別業妄見」：由別業中用燈之圓影為例，顯而易知。同分妄見中舉種種惡象，例如說天上的掃帚星以及日月星辰的災象，明明看見的東西，何以說是虛妄的呢？這就比較燈輪之例難懂。因為眾生自無始以來，以虛妄當真實，一時不易領會。佛在此地特別說大自然的幻象與病目所見燈之圓影同是虛妄的，以容易了解的比難以了解的；乃至三土（凡聖同居、方便有餘、實報莊嚴）依正莊嚴，全是虛妄的。《楞嚴經》這一大段經文，就是《金剛經》中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一句的注解。聲聞緣覺住方便有餘土，大菩薩住實報莊嚴土，在圓教講，等覺菩薩仍住實報莊嚴土，只有佛住常寂光土，也就是一真法界。故九法界有情眾生均將三土當作真實的，只

有佛及八地以上大菩薩知道三土依正與燈上圓影一樣，此時佛在楞嚴會上已經說得最徹底了，如再不開悟就沒有辦法了。

◎眼睛有毛病是一個人的別業，看燈上有五色圓影，其實不是實在的，是似境而不是真境。燈上圓影之相雖借燈光現相，並不是由燈生出來的，燈原來並沒有圓影，而是因為眼有毛病。如見了五色圓影而覺悟自己眼睛有毛病，問題就解決了，覺了就不迷了，覺了就沒有障礙，也就沒有苦惱。若想把圓影去掉很難；如知道是眼病作怪，了知其虛妄境界，即不會再執著，雖然處在虛妄境界圓影圍繞當中，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，苦樂都超越，即能得到自在無礙了。所以經云：「阿難！如彼眾生，別業妄見，矚燈光中，所現圓影，雖現似境，終彼見者，目眚所成，眚即目勞，非色所造，然見眚者，終無見咎。」

◎在此例中應當覺悟，我們今天所見山河大地、一切有情眾生，是我們無始見病所生的幻相。我們親自住在並見到這個世界，那一位不把它當作是事實，如果說山河大地是虛妄的，大家一定說這位先生發神經，在這個娑婆世界裏說真話無人相信，說假話人人稱讚，以山河國土比作圓影很難懂。見病就是無明業相，三細相之一。業

是動、一定有所造作才能成就事業，故業是動相。無明是迷惑顛倒的見病（比如眼睛有毛病），於無明業相，熏習不已，連續不斷，即是相續相。如此將本性轉變為見分之能見相，轉本有智光為能見之見分，於無相真理中，妄現所見之相分。有能見必有所見，見相二分同時發生；理論上說先有能見，後有所見，實在是同時的。所見的山河大地、一切眾生以及一切種種果報循環，與眼病所見之圓影相同，故佛說這是無始見病所成，能見所見均不是事實，均要放下，即脫離生死。

◎經云：「見與見緣，似現前境，元我覺明，見所緣眚，覺見即眚，本覺明心，覺緣非眚。」一見是目見，即見分；見緣是國土眾生，即見所緣之相分。六根六塵相接觸即現出圓影，圓影是目眚所成，故見與見緣是由無明業識生出來的見相二分。此二分均由自證分變現出來的，因是依他起性，所以當體即空，依他如幻，非有似有，眼前境界似乎現出前境，均非真實，徹底虛妄的。元是原來、本原義，就是我們自己本來的妙明真體。覺明即是本覺墮在無明之中。妄相是真心現的，真心一念不覺即現妄相，不覺時本覺妙明即被無明蓋覆著了，如陰天雲多，蓋著太陽，蓋得再厚，太陽還是有光的。本覺妙明的作用如太陽在雲層裏，真體無人曉得，本覺變為妄覺，

如同眼有毛病。換句話說：見與見所緣境俱從自證分而起，皆如空花，本無所有，乃似現前境，究其所由，元是我本覺妙淨明體上忽起一念之妄，能見及所緣皆依眚而生，非真理境中所本有，原來是我的真覺墮在妄明之中。「見所緣眚，覺見即眚」，本覺變為妄覺，能見的見分，以及所緣的相分，即起了執著，起了能見與所見，有能有所就是凡夫。有了無明才有這些相，無無明即無妄相，眼睛好了即見不到圓影，三土五蘊依正莊嚴是真如本性有了毛病才現出來的。攀緣外面即是毛病，體是真如本性，病無自性，本性上出了見相二分是妄的。非但所緣是眚，即覺明所發之能見，亦即是眚，因其俱依無明而有，妄體本無。換言之，一念之妄，即生起能見及所緣，則覺此能見之見精亦是眚妄，於是覺與見皆是眚矣。「本覺明心，覺緣非眚」，惟有本覺妙明真心方不落方所，此明真體非病，上「覺」字指真體，下「覺」字指妙用，「緣」字雙攝見與見緣，謂本覺妙明真心，覺悟到能所二緣皆妄，此覺體自不墮在妄中。換言之，妄見對覺心亦是覺心之所緣，故妄見屬諸緣之中，是則覺心能覺諸緣者而謂之非眚，正以合前見體能見眚者而謂之非病，互相契合。

◎能真正悟入萬有皆空，才能放下，放下即自在，放不下則苦海無邊。經中說「本覺

明心」，即是真如本性，佛法中常說本覺與始覺，本覺是眾生之心體，自性清淨離一切之妄相，有覺知之德，是非修成而然，乃本有自爾之性德，故曰本覺。然此本覺心體，無始以來，覆於無明煩惱之中，一旦依修治之功，始顯其性德，名曰始覺。明心是光明的，心若明了，即是無明去掉了，此「本覺明心」四字絕不落在方所。

◎經云：「覺所覺眚，覺非眚中，此實見見，云何復名覺聞知見？」覺其所覺之見精，從眚妄起，而此本覺明心非墮眚妄之中。本覺理體能覺諸緣起相，第二「覺」字是動詞，一動即是生相無明，現出種種相，本覺雖現妄相而絕不攀緣妄相，雖在妄相之中而不染妄相。第一與第三個「覺」字是真體，所覺指能緣所緣，本覺（真覺或真體）被無明蓋覆未覺的時候，常墮在眚妄之中，一旦覺到所覺的是眚，則此本覺已經離開了眚妄，而不墮在眚中矣！可見本覺明心能現一切相，而不為一切相所礙，性相圓融。佛法所講的真如理體是一切萬法的理體，如真懂此義，念念圓融，圓融才能得到自在，不圓融即有障礙。本覺明心能覺諸緣就沒有毛病了，雖曉得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而仍不能轉變境界，就得不到佛法的受用，必須自己作得了主，才算是沒有毛病，此即謂之「覺緣非眚」。斷煩惱、了生死、證菩提不是空話，真能做到；

只要有一念不覺即統統不覺，覺就是放下，迷就放不下，有一椿事放不下就是迷。真心是湛然常住的，無明是徹底虛妄的。如一人失迷路途，不辨東西南北，等明白過來就認識了；凡夫依自己的真心忽然迷了，才起了夢境的法界，夢是妄的，境亦非實，凡夫雖在妄境之中，無時無刻並未離開真心。見性是真，聞性也是真，六根根性是真，諸法法性也是真；迷的時候如夢境中之山河大地。佛菩薩的境界在夢中不執著，水月道場，夢中佛事，真妄一如，不離妄境，恆住真常，對一切眾生有莫大的恩德；而小乘人則否。佛的無邊大用，就是我們自己的無邊大用，我們有障礙蓋著了；知道這是一種病態，立刻把它放下就自在了。《圓覺經》上說知幻即離，正同於見見非見，知道是幻即可以離開。知難行易，一邊是無量功德，一邊是無量苦惱，真正明白學佛能離苦得樂的效果，立刻放下，馬上得到解脫自在。但是如何能體會此中深奧理論？必須具備正信、正解、正行，此三者缺一不可，不能分開，且須圓融，變成一個，即謂之能入；反過來說，如果仍然是三節各各獨立，即是未入。覺本來是真的，眚本來是妄的，未覺眚時常為眚妄所迷所障，既然以真覺覺其所覺之眚，則真覺即脫離了眚病。以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來說，若真覺悟，在根塵識

中即得自在，不再為虛妄相所蒙蔽。迷的時候身口意謂之三業，悟了的時候即變為三輪，身口意均轉法輪。這個道理即是見見非見之義，即真見見到見精帶妄時，真見就不會墮在見精妄中。換句話說，假如本覺明心只要見到妄見，即離開妄見。因此必須覺悟，見聞覺知是識的作用，是帶妄的，不是本性，所以不能把見聞覺知當作真心，但也離不了見聞覺知。古德說學道的人決不可把見聞覺知錯用了，但要認識真心也必須由見聞覺知上去找，要控制見聞覺知認識本性，本性不屬於見聞覺知，但也不離開見聞覺知。

◎學佛最重要的是把理論運用到行為上，六根接觸六塵不被外相所迷，什麼境界現前心都不動。相是虛妄的，而見妄所依的理體是真的，妄依真而生。本來我們的身與佛一樣是法性身，所住的土是法性土，常寂光土。必須要物我雙亡，如《金剛經》所講的破四相；如還有人我相，現在面前的境界就是虛妄的。如果要做到物我雙亡，自他界限必須完全去掉，這樣還有什麼漏與不漏呢？在學問上講，這是登峰造極的學問。

◎見聞覺知就是八識的作用，轉本性為阿賴耶識，在法性土中見聞覺知用不上，真心

因一念妄動即變為阿賴耶識，有念即叫做妄，無念並非白痴，白痴也有念，可見作到無念實在不容易。佛經難懂的原因，在於佛是由無念心中說出來的言語，後來經過結集作成經典。要懂得佛經的道理，須把妄念減少一分，即與佛接近一分。如何減少呢？即是六根接觸六塵時，提高警覺，不為六塵所轉，否則不但經看不懂，注疏也都看不懂。入了境界即能懂，入即行，信解行證合而為一即能解決自己的生死。

◎學佛的目的在于證果，不是了解經義增加一點智識就算了。悟有兩種，一種是證悟，一種是解悟，解悟其理論並未入進去，對於修證的功夫毫無交涉，故佛在任何經典中均勸行人入道。入道無他，即離相而已，離相大覺自然現前，《楞嚴經》的理論以及古人注疏都研究得熟透了而仍然放不下，對世間事物貪戀不捨，則其所知亦僅是皮毛知見而已。

◎經云：「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，則復滅除諸生死因。」諸和合緣即是十二因緣中的無明，即是惑，亦即由分別起的煩惱障發動有漏的善惡業而感召分段生死的主力，謂之發業無明。不和合緣即是根本無明，因背覺突然而起之最初一念，為不

和合，此即三細業相（無明業相、能見相、境界相），為變易生死因。眾生違背了清淨心，一念妄動而有無明即謂之不和合。不但是外面的明暗空塞不是見性，更進一步亦不是見聞覺知，但是見性又不能離開見聞覺知，如以見聞覺知認為是性，則六道出不去。見相二分是妄的，自證分及證自證分是真的，吾人在初學，說得似乎對於佛法彷彿有幾分透徹，實際上仍未入此境界。轉境界不是馬上可以轉變得過來的，轉變的方式就是離見即覺，連見都要離，相分當然更要離。如不能由見上離，可先由相上離，外面境界得失的觀念就少了。先學不著相，進一步再離見，離見即離念，離相是所，離見是能，見聞覺知之能先要離開，能與所根本不放在心裏，不與外境計較，同時心裏亦不取著，使我們的清淨心一塵不染，這一生定有成就。修行人知真與妄，真不礙妄，妄亦不礙真；凡夫為六塵境界所繫縛，是自找麻煩。迷時是惑，覺時是智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菩薩居塵不染，不求遠離而自遠離。此無非令我們通達真妄，必須有徹底的悟解才能辨別真妄，原來十法界就是一真法界，一覺就是真，一迷就是妄，迷的作用是苦受，覺的作用是樂受，相上並沒有差別。

◎經云：「圓滿菩提，不生滅性，清淨本心，本覺常住。」此從妄相中認識真性，知妄即是真，有如此眼光就是見性，見性即成佛，如此看到一切眾生均是佛，無情眾生有法性，見一切萬法均是佛法，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，不生滅性就是如來所證的大涅槃，此是斷果，不生滅性是斷德（斷盡一切煩惱之德）。清淨本心代表反妄歸真，不是從外面得到的，必須圓滿菩提證得不生不滅的大涅槃性，從來沒有染過，迷情與清淨本心毫無交涉。本覺是如來的智慧，現在就有，人人本具，果然真信就是大乘菩薩種性，相信我們自己的本性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，《密嚴》偈云：「如來清淨藏，世間阿賴耶，如金與指環，輾轉無差別。」但是說這一偈還是落在四句上，心中毫無概念就對了。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悟了知道是一體，迷了即有分別，至此可稱圓滿菩提，明不生滅性，悟清淨本心，得為本覺常住。若二種見妄未除，錯認見聞覺知之見，不達見見非見之見，總在第二月上認妙覺性，則始終不得見真性。

◎經云：「如是覺元，非和合生及不和合。」覺元：元者本也，本來如此，即精覺妙明，本覺妙心，就是佛性。覺元不是因緣生，故不屬於和合，亦非自然性故亦非不

和合，講到本體，和合不和合均談不上。如說和合生，則與離一切相相違；若說非和合有，則與即一切法相背。換言之，覺元者亦指元清淨體而言，就是說若認為覺元是屬和合而生，則同諸幻法，永為生滅；若認為非和合生，則不能即一切法，而棄諸幻法於覺性之外。生死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，佛說生死是世間人的妄法，在百法中生死是屬於不相應行法，真正能通達百法即可破人我執、法我執。菩提為煩惱所纏，所以要斷煩惱；其體是一個，說斷不如說悟，一下子覺悟之後，煩惱就沒有了。

◎經云：「則汝今者，妙淨見精，為與明和？為與暗和？為與通和？為與塞和？若明和者，且汝觀明，當明現前，何處雜見？見相可辨，雜何形像？若非見者，云何見明？若即見者，云何見見？必見圓滿，何處和明？若明圓滿，不合見和。見必異明，雜則失彼性明名字，雜失明性，和明非義。彼暗與通，及諸群塞，亦復如是。」見精雖不是真見，但與真見是一體的。和合者，如水與土和合即變為泥，泥非水亦非土，混而不分，若謂見精與明相和合，如以眼見光明之相，則見精與明相分不開了。在眼前，見是見，相是相，看不出有和合的樣子，如果真能和合，則和合以後的雜

相是什麼樣子？假使見精與明相和合之後，應當失卻明相，何以開眼仍看到明相呢？如明相就是見精，何以見精能見到自己的見精呢？假如見精是圓滿周徧的，何以能再容納明相？若明相是圓滿周徧的，如何能容得下見精呢？一雜和其體性即失掉，如見精與明相和合，不但其體性均各失去，其本有的名字亦當失去，而見當非見，明應非明，如水土相和，則失彼水土本名。雜講不通，和也講不通，佛說話之用意在消除顛倒，真實的確不落在言語上，動念頭都不成，清淨心現前，一切皆是，左右逢源，一執著就生大毛病。古人云：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。」悟了統統皆是，不悟那裏也找不到。佛法難說也難聽，千經萬論不過是破執著而已，生滅與不生滅非二事，萬不可把煩惱菩提看做兩樁事，一真法界裏就是一樁事，十法界萬相莊嚴全是自己心中變現出來的，覺後空空無大千，大徹大悟之後，對於十法界一切莊嚴，不會生一念歡喜心。徹底放下是真自在，知道自己是在迷中，豈不是智慧現前嗎？◎妄心是生滅法，凡生滅者均非真實；如來藏是不生不滅，因如來藏是不變而能隨緣，與萬法有和合之相。通達了佛法的真實義，說和合也行，說不和合也行，此理最不易懂，而《楞嚴經》中說得圓滿。古德說開慧的《楞嚴》，其實各種經典均能開慧，

何以單提《楞嚴》？因其說理透徹，容易使人開悟。讀佛經固然應當依教奉行，但也要依四依法，依義不依語，不可誤會佛意，佛有時說空，有時說有，均是破眾生之執著，如不執著，佛也就無話可說。

◎入道之因緣，個個不同，出家在家弟子有因好奇心而學佛者，有因一生坎坷而學佛者，有因偶然機感而學佛者，千差萬別，不勝枚舉。阿難見佛相好而出家。其實最初發心並不重要，要在入道以後精進修學。阿難所講的心、見、相等等均含糊籠統，經佛指為是妄想心，徧計所執。事實上大家都用此心，把妄想心當作真心，妄想心作主宰才是錯用了心。就世間法言之，亦不究竟，世間法有善惡因果報應，造善造惡均用此心，永遠出不了輪迴，認識真心才能超出生死。經中教我們捨妄心用真心，學《楞嚴》最低限度要知道真心之所在，並漸離妄想心，果能如此修法，則修淨土法門決不生在凡聖同居土，起碼生到方便有餘土，但不可執理廢事。

◎《楞嚴經》最初說心為見性，後來又改稱為如來藏，稱見性是別名，稱如來藏是總名，如一開始就說如來藏不大好懂。見之體是真心，真心稱之為如來藏。藏者，藏也，含藏萬法。何以稱為如來？如是不變，來是隨緣的大用。不變之體是理體，亦

即宇宙萬有之本體，在有情方面謂之佛性，在無情方面謂之法性，就是我們自己在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。有體必有用，其作用無量無邊，十法界依正莊嚴均是如來藏變現出來的。《楞嚴經》上阿難經過世尊三番四覆的開示，他已經悟了一點，但悟得還不究竟，他只見見性是真的，而不知見性還帶一分妄的，並不是純真，是由妙真如性變現出來的。佛此番所說的均是叫阿難微密觀照，偏重在空如來藏方面講的，因為體是空寂的，萬相都建立在理體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虛妄並不是沒有，是有，妄想之理體並沒有障礙，事與理無礙，《華嚴》有理事無礙法界，生活多麼圓滿幸福！凡夫理事不通有礙，二乘執理廢事亦有礙，唯有大乘菩薩才圓融，一切萬法皆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隨拈一法均是佛法，事實上確實是如此。萬法之不盡，才歸納為四科七大，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，不過開合不同而已。有一類眾生對色法迷得淺，對心法迷得深，即說五蘊（陰蘊同），色只說一個，心說四個，受想行識皆心法。又有一類眾生對心法迷得淺，對色法迷得深，即說十二處，十一個（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法）全是色法，只有意根是心法。因為眾生根性不同，才有這種種分類的說法，修行就是在這一切法上，微密觀照之後，那一法不是妙修行

路，會用的頭頭是道。二十五位大菩薩作示範，任何一法追究它的理體均是妙真如性。

◎《楞嚴經》之七處徵心是從總相入，上根利智者方能承當；四科七大是由別相入，中下根性的人可以接受。前者是由性上見相，後者係由相上見性。見到諸法無相，境界就高了，即證得無生法忍，也就是見到諸法實相，到達圓初住的地位。

◎經云：「阿難！汝猶未明，一切浮塵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，幻妄稱相，其性真為妙覺明體。」塵是六塵，一切色法之總綱。浮塵幻化言其無一相真實，當處出生，找不出萬法的來源。眾生總要追究其根源，研究它什麼時候有的，其實當處出生是來沒有頭，當處滅盡是沒有去處，無來無去就是當下。當處出生與滅盡一刻也不停留，種子現行剎那不停，如同銀幕影相一樣，一秒鐘換二十四張軟片，就把我們欺騙了。一彈指有六十個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個生滅，換句話說，假定一秒鐘有四次彈指，則一秒鐘即有二十餘萬次之變化，所以一切相沒有不是幻妄的，故說幻妄稱相。幻妄之相無自性，依真如理體變現出來的，理體是空寂的。古人以水比體，以波比相，體是真如本性，就是法身，就是一真法界（名字不同，此是佛說

法的善巧，使眾生不執著名字相），萬法的真性就是自己的自性，外面整個法界的一切萬相（諸佛淨土以及地獄）均為心中之影相。果然真曉得是自己心中變現出來的，那有不自在的道理？

◎經云：「如是乃至五陰六入，從十二處至十八界，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，因緣別離，虛妄名滅。」前面所講相是虛妄，性是真實，此處說明世間所有諸法，乃至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均是如此。五陰是色受想行識；六入即六根，因六根能接受六塵，故名為六入；十二處是六根六塵；十八界則再加上六識，界是界限義，各有各的範圍。佛在大小乘經典中常常講到，宇宙人生相當複雜，把一切複雜的萬法歸納為以下四個名詞，即陰、入、處、界。為了眾生對萬法迷惑深淺程度的不同，而有善巧之說法，六入與五陰即相反，六入是六根，六根本來是色法，而其作用與外塵內心均有連帶關係。平常講三科，此處講四科，其實六入可以歸納於十二處或十八界，十二處中之意根即心法，此不過開合之不同。對迷心重、迷色輕者，合色開心，合色法為色陰，開心法為受想行識四陰，乃說五陰。對迷色重、迷心輕者，合心開色，合心法為意根，開色法為五根六塵，說十二處。對色心二迷俱重者，心

色俱開，開心法為意根六識七種，開色法為五根六塵十一種，說十八界。就心色二迷俱輕者，心色俱合，但說色心二法，皆可收盡一切諸法。此四科法包括前面所說的一切幻相。人生過去世中，對五根六塵必定取其相而執其相，取與執如果是短暫的、偶然的，即不會受人身；因其持續不斷，所以在阿賴耶識中落有種子。復因取相著相太強太久，所以一現相就是過去看的老樣子，此即阿賴耶識中之親因緣。人死後尚未投胎時之中陰身，迷惑顛倒，心中妄動，找父母作增上緣，此以無始來熏習的習氣作攀緣的念頭，謂之所緣緣。受身根本是虛妄的，所以說「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」。因緣別離，四大六根分散，即是滅，所以生死都是虛妄的。

◎ 吾人常問：生由何處來，滅歸何處去？佛經上說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即是答覆此一問題，其理相當的深，明白此理，生死之恐怖即遠離了，即時得到清涼自在。生滅去來不過是色法與心法二事：從色法上講是有生有滅的假相，如此身即是假相，四大分散，假相便沒有了；去來是指的心法。無論心法也好，色法也好，均是虛妄而不是真實。因緣所生法均無自性，當體即空，所以是虛妄的。既然是虛妄的，為什麼又有假相發生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色心二法生滅去來，其根本即是如來藏，

以前說五色圓影無有生滅去來，找不到，因其徹底虛妄，如來藏隨眾生心應所知量，如來藏無知無識，隨眾生心而變化，九法界中上邊迷得輕，下邊迷得重，迷減少、悟增加即漸漸能見到諸法實相，如現在迷得多、悟得少要提高警覺，九法界之升沈都在乎悟不悟。雖然如來藏是理體，如如不動，但所有一切萬相的變化是從體起用，隨心應量，循業起現行。六凡的法界是善惡業發現的，三善道是善業發現，四聖是淨業發現，如大經中所說的華藏世界與西方極樂世界也是循業發現；所現的相均是虛妄的，而其理體與諸相毫不相干，理體絲毫未染、絲毫未動，現佛淨土亦未清淨，現阿鼻獄亦未染污。此本性我們天天在用它，但是把它忘記了，在六道中枉受輪迴之苦，實在是可憐憫者，受盡了痛苦，也是虛妄，並非真實。《大乘起信論》說：「依一心法，有二種門。云何為二？一者心真如門，二者心生滅門。是二種門，皆各總攝一切法。此義云何？以是二門，不相離故。」所謂二門不相離者，言如來藏若隨染緣熏，則妄有力而真無力，因而變成阿賴耶識，此時一切本有淨妙功德，便化為無量煩惱；若隨淨法熏，則真有力而妄無力，因而證入涅槃，還我本來清淨。此中全真成妄，全妄皆真。

◎經云：「殊不能知，生滅去來，本如來藏常住妙明，不動周圓，妙真如性。」永久是這個樣子謂之常，住是安住，從來就沒有生滅過，無生滅才是常住。明是智慧覺悟，妙是迷與悟均離開，對迷說悟非為妙，相對的即不是真理，根本就沒有迷過，悟焉能按得上，不屬於念頭亦不屬於言說。不動是從來沒有去來，如如不動。周圓是無所不徧，盡虛空，徧法界，何處不是？必須具備此四個條件：(1)常住、(2)妙明、(3)不動、(4)周圓，六道輪迴生死就沒有了。由此可以看出大乘法活潑靈敏的狀態，常住妙明，生死就按不上；不動周圓，涅槃就按不上。十法界依正莊嚴是相，其體是妙真如性。妙真如性是什麼樣子，長的方的？紅的白的？全都不是，六祖說的「本來無一物」就對了。如想入此境界，不難，心要空。為什麼還是牽腸掛肚？本來無一物，心裏頭不應該有東西；見性不見性沒有什麼秘密，心中有東西見不了性，心中空空洞洞，性就現前。宗門教學即要達到此一目標，有一樣東西就是無明的障礙，如想明心見性須由此處下手。不是不要相，小乘灰身滅智落在空上，心還落在「什麼都不要」上，可見無一物不簡單。昔有學人問某禪師道：「以安世高的道行還要來到中國還兩次命債，是什麼緣故？」禪師答：「他不曉得本來空，所以不了還須

償宿債。」

◎經云：「阿難！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？」那一法都離不開法性，相是虛妄的，而性是真實的，五陰就是萬法的歸納，其實六根所接觸的六塵，那一樣不是性體？見性是一見一切見，盡虛空徧法界全體現前。五陰是早期佛教翻譯的名詞，到玄奘大師的時候，新譯為五蘊，如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蘊有集聚之義，集聚有為法蓋覆真實性，故玄奘譯為蘊，言其蓋覆真性，所以見不到性。五蘊再開出九十四種性。百法最後六法為無為法，無為法中只有真如無為是真的。何以說五陰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呢？這是從性上說的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相有生滅，性無生滅，相是虛妄的而性是真實的。從性上看不生不滅，佛菩薩的著眼點是看性，不注重相，若真能通達了性，相沒有妨礙，是入了性相一如的境界，亦稱之為一真法界。古人有謂莊子已到了地上菩薩的境界，因其說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」，似已入法界。

◎一真法界的景象即是覺後空空無大千，實際上相還是有的，只是對於此境界已經無心罷了。古人說：「事到無心皆可樂（一塵不染），人非有品不能閒。」現在公務

員退休之後，閒得發慌，無聊極了，各就其興趣之所近，選擇一種嗜好，找三五朋友，消磨時光，這些人大半不願意讀書研究學問，假如把這桑榆晚景的大好時光專心研究佛法中之心性之學，深入諦理，趣入實證，真是天下最有福最有智慧的人。

◎有人對於無明頗多疑問，人為什麼有無明？幾時開始有無明？這些問題愈研究愈增加無明，始終得不到結果。覺與迷均無開始，無明的現象即是能所，只要有能所的觀念，無明即未打破，由第一分別展轉而生無量無邊的能所，這是錯覺，完全是假的，應大大的覺悟才行。見性的人看世間凡夫迷惑顛倒，一生貪瞋癡慢，喜怒哀樂，極盡表演之能事，臺上的人假戲真做，真動感情，其實一切作為均是夢幻泡影；如果曉得是在做戲，不妨也在臺上隨其表演一番，而心中如如不動，豈不是已入了法界嗎？世間上任何宗教學問決無此高深的境界，佛法談到最高處，連佛也不要，一身輕快，包袱都丟光了！

◎佛法界是一真法界，其餘九法界眾生均在迷，不過迷的深淺不同。圓教初住以上就是佛法界，圓教十信位菩薩是在九法界中之菩薩界，九法界均有生死，羅漢、辟支佛、權教菩薩有變易生死，均屬不相應行法。佛菩薩見到諸法實相，所以逍遙自在，

明白此理，慧眼即開，看眾生迷悟的深淺即知其將來墮落的程度。二乘人一切都不想了，有一點小自在與小神通，但未見性，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。此處說非因緣非自然，沒有根源，何必追其根源，如經中所說：「其人無故，不動目睛，瞪以發勞，則於虛空，別見狂華，復有一切狂亂非相。」這狂華即相分之境。論中所云：「以依能見故，境界妄現。」空原無華，瞪目妄現，所現的狂華本無所有，亦無自性，如此則一真法界就現出來了，於自己眼睛無障礙，於虛空無障礙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可惜眾生迷得太久，不能馬上領悟。佛在經中講的明顯，昔日學人業障淺，理懂得，馬上境界就變了；我們現在縱然聽懂了，但是境界還是一時轉變不過來。

◎一切萬相是色法，有人認為都是由空中生出來的，佛在世時，小乘學者將世間萬物均用七分之一，分之再分，最後析至鄰虛塵，再析即入虛空，遂認為法既可析為虛空，虛空定能生出色法，以為一切物質均是由虛空中生出來的。東方亦有不少人同此見解，說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萬物，或謂虛以生氣，氣以成形，萬象本於一氣，一氣始於太虛。其實虛妄不能生萬法，佛說出真正的根

源是虛妄的，佛說：「是故當知，色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《楞嚴》此一大科乃至後面之二十五圓通，乃是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的註解，如明白此理，方能自己作主宰，凡聖不過一念之間耳。

◎經云：「若目出者，既從目出，還從目入。」有出必有入，既有出入，眼有能見之見性，眼是母體，它能生花，既然花從眼出，亦應當有見性，花有見性的話，它應當回頭看到眼。再者花在空中，既然遮障了虛空，再回來的時候應當把眼睛障礙了。所以說是由眼睛生出來的理論不能成立。非從眼出即非因緣生法，所說因緣生法乃是對外道而說。同時空中花又不是自然有的，但是它又是從那裏來的呢？在理上講，講到真如本性，真如沒有內外，有內外不叫真如，有生有滅不叫真如，真如絕對清淨，一切妄相皆是虛妄，其理性湛然不動。應知生即無生，無生而生；生即無生即是非和合之因緣，亦非不和合之自然，此時所見到的即是證到實相，根本沒有生，那裏有滅？雖現幻相其實也沒有生。此理須微細觀察，即可通達實相。過去有位祖師說：「真空不壞有，真空不壞色。」壞作障礙解，既無障礙，其妄相可以隨便現，根本沒有妨礙。

◎ 一個人身心自在的時候心中寧靜，忽入忘生無我之境，心中無念頭故能忘生。心清淨身體自然安寧，不受苦樂，所謂觀受是苦是沒有功夫的人說的，清淨心絕無受，受是說根接觸塵境時納境於心，若無我就沒有受了。根與境相對生了觸受，受了之後即止住，尚未造業；若起愛憎即有苦樂，樂受生貪愛，苦受生厭離。初學佛時先求捨受，順逆境現前，要在境上磨練，接觸任何環境，心裏要起覺照不動，不使感情起作用。有智慧人學佛，根境相接時用奢摩他微密觀照。用功須懂得要領，二六時中那一刻不是修行，時時刻刻提起覺照，念念覺而不迷，無論任何境界現前如如不動。凡夫所領受的是三界之內的六塵境界，二乘聖者所領受的是方便有餘土的六塵境界，菩薩所領受的是實報莊嚴土的六塵境界，均是因緣生法，當體是虛妄的。受不是真實，所受的是塵，受是迷了之後的受用，覺了之後知根塵境均是如來藏妙真如性。所謂見濁，凡夫有我見、著相；二乘輕一點，無我見、著空，也不好；權教菩薩亦有我見亦無我見，非有我見非無我見，仍在四句裏邊。真如本性按不上無我見，一按上就錯了。誰無我見？我無我見。一念不生，如如不動就對了。

◎ 《唯識論》中說：八識均有想念。前五識隨境而有念，眼在色塵上有分別，耳在聲

音上有分別，此之謂分齊。第六識計度分別打妄想，想前想後。（前五識有限度，第六識無限度。）第七末那識是憶持，只憶持一個我，謂之我執。第八識憶持，持種子之作用。通常說記憶力即是阿賴耶識把它存在檔案之中，憶持不忘。所謂憶持就是於境界領納之後，攝其全體，印持不忘，與間斷浮想不同。何以有時候感覺到記憶力很差的樣子？其實並不是識體上發生毛病，而是在作用上起了差別，如心不在意時，注意力不集中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所以只要專心一志，把力量集中起來，自然能夠記憶了。種子決不會失掉，譬如有人從前為了一件事對我說了一句刻薄話，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，因為印象太深了，這就是注意力集中的緣故。經中說：「當知想陰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」

◎想不是實在的，此字之造形，上邊是相，下邊是心，是心裏頭的相，故謂之想。心想酸梅，口流酸水，酸梅並未到口，口水那裏來的呢？說到懸崖，想到足踏萬丈懸崖之上，兩腿就發軟，其實尚未到達懸崖，這完全是虛妄的想像，絕不實在。二乘人有想，菩薩亦有想，藏通別教之佛均有想，有想即有念，提起正念，無妄念即正念。迷了境界即妄念，覺了境界即正念。在凡夫位上，六根對六塵起六識，如在境

界中起貪瞋癡即惡想，反之如斷掉貪瞋癡即善想，不善不惡謂之無記；修無想定的人還是有想，他想「無想」，沒有粗想還有細想。二乘人有三界外的想，貪方便有餘土之五陰，還有見思煩惱。二乘人如沉寂到空寂裏，仍謂之惡而非善，佛說他是焦芽敗種；若能迴小向大，從空出假，自行化他，還可稱善。菩薩也不例外，如其起分別二諦亦謂之惡，不生分別方謂之善。權教菩薩均離不了分別，見性以後，可漸漸減少分別。以上所言均屬妄想，造成了煩惱濁。凡夫不知三界六道是自己想像所現，是自己想陰製造出來的；一切大權操縱在自己手裏，好壞都談不上，執著就不是好境界，不執著就自在了。所以大乘佛法就是要心地清淨，一塵不染，無動於中。佛是大覺，不變隨緣，圓滿菩提。十法界都可以隨緣，菩薩隨緣不變，凡夫不能不隨緣，要訓練不變，不著相，不取相，而不要離開相，如離開相亦是著相。二乘人是不變不隨緣，也不好。佛法與世間法分不開，隨緣隨變是世間法，佛法與世法之分別即覺與迷而已。二乘人不了涅槃生死是執著，所以生煩惱；菩薩不知十法界依正莊嚴亦是唯心所現，還有四十一品無明要慢慢斷（此是笨修之法，一斷一切斷是頓超的方法）。學佛離此原則，永遠不能求得無上道。

◎知道想是妄的就覺悟了，既是虛妄的，不是實在的，就沒有妨礙，即可用此妄相作為弘法利生的工具。可見悟了以後，一切方法幫了大忙；迷了，佛法也是障礙，學佛學成了佛呆子。隨緣不變應當把重心放在不變上，若放在隨緣上即入了魔道。佛現也好，魔現也好，不為境界所轉，即是菩薩，此種境界甚高。隨順一切緣，不分好壞，如沒有定力與智慧，很容易墮落。如真正通達了，一起念時，若曉得心念是空寂的，就見性了。古人說：「妄想元來本自真，除時又起一重塵。」如坐禪時，才一坐定，妄念紛飛，如一覺察，不必理它，慢慢自然就減少了；愈怕煩惱，煩惱愈多。再深一層觀察，即可知想陰之體性，即能通達實相。妄想無性是法性宗之宗旨，依此理論而觀照，在日常生活當中起觀照般若，理論與生活合成一氣，如《金剛經》之著衣持鉢，生活即修行，修行即生活。

◎行陰在唯識學中是五偏行之中心所，能驅役自心造作善惡業，亦即業行。三業造作，於百法中攝法最多，除受想外，包括四十九個，連同二十四個不相應行法，共計七十三個。無論與心相應不相應均遷流為義，均屬於第七末那識。末那識恒審思量，念念不停；八識雖皆有思，而以末那為最。八識俱有遷流，而以末那為勝，末

那是行陰，在一切法中取思心所為依據。列表如下：

百法		五蘊	
有為法：九十四	11	色	受
	1	前五識	想
	1	第六識	行
	49 + 24	第七識	識
	8	第八識	
六		無為法	

◎《楞嚴經》云：「阿難！譬如瀑流，波浪相續，前際後際，不相踰越；行陰當知亦復如是。」行陰如急水，波浪比造作，相續喻遷流，前後際比喻各有各的分齊，不會錯亂，一個跟一個。真心不守自性，一念不覺而妄動，迷失本性，性變成識，唯識中稱之為阿賴耶識，是第一能變。此識中有三細相，即(1)無明業相，從真起妄初動之相。(2)轉相，又名見相，依初動業識轉成能見之相。(3)境界相，由前轉相則境界妄現。轉相又稱見分，境界相又稱相分，十法界均由此變出來，境界為緣長六粗，展轉相生。末那是微細的流注，生住異滅，念念不停；末那是靜相，而實際是剎那不停。行陰比瀑流，隨境而轉，如流水，後段不會到前面去。造作是有為相，有為相自然是念念遷謝，生死死生，如旋迴輪，無有休息。瀑流非斷非常，因其相續非

斷相。迷了把假的當作真的，即入六道生死輪迴，覺了知其虛妄不實之相與自性毫不相干。

◎六道凡夫取三界的境界，造善不善業為有漏業，其果報亦在三界之內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無記雖無報，而於境界有障礙。二乘所取的相與凡夫恰好相反，證入偏真涅槃，其身口意雖無造作，而其所造作的是不造作，屬無漏業。但二乘怕入紅塵被迷，只求自了。菩薩亦有漏亦無漏，即中道的境界。菩薩不住空，他與世人一樣，但不著相，不生煩惱，屬無漏業，境界不捨棄而心不著相，在九法界中度生，心是空的，相是假的，自然自在了。如果不通達念念遷流沒有實性，完全是虛妄的，即落在九法界中；如通達了，知水外無流，在九法界中即變成一真法界。

◎經云：「阿難！如是流性，不因空生，不因水有，亦非水性，非離空水。」此文是討論流而不是討論水。行陰不是真如生的，真如本性變為阿賴耶識，阿賴耶識亦無此流。第七識依第八識為體，依外六識為用，體是阿賴耶識，用是六識，第七識念念生滅。此識與我們關係太大了，成聖成凡，關鍵俱在此；打破此關，轉末那識為平等性智，即轉凡成聖。行陰如果是真如生的，應徧一切處，故行陰亦不是因空而

生。若是因空而生，則十方無盡虛空當成無盡暴流，如此則世界眾生，自然都在水中，實際上並非如此。若因水有，水性是濕的，流的性亦應當是濕的，但是流只不過是一個動相而已。行陰不是阿賴耶識體上生的，暴流是動相，水性是澄清之相，行陰離開了阿賴耶識並無自體、無自性，完全是虛妄的。若說水是能生，流是所生，則二者如樹生果，應當分明可辨，今二相不可得。流外豈有水，水外豈有流？若說暴流即水性，則水性流性二性混融，融則暴流即是澄清，澄清即是暴流，而澄清之時應非水體。若謂離空水之外而有暴流，奈何水外無流。

◎經云：「阿難！譬如有人，取頻伽瓶，塞其兩孔，滿中擎空，千里遠行，用餉他國；識陰當知亦復如是。」虛空並無來去，識是了別為義，此獨指第八阿賴耶識。以瓶外空喻藏性，瓶內空喻識性，因迷執而成了兩件事。頻伽譯為妙音鳥，瓶形像鳥故名。把真如本性比作虛空，虛空周徧法界，如如不動，無來無去，三界六道生死輪迴、成佛作祖，未動過，未變過，可惜眾生一迷，才叫作識，把阿賴耶識的一分作為我自己，以虛空比作阿賴耶識。迷了把瓶內虛空當作自己，覺了則心包太虛，即住一真法界，即住常寂光土，即得大自在。真修行人不把世出世法放在心上，禪家

說打破黑漆桶即是打破頻伽瓶，破了無明即是打破頻伽瓶。眾生執身內的靈魂當作自己的，業報身喻瓶，瓶內空喻識性，瓶外空喻藏性，由我法二執喻兩孔；依惑造業，依業受報，將藏性裹入身中而成識性，使藏性識性不隔而隔。究之內空外空，固無二空；藏性識性，本來一性。所以瓶喻妄業，空喻妄識，業牽識走，如瓶擎空行，捨身受身，如餉他國。

◎經云：「復次阿難！云何六入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？」六入即六根，《楞嚴經》把六入列為一科。根以能生為義，有浮塵勝義之別，此處專指勝義根而言。此說顯示如來藏亦不離六根。境界所入之處謂之入，說能入指外面六塵，說六根入到六塵之處，故通能入與所入。六塵屬現量境界，前五根屬色根，屬於比量，以能發識，以其作用推斷其為根，第六乃心法，是八識見分。說到「本如來藏妙真如性」：「本」即根本，一切枝末依之而起，今追究六入枝末之根本元是如來藏。「如」者本有不變的真如，不是外來的，不需要修行的，在佛果地有，在凡夫份上亦有，墮地獄亦有，不會改變的。「來」即真如隨緣而來，生在人道，即來人道。如是體，來是從體起用，體周徧法界，用亦周徧法界。山河大地十法界依正莊嚴均是理體變現的，如

迷了本體（真如），其所現的相就是迷的境界，也就是六凡的境界；悟了即現四聖的境界，迷悟深淺不同，還有淨穢之分。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知此理即能入道，入道心地就會清淨，縱不能大覺，亦能覺個幾分，不會受境界的影響。順境逆境都是自己心中變現出來的，心不能安穩如何能入道？「藏」者含藏也，無所不包，世出世間無一法在如來藏之外，如來藏就是妙真如性，法爾應現。如來藏比喻摩尼寶珠，其本身無色而能現出無量無邊的色彩，因其無所不現故稱妙有。從體上講，絕無虛妄故曰真，在佛在凡它並無兩樣；生佛同體故曰如。從性上講是相同的，只是用不同。《楞嚴》是從體上看，佛的用無量清淨莊嚴，佛無障礙，凡夫處處有障礙。佛告訴我們眾生事事執著，事事分別，不知把外緣放下，不知迴光返照，才為境界所轉，因而心中起惑造業，此輪迴的根本原因；如能返觀自性，六入何嘗不是妙真如性？

◎妄是依真而起，妄即是勞相，先引事實為例，顯示出眼根是虛妄的。譬如瞪著眼睛，時間久了，眼睛就感覺疲勞，覺得虛空之中現出種種幻相，能見的眼睛就是勞見，所見的現象也是勞相。本有真心原來無妄，由最初無緣無故一念妄動，依動故能見，

依能見故境界妄現。見相二分是依眼識而顯的，亦即眼識的形相，見分相分與自證分同一個體。眼睛正常無疲勞之相，就沒有妄相發生，就等於真如本性的常態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內而根身，外而境界，了了分明，心中如如不動，絕不為外面境界所動搖，所謂覺後空空無大千。

◎身是觸覺，觸即身根所對之塵相，必須接觸才能顯現出來。以二手為喻，一冷一熱，一接觸即成身識，冷熱離和皆有知，因有離和二種妄塵，身入實無自體，浮塵根與觸塵相對時，或離或和，即發生身識。觸的時候，身體的知覺感快樂是順，感痛苦時是逆，冬天穿棉襖是順，穿單衣是逆，假如身離開順逆二相，則知覺就沒有了。此必須細心觀察。根塵識三者鼎足而立，缺一即不發生觸覺。所以經云：「因於離合二種妄塵，發覺居中，吸此塵象，名知覺性；此知覺體，離彼離合違順二塵，畢竟無體。」

◎寂常妙明的真心是修行的目標，會學的把握綱領，不會學的尋枝摘葉。寂就是定，是不動的，常是不變的；妙明是觀照般若，妙是非空非有而不離空有，明是清清楚楚。在日常生活中用根不用識，用識是凡夫，用根是菩提、是涅槃。凡夫也並未離

開真心，離開真心，識也無處去找了。佛不厭其煩的在「一相中，破相顯性，萬法歸納為四科七大，悟了即入了《華嚴》的四無礙法界」。

◎ 求解要消歸自性，若時時有悟處即能心開意解。佛所講的法都是自心所現，在真心裏無分別無執著，並不因你分別執著即能變為事實，實際上仍是虛妄的；對於一切境界知道了就算了，一有好醜善惡的分別心就染污了。明白這個道理，成就指日可待。絕不是看經念佛就能夠轉境界，因為看經念佛亦屬色塵聲塵，而穿衣吃飯待人接物中能自己作得了主，不隨著境界轉就成了。學佛可貴之處在此，否則學佛又有什麼用處？

◎ 意根的作用是分別，雖然複雜，歸納之為三大類，即善、惡、無記法。意識對境界時稱之為實境，現量的實境，不對境界憑空想像謂之獨影。意識所緣的即過去善惡無記之印象，所謂前五塵落謝的影子流在意地，名為法塵。意識所起的善法通有漏與無漏，謂人天十善以及色無色定名為有漏善，若其所起的善法通四聖法界所有戒定慧等名為無漏善。所起的惡法亦通於界內界外，謂與見思煩惱相應的種種諸業名為三界以內的法塵，與塵沙無明相應種種諸業名為三界以外的法塵，能障礙明心見

性，除此二者均為無記。此均為意根所緣的法塵，稱為三性。前五塵屬現量境界，法塵不是現量境界而是比量境界，不同於前五塵，只是意識獨影境而已，但是意識不起而獨影境不會生起。耳識是依聲塵而起，日常聞聲時即用根性去聞，聞聲時如分別其音聲是耳識起作用，識有生滅，而性無間斷。意識最容易生起，眼識有九個緣，耳識有八個緣，第六意識只有五緣，一個妄念起來意識即現前，睡時五根均休息，只有第六識還會作夢，所以修行即用第六意識。意識所緣的境界就是法塵，意識與法塵不即不離。

◎ 如果法塵是真的話（假定），法塵應當有自性，如果有自性，它是有知覺的呢？還是沒有知覺的呢？如果是有知覺的話，它應當是心而不是塵。假定法塵有自性也有處所，此有知覺的法塵好像是別人的身體，與你不是一體，別人心裏打妄想與你有什麼相干？意根緣法塵有善惡無記三性，現在所需要研究者：一為意的處所，一為法塵的處所。法塵是心所生，抑離開心還另外有一個方所？假如法塵離開意根的話即是塵，塵是無知，它既然無知，又如何表示？如果別有方所又是無知，究竟是什麼東西？外面五塵色聲香味觸和冷暖及虛空等相，除此之外，法塵在那裏？實在

找不出來。法塵是意根所緣，不是外來的，在色空均找不到，它沒有一個究竟的所在，所以更不應當說在色空之外還有一個法塵所居住的處所。是故當知法塵與心俱無處所，既無處所，二俱虛妄。打妄想就是意根緣法塵，能打妄想的是意，所緣的境界是法塵，都是虛妄的，知道它是虛妄即覺而不迷了。以前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怕打妄想，如今知道妄念是虛妄即不必怕它，不理會它就是了。不理會它，它還能障礙甚麼？

◎ 不念佛還好，一念佛妄想更多，但是知道它是妄想即不要理它，仍然念佛。如果妄想不斷，距一心不亂還有一段路程，要照顧佛號，不要照顧妄念，久而久之，妄念自然會減少。今日學者稍有一點聰明智慧，即認為念佛是老太婆的法門，而對於禪密感覺興趣，殊不知學密宗是要顯教通達以後才能學密，西藏學者必須先研究顯教十年，經考試及格後再學密，密咒屬於加行，教理不通達不能得益。學佛只求身心清淨而已，到了極處即顯光明神通。凡障礙身心清淨者即是魔，必須認清，古德說「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」。佛在經中叫先破分別執著的根本，即五陰六處十八界是根本，六道凡夫均因此而流轉，能破除此根本即是《華嚴經》中的一真法界。一切

萬法歸納為十八界，加七大為二十五圓通，圓通就是成佛，隨便拈一法均能見性成佛，其體即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明白此理即得大受用。

◎ 分別是第六識，執著是第七識，不分別即能把第六識轉為妙觀察智，不執著即能把第七識轉為平等性智；前五識未動，隨之而轉為成所作智（成本願力所應作事）；第八識亦未動，等第六第七兩識轉了之後，自然就轉為大圓鏡智（即如來真智，本性清淨，離諸塵染，無幽不燭）。

◎ 五陰、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謂之四科。五陰中，色陰即器世間之外色，與有情世間之外身，受想行識四陰即有情世間之內心。六入即有情世間身心，前五根（眼耳鼻舌身）屬身，意根屬心。十二處（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）、十八界（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）、十一色法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處所攝色）即器世間之世界與有情世間之根身，意根與六識即有情世間之內心。四科諸法乃世間有為之相，四科開合不同，一切事理全部含攝在內，對色心均迷者，輕者則簡說，重者則詳說。

◎ 《楞嚴經》說一切眾生皆有一個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，亦即法身，一切萬法皆是依

性淨明體而現的相，若用常住真心即證得法身般若解脫，只要見性，無論在什麼境界都能心安理得。把握著此一綱領，讀《楞嚴經》即容易悟入。所以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只求一個清淨心而已，亦即是得到楞嚴大定，一切境界現前，樣樣清楚，不受境界的影響，不為境界所迷惑。此之謂大智大定，皆由於六根接觸六塵而得來。

◎世尊過去說法時常說萬法因緣生，小乘說四緣，大乘說九緣，在物質世間中只說四大變化。情與無情均係由四大和合而生的，四大是地水火風，地大是指眼睛所能看見的實在東西，水大指含有濕度的，火大指含有溫度的，風大指動態的，一切物相皆由基本的因緣和合而顯現出來的。阿難不會懷疑一切物相是自然生的，因為自然生的是外道的理論，他會懷疑是因緣生的，因為佛常說因緣生萬法。講到真如本性說非因緣非自然，可以說得通，大家不會懷疑，如今說萬法（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）也不是因緣生的，這一點頗令人不解。《金剛經》上說若見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，當你見到諸相非相時，你即見到實相。如來藏性隨緣不變，楞嚴會上講成佛大法，焉有戲論，實乃阿難先入為主之故。所以學佛不能執著，連佛所說的真實法了義法亦不能執著才是真實，凡是說得出的都不是真實的，佛教我們在事相上認識

理體。十番顯見之見性是帶妄的見性，帶了迷情的見性，性是如如不動的，佛菩薩與凡夫用六根對六塵不一樣，佛菩薩是用見性，我們是用第六意識，六塵緣影都是虛妄分別，不是真如本性。

◎直心正念真如就是第一義諦，心直言直就成功了，心口一致才能入道。古德說直心是道場，直心就是清淨心，欲想清淨，用直心讀誦經典方能通達實相。第一義諦就是中道了義法，徹底究竟圓滿的無戲論法。心中統統不分別，心中如無十法界即住在一真法界；但是心中想著我現在是住在一真法界中，仍然還是沒有住在一真法界。佛法很難講即在此，會聽的即能得度，十法界不執著，一真法界也不能執著。

◎實相是指宇宙萬法之本體而言，實是真實，相指一切萬法，諸法實性真如一體，一切萬法即是實相，諸法空性本自寂滅，十法界一切諸相是虛妄的，有執著便是對待差別，便是煩惱繫縛，無執著即實相。凡夫不能通達實相，是因為他有執著心有分別心，於是乎是非人我、染淨真妄都接踵而來。學佛所以要轉識成智，或說捨識用根，說法不同，意思完全一樣，所謂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即是用觀照功夫，對於一切法一律平等即是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。心無所住便是空義如義，便是平等一相，

便是菩提解脫，一念心生即入三界，一念心滅即出三界。

◎如來所說和合因緣乃顯示一切萬法均無自性，所以相是幻相，當體即空，如來藏性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相有成住壞空，而本性常住不變，相變性不變。如六根中之眼根含見性，眼根有變化，而見性不變。對性相之理明白了即不造業，迷時業力支配生死，悟了之後是願力作主宰。地性堅，遇水堅性即失，水性冷，遇火則熱，幸勿以質體當作性體，性體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真如如果真正可以被染法染污的話，即不能稱為真如，妙真如性即常住真心，從來沒有變過。平常說水是濕性，冰也是濕性，把水燒開了還是濕性，就把濕性當作水之性體；此不過是比喻的說法，其實談到如來藏性，則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無從比擬，沒有辦法說出來的。迷時把真如當作四大，悟時四大就是真如，性相也是一件事，而不是兩件事。

◎由四大找出性體的根源，先說地大：地大粗者為大地，細者為微塵。把肉眼可以看見的牛毛上一粒微塵分為七分，其七分之一稱為羊毛塵；再分為七分之一稱為兔毛塵，再分為七分之一稱為水塵，再分為七分之一稱為金塵；再分為七分之一稱為微塵，天眼才能看得見；再分七分之一為極微之微，稱為鄰虛塵。在理論上講永遠分

不盡，但鄰虛塵幾等於虛空，不能再分，實是空性，而非色性。此種分析空是權說而非真實說。如說當體即空，一般人並不了解，認為實在是有，那裏是空的，其實虛空並不是分析空。虛空有四種狀況：(1)無形不障礙、(2)無數量、(3)無邊際、(4)無變動。三千年前世尊時代的虛空與現在的虛空同。所以虛空並不能生出色相，色相絕不是虛空變現的，色非合空所成，空非析色而有，色法和合之時，合色祇能成色，決非可以成空；而空無形相，本不可合，縱許虛空和合之時，合空亦祇是成空，決非可以成色。

◎ 凡夫一生全是由業力支配；羅漢、辟支佛也是業力支配，因其未見性；三賢住的菩薩也是循業發現，人我執雖破了，而法我執未破。凡夫是隨染業，二乘權教循業發現是循淨業。循者隨也，隨業所感而發起現行，業為能發現，色為所發現，如影隨形，所以九界眾生依正二報之色皆是循業現起。

◎ 一切萬相，當體即空，作用亦空。相是要離，離相的同時修一切善，三輪體空與真如理體相應，離一切相與空如來藏相應。何謂空如來藏？即空諸一切虛妄染法之相，並非本體而全無，也就是無相之實相，無一切妄法差別之相，只有一真平等實相。

修一切善與不空如來藏相應，乃藏性隨緣之用，具足十界諸法，並非沒有相，不過是無不相之實相。宇宙間無量無邊的法界歸納為十法界，現在我們是在十法界之中，悟了即一真法界，迷了的時候一直就變為十法界了。藏性體用雙彰即屬於空不空如來藏，若言其無，則不捨一法，若言其有，則不立一塵，亦即無相無不相之實相。凡夫對於你我他很認真，佛也說你我他，但是隨順眾生說的，只有言說而無執著。我們學佛亦應學此不變隨緣，一切放下；不能立刻全部放下，一年比一年輕一點，就有進步了。

◎佛門中常說：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欲知未來果，今生作者是。」此二語雖然耳熟能詳，但日常生活仍然悠悠泛泛，何時才能入道？現在只有離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訓練自己的心空空洞洞的，在二六時中以清淨心念阿彌陀佛，與三善道三惡道均不相應。種何因即得何果，念佛一定要以清淨心念，第一要把世緣擺脫掉，否則臨命終時成為障礙。凡聖同居土與方便有餘土均是循業發現，不清淨的色相如果不捨離，欲想不循業發現是不可能的，作善業不受善報辦不到，作惡業不受惡報也辦不到；所以必須離相，法相（有）與非法相（空）二邊都要離開，即離開了業力

的圈子。

◎業力好像是有因緣的，不是無緣無故起來的，世間智慧程度不夠的，觀察不到一切現象的根源。世間人只看到一半，羅漢有神通，能看到過去五百世的因果，再往上去就不知道；權教菩薩比較高明一點，也執著一切萬法皆是因緣生的。佛也常說萬法因緣生，說四緣，說九緣，佛講的不錯，我們聽錯了，深一點的意思我們不了解。《中觀論》說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。」圓融不變的理體周徧法界，何必要因緣？又如說「定業沒有辦法改變」是對凡夫說的，是未見性的話，不知道隨心應量。如來藏隨緣不變之體，有體必有用，其用乃隨九法界眾生染淨之心，而應其所知廣狹大小之量；雖則應量，猶必循順九法界染淨之業，而發現其粗妙善惡無量之色。故曰：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。」

◎信心清淨，信我的真心清淨本然，周徧法界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將來一定可以成佛。凡夫就是不敢直下承當，所以迷惑一切法是因緣生、自然有；若徹底悟入，即可以證到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，從此以後不再造業了。如有人說：佛菩薩在九法界度眾生要不要循業？古德說：在因位中是循業，在佛果位上只有隨心。

如佛要示現的話，與一般人一樣，看似循業，其實並沒有實在的業，如同在戲臺上演戲一樣是假的，表演給我們看的。如觀世音有三十二應身，尋聲救苦，他老早就成佛了，再退到菩薩位上度化眾生，他當然是自在的。

◎修行人首先要求解，圓解深解，面面看到，解得淺、解得偏不能一生成就。三大阿僧祇劫成就的還是藏教佛，因其解不夠圓不夠深。可知圓修圓解不可不學，無始以來所造的罪業一筆勾銷，不要太久，有幾年功夫即能見效。世間所有宗教學術對於人世間任何複雜問題都能解決，而對於循業發現則無辦法。讀誦大乘經典，講解太重要了，今日能有一道場天天講經，各位有此殊勝機緣，實在難得，應當珍惜這種機會。

◎阿賴耶為本，七識為末，有阿賴耶識才有七轉識，阿賴耶識是被熏，七識是能熏，可見前七轉識與阿賴耶識之密切關係。八識比如水，前七識比如波，不能說一亦不能說異，因有七轉識所以才把如來藏變為阿賴耶識。如來藏是生滅與不生滅和合，生滅依不生不滅，不生不滅如水，生滅如波，故亦稱非一非異；其實並不是另外有一個生滅的東西與不生不滅和合，幾時不執取外界境相，則阿賴耶識又變為如來藏。

受苦受樂以及生滅本來是幻相，有為的幻相並不妨礙本性，波就是水，相就是性，心外無法，法外無心，如來藏就是阿賴耶識，如來藏全體隨緣，而其真性從未改變過。佛在經中反覆解說，不厭其詳，因其難懂。

◎經云：「由業生相，深起繫縛。」業就是阿賴耶識中的業相，業就是造作，阿賴耶識的造作太微細了，二乘及權教菩薩均無此辨別能力，到第八地的菩薩才能見到阿賴耶識。通常在佛法中根本無明亦謂之生相無明，「由業生相」，業指七轉識，相就是六粗相，即生死之相。古德對經文的解釋不一，因《起信論》有崇高的地位，常作為論題的引證，在《起信論》中是指三細相中之無明業相，迷了心才動，覺了心不動；對於十法界樣樣明瞭，還有什麼可以動心的呢？心中一起念頭就有一個相，阿賴耶識不斷的在動念頭，所以有十法界的幻相。把相當作真的，愈迷愈苦，愈苦愈迷，迷真如本性的最初的情況即是如此。「深起繫縛」是指三細一轉為六粗相，六粗相一為智相，二為相續相，三為執取相，四為計名字相，五為起業相，六為業繫苦相。一般人以為世間聰明智慧好，其實聰明智慧高的煩惱也重，佛法重視般若智慧，非世間之智慧。「智相」就是分別心，般若是對於世間事均清楚，但是同愚

人一樣，一件事也不放在心裏。「相續相」是相續不斷的心相，前念過去，後念又來，故名為相續，論其根源是依於分別。「執取相」是攀緣外境的相，喜則取之，惡則棄之，不知諸法實相，迷得更深。名字是人為的，是假的，是偏計所執性，名字相、言說相、文字相，均是工具，「名字相」是分別假名假相；如其自性本來空，不再執著一切，名一切相。相本來是假的，名字更屬假中之假。尋名取著，造作身口善惡無記種種業，謂之「起業相」。依業受報，隨業而轉於六道輪迴，自己作不了主張，為業所縛而受苦，謂之「業繫苦相」。六粗通前面七個識，智相、相續相是第七識，執取相、計名字相是第六識。第七繫縛我執，第六繫縛境界，如對內外境界都明瞭，不為境界所轉，即不會在六道輪迴受苦。明白此理，世出世間沒有一件事情可以打動我們的心，即入了一真法界，最低限度也是圓初住菩薩，果能放下則本性中之清淨福德現前，要什麼有什麼。一切萬法都是自己的性變現出來的，認真修學，一生可以作到。

出版說明

本書為劉承符居士二十年來參加淨空老法師講席之筆記，內容精要，字字珠璣。其「初編」部分，原係以「聽經札記」之名出版，早已為教界所翻印廣傳；「續編」部分，則雖曾於菩提樹雜誌發表，而迄未以單冊方式印行。今本會將此二部分重新排版，合刊成一冊，定名為「淨空法師法語」，祈願能真實利益諸佛子。

又，劉居士原稿係依淨空老法師講經之原語抄錄，少部分辭句不順處，曾經本會予以潤飾或更動標點，特此說明。

佛陀教育基金會謹識

附：鑑於內容有些錯漏字須訂正，故於民國九十一年二月重新編排，並藉以建立電腦檔案，提供網際網路下載用。

淨空法師法語（初編、續編合刊）二〇〇二年重排版功德主名錄

委印文號：109337

五九、〇〇〇元：故同修黃淑貞（妙音）開士生西三周年紀念，謹以此印經功德迴向開士蓮品增上，還來娑婆度有情。

以上計新台幣：五九、〇〇〇元，恭印一、〇〇〇本。

回向：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厲不起，國豐民安，兵戈無用，崇德興仁，務修禮讓，國無盜賊，無有怨枉，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

祝願法界一切有情，所有六道四生，宿世冤親，現世業債，咸憑法力，悉得解脫。祝願現生者增福延壽，發菩提心，常隨佛學，勤修精進，利濟群生。

祝願已故者往生淨土，同出苦輪，共登覺岸。

附記：本會接受善信委託，代印經書、佛像，其必要之費用，均經本會審慎評估；

若有結餘，均續作本會之印（購）經書及運費，為施主廣積陰德，歡迎十方大德善加利用。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
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消除宿現業
增長諸福慧
圓成勝善根
所有刀兵劫
及與饑饉等
悉皆盡滅除
人各習禮讓
讀誦受持人
輾轉流通者
現眷咸安樂
先亡獲超昇
風雨常調順
人民悉康寧
法界諸含識
同證無上道

佛曆二五六四年／西元二〇二〇年十二月

恭印：一〇〇〇本

流水號：17806
書號：CH710-19

淨空法師法語（初編、續編合刊）二〇〇二年重排版

發行人：簡豐文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地址：100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
網址：www.budaedu.org
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

電話：(〇二)二三九五——一九八

傳真：(〇二)二三九一——三四一五

劃撥戶名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郵局劃撥帳號：〇七六九四九九七

銀行名稱：台灣銀行城中分行（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）

銀行帳號：〇四五〇〇四五九七五〇三（銀行代號：004）

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：

（一）親臨本會三樓講堂。（二）利用傳真：02-23965959

（三）撥打電話：(02) 23951198 分機：11、12

（四）網址：http://www.budaedu.org/books/。（五）寫信指定：本會法寶流通股。

為提高服務效率，請您嚴謹考量，慎選所需經書；儘量少用電話，多利用文字方式請取，並請詳寫經書名稱、冊數及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郵遞區號，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；若大量申請，請註明用途，且避免姓名、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。

◎本會經書，歡迎翻印（請勿增刪），贈送流通，功德無量。

◎本會交通——

※捷運：善導寺站5號出口，至杭州南路右轉，過兩個紅綠燈。

※公車站牌：審計部站→212 / 299 / 232 / 205 / 276 / 605 / 257 / 262

台北商業技術學院→253 / 297 / 237 仁愛路二段→253 / 297 開南商工→208

仁愛路、杭州南路（紹興街）口→630 / 270 / 263 / 245 / 621 / 651 / 37 / 261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



